武俠世界



第32年

29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複方 片仔癀 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如痤瘡、暗瘡、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癤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乃蕭遙先生新著「俠海情波」，故事描述清末李氏宗族由李板覓李奇山組織的義軍抗拒清廷，直至其子李晟在李家寨抗擊清軍同歸於盡，留下遺孀陸素秋，被迫嫁給清軍將領牛震川，遺孤陸麗紅在牛府過活，義軍殘存的少林拳師景雲龍在李家寨設館授徒，陸麗紅奉母命來景館學藝，才知自己的身世，她想重舉義旗，但受到師兄景金、程仲如的情孽糾纏而動搖，面對情波惡浪，該如何對付，請細閱本文。

*　　　*　　　*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的幻想力嗎？請顯示你的寫作才華，本刋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故事之有志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每個故事獨立，以不超過五萬或十萬字爲佳。）

*　　　*　　　*

短篇故事「暗箭傷人」乃麥中青先生所著，故事內容新穎，文筆流暢，切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馬騰先生所著「異鄉追魂」，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俠海情波（湖海恩仇記）
陸麗紅奉母命去景館學藝，才知自己身世，想重舉義旗，但……………………蕭　遙　5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擒孟達（三國演義之卅六）◀二▶……………徐　正　57
暗箭傷人（塞外恩怨錄）
暗箭傷人七年罪　仗義救人英名傳……………麥中青　6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大漠恩仇（俠義奇情中篇連載）◀二▶
强敵追至　幸遇救星……………………………麥中蓮　71
雪蓮情（俠義倫理連載故事）
臨危施援手　難明妖婦心………………………陳　瑜　79
烽火大俠（天涯俠客無刀刀故事）
當年助金强盛　今朝悔恨莫及…………………西門丁　87
廢園刀聲（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色迷心竅探芳踪　闖入廢園命斷送……………辛棄疾　97
刀開明月環（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林秀宜暗中相助　卧底人及時除去……………東方玉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夢中劍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怪味黑色丸子　少俠疑是邪物………司空羽　113
七殺刀（新派武俠長篇）
準備內應人手　聯絡各路英豪………歐陽雲飛　121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9期
（總號162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恩仇記

蕭遙·文
可飛·圖

俠海情波



義軍之後

蜀州有個潁河縣，離城十里有座雙峯山，山勢奇雄，宛如駝伏。在二峯相連的馬鞍橋上，有一李家寨，因寨內百來戶人家多數姓李而得名。李家寨景色優美，民風淳樸，村民多數是勤勞的莊稼人。

李家寨雖非世外桃源，村民絕大部分都習武，且參加了義軍。領頭的是反清英雄，外號李板凳的李奇山。東山頂上的李氏宗祠是他指揮戰鬥的營盤，也是他教武授徒的地方。

清廷蜀州督府視李家寨人為眼中釘，必欲盡屠而後快。壬辰年深秋的一個傍晚，上千清兵，外加幾十個甘當鷹犬的武林敗類入山清剿，妄圖血洗李家寨。其時，李奇山已死，義軍將士和全體村民，在他長子李晟率領下奮起反抗，四方豪傑聞訊後也星夜馳援。在方圓不到百里的兩座山峯上，雙方展開了空前殘酷的大斷殺。結果是同歸於盡，只有個別人躲過這場浩劫。

淪爲獸崽

硝煙散盡，刀劍絕響，生者的呼號和傷者的呻吟，由微弱而漸至沉寂……

山河依舊，景物全非，桃紅柳綠之鄉變成了恐怖世界，砍樵、打獵、採藥的人都不敢上山了，因爲山林上空瀰漫着經久不散的血腥味。這刺鼻的味道後來又轉化成瘴氣，人一接觸，非死即傷。

有幾個膽子大的人也曾進山探險，都被山裡奇異的自然景象嚇得魂飛魄散。有的當場被嚇死，撿回一條命回來的這樣形容：

時而天朗氣晴，時而烏雲四合。

本來晴空萬里，卻會無端滾過一陣悶雷，下起冰雹；幾道閃電，引來熊熊烈火，燒毀大片森林。

巖腔內溶液噴湧，沸流滾滾，地動山搖，黑色泉漿遍野橫溢，亮閃閃流載着朵朵地火，熱騰騰散發出硝石和硫磺的氣息。

有時，半空中會游動着五彩斑斕的霞影，非彩，非虹，倒像是水面上漂浮的油漬。又忽然天門大開，巨星呼嘯着劃破長空，從碧霄墜落，迸射出耀眼的藍光……千奇百怪，無所不有，眞個連泥土也能走路，石頭也會搬家，好不怕人！

尤有甚者，山中新發現兩種怪物，令人談虎色變。「東山出了紅毛殭屍，西山出了金錢大豹，嚇死人啊！」消息不脛而走，瞬息傳遍潁河四鎮八鄉，於是人人害怕，個個自危。

有識之士猜測：雙峯山處於神農架山脈之上，由於很多人死於戰亂，它們爲氣味所誘，過來「收屍」，也未可知。

這話傳到一位英雄耳裡，引起了他的不安和思索。

潁河縣少林拳師景雲龍是半年前那場浩劫的倖存者，而「紅毛殭屍」則是死人變的。屍體久曝，受風吹雨打，日精月華，自然要長毛生爪，這是古書上都有記載的。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你不去惹它，它又其奈你何。轉念一想，同袍遺體，長久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致使成精作祟，驚擾世人，於心何忍？不如趁其未全部變化，上山將白骨一一掩埋，也是一件功德。

主意已定，便去邀約另一個志同道合的人。此人複姓上官，單名一個亮字，他學得一身卓越的白眉武功，爲人機敏幹練，義膽熱腸。

還沒等景雲龍把話說完，他就一拍大腿：「要得，幹！膽大曰龍曰虎，膽小曰貓屁股，我不信紅毛殭屍和金錢豹會把大爺的命根子要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二人藝高人膽大，懷着一顆爲民行善的赤心，早將生死置之度外。

他倆選了一個宜於破土的吉日，在坡脚山神廟裡，用香燭酒食拜祭一番，然後佩帶快刀、火銃、乾糧，扛起鋤頭向山裡進發。

爲了避瘴，他們嘴上蒙着浸了酒的汗巾，手裡擎着苦蒿、陳艾紮成的煙帚，像驅趕蚊蚋似的搖晃着，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探路前進。

山路崎嶇，景色荒涼，入眼則飛雲暗淡，林木幽深；入耳則蛩聲喑啞，寒蟬淒切。又不知從哪裡傳來幾聲虎嘯猿啼，山鳴谷應，令人毛骨悚然。

偶爾腥風四起，皮上綴滿金錢花的猛獸成羣結隊在林中出沒，時隱時現，端的嚇人。

轉眼一瞥，又見對面巉巖頂上站着一個高大的人形怪物，紅毛殭屍！二人不敢招惹，趕忙上樹躲避。

景雲龍和上官亮雖身懷絕技，又經歷過無數征戰，但身歷此境，也不免膽戰心寒，頓感危機四伏，險象環生，想打退堂鼓了。

但一見漫山遍野的纍纍白骨，想到自己的責任，又打消了這怯懦的念頭。等怪物去遠，二人方從高樹躍下，揮鋤挖土，開始勞作。

景雲龍埋葬戰友遺骨，悲從中來，不禁滴下幾顆英雄淚。

要說都是「戰友遺骨」也不盡然，敵、我、友的都有，但難以分辨了，只好一一加以掩埋。

第三天早上，他們在一荆棘叢生的窪地發現一個亂石堆，顯然是一座新墳，埋的是誰？誰人所埋？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在他們之前，已有人捷足先登。

他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過着穴居野處的生活。倦了，就在樹上搭的窩棚裡過夜；餓了，就用泉水吃乾糧；悶了，就捲葉爲煙，採菓下酒；或者頭挨頭地數星星，擺龍門陣，民間軼事，武林奇聞，天南地北，海闊

天空……要不然，景雲龍就撫弄簫管，一人吹，一人聽，自得其樂。

景雲龍的簫是件稀世奇珍，乃祖傳之物，非金非鐵，銀光雪亮，既是兵器，又是樂器，吹出之音，悠揚悅耳，老遠也能聽到。

紅毛殭屍和金錢大豹起先對這兩位闖進它們領域的不速之客很不友善，不是張牙舞爪，就是怒目而視，後來見二人並無惡意，便消除緊張心理，逐步放鬆了戒備和警惕，從遠處窺探，到就近睨瞧，漸漸變得平易近人了。

尤其是當魔簫吹響的時候，牠們一個個伏首貼耳，做起很有靈性的樣子。

殭屍比豹子更通人性，有時甚至來幫助他們幹活，挖土翻石，力大無窮。

所謂「紅毛殭屍」，不過是一種野人。

這種罕見的野物，像人而長相奇特，猴頭馬臉，巨喙闊嘴，身材高大，全身長滿暗紅色的茸毛。

「眞是百聞不如一見，我道眞有紅毛殭屍，原來不過是人熊而已。」上官亮哂笑道：「賢弟，愚兄幼時跟石達開的隊伍帶過路，翻神農架時也見過這東西，你不惹牠，牠是不會傷人的。不過也應防備萬一，掌握對付牠的方法，牠從背後拍你肩頭，切莫回顧，愼防牠扭斷你的頸骨！」

「那怎麼辦呢？」景雲龍問。

「下矮樁呀！」上官亮道：「童子拜觀音，從牠的巨爪下脫出，然後黑狗鑽襠，返身從牠胯下逃逸……」他邊說邊比劃。

「牠追來怎麼辦？」景雲龍好奇，打破沙鍋問到底。

「這就得有所準備，用兩個竹筒套在手上讓牠抓住。牠欣喜若狂，開懷大笑，便趁機將手從竹筒裡褪出。牠笑夠了，你也跑遠了，哈哈哈！」

「眞有意思。」景雲龍聽得津津有味。江邊日晚，攏首雲龍，夕陽返照，五色迷離。隨着夜幕降臨，雙峯山裡描繪出一幅「人獸行樂圖」。

景雲龍和上官亮點燃篝火，然後一個吹簫，一個擊節，引來了一大批飛禽走獸，以篝火為中心，遠遠地圍了一圈。奇詭、淳樸、粗獷的情調，為黑夜的荒原、林莽平添了無數情趣。

最有趣的，在野人和豹羣中，都各有一個玲瓏乖巧的人形動物，只有嬰兒般大小，體白無毛，行動敏捷。

起初，以為他們是「西遊記」裡的人參果，成了形的何首烏，後來，經過長時間的仔細觀察，才認定，牠不是草精樹怪，而是血肉有情之品，是野人和豹子的幼崽。

牠一會兒吊在娘親的乳頭上打鞦韆，活蹦亂跳的，甚是快樂；一會兒攀在娘親的背上，嘰嘰呱呱地，十分調皮。從形態上看，他們都不像其祖先。

兩個小生物常在一起玩耍，一爬一走，狼狽為歡；挨挨擦擦，吻吻舔舔，異常親熱。

尤其聽簫時最可愛，綠瑩瑩的眼睛裡閃爍着理性的光，二人心癢難捺，如果不是母獸在旁守候，早就捕捉了。

二十天眨眼過去，好不容易埋完了全部殘骸碎骨，與熊、豹作別，踏上歸途。

二人雖覺疲累，心情却十分舒暢，死者遺骨，入土為安，從今後可以睡個安穩覺了；何況還附帶揭開了紅毛殭屍之謎。

鷹嘴橋是進山的咽喉要道，過了鷹嘴橋，便是四百六十五步青雲梯。去年清軍入山屠戮，景雲龍扼守橋頭，抵禦韃子，眞個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如今舊地重遊，有不勝今昔之感。

二人下梯過橋，上官亮忽然大叫：「雲龍老弟，看，那是甚麼？」

景雲龍順着上官亮手指望去，只見橋對面山巖上有塊大石，平整光滑，壁平如鏡，在餘暉的烘染下，閃閃發光。不禁喝起彩來：「好石，好石！」

上官亮道：「你只曉得誇讚那好石，卻不仔細看看那石上的字。」

景雲龍定睛看去，見石上果然有幾行用刀刻出的字，距離尚遠，看不眞切。二人攀藤附葛，走近細瞧，那刻文是：

「我全家死於兵災，剛出生的娃兒又被野人奪去……如那位仁人君子將我兒救出……母子重逢，來世變牛變馬……」

刻字人氣力不繼，文字斷續，語意未盡，連下款都沒有落。後面幾行字模糊不清，好像刻了又覺不妥，用刀刮去，又沒刮乾淨。

景雲龍看看上官亮，見他陷入沉思，似有所悟，瞳孔裡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亮光。他問：「上官兄，看出甚麼名堂來了麼？」

「慘啊！」上官亮如夢初醒，掩飾道：「太慘了！」

景雲龍覺察出他在敷衍，又加重語氣追問：「你究竟看出了甚麼？」

「慘！」上官亮濃眉緊蹙，痛心地大叫。

「你只曉得乾吼，就不曉得救人。」景雲龍道：「原來那野崽竟是義軍遺孤。」

「是，不錯，」上官亮濃眉高揚。「眞是不虛此行，不進這趟山，那娃兒就算完了。不過，一個豹崽，一個熊孩，誰是她的娃兒？」

「都救出來再說。」景雲龍堅定地揮了揮簫，「一定不能讓李家寨的後代落在人熊、豹子手裡，淪為禽獸。亮兒，我們不救，誰救？你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說着把簫掖進腰帶。

「一定要去，去時兩個，回來一雙。」

「不，去時一雙，回來四個。」

二人重振精神，再次進山。

經過一日一夜的苦戰，與猛獸鬥智鬥力，終於從豹穴熊窩裡把兩個孩子救出。

返回山神廟，夜已深沉。上官亮把裝孩兒的背兜放到蒲團上。景雲龍用火鐮點燃殘燭。喘息既定，景雲龍用衣襟擦了把汗，說：「亮兄，快把娃兒取出來吧！」

上官亮笑道：「慌甚麼，又不是孵過的雞蛋，變了。哈哈哈！」

「怎麼會變，背兜裡揹了這一陣，你又紮得恁緊，我是怕娃兒受罪。」

「你老弟放心吧，娃兒安然無恙。至於說捆，那是應該的。且不說，他又蹦又跳又不依教，單從將來看也要捆得好。」上官亮瞥了一眼背兜，得意地說：「這兩個小子未經襁褓，又吃了半年獸乳，野性難馴，不紮紮實實捆一捆，行嗎？只有嚴加管束，才能使其長大成人。」

「唉，」景雲龍感慨地嘆了口氣。「長大容易，成人就難了。」他還上官亮一個雙關語，「好，該把娃娃取出來了。」說着，迫不及待地用手去揭蒙在背兜上的麻布。

「且慢！」上官亮伸手架格，鋼爪鐵掌碰個正着，二人都酥麻了。

景雲龍一股怒火按捺不住，厲聲喝道：「上官亮，你三番四次阻攔我，到底打甚麼主意？」

「哈哈哈……」上官亮怪笑，笑聲中有捉弄人的味道，「景老弟息怒，愚兄有話說。」

「甚麼話？蘇州古畫！」

「兩個娃兒應由你我分別餵養，成年後代其尋找雙親，讓骨肉團圓，不許據為己有。」

「這個自然。」

「此時應承得好，只怕日後……」

「我願神前發誓……」說罷，景雲龍立下海誓，表明心跡。

「還有，剛才洞中救人，時間緊迫，舉止倉促，是男是女，無暇細辨；誰是熊養，誰是豹育，現已分不清楚。所以，不能挑選，得來個口袋買貓，碰運氣，摸着誰就是誰，永不反悔。」

機會是均等的，誰也佔不着便宜，推讓一陣後，景雲龍說聲「有僭了！」一邊唸佛，一邊把粗大的手伸進蒙布的縫隙。

隔着襁褓也能感到肉的溫熱，心的顫動……他像捧涼粉似的捧出一個小小的身軀，喃喃地道：「就是你，我們兩爺子有緣！」

孩子已睡熟了，小臉蛋紅紅的，很漂亮。「他餓了。」他把棒槌般的指尖探進小嘴，馬上感到被吮吸的快感。「亮兒，該你摸了。」

「餘下的就是我的，摸不摸都一樣。」上官亮鬼聲鬼氣地偷笑，旋即正色道：「狗有姓，豬有名，給娃兒取個甚麼名字呢？」

景雲龍沒好氣地：「你哥子書讀得比我多，你斟酌吧！」

上官亮想了想，道：「金錢豹子餵的，取名『金』，紅毛殭屍養的，取名『紅』。」

「甚好，可是……」

上官亮看了一眼山神，眉頭一皺：「請菩薩決斷。」說罷，從香案上拿起牛角卦，在兩塊卦的裡面，分別用尖刀刻上「金」、「紅」二字，然後把卦合攏，塞進景雲龍手裡，道：「陰卦、陽封重來，要勝卦，憑現出的字取名。」

景雲龍半信半疑，冷笑道：「上官亮，你要亂說胡道，亂扯把子我扭你腦袋！」

「大家馬兒大家騎呀！」上官亮跳起來，「你信不過我，難道信不過菩薩！」

「好！」景雲龍把卦放在嘴邊吹口氣：「山神保佑，大顯威靈。」啪的一聲，擲卦於地，一翻一覆，竟是勝卦，現出「金」字。

上官亮鼓掌大笑：「我不用卜了，你的叫景金，我的，」拍了拍背兜，「自然叫上官紅了。」

「唉！」景雲龍垂頭喪氣。

上官亮道：「老弟為甚麼不高興？」

景雲龍黯然道：「我這孩子名『金』，不是刻字人之子。當時山上魚龍混雜，誰知道是哪家的野種？」

「雲龍，你想得太多了，確實，當時清軍中也有幾個女魔頭，像九尾狐、花面狸、點水雀……我都和她們幹過一仗，她們總不能挺着大肚子上疆場。」說到這裡上官亮噤聲，聳耳諦聽。

「怎麼？」

「好像有聲音……」上官亮啞然失笑，自寬自解地。「我耳朵發炸，雲龍，認眞了水凼都浸得死人。我這背兜裡的，也不一定就是眞貨。如果你想不透，就換吧。」

「君子不奪人之所好，何況這是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景雲龍兩眼潤濕，「亮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請你看在死去的義軍的份上，看在生死不明的孩子的娘親，刻字人的份上，善待這背兜裡的幼兒……上官紅，天快亮了，亮兄，前途珍重，後會有期，請受雲龍一拜。」說着便要跪下。

「雲龍老弟，」上官亮伸手將景雲龍扶住，「老弟休行大禮，你我深交，素來肝膽相照，還有甚麼信不過的。我還要走長路，就告辭了。」

景雲龍偕上官亮出了山門，目送他消失在黑壓壓的青松林背後，才把視綫收回，盯着懷中的幼崽，發起呆來。

他相信山神的點化，此子既名「金」，就是金錢豹所養無疑，不是同袍遺澤——刻壁人之子。想到這裡，他對熟睡在臂彎裡的孤兒，突然產生了一種疑懼和厭煩的情緒，且有不祥的預感，一顆火熱的心不覺漸漸冷了，當初「都救出來再說」的話也已忘卻。

「我爲甚麼摸着的不是另外一個！景金爲甚麼不叫景紅，難道眞是菩薩顯靈，命中註定？」景雲龍彎山繞水地想，鑽了牛角尖，「不！不是天命是人爲，一定是上官亮做了手脚，把豹子養的放在上面，又死乞白賴的讓我先摸。」想到這裡，氣就來了，回身將孩子往香案上一放，道：「對不起，姓景的不收養你這來歷不明的野種，還是讓金錢豹子來照顧你吧！」說完，拔腿就走。

孩子驚醒了，似乎意識到處境不妙，張開小嘴，嚎哭起來。

淸亮、激越、悠長的啼聲衝破廟宇的圍牆，衝破夜霧，在山林上空迴蕩，好像在顯示他的存在，爭取生存的權利，哀求景雲龍不要丢掉自己，帶他返回人間，過正常的生活。

景雲龍心軟了，他去而復返，逡巡者再，但他終於沒有從香案上抱起他來，硬起心腸，噙着眼淚，衝出廟門。

孩子哭得更加起勁了，哭聲包含着憤懣、恐懼和絕望，引來了陣陣豹吼猿啼，匯成密集的聲浪，山呼海嘯般越逼越近。

景雲龍佇立良久，側耳傾聽，心回意轉，猛地朝額上擊了個暴栗：「我景雲龍做出一樁甚麼事來了，自私、迂腐，哪像個襟懷博大的武師。熊生也罷、豹養也罷，好歹是條命，豈有不收養之理？」形隨意動，返身回廟，抱起娃娃，忽聽遠處傳來一聲慘呼。

「是上官亮的聲音！」景雲龍更不怠慢，拔腿向上官亮發出呼聲的地方跑去。

在一條土坎下，他找着了剛分手不久的上官亮。「亮哥，你怎麼了？」景雲龍急問。

上官亮躺在土坎下的溝裡，已是奄奄一息。他雙手按住汩汩淌血的咽喉，血從指縫滲出，染紅雙手。他睜着淚水模糊的大眼，求助般地看着景雲龍，嘴裡吹泡似的吐出：「上官紅，上官紅……」

景雲龍心痛欲裂，他一手抱景金，一手扶起上官亮：「亮哥，誰害你的？娃兒呢？」

「娃兒被一個披頭散髮的人奪走了……上官紅的身世……被刮去的，石上的……的留言……李家祠堂，石……鼎下……」話未完，上官亮已咽氣了。

* * *

景雲龍埋了上官亮，把景金帶回家中，視爲己出。

景雲龍妻柳氏曾生一子一女均夭折，所以對景金倍加珍惜，愛之如掌上明珠，凡百事都遷就他，遂養成了他頑劣的性格，剛滿三歲就上樹摘果，揭瓦取雀，無所不爲，甚至連牆壁上都有他的脚板印。

光陰荏苒，十三年過去了，景金從一個丫角童子長成爲拖着一條小辮的標緻少年。他資質特異，秀外慧中，聰穎殊於常人，無論練武習文都是一學就會。景雲龍對他非常鍾愛，但愛中有憂，憂的是此子非池中物，不能在莊戶人家過一輩子，一塊美玉全靠琢磨。深恐自己敎誨無方，對不起他親生父母。

一日，景金松林拾菌，一去不歸。夫妻找了三日，不見踪影。柳氏思子成疾，卧床不起。景雲龍收拾行裝，準備踏破鐵鞋，浪跡江湖，探訪景金下落。就在臨到出發一刻，接到了從成都來的一封令人深感意外的信：

魔簫景大鑒：

闊別音容，屢變滄桑，常懷偉度，翹首爲勞。遙想十三年前，金戈鐵馬，君待僕之厚，刻骨銘心也。

雙峯一戰，義軍幾全軍覆沒，碩果僅存者，李晟遺孀陸素秋耳。僕憐其孤寡伶仃，憫然收養，終成眷屬。昔日勢不兩立之寃家對頭，一變而爲枕畔鴛侶。天公作弄人耶？非也。蓋三生石上，前緣天定。誠非人力所能挽回、强求也。

陸氏於激戰中分娩，產兒爲野人擄掠，囑僕往救。僕進山，見君與上官亮已得手，遂殺亮奪子而歸。手段雖辣，爲愛妻故，不得不耳。

子名牛兒，玉雪可愛，十三年來，繞膝承歡，均無異狀。孰料近來陸氏忽發現子非親生，哀痛欲絕，瀕死者數。僕爲救妻命，又潛來你處擄回景金，交伊辨認。未獲恩准，先斬後奏，多有得罪，望乞海涵。

二子皆麒麟，然孰爲李晟之子，尚須陸氏鑒別，一俟水淸石現，便當速還其中之一，各有其子，豈不快哉！書不盡意。

順祝

大安

故人牛震川頓首

景雲龍看完信，覺得很不是滋味。現爲淸軍敎頭的牛震川是當年血洗李家寨的主將，又是奪走他少年時代愛侶花映堤的情敵，國恨家仇，不共戴天，陸素秋丢人變節從賊還則罷了，又把熊崽豹孩雙雙交到那殺人魔王的爪下，是可忍，孰不可忍。說甚麼水淸石現後要送回一個，不！決不能讓義軍的兒子淪爲淸廷鷹犬的後人。

他告別了還只剩有一口氣的柳雲樵，上了成都。白天在堂姐姐家休息，晚上潛入牛府查探。怎奈侯門似海，一連三夜，都未撞見牛震川和陸素秋，更不要說那兩個小孩了。

他幾乎絕望了，焦急得徹夜難眠。反正睡不着，便吹簫解悶。奇怪的是，每次吹簫不久，都要引來一物。起初，以爲是隻狐狸。

低矮的葡萄架翳蔽了半個院子，躲在它陰影下的羅漢松、萬年青像捉迷藏的孩子般安靜、調皮。高大的紫荆樹疏影橫斜，像一個張臂欲飛的巨人，想拔地而起，衝破頭上珍珠編織的網羅。

星星又密又亮，似乎有兩顆落到院子裡，在假山石上，忽閃忽閃的。看清楚了，那不是星星，是一對眼睛。「霍！」景雲龍輕吼一聲，用簫拍了拍窗櫺。那物件颼地一聲竄上屋檐，跑了。

是個人。

景雲龍好生後悔，似乎又回到幼時，童心未泯，張羅捉雀，撒網捕魚，想獵獲住那聽簫奇人的欲望無比强烈。他把吹簫的地點從屋內移到屋外。他來了，但又從他手指底下溜走了。

他身手靈活敏捷，可與景金媲美。景雲龍從西玉龍街追到提督街，見他縱身躍入將軍衙門的高牆，再也沒有出來。景雲龍只得怏怏而歸。

第三夜，景雲龍仍在老地方，穩坐釣魚台，吹起「醉花蔭」。不一會兒，一陣風響，葡萄架上飄落下幾片樹葉，假山石上又現出一對綠瑩瑩、亮閃閃的眼睛。景雲龍輕輕起身，狸伏猱進，想來個餓虎撲食，不小心絆倒一個花鉢。他如驚弓之鳥，倏然遠逝。景雲龍悵恨不已，連連頓足。

第四夜，景雲龍仍如既往，守株待「兔」。他來了，景雲龍不急於求成，把火色看老點，不把鍋蓋揭早了。他反覆吹奏「醉花蔭」，直到把他吹睡着。景雲龍狂喜，滿以爲這回是罎子裡頭捉烏龜，手到擒拿。誰知又叫他跑了，只扯下一角袍服在手。

最後，蒼天不負苦心人，他終於落在他的手裡。景雲龍大功告成，好不高興，像提貓子一樣提進屋裡，擲在地上。

是個華服美少年！

他怯生生地，專注地望着屹立在面前的這威嚴而魁梧的大漢。那眼睛和景金的彷彿，黑暗中閃閃生輝，在燈光下卻與常人無異。

「他的心是玻璃做的，別把他嚇壞了。」景雲龍油然生愛，把少年扶到椅上，自己也鬆弛地坐下來。

「你是誰？叫甚麼名字？」

「我沒有名字，府中人都叫我牛兒。」少年聲音淸脆，富於韻味，一口標準的成都話，悅耳動聽。

牛兒？住在將軍衙門？景雲龍似有所悟，問道：「你爹叫甚麼名字？」

「牛震川。」

景雲龍心中一驚，霍地躍起，用簫頂着少年胸膛：「你爹叫你來幹甚麼？說，不說實話，一簫戳死你！」

少年並不驚恐，神態自若，還帶有幾分調皮：「你捨不得吧！瞧你眼神就知道你挺喜歡我，捉到手的小白燕既不會讓牠飛走，也不會弄死牠，而要給牠做個精緻的鳥籠，用蛋呀、蟲呀、肉呀，把牠餵養起來，還每天給牠洗澡，用小梳子梳理羽毛，你說是不是？」

他的話像和暖的春風，又像溫柔的小手，把他一腔怒氣吹拂得踪影全無。

景雲龍的簫管漸漸垂下，但仍未喪失警惕：「不是你爹叫你來的？」

「不是，是我自己來的。眞的，爹根本不管我，」少年眼圈紅了，「還毒打我。」他揚起衣袖，玉藕般的手臂上現出青紅紫綠的傷痕，令人觸目驚心。

景雲龍外剛內柔，心慈面軟，看不得苦戲，他撫摸着少年傷痕纍纍的手臂，忍不住心酸落淚：「他這般虐待你，所爲何事？」

「不，不曉得，」少年委屈地搖搖頭：「他逼我，嫌棄我，常說：『蚊煙當不得帳子，乾兒當不得孝子，』、『錢要自找，兒要親生』……」

「你娘就坐視不理嗎？」

「全得我娘，不是她的保護，我早就……但她快要死了。如果她一去世，我就少了倚仗，沒有靠山了。他……他就可以爲所欲爲了……」少年掩面飲泣。

「他？指的是誰？」

「我爹，牛震川。」

景雲龍倒吸一口凉氣，半晌作聲不得，只用大手去撫摸他柔軟的頭髮。

「一連幾晚，我都是偸跑出來的。大叔，收下我吧，我不回去了，我喜歡聽你吹簫，這簫聲我聽得慣熟，就是你本人，我也覺得似曾相識。」

「你住將軍衙門，怎麼會聽到我的簫聲？」

「聽得見，不是用耳，是用心。大叔，」他捧起景雲龍的大手，把嬌嫩的臉貼在他粗糙的掌心裡，「你帶我走吧！我喜歡跟隨你！」

快要淡忘的印象又在景雲龍眼前漂浮：山林、篝火、豹崽、熊孩……

景雲龍控制住像潮水一樣翻騰的感情，說：「坐在這裏，再聽我吹一遍。」說着把簫放到唇邊。

「好啊！」少年眉飛色舞，凝神諦聽。

少年聽簫的神態好熟悉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他就是牛震川從上官亮手中奪過去的上官紅。

帶走一個是一個。景雲龍當機立斷，趁少年聽得入迷，迅速用簫在他身上點了一下。少年失掉知覺，瞬息酣然入夢。景雲龍用布毯將他裹了，扛在肩上，也不向主人家告別，趁夜

闌人靜，溜出城垣。

夜色深幽，曠野荒涼。景雲龍趕了一程，不見有人追來，坐到路邊歇息，從身上放下牛兒，用手探摸，猶酣睡未醒。他臉上掠過一絲幸福的、慈祥的笑容。

東方破曉。為了避免盤查，他決定日宿宵行，抱起牛兒，想找一個棲身之地。

忽然從路邊竹林中閃出兩條人影。

「景雲龍，我夫婦倆等你多時了，快把牛兒放下，萬事皆休；如敢違逆，我拿你送官，治你一個『搶奪人子、拐帶兒童』之罪！」

說話的是牛震川，站在他身旁的是陸素秋。

景雲龍怒道：「牛震川，霸佔人妻，搶奪人子的是你！」

「好言相勸，惡言相向，看刀！」牛震川向景雲龍怒沖沖揮刀便砍。景雲龍舉簫相迎。

一場惡鬥展開了。

陸素秋並不參戰，打個忽哨，從林蔭深處飛出兩乘小轎。她和上官紅各坐其一，被轎伕腳不點地地抬回城去了。

景雲龍見上官紅得而復失，好不懊惱，奮起神威，一簫將牛震川擊倒。

牛震川鯉魚打挺躍起，拱手笑道：「打得好，承撮合！老弟這一簫幫了我的大忙，我牛震川有解脫之日了。」他哇地吐了口鮮血後，又道：「景金、牛兒皆非常人，我夫婦倆有心佔有，但無力管束……況我身受重傷，性命難保，人一死百了，留他何用？所以，景金、牛兒二子可能都要回到賢弟身邊，只是時候未到……我大去之日，便是二子來歸之時……」說着，又大吐起來。

三十五年中，景雲龍征戰、打鬥不下百次，輸的時候很少，常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但今天卻沒歡樂的感覺，他被牛震川反常的態度弄糊塗了。

蹄聲得得，晨霧中，一隊騎兵分為幾路，從田坎上向這裡衝來。

「景雲龍，快走，不然就跑不脫了！」牛震川吐盡鮮血，仰面倒下，「天長地久，後會有期……」

景雲龍不忍地看了他一眼，懷着不安的心情，拔腿向潁河方向奔去。

* * *

宏敞雅緻的書齋裡，胡床上躺着一個病體支離的半百老人。他身穿九成新灰湖縐衫，外套陳舊的黑布棉短褂，足上白洋布襪子，趿着半截鞋，襟前吊着一塊美玉，背心口袋裡插着一支粗劣的「煙吹吹」，衣着打扮顯得有些不倫不類。

他沒結辮，讓蓬鬆的花白頭髮胡亂地披在肩頭。晦氣的臉密佈愁容，但深嵌在眼窩裡的一雙鴿子眼仍然炯炯有神。他手裡捧着一本「今古奇觀」，眼睛盯着書，心卻想到別處，不時掩卷閉目，陷入沉思。

他就是蜀州清軍總教頭牛震川。

牛震川自那日挨了景雲龍一簫，傷勢嚴重。幸虧他功力深厚，每日參禪打坐，運用內氣調理，修補損壞了的肌體，便漸漸康復，有了精神，能進飲食了，但一遇外人探望，就裝出半死不活的樣子，並差人四處宣揚：「牛教頭卧床不起，水米未沾，數着日子過活，已經在為他造老衣了；牛夫人本來嬌弱，怎受得住喪夫之痛，看來也只得隨夫君於地下了……」

牛震川為甚麼要造出自己快要死的假象？

原來清廷緝捕李晟餘黨甚急，來歷不明的牛兒受到注意，好友魯臬台幾次向他透露，要他設法遠走避禍。他勸牛震川割斷恩愛，忍痛獻妻，將功補過，效忠朝廷，保住四品頂戴，落個下半世的太平生涯。

牛震川對魯臬台的勸告置若罔聞。

他過去與義軍與江湖好漢作對，殺了很多人，如今時過境遷，漸知悔悟，特別是與陸素秋偕了百年之好，受到她的潛移默化，雖未脫胎換骨，卻已革面洗心，發誓不再當清廷鷹犬，濫殺無辜。何況他與陸素秋情義甚篤，怎能為了保全自己性命，將愛妻獻出。

牛震川一面矢口否認陸素秋是義軍的遺孀，一面不動聲息地準備應對之策，想來想去，只有「假死」一法。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他學過瑜伽術，能讓自己不食不動，像死屍般躺三天。至於陸素秋，可點穴讓她暫時閉氣。

景雲龍一簫幫了他忙，他的「死」順理成章，足可以掩人耳目了。

唯一使他放心不下的，是景金和牛兒的歸宿。為此，他足足閉目養神了半炷香時間。

他深思熟慮，主意打定，就命小斷招福請徒弟程仲如來，吩咐後事。

半盞茶工夫，招福就把程仲如引來了。

程仲如三十左右年紀，五尺上下身材，粉面朱唇，猿臂蜂腰。頭戴京式大帽，身穿寶藍色現暗銀番花的馬蹄袖箭衣，外罩墨綠鑲豆青邊的巴圖魯坎肩；腰繫絳紅色絲質板帶，上面吊着綉花荷包，和一柄從藏人手裡買來的短劍，金鏤銀雕、堪稱珍品，有助觀瞻。

程仲如出身市井游俠兒，多機巧、善權謀、喜交往、好冶遊，是燕青、高俅一流人物。

十五歲學唱川戲，工武行，與宋雲鵬同師學藝。師佚其名，藝號紅孩兒，身懷絕技。

同治三年，四川總督駱秉章辦堂會，紅孩兒在紅毯上連扯四十多個天旋，筋不脹，氣不粗。

扯天旋並不稀奇，奇的是他身上夾了三條馬鞭子胯縫一根，腋下各一根。

扯天旋全靠手足擺浪起勢，夾了馬鞭，無異捆住手足，除他之外，實無第二人能辦到。

他的大徒弟宋雲鵬，能在柱頭上跑七步，也非常人能為。

程仲如盡得紅孩兒眞傳，其技藝不在師兄宋雲鵬之下。他受到牛震川的賞識，二十五歲結束粉墨生涯，正式拜牛震川為師。

牛在將軍衙門為他謀了一份差事。他入官場不久，便丟掉梨園質樸、豪俠的本色，沾染了上流社會奢靡浮華的習氣。

他隨牛震川學得一手過硬武功，後又從喇嘛僧洛巖嘉錯練了印度瑜伽功和暹羅拳，與業師相較，大有青出於藍之勢。

目前，他正處生命的旺盛時期，春風得意，嬉不知愁，只是最近師父病重，才在他舒朗的眉宇間抹上一筆憂戚的神色。

他來到師父榻畔，道了寒溫，問了病情，然後垂首斂容，聆聽教誨。

牛震川叫他在胡床前綉墩上坐下。

程仲如不明所以，眼觀鼻、鼻觀心，不時悄悄瞥師父一眼，顯得侷促不安。

閒庭靜院，書齋裡鴉雀無聲，桌上信香裊裊，師徒二人的思緒隨着繚繞的青煙迴蕩盤旋。

牛震川盯着亮瓦看了半晌，喘息一陣後，道：「為師傷勢日益嚴重，自忖離大去之期不遠……」

程仲如憤怒道：「此仇不報，何以為人！師父，弟子找景雲龍算帳去！」說罷，霍然立起，「嗆」的一聲抽出那把晶光雪亮的短劍。

牛震川見他誤會自己的意思，愀然不悅：「仲如，你不要亂來……這小玩藝兒有甚麼用？」

程仲如將劍入鞘，馬蹄袖高舉齊眉：「對，師父，匹夫之勇不可取，暗地殺人不用刀。弟子要夤緣仕途，做高官、掌重權，到那時別說是一個景雲龍，就是十個景雲龍又何足道哉！」

牛震川見他越說越不對勁，鷹眼一翻：「你跟我擱倒啊！」語音被一串劇烈的咳嗽淹沒。

「師父……」程仲如意態慌惶。

牛震川指了指綉墩。

程仲如手按膝蓋，吃力地坐下。

「我死之後，景金和牛兒都要流落江湖。」牛震川邊想邊道：「你們兄弟之間要有個照應，盼日後相見，善待他們。」他閉目養神有頃，張嘴說道：「景金尚未與牛兒會面，他住在新津我的私宅裡。為師有一事未了……」

程仲如急道：「師父有何心事未了？說與徒兒聽，徒兒願與師父分憂解愁。」

「我武藝中有兩門絕活，是兩套槍法——戚家槍和瀝泉槍……我死之後，無人繼衣鉢，我擔心絕技失傳，唉……」牛震川的眼睛又閉上了。

程仲如心領神會，離位單腿跪下，抱拳當胸：「徒兒不肖，願作師父傳人，況戚家槍槍譜徒兒已妥為收藏，也曾從師父處學得些皮毛，業已入門，只待深造。」

「這就很好。」牛震川從眼縫裡瞥了程仲如一下，蠟黃的臉上掠過一絲亮色。「你去新津教景金戚家槍，我在這裡教牛兒瀝泉槍；趁閻王尚未勾魂，我把這樁大事了結。」

程仲如迫不及待地說道：「師父有事，弟子服其勞，何況師父有恙在身，啊，師父，這兩套槍譜都由我來教吧，景金、牛兒是我的好兄弟，我保証好好的對待他們。」

「難得你一片忠心，孝悌兩全。」

「師父，岳家瀝泉槍的槍譜……」

「在這裡。」牛震川伸手從貼身處扯出一個油紙包裹，正要打開……

「要不得！」隨着一聲嬌喝，珠簾飛捲，從內室奔出一個女子，疾如脫籠之鳥，竄到胡床前，劈手把「瀝泉槍譜」奪了過去，「這是我娘家帶來的！」

「夫人！」

「師娘！」

這位女子，正是義軍頭領李晟的髮妻，牛震川的繼室——陸素秋。

她身着玉蘭色旗袍，外罩粉綠色長馬甲，馬甲上綉着紅白相間的小花，顯得既華貴又淡雅。頭上纏的是青緞鑲湖藍邊的勒子，當中嵌塊松花綠玉片。漂亮的勒子下邊是一張俊秀的圓臉，青白的面皮因激動而泛出病態的紅暈。

她雙眉緊蹙，一臉嗔容，梭子眼氣惱地在師徒間溜來溜去。她把「槍譜」像寶貝似的抱在胸前，平靜後始道：「經我仔細辨認，景金不是我養的，牛兒確實是我親生的兒子，就由我親自來教吧。仲如，你去把牛兒叫來吧！」

程仲如含淚唯唯，悄然退出。

等程仲如去遠，牛震川面帶微笑地埋怨道：「夫人，你太過份了，就不怕仲如難堪。」

「唉，」陸素秋嘆了口氣，懶洋洋地往椅子上一坐，「我也知道得罪不起，但我總不願他和牛兒接近，我怕……」說到這裡，她竟抽噎地哭了起來。

牛震川的眼圈也紅了，道：「怕是怕不了的，那一天終要到來。」他平靜的聲調中包含着一絲不安，像是在安慰，又像是在警告。「等我倆仙逝之後，這裡的一切都將化為烏有，家中男丁女眷也難免血光之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景金、牛兒總得托付一個人。」

「我苦命的娃娃啊！」

「所以……」

「是得托付一個人，」陸素秋抬起淚眼，「但不能托付給程仲如。」

「爲甚麼？」

「他馬屎外面光，嘴巴甜，對牛兒沒安好心。」又提高聲浪。「牛兒與其交給程仲如帶，不如交給景雲龍帶。」

牛震川動容，頻頻點頭：「我早有此意，我盜走金兒，投柬邀雲龍，就是想讓他和牛兒見面。」

「恁地說，你是早就在安排後事了？」

牛震川點點頭。

「看不出你這鬼老漢還有些名堂。」陸素秋對牛震川用心之深十分讚許，旋又問道：「既然這樣，爲何又不讓景雲龍把牛兒帶走？」

「我還沒有把事情安排妥當。」

牛震川莫測高深的態度使陸素秋生疑，一句話衝口而出。「你將牛兒既給景雲龍，又給程仲如，莫非效王司徒用連環計，借刀殺人，報雲龍一箭之仇？」

「夫人，你想得太多了！」牛震川啞然失笑，「牛兒是男子，怎好做貂蟬。」

「啊！」陸素秋自覺失口，用纖指拍打着紅唇，「牛兒是男子，我怎個忘了呢？」

「夫人，我們逝世，一死百了，好多事想管也管不成。世事如棋，殊難逆料，說不定有一天牛兒眞會落到程仲如手裡，所以，凡事得留條後路，你不要跟程仲如一個釘子一個眼的。」

「不！我決不讓程仲如接近牛兒！」陸素秋霍地從椅上立起。

「打甚麼主意？」

「我『死』之後，要住到程家去寄食。程仲如是個『孝順徒』，看在亡師的面上，他會收留我的。我雖然年輕，但名份上是他師娘，只要我行得端坐得正，他不會僭倫越禮，把我做個甚麼的……」她一口氣轉不過來，引發出一串劇烈的咳嗽，眼淚都嗆出來了。

「你今天的話說得太多了，歇息去吧！」牛震川離開胡床，抱起愛妻，向內室走去，道：「夫人，牛兒的事你不用擔心。」他在她面頰上親了一下，又唱了句戲腔：「本帥自有巧安排。」

一個童子坐在花園中的假山石上。他尚未蓄辮，披着一頭光可鑒人的秀髮，束金冠，金抹額，劉海下是一張吹彈得破的蘋果臉。臉型、眉宇、神態都像他的生母陸素秋。只有那雙眼睛，因吃過獸乳而特別明亮，特別有神，且像彩虹一樣富於變幻，美麗、神奇得無與倫比。

他就是上官紅。

假山石很高，坐在上面可將花園景色一覽無遺。看來上官紅對滿園花樹毫無興趣，只悠然凝望着西邊的雲彩出神，思緒似乎已越過千山萬水，飛向遙遠的他鄉。

他好生納悶，那晚在叔叔房中聽吹簫，不知不覺睡着了，醒來卻躺在娘親的身邊；而且從那以後，就再也聽不見簫聲了。他也會趁夜闌人靜之時，翻屋越脊，穿街過巷，去那蓋着葡萄架的幽靜小院察視，卻已是簫音斷絕，人去室空，席涼榻冷，環堵蕭然。一連幾夜，都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頭上飄來一絲清響，不是鳴蟬，不是鴿哨，而是紙鳶。

上官紅仰起小臉，淚眼凝視蒼穹。

一美人風箏在藍天飄飛。驀地，綫斷了，「美人」飄飄蕩蕩，向西邊天脚墜落。

彩霞下面是吹簫叔叔的家吧？我要是那隻風箏該有多好。

「牛兒。」

洪亮的男音驚破他的遐想，上官紅輕輕立起，茫然四顧。

假山脚下站着一個偉丈夫。

「吹簫的叔叔！」上官紅喜出望外，嘴角露出淺笑，雙臂翼張，像要飛撲下去似的。寬大的雨過天青色的綢衫像風帆似的張滿，飄拂。

「牛兒，跳下來，哥哥接着你！」

假山脚下的程仲如平攤着手，擺出承接的姿勢，「弟弟，快下來，師父叫你呢，去遲了又要手心挨打。」上官紅常因一點小事受乃父重責，有好幾次都是程仲如從戒尺、竹鞭下把師弟救出。

「原來是師哥！」發現認錯了人後，上官紅爲自己的失態而羞紅了臉。他輕輕一笑，從假山的另一側跳下。

他很有些不忍，他覺得這樣讓師兄難堪於理不合。他們之間是有感情的，還在他孩提的時候，就整天吵着要奶奶抱自己到劇場看粉蒲團耍野鷄翎子……粉蒲團英武的扮相、矯健的身姿，在他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深的印轍。後來程仲如拜在牛震川門下，成了自己的師兄，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

他是一個夙慧的孩子，對外界的聲色非常敏感，除了人的感覺外，還有獸的感覺；又善於體察人意，他在與程仲如手把手傳藝和耳鬢廝磨的相處中，發覺師兄很喜歡他。

他又是重情義的孩子，別人喜歡他一分，他就投之以蟠桃，報之以瓊瑤，回敬八分、十分。

他一天天長大，對師兄的感情也一天天加深，隨之而來的又莫名其妙地產生了戒備心理。爲甚麼要防範師哥，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

等他滿了十歲，娘親就明令他和程仲如斷絕往來。

呆若木雞的程仲如引起了上官紅的憐憫，他歉然地向他回眸一笑：「師兄，我見爹去了，有空我來找你玩。」

程仲如目送師弟小巧玲瓏的身影在迴廊盡頭消失，心裡騰起一團迷霧

，剛才師娘奪槍譜的情景又浮現眼前。師弟的疏遠，師娘的冷漠，使他感到不安。程仲如是個很要强，很有機心的人，好奇心和疑心病都很重，平常溫良恭順，認眞起來牛角都要掰掉。他咬了咬牙，發了發狠，決心打破這悶葫蘆。

上官紅悄悄跨進牛震川的卧室，見繼父病懨懨地躺在床上，衰弱不堪，頓時忘了他的種種不好，從心底湧出一股傷感之情，舉步上前，在踏板上跪定，泣道：「爹……」

牛震川艱難地挪動身子。上官紅會意，伸手抱扶，幫助他半躺半坐地倚靠在枕上。

「牛兒，」牛震川眼裡閃過一絲詭秘的笑意，「父遭此厄，也是命當如此，不必過於悲傷。我歸西之後，牛府將出現樹倒猢猻散的局面，其他人我不慮，慮的是你，想爲你安排個好的歸宿。牛兒，我待你不好，這些年，你受苦了。」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作惡多端的牛震川這時卻也流出了幾滴愧疚的眼淚。

上官紅的心軟了，認爲他平時縱有千般不是，這時也應稍加安慰：「爹爹吉人天相，好生調養，定會轉危爲安。」

上官紅天性純厚善良，看不得苦戲，感情的閘門一經打開便關不住，他唏噓不能成聲：「爹，告訴我那人的底細，家住哪裡？姓甚名誰？我要替你報仇，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

「寃寃相報，何時得了，牛兒，這仇爹是不想報的。爹叫你來，不是叫你爲爹報仇，是想指引你一個去處，給你找個歸宿。潁河縣景雲龍，道德武功，全川首屈一指，是一個寄得妻、托得子，光明磊落，鐵骨錚錚的血性男兒，只有他，我才信得過。他有一子，也很有作爲，你去投奔他，他看在故人的份上，會收留你的。」他喘了一陣，又吐了幾口鮮血。

「爹！」上官紅難過地去揩抹牛震川的背脊。對景雲龍他不感興趣，感興趣的是那位會吹簫的大叔，但牛震川彌留之際爲義子謀求出路的拳拳盛意，還是值得嘉許的，便柔聲地問道：「那景雲龍是個做甚麼的？」

「教拳的。每年重陽節，他要比武收徒。」

「比武收徒？未進門的徒弟怎麼打得過老師？」

「雖說比武，有個規矩。景雲龍頭頂六十斤重的石斗笠，脚踏梅花磚，以刀鞘爲兵器，考生執竹竿，在半炷香內刺中一槍者就算合格。牛兒，爹有兩套槍法——岳家槍和戚家槍，你願學哪套呢？」

兩個民族英雄他都喜歡，但他認爲岳飛技高一籌，就說：「我願學『岳家槍』。」

「行，待爹稍好一點，就開始教你。好生學，沒有過硬的功夫，很難躋身景氏門牆。」

「謝爹爹。」上官紅叩了個響頭，「爲了報答爹爹恩德，我要學好武藝，替父報仇，耿耿此心，天日可鑒。」說罷跪着轉了個身，對天頂禮參拜，神態極爲虔誠。

復仇，不是牛震川的本意，但他既然已經盟誓就難以挽回。他暗暗叫苦，並思考補救之法。爲了不使景雲龍和牛兒日後兵戎相見，仇殺不休，牛震川覺得有必要修書一封，剖明心跡，防止師徒反目，促使二人……

突然他心血來潮，從床上一躍而起，迅速去書案前坐穩，溶墨，展紙，抽筆，在「詩婢家」出的薛濤花箋上寫下：

雲龍老弟大鑒

百折紫毫懸在腕上落不下去，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心裡話更不便明言。牛震川肚皮不窮，現在竟成了茶壺裝湯圓——倒不出了。

他擲筆於地，背着手踱進書齋，冥思苦想，正當他無計解難題時，一部閒書幫了他的忙，他注視着放在長凳上的「今古奇觀」，心胸豁然開朗，有了怎樣寫這封信的良策。

* * *

重陽節這天，天剛濛濛亮，通向潁河縣景家莊比武場的各條道路就牽藤溜綫地流動着熙熙攘攘的人潮，比川主菩薩出駕還熱鬧。

坎邊、土角、牆頭、樹上都擠滿了人，大家伸長脖子，耐心等待着好戲開場。

戲的主角景雲龍坐在土台中的木圈椅上，神情就像等待出征的將軍。

他穿着只有今天才穿的衣服，上身，藍色的短褂，四指寬的絳紅腰帶緊束狼腰；下身，灰綾綢兜襠滾褲，黑絲絲紮脚；足穿多耳蔴鞋，上撒一朵紅纓……這身裝束，配上英武的相貌，修飾得很整齊的鬚髮，顯得瀟灑、精神煥發。身後二十來個幾屆的「留校生」，個個氣宇軒昂，衆星捧月般給他平添了幾分威勢。

他表面平靜矜持，內心卻激動不安。

四個月前，他去成都尋找景金，三次夜探將軍衙門都毫無所獲。回到家，一跨進門，夫人柳雲樵劈頭第一句話就是，「金兒呢？怎個沒有一路？」他無言以對，只捶胸頓足地嘆息。

柳氏知道兒子丟了，就搶天呼地大哭起來，有病之身怎麼禁得住這般打擊，三天卧床，眼淚哭成了血水，最後兩脚一蹬，與世長辭。飽嚐失子喪妻之痛的景雲龍只有把教武授拳作爲寄托。

昨夜有人投書，教他「廣開才路，手下留情」。他爲人鐵面無私，不予理睬，但一葉知秋，看來今天這場比武

收徒非比尋常，心呀，就像癩蝦蟆吃豇豆，懸吊吊的。

他穩定心神，游目四顧。場子西邊，一百多個考生手執竹竿嚴陣以待，準備接受挑選。東邊現在空着，那是優勝者站的地方。

景雲龍臉上綻出笑容：「怕甚麼，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只有無私，才能無畏。」他頓覺精神陡長，力量倍增。

一聲鑼響，景雲龍徐徐站起，緊了緊腰帶。大徒弟魏錦彥給他戴上石斗笠，二徒弟譚凱遞給他刀鞘。他長嘯一聲，從土台上飛竄到場子中心，又輕又穩地飄落在一塊梅花磚上，金鷄獨立，風擺荷花，驚人的絕技，招來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景雲龍亮開門戶，等人進攻。

魏錦彥照單唱名：「綦江楊中傑……」

考生依次和景雲龍交手，羣狠鬥虎，車輪大戰。從辰時戰到未時，已有六十多個考生敗下陣來，能有資格站到場東者，僅二、三人。

景雲龍大失所望，用刀鞘從地上挑起一根竹竿，沒精打采地挽着圈兒。

魏錦彥喊下一個：「通江柳樵生。」

「到！」一個十三、四歲少年走出行列。

他裝束奇特，先聲奪人，引起人們的注意。

他身穿雲青色箭衣，紅絲綉帶把腰紮得細細的，腳下虎頭戰靴一塵不染。

頭戴范陽帽，狐裘側墜，帽檐搭下遮了大半張臉，上面挖了個小孔，現出一對精光四射的眼睛。

又粗又長的大辮，辮梢被嘴銜着，一簇紅繩掩住口鼻，人看不見他，他卻看得見人。

他見上千雙眼睛盯着自己，就存心想賣弄一下，將竹竿往地上一點，撐篙上船，從空中輕輕墜落，用哪吒探海起式。

「莫非那匿名信應在此子身上？」景雲龍仔細打量這姓柳的少年，雖行藏詭秘，卻身手不凡，不禁暗暗稱奇，已是中意三分。

這少年目光如炬，颼的一槍，向景雲龍迎面便刺。景雲龍微露喜色，輕揮刀鞘，連連架格。

柳樵生見接連幾招都被「考官」破了，發起狠來，用全身之力，一槍向景雲龍小腹刺去。

景雲龍叫聲「來得好！」雄鷹展翅，拔地而起，躲過對方致命一擊，不料落地時踩虛了腳，磚滑了。景雲龍有心成全，「嗳呀」一聲，來了個四腳朝天。

柳樵生趁景雲龍倒地未起，一槍刺去。景雲龍懶驢打滾避開。竹竿「嗆」的入土三寸。

景雲龍鯉魚打挺躍起，一翹拇指，讚道：「好孩子，使得好戚家槍，呱呱……」

一個「叫」字未出口，柳樵生長槍又到。

景雲龍心想，「這娃兒長器短用，一器多用，分明受過高人指點，且臨陣不慌，是個將才。只是心毒手狠，得寸進尺，須給點眞功夫他瞧瞧。」

於是等槍刺到面前，用鞘輕輕一拍。槍尖墜地，柳樵生被震得肩背酥麻，想收槍卻被刀鞘鞘尖壓住，使出吃奶的力氣也不能挪動分毫。

景雲龍露出滿意的微笑道：「柳樵生，儘管你未刺中我一槍，但爲了『廣開才路』，我還是要收你這個徒弟。」

「戰了半日，一槍未中，太丟人了！」好個柳樵生，靈機一動，鬼頭鬼腦地，「景老師，你斗笠上有根毛毛蟲！」

「蟲！」景雲龍擲刀揭斗笠，「在哪兒？」

柳樵生覷準空子，向景雲龍大腿刺了一槍。

衆人嘩然。

景雲龍挨個冷不防，好生不快，臉色陡變地：「這是做甚麼？」

「景老師，我到底還是刺了你一槍。」柳樵生快意地笑了，辮梢從口裡脫出。

伸手不打笑面人，景雲龍滿腔怒火發洩不出，強笑道：「你人小鬼大名堂多！」忽有所見，一驚，陡地用鞘一挑。范陽帽飛出老遠，上面連帶着一根長長的假辮子。

落帽後的柳樵生現出廬山眞面目：娃娃頭下，一張俊俏的臉，因笑而咧開的嘴使他比白海棠還要燦爛。

「景金，原來是你！」

父子重逢，悲喜交集。

景雲龍見兒子白白胖胖地回來，心像吃了蜜糖一樣的甜，但想到他已成無娘之兒，想到他剛才揮戈時的無情無義，又覺心酸。

景金那知義父心情，反得意洋洋地道：「爹，殺鷄焉用牛刀，下面的這些交給我。我來跟你當副擂主，應考諸生先要過我這一關，我就好比把守教場的武天錫『隋唐演義』中人物，到京師校場奪武狀元的先要和他比試。」

「景金，不要胡鬧！」景雲龍笑又不是，氣也不是。

「爹！」景金撒嬌，不情願地扭着身子。

「柳樵生，讓開了，待我來會會景老師。」

一少年手執長竿奔進場來。他頭戴蔴冠，身着孝服，使人聯想到古書裡頂盔貫甲的白袍小將。

他不像景金那樣英氣逼人，鋒芒外露，但也樸實中見聰明，剛毅裡帶秀氣。最是他聲音清脆悅耳，如黃鶯囀谷；體態婀娜多姿，似弱柳拂風。

他別出心裁，用一簇玉米鬚束在竿尖

上代替紅纓。

「來者通名！」景雲龍重振精神，餘怒未息地端詳着面前這位面熟的少年。

「牛兒。」少年嗓音嬌嫩，充滿感情。

「牛兒。」景雲龍又驚又喜。

上官紅下跪，膝行幾步，仰着小臉：「景老師，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就是景雲龍，景雲龍就是吹簫的大叔。大叔，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們眞是有緣呀！」

「有緣。」重得聚首、熱得發燙的字眼，難道不是有緣麼？奇事、喜事、巧事今天都一齊到來。豹崽熊孩又重新回到他的懷抱。但他的高興不能流露在衆目睽睽之下，何況上官紅還穿孝服在身。

「牛兒，你爹逝世了？」

「逝世了。」上官紅黯然，「娘也離……離開了我……」

景雲龍外冷內熱：「是他命你來投奔我的？」

「是。」上官紅從懷裡摸出個五寸長的小竹筒，雙手奉給擂主，「景老師，這是爹留你的一封信，他囑我在比武時交給你。」

竹筒兩端用蠟密封，景雲龍用手掂了掂，輕飄飄的，不像有暗器和毒汁，如果裡面裝有蝎子、蜈蚣之類毒蟲倒極有可能，但不會致人於死，牛震川不大可能用這種卑劣而又無效的手段施報復，自己若疑神疑鬼，未免有失大武術家氣度，會被人看輕。

短暫的猶豫和一閃念的懦怯，絲毫未引起近在咫尺的上官紅的注意，他只凝神注視着這關係他一生命運的小竹筒。

小竹筒啪的一聲被景雲龍的大手捏破，現出一個捲起的嘉樂紙信封。

上官紅的心噗噗地跳個不停。景雲龍從信封中抽出信箋定睛細看。

上官紅注意他的表情，特別是瞳孔的神采，奇怪的是他那雙清澈的鳳目竟不移動，宛如刻在臉上似的。

他眉尖輕輕地跳了幾下，旋即眼睛仰視藍天，彷彿信中有不易解透的地方而要從變幻多端的雲彩中尋求答案。

「大叔，爹的信上說些甚麼？」上官紅聲音很小，小得只有他二人才能聽見。

「叫我不要徇私情，憑功夫硬考，不合格不收。」景雲龍把信揣入腰帶，拿起刀鞘，「牛兒，進招吧。」

上官紅知道景雲龍說的是假話，賽場上不便吐實，也不宜深究，來日方長，以後再慢慢地套，細細地挖吧。當下面帶微笑，槍抱懷中，叉手不離方寸：「剛才景老師鑒賞了戚家槍，再欣賞一下小子的『岳家瀝泉槍』如何？」

說着，雙手一抖，挽了個大花，刷、刷、刷，流星趕月，一連三槍向景雲龍刺去。

岳家槍的特點是充份發揮兵器之所長，長攻而不短擊，進槍猛、收槍快，以刺穴道取勝，不像蝴蝶探花，卻似蜻蜓點水，似無滯留或超過之弊。

好槍！只見那紅纓宛如無數團火焰，緊貼着景雲龍全身燃燒，滾動、旋轉、飛騰、百朵、千朵、萬朵……化成一片紅光，天衣無縫地將他緊緊罩住。

景雲龍見上官紅槍法奇妙，招數別緻，進擊中充滿了濃情蜜意，挑刺裡傳遞出萬語千言，他樂得心花怒放，疲勞全消，抖擻精神，將刀舞得風雨不透，火熾、熱烈，較前場更勝，把比武收徒的盛會推向高潮。

從打鬥中可以看出人的品格、氣度和性情，上官紅不像景金那樣刻薄，而是寬仁厚德，對自己充滿了愛護和體貼。所以雖然激鬥，卻有不足。

不知是不忍還是不敢，上官紅的竹竿總紮不到實處，常常是在僅離軀體分毫之處即倏然收招……眼看半炷香燃過，尚未中一槍。

景雲龍暗中着急，頻頻使弄眼色，叫上官紅不要手下留情，只管放心大膽地進攻。上官紅似懂非懂，一味憨笑。

景雲龍不顧旁人非議，決心將他成全，便賣個破綻，等他攻來。上官紅見景雲龍敞開門戶，已知他的用意，不敢違逆，叫聲「得罪」，朝要害處輕輕一槍刺去。

「休傷我父！」

話音剛落，斜刺裡飛來一槍架住竹竿。上官紅不由得晃了兩晃，抬眼一看，卻是剛才使戚家槍的少年。

四目相視，不覺呆了。

突然，景金嗡動鼻翼，像狠那樣在空氣中嗅起來。他扔掉槍，躍上前揪住上官紅衣襟，湊上去不住地嗅，嘴裡發出嗬嗬的叫聲：「這氣味我幼時曾嗅過！眞香啊！眞好聞呀！這香味使我想起……」他眼裡閃耀着夢幻般的光彩，並開始撕剝自己的衣服。

上官紅也出現了意識狂流，他迷醉了；但他畢竟是個斯文的孩子，比景金善於自持，很快清醒過來，用力甩開景金，漲紅着臉，戟指對方斥道：「野小子，現我和你約法三章：一，人不是禽獸，今後不許撒野，不得在光天化日下，大庭廣衆中脫衣服；二、不許碰我；三，對我的事情，不許打破沙鍋問到底。違背三項之一，我就不和你耍了。」

「我偏要！」景金目迸兕光，野相畢露。

「你敢！」上官紅操起竹竿。

景金喜得抓耳搔腮：「正要領教。」他從地上拾起竹竿，又像個正常的人了：「賢弟槍法花梢，只好看，上陣未必有用，敢與我鬥三百合嗎？」

上官紅釋然，露齒一笑：「仁兄有

興，小弟甘願奉陪。」

「看槍！」景金劍眉高揚，乒的一鎖喉槍向上官紅刺去。上官紅舉槍相迎，你來我往，又是一場好殺。

期望後輩　重舉義旗

景雲龍桃李滿門，最得意的還是他今年收的這兩個徒弟。

景金本來是義子，怎麼又成了徒弟呢？景雲龍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認爲古今中外的各種能人，身懷絕技，傳人大都不是兒子，往往由愛徒得其眞傳。

所以，他對景金道：「你要先當徒弟再當兒。我不會嬌慣你，對你另眼相看的，去和師兄們同吃一鍋飯，同睡一張床吧，這樣才能磨煉你的筋骨。」

用圓木鑲拼的「床」景金是睡慣了的，沒有父愛的生活他也不以爲意。「知父莫如子」，景雲龍是個表面嚴厲內心平和的人，他管不了自己。

景金在景家大院裡自己依然是霸王，動不動就發脾氣、脫衣服，經常鬧得不安、不樂。

只有在上官紅面前，他才規矩、老實。別人不解，但景雲龍懂得，他們有相同的身世，一個豹崽，一個熊孩，幼時在山林裡親熱過，彼此之間有一股自己也難察覺出的相生相吸的力量。景雲龍把這種情形稱爲夙根、夙慧、夙緣。

只要見到他倆斯混、親熱，景雲龍就遐思千縷，感慨萬端。他似乎又回到那過去的年代：山林、篝火，篇聲婉轉，人獸同樂，兩個小白人偎倚在一起，一雙閃耀着理性之光的獸眼，流露出夢幻般的神色。

爲了紀念故人，他給他倆重新取了名，從娘姓，一個叫柳金，一個叫陸紅。上官紅道：「金呀銀的有銅臭味，太俗，乾脆根據『湧金門外柳垂金』這句古詩，更名爲柳垂金的好；自己的名字也不雅，就叫陸麗紅吧，說是從蘇東坡的名句『但見綠葉麗殘紅』中摘來的。」

爲了對得起李晟夫婦和上官亮，對得起死去的妻子，同時也爲了牛震川的臨終囑託，他對柳垂金、陸麗紅十分鍾愛，在這兩棵幼苗上傾注了大量心血，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本事都傳授給他們。

但是，由於二子的身世包含着很多秘密，這些「秘密」又多少牽涉着自己，因此，處在一起的時候，他的心情總不能寧靜，不能做到毫無芥蒂而處之泰然，特別是怕接觸陸麗紅那探詢的目光。

景雲龍無法迴避，在一天練功後陸麗紅喊住了他。

「師父，我爹那封信寫的甚麼？」陸麗紅耐不住了，鼓起勇氣問景雲龍。

不好正面回答，沉默一陣後，景雲龍以攻爲守，反詰道：「你爹叫你來投奔我，他是怎樣叮囑你的？」

「他說你是一個寄得妻托得子的人，是個道德武功在蜀州首屈一指的人。」陸麗紅邊思索邊道：「是個光明磊落、鐵骨錚錚的血性男兒，哦，還說，他頭頂長瘡、脚心流膿，壞透了，但不願兒子繼承他的衣鉢，也成爲一個壞蛋，希望你能把我調教成於國於家都有用的棟樑之材，信裡也是這樣說的嗎？」

景雲龍凝重地點了點頭。他只有掠美，如果不同意這些說法，陸麗紅就要追問到底，他又編不出另外的一套來。

陸麗紅何等乖巧，景雲龍那曖昧的態度已讓他敏感地意識到，牛震川的信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問題被景雲龍當作秘密隱藏下來了。

他守口如瓶，秘而不宣，休想從他嘴裡掏出一個字。毫無疑問，這是與他息息相關的，他有權知道，而景雲龍卻無權保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命運被別人拿在手心裡，即使這個人是他至敬至愛的師父。

他決心弄個水落石出，哪怕耗費畢生的精力，作出巨大的犧牲也在所不惜。

「師父，你有事瞞我。」陸麗紅眼淚奪眶而出。

景雲龍盯着他看了半晌，嘆息道：「麗紅，我不會瞞你，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師徒也好，父子也好，都應相見以誠。那封信的內容，我遲早會告訴你的。但今天我要你回答另一個問題。」

「師父請講，徒兒有問必答。」陸麗紅說。

「你爲甚麼要來拜我爲師？學武藝做甚麼？僅僅是爲了遵從父命？」

「不，我習武是爲了替父報仇。」

景雲龍心中冷笑：「報仇，就憑你這一丁點功夫？」但他的心由笑而哭，及至撕裂開來，淌着鮮血。對他，他不可能以牙還牙，他太喜歡他了，如果眞有那麼一天，他眞的施行報復，他也決不還一下手的。他面如死灰，憂心忡忡地問：「你喜歡牛震川？」

「我厭惡牛震川，我也厭惡打死他的那個人。」

「你知道是誰打死牛震川的嗎？」

「不知道。但他畢竟是個壞人，不是壞人就不會下那樣的毒手。」

「毒手？他用鷹爪功招死上官亮就不毒嗎？」這話景雲龍想說但沒說出來。他不願激起陸麗紅的憤怒。

「我會弄清楚他是誰的，我饒不了他。」陸麗紅淚光瑩瑩，切齒痛恨。

景雲龍不敢逼視陸麗紅那張因恨而扭曲了的小臉，和那雙閃着幽光的黑葡萄般的眼睛。

「他和柳垂金一樣，也潛藏着野性。」關門養虎，虎大傷人，而我景雲龍自討苦吃，家裡養着兩隻獸崽，何不趁他爪牙未利，羽翼未豐，將他武功廢了，以免留下後患。但這樣的事他做不出。他覺得自己寬貸過錯的已很多了，不應再寬貸過錯了。如果因「過」而引起別人的恨從而受到懲罰，那也是天意如此，罪有應得。想到這裡，反而坦然了。

他平靜地說：「麗紅，假如打死牛震川的是我，對，是我打死的，你也饒不了我嗎？」

「你？」陸麗紅臉上露出驚詫的表情，目不轉睛地盯着景雲龍，彷彿他是個陌生人。半晌，他搖了搖頭，「怎會是你，我不相信一雙會撫弄洞簫的手會輕易殺人。」

他捉住景雲龍的雙手，把它放到自己的咽喉上，「會麼？我從你眼神中看出，你很喜歡我，我也喜歡你。」

目光中的兇焰消失，黑寶石般的瞳孔又重新溫柔、明媚起來。「師父，你不會恨我，我也不會恨你，不管那信裡怎麼說，也動搖不了我的意思。」

他眼裡騰起夢幻般的煙霧，「不，不會的，除非是因愛結仇。」

他跳起來用小手緊緊捂住他的大嘴，嬌痴地道：「今後不許你說這種話！我知道，你是在試探我，看我投奔你是否心誠……師父，別這樣，過火了不好。戲言成巨禍呀！」

眞情見至理，陸麗紅的心聲像清澈的泉水洗去了景雲龍的疑慮和煩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愛」可以淡化「仇」，或者說，爲了「愛」，可以忘記「仇」。愛可以消除野性，使人變得純眞、善良。他決心用無微不至的愛去博得陸麗紅的歡心，換取他的寬容。

作爲師尊、長者，他除了動之以情，還曉之以理。他把陸麗紅帶上雙峯山，在他爺爺李板凳像前，給他看了李晟用血寫的行狀。向他講述，他在刀叢劍林中怎樣呱呱墜地，又怎樣被野人哺乳的全部過程，除上官亮和牛震川之死這兩件事外，沒有省去其他細節。

自此，陸麗紅明辨了是非，聽到最後，他感動得哭了。他在爺爺的塑像前焚香盟誓，立志繼承先人遺志，重舉義旗。

但他畢竟還是個孩子，童心未泯，更感興趣的還是野人，豹子，山林野趣，化外風光……他緊靠着盤腿坐在蒲團上的景雲龍，以手支頤，把肘放在師父的大腿上，仰着臉，向他提出一連串的問題：

「寫行狀的時候，我生身父母還活着，繼後，他們是生是死？你知道他們的下落嗎？我的野人乳母如今何在？我要去找她……」

「麗紅，隨爲師來。」景雲龍手牽陸麗紅步出古祠。師徒翻山越嶺，攀巖探幽，去尋訪大自然的奧妙和歷史陳跡。

頹敗的窩棚，樹椿上的長毛、荒涼的山洞、獸骨、果核、砂石掩蓋下的衣裙——景雲龍指着這些說，當年哺育麗紅的是雌雄兩個野人。奇怪的是雌雄分居，雌的住窩棚，雄的住山洞，更令人駭異的，是雄野人對那衣裙有深厚的感情，夜裡摟着它睡覺。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陸麗紅如聽海外奇談，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起先我也不明白，後來我爲了營救你和垂金，二上成都，再探牛府，在屋頂上偷聽到兩個垂危病人的燈下夜話，才弄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兩個垂危病人？」

「對，兩個垂危病人，你生娘陸素秋和繼父牛震川。」

「啊！」

*　　*　　*

「人在彌留之際總愛回憶過去……」

「素秋，你要活，活……」李晟摟着妻子邊吻邊說：「想方法把孩子從野人手裡奪回來，等他長大後，叫他到香爐脚下取『行狀』……素秋，我……我……我不行了……」長嘯一聲，氣絕身亡。

陸素秋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來。

這時，雌野人抱着嬰兒回來了，她身後還跟着一個更高大、更嚇人的雄野人。野人幫助她掩埋了丈夫。爲了伺機奪回幼子，她身不由己地隨野人進入他們的窩棚。野人也很狡猾，不讓她接過幼子，使她面對親子，可望而不可及，相見而不相親。

後來，雄野人索性把她擄進離窩棚很遙遠的山洞裡。

與野人同處一窟，受着他的餵養和照顧，倒也相安無事。天長日久，野人漸萌異心，頻頻向她求愛。她嚇得要命，執意不從，憑借武功和機敏，和野人鬥智鬥勇，巧妙地擺脫了他無盡的糾纏。

一日，野人疏於防範，她溜出洞穴，跑下山來，在路邊石壁上留下字跡。刻後又覺不妥，怕「行狀」落到壞人手裡，便把後面的幾句話刮去了。但這並沒有瞞過上官亮的眼睛。

她原本虛弱，刻字又耗去不少精力，已是喘成一團。這時發現她逃跑的雄野人追過橋來了。他要把她帶回山洞。她拚命掙扎、反抗，和野人廝打起來。正危急間，來了個救星。

進山尋找在戰亂中失散的妻子的牛震川把她從野人的巨掌下救出，帶回新津私宅。聽她說明原委後十分內疚，因爲這一切都是他直接造成的。爲了贖罪，他自告奮勇地入山在野人手中替她奪回嬰兒。湊巧與景雲龍和上官亮不期而遇，便想撿個便宜，趁上官亮沒有防備，用鷹爪功將他害死，輕而易擧地把孩子奪到自己的手

中。

嬰兒回到娘親的懷抱，陸素秋病體霍然而癒。她高興地說出此子是她親兒，一點不差，和夢中所見相同，還說如把他放到幾千個娃兒當中，也能準確無誤地認出來，她的歡樂情緒感染了牛震川，他摸着光滑的下巴，樂得笑出聲來。

母子重逢，陸素秋重返青春，蒼白的臉上有了血色，花容月貌，甚是可愛。

牛震川渾身發熱，挨過來看孩子，心神恍惚地說：「這娃兒小臉蛋挺標緻，像他娘。」

陸素秋見牛震川借稱讚孩子誇她，心裡樂孜孜的，半羞半喜地：「田耕兒，告訴你。」陸素秋收斂銀鈴似的嗓音，神秘兮兮地，「我懷着他的時候，吃了很多的荊芥薄荷泡老蔭茶，所以娃兒秀氣。」

牛震川見陸素秋語言如醉，笑靨似花，不覺心動神搖，一句話衝口而出：「今後家裡就多準備點荊芥、薄荷、老蔭茶，等你再懷孕時好泡來吃。」

「呸喲！田耕兒，你……」「不正經」三字不好出口，陸素秋嬌羞萬狀，粉頸低垂，連耳根子都紅了。抬眼看，田耕面如銀盆，目若朗星，正深情地看着自己，好不容易抑制住怦怦心跳，幽幽地說：「這娃兒將來還是要姓李，現在，你可以把他當義子……如認爲這樣要得，你就給他取個名吧。」

「叫牛兒如何?」

「要得，取這樣的賤名，娃兒容易活……田耕兒，那麼我……」她本來想說：「我在你家裡寄食，等牛兒長大了就自立門戶。」

牛震川接過話頭：「你！你長得很好看，頭上戴朵花要蓋過多少人。」

「你想些甚麼喲……」陸素秋把臉埋在孩子胸前，嗚嗚嗚地說不清是在笑還是在哭。

李晟夫婦曾是他的生冤家死對頭，但此刻充盈在他胸臆的不是仇，而是愛；流動在他血管裡的不是由復仇之火而燃起的，企圖佔有一切、摧毀一切的情欲，而是由人類良知凝聚起來的寬容和諒解，惻隱之心和同病相憐。他輕舒猿臂，激情洋溢地將他母子緊緊抱住。

爲了報答他救命尋子之恩，她以身相許，和他結爲夫婦。

陸素秋發現田耕是牛震川時已事隔多年，時過境遷，幾次想和他兵戎相見，卻被他言語化解。他賭咒發誓，願捐棄前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陸素秋也無可奈何，只把精神寄托在牛兒身上。但總覺得對不起李晟，終日郁郁，憂思成疾……

陸麗紅把亡母的遺物，從野人洞裡取出的衣裳，埋進亡父李晟的墳中，撮土爲香，哀悼雙親亡靈。景雲龍也陪着淌了不少眼淚。他抬眼四望，百感交集。

江山依舊，人事全非，金錢豹和紅毛殭屍早已絕跡，逐漸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樵子的斧聲，藥農的歌聲，游客的履聲，給經歷浩劫後的荒山野嶺重新帶來生機和活力。只有古祠還是那樣清冷，顯出野寺人少，寒壑林幽的破敗景象。因爲清廷搜捕義軍餘黨的活動仍在繼續，所以陸麗紅不僅不應忘記血海深仇，還應很好地保全自己，隨時準備重舉義旗。

「麗紅，今日上山之事，切勿與第二人道及。」下山時，景雲龍這樣對他的徒弟說。

「唔，弟子曉得。」

從此，他師徒之間就有了「勿與外人道」的秘密，默默地在景家大院裡經營着自己的小天地。這「小天地」裡，交織着愛與恨，孕育着情和仇……就在這複雜的背景上，陸麗紅踏上了不同凡響的人生旅程。

* * *

在師兄弟中，柳垂金和陸麗紅最要好。他倆晨同起、飯同桌、日同練、夜同眠，不可須臾分離。一時不見則想，半日不見則覓，一日不見就懨懨地像害了大病一般。閒時，綠楊影裡，並轡挨肩地跑馬射箭；晚上，茜紗窗下，耳鬢廝磨地攻讀詩文。

春簪花、夏囊螢、秋賞月、冬映雪……一年過去，二人的武藝和感情與日俱增。人們見他倆年相若，貌相類，又都機敏過人，是城隍廟的鼓槌——一對，便給他倆各取了一個非常有趣、響亮的名字：

水晶耗子，玉石猴猻。

兩個桃子一般紅，卻有酸和甜。

他二人的品質、習性大不一樣。

柳垂金是在暗中過日子，不曉得自己的身世，從山林中帶出來的那點殘存的野性，不加控制，任其流露、發展、泛濫。特別是受父親的偏愛，自認爲與衆不同，高人一等。他看不起同門師兄，認爲他們大都是負販賣漿之流，鄙俗不堪。

他接過「紅樓夢」中寶玉的話，修改成爲：「我和麗紅是水做的骨肉，他們是泥做的骨肉。」不屑與之爲伍。一見陸麗紅與師兄們練摔跤、打對拳，就妒火中燒；即使父親手把手地教陸麗紅武藝，他也忍不住醋意飛揚。

他在官宦之家生活了四個月，他留戀牛震川，留戀闊日子。至今他都弄不清楚，牛、景二人究竟誰是他爹。他不像陸麗紅那樣喜歡問，而是喜歡百事悶在心裡。好在他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他意想的天國裡，陸麗紅就是上帝，有了他，他就可以忘掉一切。

柳垂金的性情越來越乖張了，任誰的話都聽不進去，除了陸麗紅。只要他輕柔地叫聲：「柳師兄」，他就塵心如洗，皈依佛法。柳垂金和陸麗紅在一起時，是安份的；一離開就要作怪。

進入青春期的柳垂金性開始萌動，和師弟相處，這「萌動」會日益頻繁和强烈。但出於對師弟的尊敬和愛護，又受制於陸麗紅的「約法三章」，他能强制自己保持清醒和鎮定。

但他納悶，師弟是個男子，我對他爲甚麼會有這種感覺和想法？這是不是變態了？他內疚、自責、痛苦、恐懼，有時甚至想到自殺。

只有陸麗紅理解他，他「痴疾」的根子在自己身上，是他在與自己的接觸中，不知不覺把「魔障」種到骨子裡去了……當他想到假象不可持久，有一天必將暴露，他就不寒而慄。與其到那一天害人害己，還不如在災難未發生之前就一走了之……但他又捨不得柳垂金和景雲龍。

他躲在被窩裡祈禱，求菩薩保佑他，柳垂金、景雲龍都能平安無事地度過難關。

他決定有意識地疏遠柳垂金；到華容山師姑鶴隱眞者那裡去住一段時間。

柳垂金在師弟走後變得非常可怕。濃眉下的秀目如兩道精光四射的閃電，時而隱藏在烏雲裡，時而穿雲破霧而出。

那神色：老鼠似的疑懼、狐狸似的狡猾、豹子似的兇殘。他看人專注，使人銷魂。對景家大院裡的兩個女性——景雲龍之妹景雲鳳，景雲鳳六歲的女兒魏芸——虎視眈眈。有一次，他公然跑上去咬了景雲鳳的手心。

「只有畜牲禽獸才會被顏色逗狂。」景雲鳳委屈地說：「像野牛見不得紅，孔雀見不得彩……然而，金兒是個人呀！」

「鳳妹，今後你就別打紅手心了。」景雲龍說。

「是。」景雲鳳揉着痛手，眼淚汪汪地說：「連花衣服都不要穿了麼?」

「唔。」景雲龍沉重地點點頭。

防不勝防，柳垂金又把注意力轉向魏芸……

景雲龍敏銳地感到，柳垂金這小獸已長出爪牙，雖然稚嫩，但也能傷害人了……他得考慮一個萬全之策。

「哥，」景雲鳳說：「一行服一行，螺螄服米湯，四川的猴子服河南人牽，還是把紅兒接回來吧。」

「我前次就派譚凱去接他了。不過，你和芸兒要到『鶴隱寺』去隱居，景家大院這個和尚廟容不得半個女流……初二、十六打牙祭，我叫魏錦彥來看你。」

景雲鳳臉一紅，說：「習武之人把男女私情看得淡；只是擔心，我走後誰來照料你的起居飲食。我三番兩次勸你續弦，娶個嫂嫂，你總把我的話當耳邊風……」說到這裡，她的眼圈紅了。

景雲龍淡然一笑：「不說這些……」

「我總放心不下……」

「我來照料師父的生活，」陸麗紅一脚跨進屋來，「師父，鳳姑。」他納頭便拜。

「紅兒！」景雲龍躬身扶起。

景雲龍見陸麗紅身背行裝，風塵僕僕，甚是愛憐，一把摟住：「紅兒，你胖了，看來尼姑庵的清閒生活把你養嬌了。」

陸麗紅摸着自己變圓了的下巴，笑道：「鶴隱師姑問師父、鳳姑好，托我帶回來許多紅棗、松子……」

「快拿出來吃！」景雲龍大喜道。

陸麗紅從行囊裡把紅棗、松子捧到桌上。然後坐下來，仔細地咬開松子，去殼把子仁送到師父掌心裡：「華容山山勢雄偉，風景秀麗，值得一游。鳳姑帶芸妹去庵裡住上十天半月，也會長胖的。至於師父的起居飲食，就包在我身上好了……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勞。」

「難爲你一片孝心。」景雲龍傷感地說，「不過，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見了。」

「怎麼?」

「你師父說，景家大院這和尚廟容不得半個女流……」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這話對陸麗紅不啻焦雷貫頂，他全身一震，手中的松子撒了個滿襟滿懷。

陸麗紅從景雲龍那裡知道自己身世以後，要求自己極爲嚴格。由於吃過獸乳，體內有潛在的野性。人貴自知，他認識和了解了自己，便自覺地加以約束和控制，不像柳垂金那樣落拓不羈，放浪形骸。他除了習武，就是讀書。遵守和師父共訂的盟約，苦心孤詣地掩飾自己的眞實身份。

隨着年齡的增長，這「掩飾」具有雙重含義，因而也越來越困難。

他和衆師兄同處一室，睡的是統舖，在一間大房子裡，相向安着兩張大床——說它是「床」，是因爲它沒有更恰當的稱呼，究其實，不過是兩棵去掉枝椏的大樹，上面再稀稀疏疏地放些圓木而已。人睡在上面，不僅把人周身梗得生疼，而且圓木是活動的，一滾動，人會從夢中驚醒，說是這既可以磨煉筋骨肌肉，又可以培養機警的性格。

陸麗紅就和衆師兄同睡在這張「床」上。人挨人、人擠人。幾十個青年男子就這樣像子彈帶裡的子彈般排列在一起。

陸麗紅的舖靠牆，這是個有利位置。柳垂金緊挨着他。他經常提醒這位野性十足的師兄不要忘記「約法三章」。對此他不許觸挨，不得冒犯。這還不放心，還在他們之間設置障礙，用刀刀槍槍築了一道牆，說是爲了早起練功方便。這不但沒有引起人們的疑心，反倒招來大家的讚揚：「麗紅師弟學古人枕戈待旦呢！」

不管天晴天雨，春夏秋冬，他一年三百六十天都身裹重棉，有人問起

，便扯把子說：「我命中帶七煞，犯太歲，除臉、手、其餘不能裸露。」日子久了，人們也就習慣不驚，反認爲是在練某種「功」呢。

陸麗紅眞有耐性，他睡覺不是參禪，就是面壁。人們笑他：「紅兒學達摩祖師了！」

景雲龍對此有獨到的見解，說：「這是一種最好的睡相，俗話說，『仰睡死屍匍睡富，蜷脚羅漢側睡佛』，你們曉得個屁。」

景雲鳳也來幫腔：「紅兒有夙慧，比你們都强，他懂得養生之道，內功修爲已入佳境。你們看他的氣色、水色！書上形容好臉色，常用甚麼『銀盆』啦，『冠玉』啦，『桃花』啦，『敷粉』啦，『滿月』啦，『重棗』啦，『面團』啦……其實，這統統是病態，唯獨紅兒這種臉色才叫好，『絹色雄黃』，武家和醫家的眼裡，都是上乘臉色。」

陸麗紅摸着自己發燙的臉，靦覥地笑道：「鳳姑，過獎了。」

從此，陸麗紅又有了「絹色雄黃」的雅號。尤其是柳垂金，痴病一發，就要去嗅嗅那「絹色雄黃」，當然，觸摸是不行的。

由於「閉雙竅」是必練的基本功，武學精深者都能隨意控制四肢百骸和吞吐收納，所以他的便溺能熬到深夜，像抹澡一樣，在竹林中進行。

最難過的是盛夏，暑天無君子，男性公民練功都只穿一條褲子，汗濕脊背，水流漂杵，既粗魯，又質樸，顯示出雄烈的陽剛之美；而他卻不可這樣方便。武課已畢，師父和師兄在院邊土角，舉一桶水冲涼，跳進堰塘光溜溜地洗澡，他沒有這種福分，還得遠遠地迴避。

一到十四歲，進入青春期，他發現自己悄悄地在發生變化，一種看不見的物質接二連三地在已臻成熟的胴體內萌發，孳生，蔓延，一會兒像針刺一樣在某些敏感部位躁動；一會兒像電流一樣湧遍全身；一會兒像水一樣流淌；一會兒像火一樣燃燒，時而平靜無波，時而烈焰騰騰。他隨時都有驚人的發現，經常處於第一次天癸來潮那樣的悸怕和狂喜中。

生理上的變化引起了心理上的變化，他對同伴從兩小無猜到步步設防；但新奇感和神秘感驅使他主動地去了解……後來，秘密的變得不秘密了，認識他們的軀體就像認識了自己的軀體一樣清楚。但新奇感反而更强烈了。

有時他感到燥熱難忍，他憎恨作繭自縛的禁錮生活，恨不得把全身衣裳撕個粉碎。有時，他想聽其自然；但蓄之既久，其發必速，千里之堤，潰於一穴，洪水滔滔，將不可收拾。功業將毀於一旦——他爲自己的不爭氣而羞愧，他偷偷地哭了好幾回。

「景家大院這座和尙廟容不得半個女流。」

他越來越體會到這話是至理名言，如果被人識破，並向他發起進攻，自己不大可能鞏固防綫，守身如玉，他決定趁沒有暴露之前，離開這「男性王國。」

性的覺醒是人的第一次覺醒，他更清楚地認識了自我，認識了人獸之別在於何處，認識到殘存在身上的那點獸性的可怕和危害，就更加嚴酷地約束自己。當他感到苦悶時，他就去讀書、去習武，去打熬氣力，以便幫助自己從卑微中昇華。

然而，自然法則又是不可抗拒的。

這年夏天奇熱，井水，塘水熱得燙手。怕熱的水晶耗子叫苦連天。

陸麗紅悄悄地對他說：「柳世兄，我指給你一個涼快的地方。」

柳垂金哭喪着臉說：「村前樹後的幾口堰塘都成泥氹了，哪裡還有甚麼涼快的地方？」

「雙峯山上，我家祠堂旁邊。「陸麗紅有滋有味地說：「巖頂上一道飛泉，懸空如練，勢如奔馬，聲如巨雷，穿雲破霧。谷底有石巖，承其下而受其冲刷，久而久之，形成一水潭，方圓數畝，水清見石，想是極涼爽的。那裡人跡罕至，任你遨遊……」

柳垂金心花怒放：「妙極！有這樣好去處何不早說。」手拉師弟，「走，上山。」

青山綿延，雙峯插天。荒徑如盤蛇，蜿蜒於碧溪綠樹，丹崖翠壁間。山花、水色、雲影，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懸掛在游人面前。

柳、陸二人手扶綠玉杖，脚登青雲梯，迷花倚石，扶搖直上。沒進龍潭，就覺暑氣全消，眞個有「浩浩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之勢。

二人到了山頂，先進祠堂拜了神像，然後穿越層層房舍，出了祠堂後門。一路桃飄李墜，落英繽紛。又向東曲折行數百步，遇草地如海，深可及腰，間以各種叫不出名字的山花，姹紫嫣紅，燦若繁星。

柳垂金望「海」興嘆，抓耳搔腮：「沒有路了，紅兒，你該不是在令我走得冤枉啊！」

陸麗紅笑了笑，文靜地說：「師兄不要煩惱，路是有的，就在足下。」他頭輕輕一擺，辮梢拂到柳垂金臉上，「師兄拉着我的小辮，踏着我的脚印走，不然，踏虛了是會有滅頂之災的。」

柳垂金捏着師弟的辮梢：「如葬身在這花海中，倒也別緻、風流。」

「沒長進，沒出息。」陸麗紅盯着痴痴的師兄，似嗔還笑地說，「別胡思亂想了，快隨我來吧，不會迷路的。」

「小馬識途，兄附驥尾，當然得免失足……」

兩兄弟披花拂草，摸索前進。忽然天光驟暗，濃蔭蔽日，不覺已鑽進一片叢林，藤蘿牽衣如留客。好不容

景雲龍把二人摔得如餓狗搶屎。

易走出林子，又是石壁如障，橫亘前面，似無路可通。

柳垂金懊惱，埋怨道：「賢弟，跟你走如同問道於盲……龍潭卻在哪裡……」

「看那兒！」陸麗紅舉手遙指，紅紅的臉蛋上綻出興奮的笑容。

幾株青松，針葉繁茂，虬幹鐵枝的掩映中，隱隱現出一個小石洞。

柳垂金煩憂頓消，拍手雀躍：「好景色，好景色。」

陸麗紅笑道：「師兄，不虛此行吧，眞正是景色如畫，畫中有詩呀！」

「何詩？」柳垂金斜乜着師弟紅彤彤的絹色雄黃的臉蛋。

陸麗紅笑嘻嘻地吟誦道：「疏松影落空壇靜，細草香生小洞幽。」

「唔，」柳垂金歪着頭想了一會，「記得這是韓[illegible]的詩句。」

「一點不錯。」陸麗紅很得意的樣子。

「好一個『小洞幽』，」柳垂金說，「我們進洞去耍好不？」

「要得。」

二人攀壁而上，偏身而入洞穴。洞又窄又黑，勉强容二人並行，只好偎倚着走，把「別挨我」的錚錚誓言拋到腦後了。約一頓飯工夫方走出山洞，但仍處夾縫中，窺天僅一綫。漸走漸闊，豁然開朗，見萬千花樹，兩邊排列，下面虬根錯結，上面枝交連理，形成天然花巷彩門。面裡鶯啼燕囀，啁啾、呢喃之聲不絕，因枝葉密茂，只聞其聲，不見其形。

在高高低低的綠樹上，紅的、紫的山花，一簇簇，一團團，似綉球、火焰，綴滿梢頭壓彎嫩枝。

柳垂金折柔枝如揮鞭，抽得花瓣漫天飛舞。

陸麗紅看不得「落英繽紛」的慘狀，秀眉微蹙：「何苦……」

但那「花瓣」只是飛舞，卻不墜落，原來不是花，是蝴蝶！

各種顏色形狀的蝴蝶，穿門破巷，翩躚回旋，爭作異狀；附在樹上，與花鬥妍，以假亂眞。

柳垂金脫口讚道：「好景！眞個『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羣嬌鳥共啼花』。」

陸麗紅知道世兄唸的是盧照鄰的「長安古意」，也不示弱，馬上接下去，「啼花戲蝶千門側，碧樹銀台萬種色。」

二人吟罷，凝目微笑，大有惺惺相惜之意。流連一陣，又覓路前進。

已聽得見龍潭的水聲了。

又走了一程，方到達目的地。

俯望谷底，叢花亂樹掩映着古潭如鏡。「到了！」二人興奮地扶持將着拾級而下。眼前一亮，別有洞天。但見瀑布穿雲奔瀉，石梁上激起萬顆珍珠，濺入潭水，碧波跳湧，潭四周竹木環繞，森蔚蓊郁，寂靜幽深，還未入水，就覺寒氣浸人。

天卻沒喊。

好半晌，陸麗紅推開師兄：「像甚麼樣子，還不快把衣服穿上！」

柳垂金牽着師弟的手出了森林，一路上為他描繪沐浴的妙處：「眞怪，明明是第一次下水，卻好像洗過多次一般……」他俊秀的臉上，凝注着微笑，眼像星星似的明滅閃灼：「好像是舊境重游，又仿佛夢裡來過，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都似曾相識……」

「還有一個小伙伴……」陸麗紅也不禁浮想聯翩……難道那伙伴就是柳師兄？

「對，被你說準了，沒穿……」

「還是談談沐浴吧。」陸麗紅打斷他的話，「究竟怎樣妙不可言？」

「不登金頂，不知峨嵋之高；不拜神女，不知巫峽之險。究竟怎樣妙法，還是你親自去嘗試一下吧。紅兒，輪到妳了，我知道你忌諱多，怕人，我到樹林裡去躲着，決不偷看。」

陸麗紅心活了，緩緩地吸了口氣說：「我晚上一個人來洗……這個夏天都是這樣，你洗白天，我洗晚上，誰悄悄地跟着，誰就不是人。」

「何苦，晚上這裡很嚇人呀！」

「我是從森林中來的，到這裡就像回娘家，何怕之有？何況本家祠堂就在附近，有爺爺庇護我呢。」

「回娘家，賢弟又不是新姑娘。」

陸麗紅自覺失言，絹色雄黃的臉更加嫣紅如醉了。

天很快就黑了下來。

迷霧開始消散，現出一彎殘月，陰冷的光灑在亮晶晶的水面上。陸麗紅孤身一人，來到龍潭邊，十四年過着爐封布裹的禁錮生活，現刻他要充分利用這難得的、短暫的寶貴時間，盡情地展示自己，甚麼公呀、母呀、雄呀、雌呀、陰呀、陽呀、乾呀、坤呀……全不顧了。

他把自己脫得只剩一塊遮羞布，毫無顧忌地進入水中。水漫過纖腰，他感到有說不出的快感，索性蹲下去，只把頭留在水面上，讓全身接受清泉的浸潤、擁抱、撫摸和吻舐，讓涼絲絲的水氣透過千萬個毛孔傳遍四肢百骸。罕有的舒暢使他魂散魄飛，在强烈的刺激下，他竟忍不住驚呼起來。

好倒好，有種魚兒十分討厭，尖吻、硬喙，從遠處箭一般地射來，受到它的襲擊，就像被點穴道似的渾身不待勁。

尤有甚者，它死乞白賴地在身上碰撞和鑽探，仿佛想覓一個棲身的洞穴；即使隔着一層布，也能强烈而敏銳地感受到那小東西的孟浪和輕狂。驅之不去，去了又來。

他不堪其擾，便離開淺水，一步一步試探着往潭心走去。水淹沒頸，迫使他把全身的氣提到胸腔。這樣一來，他的玉峯變得更高挺而豐滿。

他驀然驚覺，自己眞的像鮮果一般成熟了。它在輕浪的拍打中微微顫抖，發出像仙樂一般的聲音，嫩桑椹般兩顆粉紅的乳頭在碧綠的潭水中顯得分外鮮艷奪目。

由於欣賞自己而分神，有好幾次差點滑倒。他驚出了一身冷汗，更加小心地踩着潭底前進。

水底浮泥軟軟的，踩上去發出吱吱的叫聲。一連串氣泡咕嘟嘟沿軀幹而上，覺癢癢有奇趣。氣泡在水面碎了，散發出硫磺的氣息。有幾處水很暖，像是溫泉。他盡情享受大自然的賜予，樂在其中。他被泡得軟綿綿的，比打了十套拳還疲乏。

烏雲遮月，環境暗下來。

他爬上小島，害羞的美人魚般癱在石上，遠遠看去，宛如被一片荷葉托着的盛開的睡蓮。

雲破月來花弄影。月亮正看着他。他赧然一笑，滾入水中，復又躍上石樑，接受飛泉的洗禮。銀瀑搓揉着黑瀑，水從發絲裡成股地瀉出，好似無數條小河在冰峯雪崖上流淌。他被水沖得喘不過氣來，站在一邊去甩搖着長髮。

她那上油打蠟的皮膚滑不受水，留下的幾粒水珠像懸巖上的小猴，嘻嘻哈哈地朝下滾落。

他優美地站在石樑上，像尊玉雕，不是哪個大藝術家的傑作，而是天地精華所鑄造，人間諸美所凝結。用「閉月羞花」形容他不合適，因為月兒喜歡為他增輝添彩；花兒也樂於吐露芬芳，展姿弄色，像要和他比美似的。

夜露初涼澄潭晚，柔剪裁清波。雲裳忽綻，飛鏡乍破，浪搖星斗活。珊瑚菱花照壁玉，冰盞托雪螺。疑是瑤台仙，凌風戲水，弄影舞婆娑。

往常，每逢月初，陸麗紅都要進山住三天，說是給爺爺祭靈，給爹爹守墓。雖覺有些違背常規，與眾不同；但烏鳥私情，不便干涉。所以，到時候景雲龍就主動提供方便，每次都要送他過橋，眼看他爬上青雲梯的最後一級，才踽踽而歸。

三天之後，又要到那裡去接，習以為常，已成慣例。但最近以來，卻有些反常了，柳、陸二生，一日兩次，輪番進山，藏頭露尾，鬼鬼祟祟，不知在幹些甚麼。

這現象引起了景雲龍的疑心，他決心弄個水落石出。白天，他打柳垂金的眼綫，尾隨他到了龍潭。柳垂金洗完澡離去，景雲龍卻留下了……

* * *

景雲龍發現陸麗紅是女兒身，不禁又恨又悔，又慚又痛。

恨的是，牛震川和陸麗紅在這個重要問題上不說實話，使自己一年多蒙在鼓裡。悔的是，虧待了陸麗紅，把她和男兒放在一起，經受和師兄一樣的高強度訓練。這種鍛煉對一個女孩子完全不適合。然而她竟默默地忍

「好水！」柳垂金按捺不住，忙動手脫衣服，對師弟道：「你也脫呀！」

陸麗紅苦笑着搖了搖頭：「我八字不好，有這個心，沒這個命。」

「甚麼命不命的，我就不信邪，說做不得的事，我偏要做。」柳垂金邊說邊脫，只剩下一條內褲。

陸麗紅驚叫一聲：「不能再脫了。」

柳垂金感到詫異：「為甚麼？」

「人看見不好。」陸麗紅顯得有氣無力。

「這裡沒有人。」

「我不是個人嗎？」

「你又不是妹崽。你是不是個男的？說！」

他被他問窮了，難直截了當回答。清理了思路後，有條不紊地說道：「我也和你一樣，八寶羅漢，七尺昂藏；可在萬物之中，女流無處不在，日陽、月陰，月亮是女的。」

「對，那裡還有嫦娥呢！」柳垂金訕笑着說道。

「可不是嗎，天公、地母，地是女的；世界又稱乾坤，坤是女的。飛禽走獸，蟲蟲螞蟻中有公母，花果樹木有雄雌，就是一片綠葉，」他摘片樹葉，指給世兄看，「正面是陽，反面是陰……怎的說這裡沒有女流。」

「哼，謬論。」柳垂金不予理睬，伸手去解褲帶。

「我走了！」陸麗紅眼圈一紅，氣惱地從巖石上立起。

「好，依你，依你……怪人。」

柳垂金站在潭邊，彎身澆水，拍拍前胸後頸：「前拍拍，後拍拍，娃娃洗澡不怕涼。」咬着牙齒打了個冷顫，砰的一聲跳入水中。

「好水，好水，安逸，安逸！」柳垂金拍打着水面歡呼：「紅兒，快下來，不冷，也不深，下來！」他舉起雙手在潭裡走了一圈。水眞的不深，只浸過他的腰。他比他矮小，至多也只浸過胸。

陸麗紅心癢難支，但缺乏勇氣。

「下來！」柳垂金用水去澆他。他笑着躲閃。他受師兄的感染和誘惑，好幾次想和衣而下，但終於忍住了。他退至水澆不到的地方，森林的邊緣，選一塊石頭坐下，靜心澄性地欣賞師兄戲水。

柳垂金試探着向潭心走去。潭心有石如島，他倚石稍歇，又繼續向瀑布前進。

「柳兄，當心！」陸麗紅忘情地喊道。他盯着碧波中翻滾的雪練也似一身白肉的柳垂金，心往神馳。十四年前的那一幕又浮現眼前，兩個赤身幼兒在水邊嬉戲。野人在潭心石上觀望，豹子在林邊守候……往事如煙，不可再現，頓生感慨：

身邊乳母今何在？寒潭綠水影自清。

「要能恢復到幼兒時代多好！」他深深嘆了一口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下龍潭，焉得龍鱗……」尾音被濤聲掩沒，只見柳垂金的嘴巴在張。他接近石梁，騰身而上，閉目合十，觀音坐蓮台，任飛泉沖刷，紋絲不動。

岸上，陸麗紅抱膝閉目，漫不經意地看着。表面淡漠，心裡卻很不平靜。

由於水的摩擦和刺激，柳垂金勃然興奮起來……他得意洋洋地欣賞自己的身體，一種自豪的感情使得他容光煥發，不覺嘿嘿地咧開了嘴。

驀抬頭，驚悸得差一點叫出聲來：「師弟不見了！」他急忙使出輕功「梯雲縱」，從石樑上躍到島上，又從島上躍到岸邊，然後落到師弟剛才坐的地方。他心裡充滿了內疚和恐懼，高喊：「陸麗紅……」回聲從遠處傳來，谷鳴壑應。

他跑進森林，厚厚的落葉上留下一串脚印，「野物子！」柳垂金的心緊縮了。「紅兒！紅兒！」帶着哭音，像野鹿失伴那樣絕望地哀鳴。麗紅如有好歹，他也絕無生理，他跌跌撞撞地在大森林裡狂奔猛跑，像一隻被打慌了的兔子。

在一片古木參天的淺草地上，他找着了他。像抬滑竿的經過長途跋涉走到了目的地，百多斤重載從身上卸下了，緊張的心弦、神經、肌肉頓感鬆弛。他無力地靠着一叢斑竹，大口大口地喘息，用責備和愛憐的目光瞧着師弟，無聲地笑了。

陸麗紅半躺半坐地倚在一棵老榆樹巨根上，用寬大的山芋頭葉遮住了臉，悄無聲息，像是睡熟了。他身上零亂地佈滿草屑，手裡拿着半截官司草——看來他等得不耐煩了，感到孤寂，一個人鬥草解悶。柳垂金又憐又愛，覺得當兄長的沒有盡到責任，想要彌補，逗他快樂。

恰好身旁竹枝上有個笋子蟲，他伸手捉住，折了後脚，用竹簽穿進它空管似的斷肢裡，在麗紅面前搖晃着。那黃質黑章的昆蟲便像驢碾米似的繞着圈子飛翔，發出嗡嗡的撲翼聲。

陸麗紅掀去芋頭葉，氣惱地：「誰家無賴子，促狹兒，竟敢擾人清夢。」劈手奪過笋子蟲，扯去竹簽，放它飛走：「始作俑者，罪也，大小也是一條命嘛！」

柳垂金得理不讓人，賭氣道：「人家好不容易捉住的，你卻當善人放了，不行，賠來，賠來！」他似瘋作邪地要起橫來，捉住師弟雙臂，一陣浪搖，猶不解興，撒嬌撒痴地將頭探入師弟懷中，在胸前頂牛。

陸麗紅被頂得轉不過氣，格格地笑着：想推開他，卻渾身酥軟，沒半點力氣，只有緊閉雙眸，不理不睬，讓他胡鬧個夠。要在平時，他一定要喊：「不許挨我！」可是不知何故，今

佳了。一月進山三天的謎也解開了……這需要多堅强的意志啊！

慚的是，他竟然窺破了女徒隱私，盡管是無意撞着，又僅僅是短暫的一瞥便遠遠地避開了，但那已足以使他們潔白無瑕的師徒關係抹上一痕陰影。

他深深地自責，長期地負罪，意識到必須爲此付出代價。

痛的是，陸麗紅既是女流，美人肩擔不起重擔，「重舉義旗」云云，不過是空中樓閣，水月鏡花。何況景門從未收過女弟子，景家大院這個和尚廟容不得半個女流。她很快就得離開這裡，離開他。一想到師徒緣分將盡，他就不能自己，心痛欲裂。

如果師兄們曉得陸麗紅的眞實身份後會怎樣呢？武館如兵營，清一色的男性王國的生活，單調、枯燥、刻板、乏味，「當兵三年，老母豬當貂嬋」，他不能保證他的徒弟個個都像梁山伯那樣老實。他必須保護麗紅，繼續幫助她隱滿下去，保守他們之間的秘密。而當前，首要的就是把她從人羣中隔離開。

景雲鳳走後她的卧室一直空着。現騰出來讓陸麗紅居住，吃飯、睡覺分開，練功也單獨進行。其他人不明情由，心中納悶，又不好問。同門師友情感甚篤，一旦分離，好不習慣。

最是柳垂金，頭兩天還能忍耐，第三天就如火山爆發，丟盆碰碗，甩凳碰桌，吵得整個景家大院烏煙瘴氣。

一入夜，他就跑到後山坡上，偷望亮着燈的師弟的卧室，扯聲賣氣地嚎叫，憤懣、恐懼、絕望、孤獨……聲音的穿透力，傳導力很强，多遠都能聽見。它充滿野性的呼喚，把景雲龍一下子帶到十四年前的荒山古廟：廟外風聲怒號，虎嘯猿啼；廟內燭光熒熒，小兒哀叫……

聽見柳垂金在哭，陸麗紅沉浸在如癲似狂的悲哀中。她煩躁不安，理衣牽裳，將長辮一次次打散又結好。

幼嬰時的印象又浮現腦際：荒山野嶺，豹侶熊儔，一對小小的人形動物，緣壁涉澗，繞樹攀藤，在水邊嬉戲，在林中追逐……忽然野性萌發，難以控制……

悠揚的洞簫聲從師父房中傳來。她熾烈、粗野的情態漸漸平息。她側耳細聽，似聞綸音。

在簫聲的召喚下，去至師父的房中，蹲在師父脚邊，把雙肘擱到他膝上，手托香腮，仰着臉專心致志地聽。

她一會兒用耳湊近簫管聽，一會兒用鼻尖去頂着簫管，一會兒學着師父的樣子，撮唇尖吻地去吹着。有些稚氣，有些調皮。

景雲龍自從發現她是女兒身後，她在師父的眼中就是另一種形象了。鑲着白領的灰色短袍裹罩住日漸成熟的少女的軀體，雖然寬大，而某些突出的部位還是顯現出來。

矯飾的陽剛氣息中流露出眞誠的陰柔之美。清秀的柳葉眉熨帖地，恰到好處地擺在眉棱上，端正的鼻子挑逗般微翹着，紅潤的菱角嘴似笑非笑。絹色雄黃的小臉吹彈得破，一本正經，又忍俊不禁。氣質端庄而又文靜，只有那雙隱藏在長睫毛下的黑幽幽的瞳孔，時不時射出灼人的光芒，才想起她曾經吃過獸乳。

景雲龍調勻呼吸，認眞地吹着。節奏、旋律、音符都很準確，他的心境不亂——他要制服她，而決不讓她制服自己。

果然，她眼裡野性的光焰漸漸熄滅，最後合上眼簾，沉入夢鄉。

等她睡熟了，他把她抱回她的房中，放到床上，脫了鞋，蓋上被子。

在燭火的照耀下，她的睡相很安詳，很可愛。景雲龍欣賞着愛徒海棠春睡的嬌態，一股父性的柔情不覺在體腔中蕩漾開來。他輕足躡手地出房，把門輕輕帶上，來到了後山坡。他愛憐地扯扯另一個的耳朵，捏捏鼻子，邊嘆息邊馱着他回舍安眠。

從此，天天晚上都是這樣，徒弟哭鬧，師父吹簫，然後抱一個，背一個，送上床去。兩個後生安然受之，他本人樂此不疲。同院子住的和左鄰右舍開始有些詫異，後來也就見慣不怪了。

「景老師眞耐煩，當師父不說，還當爹當娘。柳垂金和陸麗紅這兩個娃娃落在福窩裡了。」

「服侍得這樣仔細，哪裡是在盤人，是在盤兩頭小牲口呀！」

「別說是肉，是兩塊石頭也都磨成玉了……」

人們私下這樣說，是贊揚，但也有些不以爲然。

一天，景雲龍踱進陸麗紅的卧室，見簾鈎高掛，綉帳低垂，錦衾細軟，寶鼎香溫，枕席留暖，蘭麝猶芳，空氣中漂浮着一股聞了使人發軟的氣味。梳妝台上，寶奩微啓，明鏡半開，胭脂花粉、梳鈿釵環……女性之物，應有盡有，哪像個練武之人的卧室，分明是富家小姐的閨房。

景雲龍看到這些，甚感不安。因爲這一切都是他從城裡買來，特意爲她安排的，是他有意無意地要把她變爲另外一種人。

而現在，她果眞在變了。環境對於人的影響眞大呀！他深深地自責。

轉過臉來，見書案上紙光似雪，墨氣如蘭，幾張雪濤箋上，寫着數行絹秀的行楷。

第一張上寫着李商隱的一句詩：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第二張寫的是李白的半闋「憶秦娥」：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第三張字不成句，只胡亂地，反復地寫上三個字：簫聲咽，簫聲咽，簫聲咽……

景雲龍不懂詩，但也能依稀省出，這些詩句，規整的或錯亂的，都抒發、表達的是兒女之情。長此下去，陸麗紅學武將半途而廢，而整個人也會被毀掉。舉杯澆愁愁更愁，抽刀斬水水更流，自己是在戴起石臼跳小鬼，費了力不好看。

他們三師徒是互教互學，教學相長的，他教柳、陸武功；柳、陸教他文才。他會從他們那裡學了「病梅館記」和「種樹郭橐駝傳」兩書，使他懂得，世間萬物，都不應矯飾而應順其自然。花木如此，人性、人情，人的成長變通又何嘗可以例外。但如眞個聽其自然發展，又將會導致甚麼樣的結果呢？他惶惑了。

景雲龍被這些思緒困擾，找不到答案，又不經意地抬頭往墻上看去，馬上便被新掛上去字畫吸引住了。

靠床的那面墻上掛了一幅中堂，仿仇十洲青綠山水筆意，畫的是雙峯景色。

一彎殘月照石巖，巖上石洞內一裸體嬰兒探頭出洞作窺月狀。巖邊，另一嬰兒亦裸體，趴伏如犬，與洞內嬰兒互摟。山腰，雲霧繚繞；巖脚，雜樹叢生。龍潭如鏡，鑲嵌在蘢林修竹之間，懸泉飛瀑，從巖頂直瀉潭中。水裡有姑娘沐浴，一絲不掛，狀若甚酣。岸邊叢莽中，有熊數頭，目光灼灼，似爲女護衛。畫上題詩云：

冷月窺洞照無眠，珠旒吻破井中天。

擁衾常思獸腹暖，飲酒惟戀雪水寒。

經霜有皮喜裸露，繞樹無尾愁攀緣。

醉後偶然思往事，麓山遍野起烽煙。

景雲龍目眩神迷，膽戰心驚。趁陸麗紅外出未歸，把墻上桌上的詩全部抄錄下來，帶到縣裡去請教一個飽學秀才文通泰。文通泰看後扯斷了幾根鬍子，關切地問：「景教師，這詩是何人所寫？」

景雲龍囁嚅道：「世伯但解說詩文之意，其他的，就別問。」

秀才知拳師有難言之隱，就說：「那我們便就詩論詩吧。除了『冷月窺洞照無眠』外，其餘都是古人之作，不談了。這『冷月』一首相當費解。詩無達話，老朽就姑妄言之吧。此詩偏重性靈，措辭冷峻，缺少含蓄，更無半點溫柔敦厚之氣，看來作者眷戀林泉，想返祖歸宗，過茹毛飲血的生活……」

景雲龍打了個寒戰。

「老漢妄測，如有不妥，休得見怪。」文通泰繼續點頭晃腦地說：「如果說，李白詩是仙筆，王維詩是佛筆，李賀詩是鬼筆，杜甫詩是聖賢之筆，那麼，這首詩就是狐筆、獸筆了……」

秀才幾句不輕不重的話，說得景雲龍冷汗長流。他「聽其自然」的觀點動搖了。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把野性未泯，半人半獸的孩子單獨「囚禁」，與世隔絕；與人遠一分，與獸就近一分，還是應該把她放回到師友中，放心大膽地讓她多多感受生人之氣，並學習匡時濟世之學和經天緯地之才，總之，要幫助她擺脫獸境，成爲一個眞正的人。

陸麗紅又回到大寢室與師兄同睡棒棒床。失去的東西再次得到會倍加珍惜，大伙兒那份高興勁簡直沒法說。特別是柳垂金，整日唱歌快樂，歡天喜地，一切又歸正常。

有魚，水不會平靜無波的，一年以後，又發生這樣一件事。

* * *

牛震川臨終前給大徒弟程仲如口授了一份遺囑！他死之後，牛府將出現樹倒猢猻散的局面，義子牛兒、親子景金都要闖蕩江湖，自謀生路……希望師兄弟間能夠有個照顧，在他們困難的時候，拉他們一把……

程仲如是個孝徒，對師父的囑托，總是不打折扣地辦得很妥善。師父入殮後，牛兒、景金下落不明。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私查暗訪，遍尋無着，只好作罷。一個勁潛心爲官，俯首案牘之中，揚威公堂之上，久而久之，師父的臨終遺言淡忘了，兩個師弟的形象在記憶中逐漸褪色。

近兩年，他官運亨通，由華陽縣的管帶，到成都縣的縣丞，旋遷潁河縣七品正堂。

這一日，他携家帶口，走馬上任，前面旗鑼轎傘，後面僕從如雲，浩浩蕩蕩，端的是又氣派，又風光。程仲如右手牽韁索，左手抹髭鬚，一路上觀山望景，游目騁懷，盡享視聽之娛。

二少年並轡迎面馳來，與程仲如擦身而過。呀，好生面熟！他毫不遲疑，忙差隨從尾隨二少年探聽其下落。

半日隨從回報，二少年是拳師景雲龍的徒弟，柳垂金和陸麗紅。

程仲如敏銳地覺察出，柳、陸二生，就是三年前在成都牛府面臨抄家的混亂中，失散了的景金和牛兒。哈，眞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呀！

他苦思怎樣去拜訪景雲龍，怎樣去接近二位師弟。

機會來了。爲了討好新縣令，碼頭上商定把元宵燈會辦得火紅熱鬧，以示慶賀，特地差禮字堂口的焦大爺到銅梁縣定做一條上等彩龍。

不知何故，焦大爺定做的是一十五斤重的龍頭，抬回一秤，卻變成了五十一斤。龍頭既重，身尾各節也就

不輕。這樣笨重的巨龍，別說舞，就是擎着它走上七、八步，也會臂痳脚軟，氣喘如牛。縣裡縣外的玩龍老把式，一個個搖頭吐舌，望龍興嘆，俱都敬謝不敏，拱手作別。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銀提高到三十兩、五十兩……但眼紅者多，應徵者無。退了重做吧，時間又來不及，眞把人氣壞了。

還是縣太爺腦袋靈光，他建議請魔簫景出山。

「太爺高見！」義字堂口舵把子謝端松說：「不單龍頭重，其他各節也挺沉，乾脆叫景家師徒把那條龍包了。」

「很好！」程仲如捋鬚微笑，「叫他們全體參加，再給他們一撥獅燈，一撥車燈，賞錢加酒錢，府庫裡有的是銀子。」

景雲龍應承了龍燈，回絕了獅燈、車燈，理由是，「景氏門中沒有跳笑和尚和車么妹的人。」

柳垂金心裡想：我可以跳笑和尚。

陸麗紅眉皺起了，心想：我想試一試車么妹。

二人想提，但一瞥見師父那張刀砍不進的臉，就把湧到口中的話咽下去了。

柳垂金想跳笑和尚只是爲了好玩，陸麗紅想試車么妹卻另有深意。昨天她在樹林裡練禪功時接到一封短信，信是包着石子擲到她身邊的，巴掌大紙上寫着四言八句：

「不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元宵佳節夜，焰火隱殺機，只可暗保護，不可明裡提。」

陸麗紅對信中提出的警告不敢掉以輕心，因爲下面這些數字給「信」加了注釋：

爲做燒龍的花炮在煙蓑坡砍了五十根楠竹，五千斤火藥內加了兩百斤臘肉，三百斤碎鍋鐵……

這些數字是往年的兩倍——全是用來對付師父的。

臘肉末粘肉巴着燙，碎鍋鐵見肉皮裡鑽，每年玩龍的人下來都是滿身果子泡，其中傷重的甚至當場死亡。盡管年年如此，然而燒者和被燒者都成習慣，樂此不疲。

今年，該輪到景雲龍了。

「師父……」一想到師父被燒的慘狀，陸麗紅不禁心酸淚落。她決心不顧廉恥，拋頭露面，救師父於烈火，與師父共存亡。

景雲龍帶領六個徒弟進城了。

山中無老虎，猴子充大王。師父剛離家，徒弟們就活躍起來。柳、陸二子顚擺得魏錦彥和譚凱二位師兄心活。計議已定，只留下三個喜歡清靜的守家，其餘的在大師兄魏錦彥的帶領下，不聲不響地上縣。

景門弟子向謝瑞松大爺請命。謝瑞松一團和氣，滿口應承，捏着陸麗紅的臉蛋：「紅娃子好標緻，是車么妹的蓋面菜。」

陸麗紅羞得漲紅了臉。她在一個老票友家住了三天，學唱車燈調。老票友誇讚說：「小先生扮相美，嗓音脆，學唱快；如果下海，我包你一年唱紅，三年之後掛頭牌……」陸麗紅不置可否，一笑了之。

元宵之夜，潁河縣城戴上滿頭珠翠，鰲山燈海，火樹銀花，茶樓酒店，燈火輝煌。划拳猜枚聲中夾雜着兩三聲鞭炮的脆響，使節日氣氛更加濃郁。

街兩旁早已站滿了人，他們聽說有景門弟子玩燈，個個興高采烈，不等天黑，就翹首以待，眞個是萬人空巷，熱鬧非常。

當月亮爬上鐘鼓樓的鰲脊，龍、猴、車燈、嗩吶四隊人馬，分別從四道城門擁入，頓時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盛況空前。

景雲龍領着弟子，頂着火花、星雨、衝破鐵流、熱浪，游身奮進，勇不可擋。他成了衆矢之的，每到一處，就有幾十百支花兒，像鋼炮似的對準他，還沒到十字路口，他的衣服就盡是窟窿。索性赤膊上陣，讓裸露的肌膚去接受滾燙的臘肉末和赤熱的碎鐵急箭，霰彈般地衝刺和燙灼。

人們聽見肉的吱吱的叫聲，又高興，又咋舌。

他舞動龍頭，左遮右擋，但求保住一張臉。雄壯的軀體，健美的身姿，盡管紅木般的皮膚上佈滿燎泡，不光滑了，但仍給人以美感，招來無數欽羨的目光，他受到鼓舞，痛苦全消，更加盡心賣力地玩起龍來。

川戲鑼鼓震天動地，節奏鮮明的車燈調，壓過花筒的吼聲，鋪天蓋地而來：

江南牡丹一朵紅，二郎水中降孽龍。

三人結拜情義重，四海龍王在水中。

陸麗紅一進西門就被人羣包圍了。雖然羣情亢奮，卻秩序井然，穿着彩衣的幾十名男女用一根紅綢拉成兩丈寬，四丈長的方框，把她和醜角圍在中間，軟軟的綢帶擋住洶湧的人流，無人越雷池一步。

一曲清歌，引得櫻桃綻破，陸麗紅唱：

……伍子臨潼鬥過勇，六國蘇秦把相封。

七歲安安把米送，八仙過海顯神通。

「車燈來了！去看車么妹囉！」

「那車么妹生得好乖喲，像仙女下凡！」

「聽說是景雲龍的徒弟，叫甚麼陸麗紅，好一碗嫩豆花，嫩得來筷子都拈不起呀！」

人們奔走相告，幾個「窩火」一打，把看龍、燒龍的人扯去一半。景雲龍的壓力減輕了，但他並不高興。「陸麗紅，嫩豆花？」景雲龍濃眉緊鎖，對玩第二節的張昌明說：「後傳，龍燈和車燈靠攏，看你陸師弟怎個『苕』法，實在不聽話，當場給他兩耳巴子……唉！」

她在師父的眼中成了另一個人，甚至，另一種人。

她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俏皮過，青絲堆螺，滿頭花翠，眉毛畫得彎彎的，臉擦成猴子屁股，嘴紅得發紫，像兩片山茶花瓣，越顯得眼如秋水，齒如白玉，笑靨如醉，顧盼神飛。

上身是綴滿金錢花的粉紅綢衫，緊裹着凹凸分明的軀體，豐盈飽滿，似乎隨便往哪裡輕輕一戳，便會冒出大股漿汁。蜂腰纖細，不足一握，連着豐乳肥臀，顯得更加柔軟易折，並由此而呈現出全身優美的曲綫。下面是綠綾綢兜襠彩褲，腰間垂掛着纓絡和絲絛，分吊着明珠和響鈴，每扭動一下，就叮噹着響。

景雲龍看呆了，忘記了說要打她的話，一腔火氣化作滿腹柔腸，情不自禁地跟隨着大家唱起來：

——九走江湖人稱頌，十載寒窗苦用功。嗨嗨一朵梅花，嗨嗨一朵蓮花，梅花呀梅花落，花兒梅子咿，咿而梅子花花……

元宵節之夜的一切，似乎都爲她而存在。爲了她，焰火才更耀眼，彩燈才更明亮，絲竹管弦才更悠揚動聽，人們也是爲了她才如癲似狂。反過來，也正是爲了報答人們對她的賞識和迷醉，才唱得好，舞得歡；彩船在歡聲笑語的海洋中漂浮，她在幾千雙視綫的牽引下旋轉、翩躚……

她感受到人們的各式各樣的目光：欽羨的、熱烈的、溫柔的、粗野的、友好的、淫邪的，含情脈脈的……

衆多的目光中，有兩雙視綫是從彩樓上射下來的。

在文廟雄偉的照壁面前，高高地聳立着一座牌坊式的彩樓，檐牙高啄，廊腰曼回，幾十匹錦緞、幾百盞華燈，把它裝扮得花團錦繡，燦爛奪目。

彩樓上坐着一男一女。男的三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目朗神清，身穿藍寧綢皮袍，外罩灰鼠貢呢團花馬褂，頭戴青絨京式大帽，項下掛串蜜蠟朝珠。女的略大，約莫三十七八，眉眼秀氣中透着妖嬈，厚塗脂粉，巧挽雲髻；她着青嗶嘰駝絨夾衫，外罩彈墨灑花朱紅翻毛大氅，整個裝束打扮，顯得既華貴，又俗氣。

此二人乃是縣令程仲如和他大夫人九尾狐仙顧舒琪。他們坐在虎皮交椅上看燈，面前的八仙桌上，擺着美味佳餚。幾個清俊小斯，美貌丫環，珠圍翠繞地環列身旁。後面隔一道紗幕，幕內燭影搖紅，看見一女子身形時隱時現，影影綽綽。

程仲如橫吹笛管，依歌而和，狀頗悠閑自得。忽停笛不吹，用笛管玩味般輕輕拍打着手心。

九尾狐道：「夫君，看車燈看入迷了嗎？這玩藝你是幼而學，何不逢場作戲，與民同樂？」

程仲如笑道：「下官此調不彈久矣，看別個跳，比自己跳要安逸得多……夫人，今夜車燈是我有生以來看到的最好的一次，碼頭上會選人，這些車么妹，個個風流，像畫一般。」

「你是指穿紅的那一個吧？哼，小家碧玉，渾身不帶富貴相，哪比得上我呀，出得衆，上得台盤。」

程仲如笑道：「佛要金裝，人要衣裝，你們兩個把衣服一換，他不成了官太太，你不成了小家碧玉了嗎，哈哈哈哈……」

「哼！把我比成車么妹。」九尾狐不高興了，「端着碗，看着鍋，剛霸佔了師妹冉春霞，把她作了三房小星，又打起車么妹的主意來了。」

「人家是男扮女裝，夫人吃甚麼醋啊！」程仲如哈哈一笑，用笛在九尾狐臉上挑了一下，又把眼光投向陸麗紅身上。

九尾狐嗑着瓜子，一雙白多黑少的蛇眼也在景雲龍和陸麗紅身上溜動：「夫君，看出怪事沒有，那彩船怎個老是圍着龍頭轉？」

程仲如嘆了口氣：「他是在跟師父作擋箭牌……他們師徒情深呀！」

「那耍龍腦殼的好面熟！」

「你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魔簫景雲龍。」

「怪不得，是有點相像，原來是他，我們在雙峯山見過一面，是他的手下敗將。」

「想當花映堤第二嗎？」

「放你娘的狗屁……他威風的確不減當年，英偉得很！但我更喜歡他的徒弟……我想請他上彩樓來坐坐，讓他教我唱幾支小曲……然後請他吃點飲食，多賞幾個錢……如何？」

「這……」程仲如拈鬚沉吟。要在燈會場中，用叫條子的方式，把正跳着的車么妹邀到彩樓上來陪官太太，還無此先例。他扯了半天鬍子，爲難地說：「衆目睽睽，過於張揚，怕影響老爺的官聲，還是換個地方吧。」

「哼！吊頸鬼上香火，假充正神。」九尾狐冷笑道：「換個地方也行，說到歸齊，總得按老娘的辦，不然，今夜上床，兩脚蹬你下來。」

程仲如白了她一眼，心中不悅臉帶笑：「作數。」他打了一個響指，「來人！」

一小廝趨步上前，躬身聽命。

程仲如冠冕堂皇地說：「去關照碼頭上的謝大爺，龍燈，車燈可以休息了。老爺衙門設宴，請玩燈的朋友坐席吃油水……」

話未說完，紗幕內響起串鈴搖動聲。程仲如慌忙離位，整衣斂容，在紗幕前拱手肅立：「師母，徒兒謹受

教。」

紗幕裡的女子輕言細語，娓娓而談。程仲如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半晌，歸席，索然寡歡地悶坐着不動。

九尾狐喝了一口酒，故意把唇砸得很響：「師母長，師母短，我耳朵背背都不愛聽了，比你我大幾歲，就把她當成活老人……」

「小聲點……」程仲如向紗幕後呶呶嘴。

「我偏要她聽見……你把她當香火供起來嘛！」

「么房出老輩子，輩份到哪裡去了？」程仲如莫可奈何地說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看在死去的師父的面上，忍一忍。」

「她說些甚麼？」

「她不准我裝景雲龍師徒的桶子……還教了我一些爲官愛民的道理。」

「道理！自己的湯丸沒吹冷，跟別人吹稀飯。」九尾狐耍起橫來，「偏要玩玩那車么妹！」

「不許亂來，順着毛毛抹不起氣……看我的。」

程仲如靈機一動，命隨從要來一套戲裝，少許脂粉，就去彩樓裡對着鏡子妝扮起來，不一會兒，他就變成了一個花鼻子公爺。

程仲如跳下彩樓，直奔旱船，擋住陸麗紅去路，深施一禮，抖着戲腔：「娘子，教鄙人找得好苦！」滑稽的動作，怪誕的腔調，引起人們强烈的興趣。陸麗紅也忍俊不禁，將手巾一抛，做個掩口葫蘆。

程仲如眼睛又尖又毒，不但認出她是牛兒，而且認出她是眞正的女性，和另外幾個車么妹不同，那胸前鼓凸的部分，不是塞的兩團棉花，而且……

呀，明白了，師娘爲甚麼奪槍譜，不讓他接近牛兒，牛兒又爲甚麼對他疏遠，若即若離……這一切今天才眞相大白。哼，師父、師娘，還有你，牛兒，都瞞着我，把我當寶器耍了……此刻，不容他浮想暢思，他決定先把牛兒弄到手再說。他面帶微笑，暗藏殺機，張口一呼，響遏行雲：

「年年有個正月九，裙釵女子燒香到魁星樓……」

「魁星樓」這支久唱不衰的車燈調，馬上引起了在場所有人的共鳴，產生了一呼百應的效果。

「嗬嗬，魁星哪呀樓，魁星哪呀樓，喲喂！」

「遇見一生迎面走，品貌堂堂甚風流……」

「嗬嗬，甚風呀哈流，甚風呀哈流，喲喂！」

陸麗紅明眸忽閃，滿面春風，和着歌聲，輕移蓮步，踏着輕浪，像凌波仙子般飄搖。

「他本青春呀本年幼，青春年幼結鸞儔……」

「嗬嗬，結鸞哪哈儔，結鸞哪哈儔……」

人說車燈就是要逗得好，又說車么妹是逗出來的。陸麗紅在花鼻子公爺的逗弄下，在人衆的捧抬聲中，熱情高漲，春心蕩漾，一股無法言說的內力，膨脹着、衝撞着，難以遏制，快要爆炸，想一渲爲快。

她秋波盈盈，酒渦微露，接過對方的茬兒，輕啓紅唇，連下去唱道：

「一件藍衫擋樓口，香燭兜兜做枕頭……」

「好！」像熱油鍋裡潑了一勺冷水，人像沸騰的情緒炸開了。

「做枕哪哈頭，做枕哪哈頭！」人們的舌頭有些團不轉了，只有音無字地哼哈着，身子也像吃醉了酒似的搖晃起來。

花鼻樑露骨地逗，車么妹拚命地拽，人們盡情地樂——陸麗紅跟着程仲如跑，全縣城的人跟着陸麗紅跑。「傾國傾城」這句古語，今天得到了生動的體現。

程仲如是梨園行出身。常言說得好，「練營規的糧子，敵不過練把子的戲子。」程仲如夏練三伏，冬練三九，直練得眉眼靈活，指爪伶俐，腰腿活軟，身手敏捷，對各種高難度技巧，都能應付裕如。他舞、武雙絕，扮逗角得心應手，在傳統的搓步、鴨步、踏歌步中揉進醉八仙的身段招式，使舞姿更加精彩迷人。

久別重逢的師兄在陸麗紅的眼中換了一個人，畫白豆腐乾幹臉的較之要野雞的翎子的別有情趣，使她倍感新鮮和親切。因此，無論在感情的交流上，表演的應付上，都做到了親密無間，配合默契。

「看在前人，照在後人」，不僅是江湖義氣，而且是民族美德。程仲如的初衷未嘗不值得嘉許，但當他發現師弟是個女中魁首，並對他眉目傳情後，「報師恩，酬素志」的良好願望化作了欲念和邪火，騰焰焰按捺不住。他使出渾身解數，賣弄風流，拋出一股無形的，强大的吸引力，像繩索一樣把對方緊緊拉扯到自己身邊，使她像掉進蛛網的飛蛾一樣難以逃脫。

她忘掉了柳垂金，忘掉了景雲龍，忘掉了一切……

天眞爛漫的少女起初只是爲了救師父才粉墨登場，卻不料竟是這般好玩，更不料人心險惡，色狠已向她伸出了爪。她情竇初開，難禁誘惑，身不由己地被他引向一條岔路，這條路的終點，是縣衙的中門。

這一幕趣劇被景雲龍看在眼裡，他感到納悶。今晚，愛徒變得出奇的美麗，出奇的灑脫，出奇的狂蕩，與平時判若兩人。後來，他在醜角的臉上找到了答案，他和她就像兩張互相照着的鏡子，他下作的表情，映照在她的臉上；她的媚態，又濃縮在他的眉宇間……他們就這樣互相勾搭，煽

動，影響，使形象既醜得作嘔，又美得動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心灰意懶，渾身無力，五十一斤的龍頭變得重有千鈞。他强打精神，機械舞弄着，任憑花兒舖頭蓋臉地飛向自己，一動也不動，像尊石雕，只有噴湧出來的兩道淚泉，才證明他是個活人。

「景老師！」一個女人的聲音，「難道你眞忍心把徒弟送入火坑……照計行事，跟着我來。」

景雲龍轉眼一看，才發現和自己耳語的是另一個車么妹，蒙着面紗，看不清容貌。景雲龍還想問一句，她已翩然進入旱船，像乘上急流的溜灘舢板，很快地追上了前面陸麗紅的那撥車燈。

「跟着我來！」言猶在耳。景雲龍如得了神通，把龍頭交給二把手，躍上八張高桌，向玩獅燈的魏錦彥、譚凱、柳垂金面授機宜……

兩條陣綫 相鬥激烈

縣衙中門像一張咧開的巨獸的嘴，饞涎欲滴地等待着快要到口之食。

陰險的程仲如跳躍着把天眞未鑿的陸麗紅一步一步引進獸嘴。一聲鑼響：「關門囉！」

「慢着！」隨着一聲暴喝，發出天崩地裂的巨響，兩扇大門被魏錦彥和譚凱飛脚踢塲，隨即在沉重的、雜亂的靴履下裂成碎塊。

「財門莫關，喜門莫閉，招財進寶，大吉大利……獅子、龍燈來朝賀縣太爺……」景雲龍說了個四言八句後，就在寬敞的院壩內舞起龍來，把車燈和程仲如隔開，使他技無所施。

幾罐鐵水抬進了縣衙，鋼勺舀起，抛擲空中，隨着木板的拍擊，化作千萬朵金花，飛起、飄灑、降落……

鐵水傾瀉、鼓樂喧天，碩大的彩龍翻騰在人潮燈海中……人們歡聲雷動。

混亂中，柳垂金把和尚頭揭下，在陸麗紅耳邊說了幾句，她省悟了，清醒了，點了點頭。他把和尚頭套在她的頭上，並幫助她穿上寬袍大袖的黃色僧衣。

人聲嘈雜，人影散亂，牛兒不見了，程仲如焦躁不安，高聲喝道：「碼頭上的會首么公在不在？」

一個長蝦米鬍的小老頭趨前施禮：「在，侍候大老爺。」

「只把車燈留下，其餘的多打發幾個酒錢，讓他們走！」

「道謝了！」獅燈走了，多餘的人散了，車燈被請到內堂去了。只有龍燈還兀自猛舞不休。

程仲如劈手奪過龍頭，「我不信這龍頭就只你一個人才舞得動。」挽了四五十轉，便覺難以支撑，只好換個項目討彩，盡全身力氣，把支龍頭的鐵棍插入石板縫隙中。

人們喝了聲彩。

景雲龍笑道：「程縣令好膂力。」輕輕一提，把鐵杆從石縫中扯出。

人羣中響起更大的喝彩聲。

燈會已經散了，只有那竹杆上的一串紅燈和家家屋檐下的彩燈還亮着，它們是要點通宵的。

街面上一派狼藉，滿地是炮竹的殘屑，燒焦和炸裂的竹筒，還有扯碎的衣服片和掉落的鞋子。一些人在清理現場，不是打掃清潔而在尋找人們被擠掉的金銀首飾，想碰運氣發財。

可能是分肥不均，誰和誰打起來了！在衙門口坐起黑壓壓的一堆。景雲龍剛吃了縣太爺的茶，徒弟們都先回去了，獨自一個步出縣衙。看到這般情景，吃了一驚。他是個好管閒事的，便向前緊走幾步，分開人墻向裡望去，不禁暗暗稱奇。

打羣架的雙方並不勢均力敵，幾十人在兩個人面前處於劣勢。那兩個好生了得，背靠背地打，力壯氣盛，仿佛能對付千軍萬馬似的，這叫「靠背戰」，在軍事上非常具有實用價值，因爲前後左右都能照顧，受到圍困時，能以一當百。

今天，這兩個武士的「靠背戰」已臻妙境，一招一式，配合默契，一會兒飛在空中，一會兒摔在地上，八脚翻飛，宛如蜘蛛；四蹄如馬，穩似吸盤，幾十個人推搖不動，更別說把他們分開了。

不消一袋煙工夫，地上已經躺了二三十個，呻吟着爬不起來。兩人狂妄地大叫：「潁河縣有習扁卦的沒有？能人都死絕了嗎！」

躺在地上的人恨聲不絕：「少林壳子，在我等面前充歪歪算不得好漢，看景雲龍來收拾你。」

那兩人劈毛竹般大笑起來：「景雲龍徒有虛名，快叫他來，在大爺靴尖上叩九九八十一個響頭，饒他不死，哈哈哈哈！」

景雲龍見二人出言不遜，勃然變色，衝上前去：「景雲龍來也！」雙手插入連體的合縫中，用力一分，喝聲「開」。連體人一分爲二，一個餓狗搶屎，一個母豬拱地，被抛出一丈開外。

二人翻身爬起，滿面羞慚，一躬到地，「好漢，果眞是景雲龍？」

景雲龍伸手扶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正是景雲龍。」

二人滿面堆笑，連連屈腿彎腰：「幸會、幸會、久仰、久仰！」

稍大的一個說：「小可叫仲仁晏，他是我兄弟，叫仲仁賢，闖蕩江湖，以武會友，今與兄台不期而遇，眞乃三生有幸。」

仲仁賢作親密狀，在景雲龍後頸拍了兩下：「仁兄好功夫，佩服，佩服！」說着又連連拍擊。

景雲龍爲人大方，不以爲意。

仲仁晏笑得嘴都合不攏：「梁山兄

弟，不打不親，走，找個地方喝二両，我們兄弟做東道。」

「怎好叨擾……」景雲龍委實有些餓了。

＊ ＊ ＊

告別二仲，離了店家，景雲龍帶着三分酒意穿城而過。明月在天，人影在地。當景雲龍經過城隍廟前的廣場時，一個人飛來擋住去路：「魔簫景，吃飽了，喝足了，屁股一拍就走了嗎！」聲音裡充滿了怒氣，殺氣，「不把人交出來，休想走路！」

景雲龍驀然被嚇，酒都變冷汗出了。定睛細瞧，不是二仲，卻是程仲如。他一身短打裝扮，佔據有利地形，端架拿勢，一副尋衅惹事的樣子。景雲龍不驚不詫，心平氣和地說道：「我與縣太爺在縣衙分手之時，是笑嘻嘻的，卻怎麼翻臉不認人，不許我走路，到底是哪股水發了？」

「少裝蒜，快把人交出來！」

「知縣大人，平白無故你叫雲龍交什麼人？」

「車么妹。」程仲如提高聲浪，「車么妹！」

「車么妹不是被大老爺請進內堂去了嗎？」

「那是陸素秋，不是牛兒。」程仲如切齒道：「你們串通一氣，狠狽為奸，用移花接木之計，讓牛兒金蟬脫殼，逃之夭夭……快把她交出，萬事全休……」

你急我不急，景雲龍慢條斯理地說道：「牛兒不叫牛兒，叫陸麗紅，她如今是我的徒弟，還未出師，憑什麼交給你？」

「我師父牛震川將牛兒托我照管，你們師徒緣份盡了，從即日起，牛兒劃歸我的名下。」程仲如只提牛兒，不提景金，是出於策略上的考慮，魚要一條條地釣，心燥了是不行的。

「住口！」景雲龍厲聲喝道：「陸麗紅是比武收來的徒弟，正大光明，誰也休想從我手裡奪走！」

「景雲龍，不要肝火太旺，我程仲如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陸麗紅是牛震川親自托付給我的，有書信為憑，白紙黑字……」說到這裡，急忙煞住。因為那封信實在幫不了他的忙，拿出來反而會使自己陷入困境。

自從山神廟問卜辨金、紅以來，他就為兒子操碎了心，費盡工夫，無一天安寧。最是對陸麗紅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因為她與柳垂金不同，是李晟遺孤，不是義兒，必須另眼看待。尤其是當知她是女兒身之後，更多了一層心事，是長久地留在自己身邊，還是讓她離開景門，遠走高飛？景雲龍兩難。

他師徒私下裡商量過好多次，沒有得出一致的意見。有時，師父叫徒弟走，徒弟不願，尋死覓活地反抗；有時，徒弟主動提出離去，師父又慪得死去活來，直到徒弟賭咒發願，表明今生今世不再離開師父半步的心跡，事情才算了結。

景雲龍的心情是矛盾的，牛震川的那封信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負擔，使他戴上了十字架，頂上了荊棘冠，找不到解脫的辦法，整天懸心吊膽地過日子。陸麗紅好比他手中的一隻痲雀，捏緊了怕死，捏鬆了怕飛。

今夜，事情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程仲如在他們師徒的狂熱中，加進了一個冰冷冷的楔子，他有失掉陸麗紅的危險！

他寧願讓她走，終生不見面，也不能讓她落到程仲如這個奸官猾吏手裡，他必須打敗程仲如。

程仲如撒開五指，向他撲來。他舉拳相迎，一邊想：這拳法好熟啊！

十年前，景雲龍曾與喇嘛僧洛巖在成都青羊宮花會擂台上見過一面。洛巖不但熟諳西洋、東洋的各種拳法，還練就一身上乘的瑜伽內功，號稱天下無敵。海內外多少英雄豪傑喪身在他的「無影手」之下。

憑着這兇死的絕招，他獨霸青羊宮拳壇，使蜀中各路高手望而生畏。景雲龍硬着頭皮應戰，身負重傷，要不是忍痛一脚將他踢下擂台，險些壞了英名。

今天，程仲如和洛巖的拳路完全一樣，顯然得其眞傳，比牛震川還要難對付。

景雲龍面對程仲如全身扭動，手舞足蹈，騰躍而進的暹邏拳，不敢硬接，而是若即若離，避實就虛，迂迴搏擊，乘隙而入。

這種「鷹鬥蛇」的戰術果然有效，程仲如被迫居於守勢，為了避開對方「爪、翅、啄」，他時而伸長如蛇，時而收縮如蝎，時而竄走如狸，時而跳撲如蟾……奇姿怪態，層出不窮。

程仲如感到吃驚，景雲龍挨了暗算，又被灌得半醉，還如此了得。他見勝不了景雲龍，便一步蹦出圈子，跳神般獨舞起來，越舞越快，一個程仲如化為十幾個縣太爺……

「不好！」景雲龍頓覺眼花撩亂，心醉神迷，但靈犀一點未泯。他深知，一影化多影，多影化無影，趁對方茫然迷亂之際，使出上下兩手毒招，是洛巖百試不爽、轉敗為勝的法寶。十年前，自己正是在這兇狠的「無影手」下身負重傷的。現在程仲如繼承洛巖衣鉢，故技重演，災難將再次降臨。

唯一的辦法是在他還未失影之前，打亂他的進程，要快，稍有遲疑就來不及了。

景雲龍抖擻精神，衝入這十幾個縣太爺中，拳脚並用，左奔右突。在他快速而沉重的打擊下，對方心勞力絀，散影復聚，仍是一個程仲如。

程仲如使不出無影手，取勝希望渺茫，後勁越來越不足了，只得自認

晦氣，跳出圈子，戟指景雲龍斥道：「景雲龍，你被我裝了桶子，受二仲暗算，不出三日，全身潰爛而亡，趁神志尚清，速將牛兒送回，我用解藥救你，稍有延誤，後悔莫及……」怪叫一聲，瞬息不見。

「暗算？」不說不痛，一說就痛，景雲龍手摸患處，覺微腫，觸之如火燒，情知不妙，叫起苦來：「紅兒，你在哪裡？你可知師父為你受罪……」

月華如練，景門弟子踏着自己的影子，餘興未闌地回家。

一路上，陸麗紅心潮難平，得承認，程仲如確實挑起了她的情慾，她巴不得投進他的懷抱，尋求一種帶强烈刺激性的歡樂；她甚至覺得師父和師兄進縣衙救她是多此一舉，無端地破壞了她的好事，她很不願意被他們擁出縣衙，她差不多是被柳垂金抱出城的。

她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山道上踟躕着。

柳垂金伴隨着她。

她沒好氣地說：「跟着我做甚麼？師兄們都走遠了。」

柳垂金賠笑道：「我總不能讓你一個人放單綫。」

「我喜歡清靜。」

「做甚麼氣鼓食脹的？知道了，是車燈還沒有跳够，癮沒有過足。」

「你是我肚皮裡頭的蛔蟲？」

「當然了，長期以來，我察言觀色，知你胸腹中有股郁氣，為了逗你一樂，為兄略施小計……」

「那封報警信是你寫的？」

「是呀！」柳垂金得意地說：「為兄略施小計，就騙得你粉墨登場。你自己娛樂了，還使潁州百姓大飽眼福。」握住陸麗紅的手，柔聲說：「紅兒，你累了，來，我背你。」

手上的熱力傳導到眼睛上，眼睛濕潤了，她緊緊地握了握他的手說：「你跳笑和尚，也挺累的。」

「紅兒，你裝扮女的眞好看，可你偏又不是女的，唉。」柳垂金嘆了口氣，「嘆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呀。」不覺黯然。

陸麗紅這時心裡也酸酸的、癢癢的，一種不安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這位從小就在一起的伴侶對自己的感情是深厚的、眞摯的，而自己剛才在縣城裡卻被那浪蕩子的聲色弄得迷失了本性，竟至移情別戀，走火入魔，險些……想到這裡，覺得萬分對不住師兄，想親近他，安慰他，便故意把鞋甩脫一隻，走幾步，連聲呼痛，不住地呻吟。

柳垂金見她一瘸一跛的，問：「走不動了？」

「鞋掉了一隻，光脚枒子走路好難受，不知掉哪兒了？」回頭彎身尋找。

「不必找了，來，我揹你。」他扶起她。

陸麗紅不言語，從師兄手裡掙脫，逕直向前走去。

柳垂金緊追幾步，搶上去擋在陸麗紅面前，反手一挽，將她揹在背上。

前胸緊貼後背，要是沒有這兩層棉衣……陸麗紅吃吃地笑：「這叫什麼喲？」

柳垂金道：「這叫青緞子的拿手好戲『老揹少』，嘿嘿嘿……」

「好一個小老輩子……唉，師兄，你剛才說什麼『美中不足今方信』，甚麼意思？」

「恨你不是女流。」

「如果我眞是女流呢？」

「那我就娶你。」

陸麗紅心裡發燙，眼裡發熱……不知是汗、是露，幾滴溫暖的水汁落在柳垂金的脖頸上，夜風一吹，涼涼的。

柳垂金道：「什麼掉在我頸裡了！哦，是星星拉屎。」

「哪裡？」陸麗紅問。

「看，天上！」

月朗星稀的藍天上，一顆流星劃過夜空。

「垂金，你錯了，是星星兒拉屎，不是『拉尿』……垂金，你出汗了，還是讓我下來走吧。」

「我不累，還有三里就到家了。」

「我眞不好意思……」又是兩滴淚水。

「紅兒，不要忌諱太多，無人瞧見的……」

是呀，無人瞧見的，「世俗」閉上眼瞼，「偏見」沉入了夢鄉，只有星星的眼神秘地眨着。

夜是罪惡的淵藪，也是生命的溫床，有多少至情至性，至善至美的事物，在它的土壤裡孕育、發芽、長葉、開花。陸麗紅匍匐在柳垂金的背上，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三年來，她與師兄朝夕相處，耳鬢斯磨，自己在明處，他在暗處，直到現在，當自己在燈會中盡情展露了女兒身姿，如今又身體接觸之後，仍蒙在鼓裡，渾然不覺，憨厚得可敬，老實得可憐，他對她的感情是純潔的。

在師兄弟中，有人暗裡說他壞。她不以為然，柳垂金不壞；如果壞，也是她陸麗紅使然。她沒有勾引過他，連稍微暗示一下都沒有，然而，存在本身就是勾引，他長期從她身上感受到的，是女性陰溫之氣，心靈相守，潛移默化，無形中把孽障招進骨子裡去了。

在選擇配偶和辨別雌雄的問題上，人與禽獸不同，人憑觀念、獸憑直覺。依靠身上殘存的獸性，柳垂金早就覺察出師弟是個女子了，但作為人，他又極力排斥這種感覺。人獸兩種品性在他的身上打架，所以才造成他喜怒無常，難以捉摸的性格。

這種不正常的狀況若再維繫下去

，他就會像缺水的鮮花，饑渴而死。她認爲，是她騙了他，害了他……想到這裡，一種「贖罪感」和「施捨感」勃然而興，不可遏止，想大聲呼喚：「柳垂金，痴子，我是女的，來吧！」但終於忍住了，眼淚因難耐的煎熬而湧出。

「紅兒，你怎麼了？」

「我不舒服，放我下來在路邊坐坐。」

二人在路邊的一塊大石上坐下，挨得很近。月亮偏西，夜色深沉。彼此注視着對方模糊的臉部輪廓，和那反射着星光的亮晶晶的眼睛。

他的目光緊緊地控制住了她的視綫，並在她的周身掃視，犀利得像把刀，似乎已剝開了她的衣服，刺透了她的心靈，洞悉了她的秘密。

她怦然心動。

「如果我眞的是女的，你肯和我成親嗎？」

「哈，人家說我瘋，你比我更瘋，如果你是女的，師父早就把你開除了。」

她想起她和師父訂的那些不應爲第三人知道的盟約，悲哀地垂下了頭。

柳垂金見她低垂粉頸、嬌不勝情，頓生愛憐，張開雙臂摟住，咬着她的耳朵：「紅兒，不要難過，爲了永不分離，我們可以來個親上加親。」

「親上加親？」陸麗紅把頭偏過去，臉蛋與柳垂金的嘴碰個正着。她驚恐地叫了一聲，甜蜜地呻吟起來。

柳垂金有些難爲情，尷尬地用手指去揩拭留在陸麗紅腮上的唾沫：「請原諒，我是無意的。」

「無意又怎麼樣？有意又怎麼樣？」陸麗紅全身癱軟，頭垂到他的胸膛上。

「紅兒，幹甚麼呢？沒長骨頭？抬起頭來，聽我說。」

陸麗紅仰起臉，月光給這張美麗的臉勾畫出一個清晰的輪廓。

「我們結爲兄弟好不好？」

「我們不已經是兄弟了嗎？」

「師兄弟與結拜金蘭兄弟不同，義結金蘭，八拜之交，患難相扶，生死與共，誰也不許負誰，像桃園三結義那樣……」

「唉……」陸麗紅發了半天怔，嘆息道：「也只能這樣了。」

「你應允了？」柳垂金捧着她的雙肩搖撼着。

陸麗紅無力地點頭，晶瑩的淚花在眼中閃耀。

「從今後我們就是兄弟了，當哥哥的該送你點什麼呢！」柳垂金興奮地全身摸索，最後從頸上取下小金佛，「弟弟，我把它送給你，作爲紀念，這是我剛才跳笑和尚時撿到的。」

月光下，小金佛在柳垂金的掌心裡閃射着金光。

陸麗紅臉上綻出驚喜和幸福的微笑，讓柳垂金把小金佛掛在自己頸上。他鄭而重之地解開她的前襟，把小金佛輕輕放進去……

「喲！」陸麗紅縮頸曲背：「眞冷！」

「小金佛是兄貼身藏，怎麼會冷。」

「你的手，像凝冰！」

「哦！」他深感歉然，把手搓了搓，「還冷嗎？」

「還冷。」

他把手伸到腋下烘熱：「還冷嗎？」

「還冷。」

他不厭其煩地把手放在嘴邊哈氣，然後說：「還冷嗎？」

她滿意地點點頭：「不冷了。」

他把小金佛放到恰當的位置——乳溝。

「沒放好，梗得人好痛。」她這麼說，意在讓他的手在那裡多停留一會。並且，深深地呼吸，讓胸脯劇烈地起伏，好使他感覺到她與衆不同的特徵。

「哦！」他輕呼了一聲。

「他發現了，認出來了！」她一陣昏眩。

他倏地將手抽出：「你汗漬漬的，幾層衣服都被水泡脹了……快，把衣襟掩上，招了風寒要得病的。」他替她把前襟扣上。

「好個柳垂金，眞老實到了家，比梁山伯還要梁山伯。」她頓感失望，心酸地想：「他本是野性十足，鋒芒畢露的人，這幾年被景雲龍整治得昏頭昏腦，更被自己折磨得失去了靈性……如今，親也親了摸也摸了，橫豎是他的人了。人之品性，貴在眞誠，欺哄了他三年，已很不該，如再隱瞞，便是犯罪。」只有無私，才能無畏，陸麗紅鼓足勇氣，緊緊地把柳垂金摟住：「垂金，我跟你說句實話……」

「做甚麼？」一聲炸雷，震得雪飛冰落，柳、陸二人如披寒潮，冷得直打抖顫。

景雲龍鐵塔似的兀立在二人面前，嘴裡噴出的白氣，混合着酒味，觸鼻欲醉。

「月亮都快落坡了，還不回家，搞些甚麼名堂！」

「師父，我，我……」陸麗紅又窘又急，說話吐字不清。

「畜牲，不要臉！」景雲龍揚手一巴掌。

陸麗紅捧着火辣辣的面頰，吐了口帶血的唾沫，雙膝跪下：「師父，全是我的錯，不要責怪師兄。要打，就狠狠地打我吧。」

「下流！」景雲龍一把揪住陸麗紅辮根：「陸麗紅，你越來越不聽話，竟敢背着爲師，去跳車么妹，扭呀，拽呀，媚眼亂飛，把師門的臉都丟盡了，忘了身份，辱沒祖宗，全不念我景雲龍爲你擔着血海干係……如今我受

了暗算，命在旦夕……」

「師父，我錯了。」陸麗紅哭道。

「好啊，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你去吧！」說着，景雲龍提起她的髮辮，把她甩出兩丈開外，她在空中翻了幾圈後，掉進一塊冬水田裡，掙扎了幾下，終於沒有爬起來。

見陸麗紅受屈，被激怒了的柳垂金像一頭發威的幼獸，向景雲龍猛撲過來。景雲龍騰身躍起，趁勢凌空一腳，柳垂金鳳點頭兒邁開。

誰知景雲龍使的是鴛鴦腿，右腳未收，左腳早到。柳垂金蜂腰輕折，身體微彎，用鐵板禪躲避，頓覺罡風撲面如割。微睜俊目，只見對方居高臨下，如猛虎下山，好不驚人。

柳垂金心悸，不敢仰視，但又不願認輸，迎着對方的哪吒鬧海，蹬起雙足，白蛇吐信，腳尖直刺他「氣海、水道」二穴。

景雲龍猝不及防，被點了個正着，一個踉蹌，幾乎跌倒。他心中暗喜，「孺子可教，後生可畏，景門後繼有人。」但欣喜之色，表面上卻不露出來，仍氣衝衝地搶步上前，韋陀降妖。

柳垂金懶驢打滾趨避，接着是一連串地曲蟾滾沙，直滾到土坎邊沿。

景雲龍嘿嘿獰笑，單腿虛提，下面腳踏金鰲，上面魁星踢斗，氣勢凌人。

柳垂金不敢仰視，毛毛蟲般蜷成一團。景雲龍一腳踏空，定睛看時，柳垂金已元寶般滾下草坡，到了山坡腳，翻身爬起，手一拱說道：「景雲龍聽着，你剛才說了，各走各的陽關道，各走各的獨木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今出外投師學藝，藝成之後，誓報此仇……」言未終，人已杳……

景雲龍對義子棄之不顧，只惦念陸麗紅，剛才在氣頭上，把她丟進水田，覺得太過份了。便回到水田邊上去找陸麗紅，只見波平如鏡無痕迹，一畦冬水映殘月，哪裡有愛徒的踪影，他的酒被嚇醒了，追悔莫及，跟跟蹌蹌地四處尋覓，淒淒惶惶地哀聲呼喚：「陸麗紅，紅兒……」

他受了仲仁賢暗算，頸部疼痛異常，呼吸漸感困難，自知性命難保。他想趁一息尚存，見愛徒最後一面，告訴她那封信，告訴她該知道而未知道的許許多多的事情，向她傾訴心裡話……他不敢想他死後熊女豹孩會有什麼樣的結局，也許她目前已經遭到了不幸，她如有好歹，自己有何面目見李板凳父子於地下。

他痛苦、悔恨、焦急、絕望，像受傷的猛獸在森林中亂闖。失徒的哀怨，毒性的發作，使他難以自持。惡氣攻心，他一聲大吼，猝然倒下。

昏迷中，他被人抱起，他神智不清，敵、友、生、死這些概念已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瀕死的生物本能。他聞到一股特殊的體香。憑這點直覺，感到對方是女流。

像被裹在軟綿綿的雲中，在天上浮游，雲被吹散，自己化作星星，越昇越高。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被凍成了雪花，往下墜落，墜入一片火海，分解成水氣，又向上飛騰。

均勻的搖動使自己重返人境，夢寐中，一隻纖弱柔軟的手在頸部輕輕搓揉。景雲龍如嬰兒之在母懷，溫暖、安全。

景雲龍頸部隆起如丘，她的手指比柳條還要軟，在那裡輕輕撫弄，似熨綢緞，如搓麵團，嫻熟、靈巧、細緻入微。

景雲龍的傷痛慢慢消失，神志漸漸恢復，但仍睜不開眼，說不出話，動彈不得。

「虧你還是個有名的武師，竟挨這樣的黃手。」這聲音好熟，記起了，是那位助陸麗紅脫險的車么妹。她繼續說：「如不遇着我，封了喉就氣絕身亡。現在有救了，將息半天，就會完全康復。雲龍，你都快四十的人了，怎還和小娃兒一般見識。只要你們師徒同心，好生過日子，無論死了的，活着的，都會感激不盡……紅兒已被我救至我曾住過的那個野人洞，你能活動了，就去那裡相會。雲龍，善待她……諸事拜托。

「雲龍，我是欽犯，不敢拋頭露面，想和親人聚會都不可能，等大清氣數已盡了，我們再團圓。雲龍，天長地久，海枯石爛，後會有……」

話猶未了，一個女子風風火火地跑進廟來。

陸素秋急問：「顧舒琪，甚麼事，像打慌了的兎？」

顧舒琪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師娘的行動被那個悖時的，挨刀的，砍腦殼的盯了眼綫，你後腳離開野人洞，他前腳就進去……」

「牛兒受辱了？」

「我在場，他不敢，我挨都沒有讓他挨一下。」九尾狐自鳴得意地說：「是我把牛兒背進縣衙的。」

「可……可現在你又離開了呀！」陸素秋急得團團轉。

「梨仙守着呢。」九尾狐自以爲是地說：「我叫她寸步不離。」

「好一個梨仙……走，回縣衙！」陸素秋丟下景雲龍，和顧舒琪匆匆走了。

景雲龍病痛消失，視力恢復，從夢幻中驚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踞在龕上的神像，篝火在他身上鍍上金色，顯得莊嚴，站在他兩旁的，有的捧笏、有的執拂塵、有的擎如意、有的抱琵琶，有的拿着稀奇古怪的兵器……神態各異，面目猙獰，但比起中間那位頭戴衝天冠，腰繫白玉帶，長眉虬髯的長者來，要猥瑣矮小得多。

神像臉上掛着超凡入聖的微笑，憫然地俯視着芸芸衆生。他左手平攤

，右手豎舉，指頭像拈鬚似的彎曲着——那手勢像在安撫誰，又像是在告誡什麼。

火光閃動、明滅，神像時隱時沒，恍若逐漸消失在空際，又突然從地底下冒了出來。

「這是陰曹地府！」景雲龍悲觀地想。然而，藥香留頸，衣香留身，言猶在耳，印象鮮明……人間的溫暖，又把他從絕望的境地裡拖回，他翻身坐起。

身旁放置着一個小布捲。

景雲龍慌忙打開，布捲裡包着一對耳環，附有一封短信：「給愛女麗紅，請雲龍於她出閣時贈予。」

景雲龍捧着耳環和信，激動地說：「素秋嫂，請放心，我一定不負妳所托，善待麗紅，麗紅……」他猛然想起剛才兩個婦女的對話，一驚，「麗紅落到程仲如手裡了！」他凜然躍起，「我饒不了那個姓程的畜牲！」抄起不離身的魔簫，歪歪斜斜地衝出廟去。

天已破曉，一抹晨曦染紅了「山神廟」的金字匾額。

* * *

程仲如得悉陸素秋爲景雲龍療傷，深恐景雲龍痊癒後，二人聯手起來救牛兒，便趁九尾狐去山神廟報信之機，把她轉移到江北縣戈陽觀自己的私宅。

程仲如深知陸麗紅能文能武，軟硬不吃，要佔有她，還須採用另外的方法。雖然卑鄙，又傷陰德，但惑於她的美色，只好昧良心了。他在室內備辦了一桌好酒菜，在準備給她的杯子裡放進迷藥，然後掀開厚重的門簾，到走廊裡去。

陸麗紅正在憑欄觀賞兩江匯合處的夜景。程仲如悄然來到她身邊，她已覺察，但故作不知。

「師弟，爲兄的皮袍還合體吧？」程仲如仍然以「師弟」稱呼，意在痲痺對方，但仍情不自禁地在她身上捏了一把。

她曾向師兄們發出過「不許摸我」的告誡，但後來無形中廢除了，因爲很難完全做到。所以程仲如有這動作，她容忍了，心想：「他不諳我的性情和忌諱，不知者不爲怪嘛。」但當他想再捏第二下時，她禮貌地、不着痕跡地避開了，客氣地說：「很合體，像爲小弟定做的。」

「那就送給你。」

「不敢當，君子不奪人之所好。」

「古人肥馬輕裘與朋友共，何況我們親如手足……」說道，又將身子挨攏。

「師兄，尊重點，人看見不好呢。」陸麗紅又避。

鶯啼燕囀，軟語輕言，送進耳鼓，如飲甘露醍醐，程仲如半邊身子都酥了。「不是不可以，而是『人看見了不好』……這就是說……」這禽獸壯了色膽，情景越發不堪了，但見她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又不得不有所收斂，網收急了魚會跑，性急吃不了熱稀飯，便又像兄長一般正色道：「好些了嗎？」

「吃了師兄的藥，好些了。」

「景雲龍太無情，把人往冬水田裡丟，不認他這個師父了。」

「不，他吃了酒，又在氣頭上……我不能因小嫌而忘大德。看人不應只取一時一事，牙齒和舌頭還有咬着的時候嘛。」

「說得是。」

陸麗紅頂住了他的挑撥，穩住心神，把目光投向遠方，但見三岸漁火，星星點點，宵燈交錯，重層疊層，漁火、燈光和天上的星月溶爲一體。彈子石和渝州縣城像兩頭巨獸鎖住大江，越顯得山川形勝，氣象萬千。

陸麗紅脫口讚道：「好江景！」

程仲如接過話頭，說道：「江北縣，戈陽觀，是巴渝十二景之一，淸人王爾鑒有『字水宵燈』一誌寫得極好。」

陸麗紅喜歡詩，忙說：「師兄唸這聽聽！」

程仲如清清喉嚨，抑揚頓挫地唸道：「高下渝州屋，參差傍石城。誰將萬家炬，倒射一江明。浪捲光難掩，雲流影自清，領看無盡意，天水共晶瑩。」

「好一個『天水共晶瑩』，眞把山城夜景寫得出神入化了！」陸麗紅拍着手雀躍起來，「師兄，抄給我，抄給我嘛！」歡樂中，似乎把程仲如當作了景雲龍，雙手搭在他的肩上，將身子扭捏着湊上前去，「抄給我嘛……」

程仲如感受到她的體溫，覺得一陣陣吹氣如蘭。他心猿意馬，按捺不住，兩手箕張，却摟了個空，她已翩若驚鴻地跑進室內，隔着簾子問：「師兄，文房四寶在哪裡？」

「我來拿。」程仲如幾步搶進內室。

二人都沒有找紙筆，只隔桌四目相視，似乎在估量對方的心意，思考下一步的對策。

「師兄，這桌酒是專門給我預備的吧？」陸麗紅似乎看透了他的肝腸，臉上的快樂完全是裝出來的。

燭光照着她的容貌，不知是因爲羞澀，還是懼怕，臉蛋紅紅的，越顯得嬌艷如花，在程仲如的眼中，她任何時候都是美的，發呆出神的時候，更美。

「這桌酒有雙重的含意。」程仲如正色道。

陸麗紅不覺像待乳的雛燕一樣張開了嘴，困惑和驚詫分明掛在她的臉上。

「第一重含義，我沒有辜負你義父牛震川所托，把你從景雲龍手中奪回來了……」

她的瞳孔突然變得昏暗了，淚水在眼眶裡滾動着，心裡塞滿了一團亂蔴。

他咬住了她的視綫不放鬆，以致她腮幫上染上了兩團紅暈。一個得意的微笑弄歪了他的嘴，咄咄逼人地說：「怎麼，你不願意？說呀！」

一句話問得她轉不過氣來，她不明白，牛震川既然用「信」把自己托付給景雲龍，爲什麼又把自己交給程仲如？

她進退維谷的心情爲他察覺，便把面容變柔和些，聲音放委婉些：「第二重含義，是爲你壓驚，你濕了水，受了寒，喝口酒暖暖身子。」說着，把那隻酒杯放到她的面前。

她仰起臉來偷偷地看了他一眼，她的戒心冰釋了。原來他的表情是純正的，目光是善良而柔和的，裡面找不到一點點邪惡的影子，她爲自己的慌亂而啞然失笑了。

「盛情難卻，謝謝。」她優美地端起那杯有毒的酒。她那黑寶石般的眼睛又恢復神采。

程仲如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微笑着向陸麗紅亮了亮底。

陸麗紅也報以微笑，將酒杯放至唇邊……

丫環梨仙破門而入。

程仲如臉一沉：「在門外也不喊一聲。」

梨仙漲紅着臉，怯怯地說：「老爺，丁縣丞求見。」

程仲如輕輕地罵了一句，把酒杯放到桌上，抱歉地說：「爲兄身在公門不自由，整日俗務纏身，難得有閒暇的時候，爲兄失陪了，賢弟請自斟自飲……我去去就來。」程仲如抱拳當胸一拱，撩衣出屋，拾級而下，靴聲漸遠。

梨仙走到梳妝台前，拿起陸麗紅放在桌面的小金佛，嘖嘖稱羨：「牛公子，這是你戴的麼？」

「是的。」陸麗紅走到梨仙身旁，把小金佛給她戴上，「梨仙，你戴上它很好看。」

「奴婢可不敢要公子的東西。」梨仙粉臉飛霞，取下金佛，放置桌上。

陸麗紅拉着梨仙的手說：「梨仙，你多大了？」

梨仙羞得頭也抬不起來：「十六。」

「我也十六，但你比我矮，就當我的妹妹吧。」

「我有你這樣的哥哥，睡着都笑醒了。」

「來，我們一起吃。」

「不敢當，這裡沒有奴婢的座位。」

「該打，說了是妹妹的，怎麼又稱起『奴婢』來！」

「公子……」

「來吧，哥哥不喜歡獨食。」

梨仙勉强就座，麗紅端酒，略略沾唇，就停杯不飲。遠處飄來熟悉的管樂聲。她大喜過望，放下酒，移椅推箸起身徘徊。

簫聲若斷若續。

她捲起綉帷，側耳諦聽，卻又聲息全無。長嘆一聲，黯然傷神，心想：定是思念恩師心切，夢魂顛倒，產生幻覺了。

河風習習，夜冷如水，麗紅心煩意亂，憑欄觀景，只見遠處玉山萬疊，積雪堆雪，在月光照射下，晶瑩玉潤閃閃生輝，近處小花園內，寒籠玉林，梅香送爽。晚風拂動翠帷，翠帷撫摸着她滾燙的臉。

「牛公子，酒菜都涼了，怎還不來用？」梨仙出屋，悄然來到她身邊，親熱地偎依着她，「哥哥。」

陸麗紅瞧着濃蔭深處的點點燈火發呆。

「哥哥，這裡好嗎？」

「好。」

「你就該多住幾天。」

「梁園雖好，豈是久戀之家……天不亮我就要走。」

「要走就帶我一起去，我們已經認作兄妹了呀！」

「仙妹，現在不行。以後有機會，我再來接你。」

梨仙嘟着嘴，不願意地扭了扭。

「梨仙！」樓下有人在喊。

梨仙一跌脚：「喊魂嘛喊命囉，一天到晚活路做不完，連歇脚的時間都沒有。牛公子，早點安歇……待會兒我給你打洗脚水。」

梨仙走了，她感到孤寂；但很快就習慣於這綺麗而寒冷的綉房。就像封閉時習慣於穿厚實的男裝，裸露期習慣於冰涼的潭水似的……

程仲如醉步踉蹌，攀着扶手上了樓台。綉房的門虛掩着。他心中竊喜，推門而入，醉眼微覷，見桌上酒杯已空，殘餚猶存；蠟淚長淌，簾鈎低垂，體香陣陣，嬌息微微……程仲如又驚又喜，慾火中燒，憑着酒壯色膽，理性喪失殆盡，虎地一口將燭吹滅……

可憐一朵嬌花，落在淫棍色狼之手……

暴風急雨冲刷着血斑斑的處女地，猛獸獰笑，羊羔哀啼，天地間一切不幸和罪惡，這時似乎都集中到六尺牙床之上，濃縮於這短暫而又漫長的霎那中。

春風一度，程仲如興緻猶酣，欲憐還愛，正想再佈雲雨，忽聞門外傳來剝啄聲，忙將她從懷內鬆開，着鞋來到門前，低聲問：「哪一個？半夜三更，還有甚麼公事？」

「是仲德。」鄭管家在門外說：「二仲兄弟已把柳家娃兒接來了。」

是別人可以不理，柳垂金卻不好怠慢，程仲如連忙吩咐，「花廳備酒與他壓驚，老爺馬上就來奉陪。」程仲如說罷，穿好衣服，出屋將門虛掩。

一日之內，羅致了景金、牛兒，自己夙志得償，師父遺願實現——牛震川地下有知，亦當含笑九泉。這一

下他總算盡到當徒弟的「責任」了。

程仲如高興之餘，又有一些兒不安，剛才對待牛兒的作風，實在是太下流了，太殘忍了。自己犯下這樣的罪孽，日後有何面目見她，更有何面目見師娘。

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下矮椿認錯，任憑她母女怎樣責罰都行，他還要向他們表白，自己對牛兒一片眞心、一片痴情，決不是只圖一宵歡愛，做露水夫妻，決不始亂終棄……他要把牛兒扶正，位在顧舒琪和冉春霞之上；還要另築金屋藏嬌，讓她過神仙般的日子……整日拜倒在石榴裙下，一輩子供她驅使。

至於陸素秋，生養死葬他程仲如包了，只要嘴巴甜，「岳母大人」不離口，把她哄得溜溜轉，一定能擺得平的。伸手不打笑臉人，人心都是肉做的，我不信她就不認我這個女婿。

程仲如自慪自解，自寬自慰，沉重的心情變輕鬆了。

「老爺到！」響亮的聲音把他從沉思中驚醒。他撩衣抬腿跨進萬花精雕細刻的圓門。

酒過三巡，賓主都帶有幾分醉意，程仲如涎着臉說：「柳垂金，我們兄弟久別重逢，情誼仍如過去一般，想必是天生的緣份，既來之，則安之，這裡就是你的家，你生父臨終前說好了的。」

「對不起。」柳垂金邊撕雞腿邊直爽地說：「我有事。」

「甚麼事？」程仲如眼睜得溜圓。

柳垂金不好明說是惦記陸麗紅，關心義弟的命運，只說了另外一條理由：「報仇。」

「報仇！」程仲如感興趣了，夾起一個肉丸子忘記往嘴裡送，「報哪個的仇？」

柳垂金俊眼盯着跳躍的燭光，咬了半天嘴唇，吞吞吐吐地把事情說了個大概。

程仲如會心點了點頭：「據你說景雲龍拆散金蘭，還毒打了你一頓？」

「是的。」柳垂金憤憤不平。

程仲如指着他額、頰和手背上的傷說：「這些都是姓景的打的？」

柳垂金含了口酒，忍俊不禁地點了點頭。突然噗嗤一聲，將酒噴了程仲如一臉，以手半掩嘴，神秘地說：「其實他根本沒碰着我一點皮，這些傷是我滾下山坡滾傷的。」

程仲如臉上掛着鄙夷加讚賞的微笑：「潑辣子，要不得。」

「是呀，誰教他打我呀！」柳垂金嘟着嘴，「手不挨蟲，蟲不咬手嘛。」

「對，報仇。」程仲如拍了拍柳垂金肩頭，「我也有仇，我也被他打過。還有你生父牛震川也是被景雲龍一簫打死的。」

這話柳垂金第一次聽見，他驚詫地：「牛震川是我生父？他也是被景雲龍打死的？」

程仲如在本來就不純淨的柳垂金心靈上播下仇恨的種子：「對，你生父是景雲龍打死的，你要報仇。」程仲如切齒道，「這太容易了，爲兄多派衙役，一根鏈子把他鎖來，由老弟處置。」

「要不得。」柳垂金搖了搖巴掌。說：「武林恩怨不能用王法解決。若是依靠官府，憑借權勢，動用王法，未免太沒出息，必吃天下英雄笑駡。我要學好武藝，和景雲龍再決雄雌。」

程仲如受了一頓搶白，好生沒趣，臉打腫了充胖子，强笑道：「賢弟有此心意，兄當成全；可惜爲兄才疏學淺，無福收你爲徒。」他把頭晃搖一陣，「我跟你介紹個人，邵白廐，內功名家，參陰陽，精吐納，其修爲在蜀川武林中首屈一指，無人能及。對面廟內有口鐘，他發氣揮掌，能把鐘擊得嗡嗡響，爲兄不是在充売子……」

柳垂金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說：「少白廐、老黑廐，你廐我不廐，此次仙山即南海，還向哪裡求觀音——我要把景雲龍的武藝全部學過手，做一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邊說邊在座位上猴跳狗跳的，顯得十分好動。

「坐無坐相。」程仲如濃眉微皺，心裡嘀咕。又向柳垂金杯裡斟酒，幽幽說道：「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難道你還要回去？」

「嗯。」柳垂金沉重地點了點頭，「大丈夫能屈能伸嘛。」

「有志氣。」程仲如欣賞柳垂金志大心深，但又爲他過於直露的習性擔憂，一絲不易覺察的陰影掠過他凝滿酒氣油光的面龐。

他覺得他充滿野性，缺少見識。爲了使柳垂金今後入得了上流社會，上得了台盤，不辜負恩師所托，決心在幫助他復仇的同時，教他多讀聖賢之書，勤習宦場之禮；還要派兩個俊俏丫環服侍他，讓他享受「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艷福，用陰柔之氣來洗滌他浮躁的性情。

他安頓垂金就寢後返回小樓。天色尚早，想到用千金一刻的春宵再投身溫柔鄉中盡情沉湎。孰料樓寂床空，心上人不知去向，只在淚水泡濕的枕畔留下一尊小金佛。

熟悉的簫音把陸麗紅喚醒，她聞到一股清新的苔蘚和發了霉的泥土的氣息。

「這是什麼地方？我怎麼會睡在這裡？」

她記得在戈陽觀吃了程仲如斟的酒，雖只略略沾唇，身上也產生了强烈的反應，一種失控的感覺……後來，就不省人事了。

熟悉的、悠揚的簫聲在耳邊回響，敲動着她的心扉，三魂渺渺，七魄悠悠，回歸本體，她漸漸意識到自我的存在了。

她昏昏沉沉地睜開倦眼，發覺自己躺在山洞裡的獸皮上。想撐起，但

渾身疲軟無力，「嗯」的一聲，又復躺下。

坐在旁邊吹簫的景雲龍，見陸麗紅醒來，舒了口長氣，笑道，「紅兒，你强鬥酒星，誰叫你貪杯，醉得不省人事，把你背到河裡丟了都不曉得。我怕你就此長眠，便吹簫喚你，一連吹了七遍『醉花蔭』，硬是把嘴都吹腫了。」

陸麗紅羞澀地看了師父一眼：「醉花蔭成了醉山洞了……嘻，我這個人怎麼這樣……這樣的不經事，抿一口就醉了。蘇東坡有句詩，『倦醉佳人錦瑟旁』，我今天是『醉臥壯士洞簫邊』，嘻嘻，眞是無獨有偶……那酒也眞夠厲害的，比李清照的『扶頭酒』的勁還要大。」說話喜歡咬文嚼字，引經據典是陸麗紅又一習慣。

「那不是尋常的酒。」景雲龍提醒道，「當時，我聞了酒杯，是程仲如做了手脚的藥酒。」

「藥酒！」陸麗紅撫摸着自己發燙的面龐，心口相問：「爲甚麼？」

景雲龍嘆口氣，心情沉重地說：「過了時的事就不說了，應想今後該怎麼辦？」

陸麗紅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嘟着嘴說：「師父，我說話算數，弟子今後一口酒不吃。」

「一口酒不吃，一桶酒才吃。」

「噯呀，師父，你光摳字眼，不跟你說。」她負氣地背過身去，卻又忍不住想笑，把嘴都弄痛了。

景雲龍抑制滿腔柔情，故作生硬地說：「今後酒要少吃，事要正爲……紅兒，爲師送你上省。」

「上省？」陸麗紅轉過身來，吃驚地望着景雲龍。

「上省讀書去。」景雲龍痛下決心，說：「成都法政學堂我有熟人。」

「讀書？」她仰着俊臉，長睫閃動，黑石般的瞳孔裡閃跳着困惑的神色。驀地，臉一苦，「不，師父，我不離開你！要想攆我走，不行，我還沒有出師呢！何況，我是繼父牛震川薦到你門下的，有書信爲憑。」她又一次提起景雲龍始終不願拿出來看的那封神秘的信。

「紅兒……」景雲龍有口難言。

「師父，求求你，收回成命，師父……」陸麗紅推搖景雲龍，見他無動於衷，就委屈地大叫，「我做錯了，今後不犯就是！是他敬我酒，又不是我向他討吃……師父，弟子不再喝酒了，也不再跳車么妹了，只求留我再學幾年，我捨不得你，捨不得……」她把「柳垂金」三字吞進肚裡，眼淚像斷綫珍珠般在桃腮上滾落。

「其實我又何嘗捨得你。」景雲龍忍淚道：「你武學漸精，正是過筋過脈的時候，怎能功虧一簣，唉。」他神色黯然，「江湖上，武林中，龍蛇混雜，是男人闖蕩的地方，一個女流混跡其中，很難潔身自愛……」

「我受辱了嗎？」陸麗紅鼓起勇氣，提出這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問題。

「紅兒，你沒有受辱。」景雲龍一本正經地說：「昨夜我來救你時，房裡只有你一個人，是站着的，衣服也穿得好好的，剛喝了酒。我看你站也站不穩了，忙將你扶住，你靠在我身上爛醉如泥，搖也搖不醒，後來，我聽見上樓的脚步聲……」

「程仲如？」

「不像，履聲細碎，分明是個女的。」

「梨仙！」

「我怕被她撞見，抱着你越窗而出，一口氣跑到這野人洞……唉，紅兒，幸好遇着的是我。」

「師父。」陸麗紅胸中激蕩着感情的潮水。

「不過，昨夜之事，確令人有些可怕，程仲如賊心不死；何況出了一個程縣令，還會有另一個粉蒲團。潁河是姓程的天下，所以我要帶你離開此地，負笈蓉城，尋求新的安身立命之道。」

景雲龍十天後才回家，衆徒弟見他只一個人，十分詫異，紛紛向他打聽柳、陸二位師弟的下落。景雲龍悲淚嘆息，緘口不言，不久就病了。衆門徒忙於求神問卦，請醫買藥，景家大院籠罩在迷霧疑雲之中。

過了幾日，柳垂金回來了，不是爲了探望義父的病，而是爲了關心陸麗紅的命運。對於景雲龍，他已無半點情誼，但義弟的失踪卻給予了他沉重的打擊。他斷定陸麗紅的失踪定與景雲龍有關。他不吃不睡，在大森林裡哭號了三天三夜，回來後不言不笑，不理睬人，像傻了一般。

人們私下議論：

「柳垂金練禪功心不淨，走火入魔了。」

「陸麗紅之於柳垂金，就像通靈之於怡紅公子。柳垂金失掉紅兒，就像寶玉失了通靈，迷性了。」

對旁人的勸勉和安慰，柳垂金充耳不聞，只一個勁潛心習武，不爲外界聲色所動，泰山崩於前而其色不變——他的性格由浮躁而變沉穩，先後判若兩人。

光陰荏苒休辜負，花開花落又一年。

柳垂金自忖將景雲龍的武功已學到十分之八九，就潛踪匿影，不辭而別。

景雲龍怕他流落在外，衣食無着，鋌而走險，好不焦急，忙着差人四處查找，遍尋無着。兩個愛徒都遠離膝下，景雲龍憂思成疾，臥床不起。

一天，景雲龍正在迷迷糊糊地做夢，忽被一陣熟悉的簫聲喚醒。

「醉花蔭！」

他强睜睡眼，一個青年書生的形象在他的視野中由模糊而逐漸清晰。

書生見他醒來，停簫不吹，將他抱起，在他身後墊了幾個枕頭，讓他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和自己面對着面。

景雲龍驚愕地望着他：「足下……」

書生捧着他的面頰，額對額、鼻對鼻地：「師父，你不認識我了？」

「你？」

書生俊美的臉上綻開一朵他見過多次的笑，縷縷熟悉的體香喚回了他失去的記憶：「紅兒！」他緊緊地摟住了他的愛徒，怕再一次失掉她。

「師父，是我，陸麗紅……」她聲音哽住了。

別後重逢的師徒抱頭痛哭。

「陸麗紅回來了，陸麗紅回來了！」人們歡呼雀躍，奔走相告。霎時景家大院車馬盈門。主人殺豬宰羊招待賓客，還請了燈戲班子來唱戲慶賀，硬是比辦喜事還熱鬧。

雲收霧散，笑語歡歌，可惜柳垂金沒能目睹這樣的盛況。

陸麗紅向師父匯報了學習的情況，介紹了省裡的見聞，帶來了令人歡欣鼓舞的喜訊。從她口裡，景雲龍第一次聽到「孫文」這個名字。

「大清的氣數快盡了！」陸麗紅興奮地說。

「眞的？」景雲龍憂郁的、暗淡的瞳孔裡閃過一絲喜悅的光輝。

「眞的！」見師父高興，陸麗紅笑得越發燦爛了。她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淚，激動地說：「師父，你，還有我，算熬出頭了，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她嘆了口氣，「只可惜爹娘早死，沒能看到這一天。」她至今還不知道，那個從水田裡把她救出後帶進野人洞的女子就是生娘陸素秋。

「驅逐韃虜，復興中華」，這一振奮人心的口號，是景雲龍青年時代爲之流血奮鬥，中年以後夢寐以求的目的。

想到此目的實現有日，不禁莞爾而笑：「麗紅，你到了好地方，又趕上好年月……唉，可惜你金哥沒有你這樣的機緣。他聰明過人，學好學壞都容易，如今在外閒游闖蕩打爛仗，我就怕他走邪路。唉，紅兒，爲師一生做錯了很多事……」

他心情沉重地說：「最錯的就是把你二人分開，鳳姑說得好，一行服一行，垂金離開了你就要作怪。只有成了家，牛才穿上了鼻子，馬才安上了籠頭。」

麗紅面上騰起兩朵紅雲，赧然一笑：「師父這樣說，師哥們聽到不好。」

「其實，我早就該叫明了。」景雲龍理直氣壯地：「公開你們的身份，讓你和金兒成親，就沒有這場事。唉，爲師一念之差，鑄成了大錯，如今反悔無及。紅兒，我要爲此而受到懲罰的，我不得善終的。」

「師父，別說了。」麗紅悽然淚下。

「我沒有被燒糊塗。」景雲龍大聲地爭辯道：「我不是胡打亂說，等金兒一回來，你們就拜堂成親。」

「謝師父！」陸麗紅像喝了蜜糖，心裡甜甜的，一腔痴情，終將得到報償，這高興勁兒就沒法說。她趴在踏板上叩了三個響頭：「多謝師父玉成之恩！」

高興之餘，又覺不是滋味。師父好像有很多心裡話不願吐露，「一念之差」何所指？是否與那封信有關？陸麗紅是個喜歡動腦筋的姑娘，何況這關乎自己的終身大事；而她又是個善良的姑娘，喜歡爲別人着想。

她想了整整一夜，覺得萬分對不住景雲龍，難過得躲在被窩裡哭了起來。

陸麗紅耍了十天，等師父的病好得差不多了，才與他灑淚而別。

半年之後，在離縣城七十里的碾米場發生了一件風月案……

* * *

潁河縣碾米場有一「玉林庵」，四十幾個尼姑在庵裡修身養性。她們原也是極守本份的，不知怎麼回事，漸漸地不正常起來，一個個腰粗身重，行步疏懶，羞於見人。經是無心唸了，後來乾脆掩上山門，杜絕善男信女燒香拜佛。

「玉林庵出了申貴生！」這消息不脛而走，不消三日，便傳遍潁河縣四鎮八鄉。

但知內情者堅持着別一種說法：是有一個男子在庵裡，不過那人是個義士，他在河邊救了一個受流氓凌辱的挑水小尼姑，把她護送回庵裏。流氓又來尋事，被他打退。尼姑們哀求他留下，一來教她們武藝，二來保護庵堂，當守護神，他覺得義不容辭，就應允了。

但人們更信前者，因爲這更富於傳奇浪漫色彩，又便於正人君子大做文章。

果然，地方上的頭面人物，以整頓風化爲名，組織起百來個青年，夜入尼姑庵，想探個水落石出。

人上一百，五色俱全，青年中混進一些歹徒，他們早就對尼姑懷有野心，正好趁此機會加個「楔子」。誰知尼姑不是好吃的果兒，經柳垂金調教後，個個身手不凡，玉拳粉腿，將這幫偷腥的饞貓打得抱頭鼠竄，落荒而逃。

此事驚動了官府，丁縣丞奉程仲如之命，帶領幾百兵丁，圍困庵堂，堆集柴火，揚言如再負隅頑抗，便要火焚「玉林」。尼姑們爲了保全這塊「聖地」，只好開門投降。

丁縣丞將大小尼姑驅至佛堂正殿，命二穩婆依次檢查。一個長得最美的暴露出男兒本相，他就是柳垂金。

柳垂金出身山野，是個豹孩，裸露慣了的，不知道什麼叫羞恥，反而以瘋作邪地把縣丞和官兵們戲弄一通。胡鬧夠了，奪杆花槍，殺開一條血路，縱上高墻，瞬息不見。

縣丞本來垂涎尼姑的白嫩的胴體，但見走了首犯，無心再幹風流勾當，草草收兵，將尼姑拴成一串，押回縣衙報功。

柳垂金脫離險境，在崎嶇的山徑上狂奔。

秀麗的青山，層巒叠翠，叢莽凝碧，野花吐艷，百鳥囀鳴。一道山泉，從巉巖頂端飛瀉而下，撒珠濺玉，環佩叮噹……與雙峯山景緻幾可相比。回想與麗紅在山中嬉戲的情景，歷歷如昨，不覺意往情牽，掉下淚來。但險惡的環境，不容他發思舊之幽情，得早一點離開這是非之地，到一個陌生的所在，好重振聲威。他頭也不回地朝山裡跑去。

一陣悠揚的簫聲隨風飄來，他被這熟悉的音樂牽引着走進一處清幽的所在。

景雲龍坐在一塊大石上，撫弄簫管，氣度悠閒。

柳垂金大驚，掉頭就跑。

隨着呼呼風響，景雲龍像大鳥般越過柳垂金頭頂，落在他的面前。

柳垂金虛晃一槍，斜刺裡奪路而逃。

「逆子，哪裡走！」景雲龍搶步上前，用簫尖在他啞門穴上點了一下。

柳垂金彷彿中了定身法，僵如泥胎，口噤不能言。

一游絲細聲劃空而來。

「暗器！」景雲龍躲閃不及，手腕被蠶豆大石子打中。

不遠處站着一位蒙面人。

景雲龍大怒：「暗器傷人，不是好漢！」

幪面人道：「如果存心傷你，你還會說話嗎？」音隔層布，瓮聲瓮氣地聽不眞切。

景雲龍英雄半世，從未受過這種奚落，哪裡忍得下，揚起魔簫，向幪面人奔去。

「正要領教。」幪面人俯腰從草叢中拾起一把單刀。

短兵相接，叮噹作響，迸射出萬顆金星，攪動了一天寒流，山搖林震，落木蕭蕭，一羣山雞驚叫着撲翼向山下飛去。二人拆了七八十招，不分勝負。

景雲龍好生納罕，暗想，天下能擋得住我三刀的人不多，此人是誰，如此了得？他一邊交手，一邊仔細研究對方的刀法，對他的刀產生了强烈的興趣，引起了深深的思索。那是一把長不滿兩尺，既薄且窄的刀。

不論大將、拳師、劍仙、俠客都以使重兵器爲榮。誠然，兵器的輕重，在一定程度上確能反映出使用者功力的强弱，如關雲長的刀，李元霸的錘，薛仁貴的方天畫戟，舉重若輕，所向無敵。但武藝高强者卻又能揮輕似重，雖一竿一鞘也能發揮無窮威力。戚家軍以使輕兵器見長，軍士的戰刀不過三、四斤，打得倭寇魂飛膽落的「狼筅」是竹做的。

這怪客手揮輕刀，團轉自如，有四兩撥千鈞之妙，顯然深得「戚家刀」之竅。

「戚家刀！」柳垂金應考時不是用的「戚家槍」嗎？景雲龍猛地跳出圈子，「住手！兄台究係何人？」

幪面人道：「此地不是說話之處，足下請隨我來。」說罷，掉頭就走。

二人穿過沒有路的榛莽，來到一虎口般的巖腔底下，幪面人抱起一塊三四百斤大石作座位。景雲龍也不示弱，抱起一塊更大的石頭作座位，二人八字形坐下。

那人撕去遮臉布，露出一張蒼老、熟悉的臉——牛震川。

景雲龍大驚：「牛震川，你沒有死？」

「死了。」牛震川似笑非笑地說道：「但又活了。你那一簫確給我留下了致命傷，但我用內功抗過來了。憑借瑜伽功，不食不動，昏睡十天，人們當我死了，將我入殮，寄厝於成都北門外地藏庵。棺材上了五道漆，十分堅固牢實，但底板卻是活的。我在裡面只躺了三天，就神不知鬼不覺地出來了。現刻，我存放在地藏庵的靈柩，仍受着尼姑和前友好的香火供奉呢，哈哈哈哈！」他用汗巾豪邁地擦了一把汗，爲自己得以重生而慶幸。

「你爲什麼要裝死騙人？」景雲龍爲人光明正大，見不得鬼鬼祟祟的行爲，便一臉慍色地問道。

「情非得已呀！」牛震川感慨地說：「清廷氣數將盡。我不願再當白眉，早想抽身歸隱，脫離官場，退出江湖，奈無機會。想不到在成都遇到了你，你那一簫給我幫了大忙……老弟，兵不厭詐嘛。」

他又笑了，笑得很開懷，但眉梢眼角卻隱露疲倦的神色，顯出飽經憂患的樣子。

牛震川提到白眉，景雲龍也知道。白眉是峨嵋山道人，爲雍正翦除羣雄效了鷹犬之勞。他本人兇殘成性，無惡不作，更兼武藝高强，創白眉派。白眉武功，天下獨步；各家各教，罕與其敵。

牛震川前期的確很像「白眉」，現既改邪歸正，就應既往不咎。景雲龍氣度平和，友好地問：「牛兄今後作何打算？」

「携愛妻浪跡天涯，等清廷垮台後再公開露面。」

「牛兄，那封信？」

「你不提我都要提，我正是爲了信的事才來找你的。」

「你爲什麼那樣寫，教人好生費解。」

牛震川盯着懸在頭上的游絲，臉

上露出陰陽怪氣的表情：「景門不收女弟子，所以不得不那樣寫……你是個聰明人，能體諒我的苦心的。」

「原來這樣。」景雲龍如釋重負。多年石板般壓在身上的薄薄信箋掀開了，景雲龍鬆了口大氣。「現在你盡可放心，我沒有拒收紅兒；知道她是女流後，我也沒有攆她走。」

「攆？捨得嗎？現在是棒棒都打不脫了。」牛震川張開缺牙的嘴，笑得很開心。

這促狹的笑聲使景雲龍很不自在，臉刷的一下紅了。

牛震川嘴翻唇咧地繼續說：「景老師品格高尚，不欺暗室，是個『獨行不愧影，獨臥不愧衾』，拿出來見得天的硬漢，令人佩服之至，我和素秋可以高枕無憂矣。」牛震川臉上掛着寬慰的笑，眼裡閃着狡黠的光。

原來他夫婦時刻都在監視着自己，監視着自己與紅兒之間的行動，用意特深，居心險惡。幸好……想到這裡，景雲龍冒出了虛汗。

「監視到此爲止，你自由了！」牛震川友好地拍了拍景雲龍的肩頭，「現在，我把牛兒交給你了，完完全全的……」

景雲龍有些警覺，霍地立起，拍了拍屁股上的灰，伸了個懶腰，「躭擱太久，我得走了。」

「別，別，我還有說話。」牛震川拉景雲龍復又坐下。半晌，因激動而泛着紅光的國字臉恢復了原來的黃白色，他抹了一下八字鬍後繼續說：「還有一件信上想說而未能說出的重要的事。」

「甚麼事？」景雲龍盯着牛震川莫測高深的目光。

「牛兒的終身大事。」

牛震川不像是在開玩笑，景雲龍有了興趣，耐心地聽着。

「皇帝的女兒不愁嫁，我那牛兒雖不是公主，在我眼中卻比公主還强十倍。」牛震川有些傷感，語音蒼涼，「鄙人門生故舊遍蜀州，其中不乏至誠子弟，舉貢生員……但我夫婦目前公開露面都不行，哪有機會央媒下聘，扯旗放炮地爲紅兒選郎；何況我們要出川避難，此去或一年半載，或十年八年……所以急於要了卻這段心願……」

景雲龍慨然道：「你二位放心，我會爲紅兒找戶好人家的。」

牛震川憂鬱地搖了搖頭：「紅兒無論許給誰，最終都會落到程仲如手裡，到時候他二人聯起手來，你孤掌難鳴，是要吃大虧的。」

景雲龍勃然變色，陸麗紅會站在程仲如一邊，這一點，是他萬萬想不到。

「牛兒學藝是爲了報仇。」牛震川不顧景雲龍的情緒，仍舊滔滔不絕，「與其栽刺，不如栽花，我和素秋都有意了結這段仇怨。多年來，你師徒朝夕相處，日久生情，應善始善終……依我之見，不如來個米湯泡稀飯，親上加親……須知，至愛莫若夫妻呀。」

景雲龍解透牛震川心意，義正辭嚴地說：「至親莫若父女，要我作逆倫之事，幹不起……」

牛震川被他這傻裡傻氣的話逗笑了：「怎麼，你不喜歡她，嫌她吃過野人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不，我很稀罕她，從未見外。她雖然是個獸孩，但卻比人還要善良，還要具有靈性，饒是什麼奇珍異寶，我也不願換。」

「這就對了。」

「但在我眼中，她始終是個娃兒，就像在背兜裡觸摸到的那樣，是個襁褓嬰兒。我待她如女，她視我若父，除父女之情外，沒有別的……我調教她無半點私心……決不做禮教的罪人……我若有絲毫苟且之心，行苟且之事，就會壞了一世英名。」

「一個追求名望的人，怎能做到無私呢？」牛震川略含譏諷地說：「你想到的，只是你自己，全未設身處地替牛兒着想。」

「我想到了……」

「不，你沒有！」牛震川粗暴地打斷景雲龍的話，義憤塡膺地：「你只想到，有一天一頂花轎把牛兒抬出門。嫁出門的女，潑出門的水，脫禍求財……老弟，名乃實之賓，與其圖虛名，不如務實際……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話醜裡端……」

「看來你確實信不過我，我可以對天盟誓。」

「傷心咒，寃枉咒少賭。」

爲了封住牛震川的口，不讓他再胡謅下去，景雲龍當眞跪在地下，聲淚俱下地丟個海誓：「……我景雲龍如有半點欺心，死於亂刀之下。」

「這樣的咒賭一百個也沒用，誰人不知，哪個不曉，你景雲龍有『鐵布衫』，刀砍不進，斧劈不傷。」牛震川巨大的鼻孔裡發出嘿嘿的冷笑聲。

卑鄙的伎倆，惡毒的陰謀，景雲龍悟出被牛震川裝了桶子。自比武收徒接到那封信起，他就有不祥之感。那薄薄的一張紙箋就如千鈞石板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五年來，沒有一天心是寧靜的。

而今，圖窮匕首見，懷着對義軍刻骨仇恨的牛震川無非是想借刀殺人，通過自己去殘害義軍之後陸麗紅，並使我景雲龍身敗名裂，這是另一種「美人計」！不，我決不上牛震川的惡當，讓他牽着鼻子走。

「你想得太穿鑿了！」牛震川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淡然一笑，「老弟，岔腸子太多了不好。如果想害你，何必採用這種方法，再說，這對我有何好處，損人而不利於己，於我何取？」

景雲龍對他的話反感，卻又無法反駁，只反覆唸叨：「幹不起，幹不起……」

「我再說一句。」牛震川見景雲龍心有些活了，趁熱打鐵，「牛兒學藝是爲了報一箭之仇。」

「我不同她一般見識。」景雲龍眼淚花花地說，「只要你我不說，她難道會變蛔蟲鑽進肚來……」

「紙包不住火，總有一天要發作，與其反目成仇，兩敗俱傷，不如魚水合歡，永締百年。千仇萬恨，一上床冰化雪消。以情釋恨的例子，古今中外多得不勝枚舉，看過『尉遲恭收黑氏』這場戲嗎？還有樊梨花和薛丁山，佘太君和楊繼業……這個，鄧玉嬋和土行孫，孫尚香和劉玄德……再說近的，我與你素秋嫂就是個活例子，以前怎樣，現在又怎樣？咳，老弟，這是兩代仇呀！我和你既是政敵，又是情敵……小小紅兒，作出犧牲，消了這段宿怨，不僅是樁美事，還可成爲千古佳話呢。」

牛震川一席話無懈可擊，景雲龍被打敗了，仍想堅持，喟然說道：「賢伉儷心是好的，可陷雲龍於不義……」

「義？」牛震川哈哈大笑，「『義』之義廣也哉！」這位武解元口若懸河，「有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的民族大義，有聚義以企霸業的英雄之義，有扶危濟困，見義勇爲的俠義之義，有爲朋友敢於兩肋插刀的江湖之義，就更等而下之了。還是韓愈說得好，『行而宜之之謂義』。只要行爲正當，合乎時宜，就不怕別人說短道長。不過，凡事不可强求，我打兩張牌讓你挑：一、信的後半截由你自己寫，愛怎麼寫就怎麼寫，愚夫婦不再過問；二、一個巴掌拍不響，爲了避免你師徒動砍殺，必須分開，速將紅兒送到神女峯脚下，愚夫婦在那裡接她一道出川，半月爲期，過時不候。如何？盼君速決，後會有期……」

說罷，牛震川揖別後躍上懸崖，幾個梯雲縱，轉眼間消失得無影無踪。

景雲龍呆了半晌，拿定主意，決不讓紅兒返回牛震川身邊，他選了第一張牌。

山脚傳來人歡馬叫聲。

景雲龍像從夢中驚醒似的一躍而起，回到柳垂金身邊，解了定身法。

「金兒，隨爲父回家。」

柳垂金長跪不起。

「金兒，爲甚麼高人不做做矮人，起來。」雙手拉起，「隨爲父回家……」他本來打算見到柳垂金後，第一句話就告訴他紅兒的身份，第二句話就告訴他是來接他與師妹成親的，不知爲什麼，這些話說不出口了，只一個勁地催促。「走，隨爲父回家。」

柳垂金哭喪着臉：「兒遭誣陷，現在黃泥已糊褲襠，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兒無顏見江東父老。冷茶冷飯好吃，冷言冷語難受。」

「誰敢戳你的背脊骨，我把屎跟他擠出來。」景雲龍虎目圓睜，氣呼呼地打斷兒子的話，像要和誰拚命似的，旋又自我解嘲地笑了：「金兒，哪個人前不說人，哪個人後不被人說……毽踢歪了，各人撿轉來就是。走。」挽起柳垂金，「回去，另打鑼鼓另開台。」

景雲龍牽着柳垂金攀樹拂藤，沿彎彎曲曲的山道跑下。

突然，柳垂金身子一縮，警惕地叫道：「爹，他們來了！」

景雲龍一看，只見山脚大道上，一彪人馬逶迤而來。

景雲龍愀然，說：「是捕快們押尼姑上縣。唉，金兒，你造的甚麼孽喲！」

「爹，我聽你一句話。」

「此事要管。」景雲龍正色道：「她們受你玷汚，身上有你的骨血，卻代你受過。」

「哪有這回事喲！」柳垂金急得雙足跳，「你這樣明白的人也相信別人胡說八道！」

「人家寃枉了你？怎個不說我是申貴生呢。不想吃鍋巴，你在鍋邊轉幹嗎？」

「人咬人，無藥醫。」柳垂金急得要哭，「爹，謠傳信不得。不過，這些尼姑跟我很好，我要把她們搶下來。」

「要救，但不用『搶』。」景雲龍胸有成竹地說。

「打甚麼主意呢？」

「你去自動投案，把她們換下來，你丟監，我劫牢；你挨刀，我學梁山英雄劫法場，好漢做事好漢當，豈可連累人遭殃……」

「幹不起！」柳垂金也學會了父親的口頭禪。

「你要老子去？要老子動武？要老子唱『綁子上殿』？替你消災。」伸手在柳垂金耳朵上擰了一下。

「噯喲！」柳垂金捂着被擰痛了的耳朵，「我的親爹！」

情波惡浪　洶湧澎湃

柳垂金被五花大綁縛至公堂，縣太爺程仲如見這個被稱作申貴生的柳垂金原來是故人，便有開脫之意，當即叫押到書房密審。到了書房，親解其縛，戲道：「你娃娃不守清規，抱一杆花槍亂掃，公然掃到庵堂聖地去了！不要怕，有哥哥跟你脫罪。」

第二天，程仲如召集縣裡頭面人物在花廳議事，商量如何審理此案。獻茶已畢，程仲如清了清喉嚨說：「大家對此案有何高見，請盡量抒發，本縣當擇善而從之。」

鄉紳們見程仲如虛懷若谷，平易近人，便無拘無束，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

「鄙意認爲，由於該犯的縱淫，給送子娘娘增加了勞累，應罰他給菩薩供一年的香油。」

「輕了，罰該犯去紙紮舖做四十個紙人，綁在背上，敲着破鑼，沿街喊

：『爲人莫學我，尼姑當老婆，娃兒多累贅，怎個養得活。』」

「背紙人？罪過，紙人是金童玉女，要不得！」

「我來說，」一個胖子挽了挽的袖子，裝腔作勢地說：「該犯的罪孽，不外乎就是玷汚了佛地，罰他擔一個月的水冲洗神殿……」

「吃了燈草，說得輕巧，如果擔一個月的水就可以贖罪的話，區區不才卻也是多情種子，我也來挑水就是嘛……」

「可惜，你長得不乖……『多情種子』，不拉灘稀屎，照一下尊容。」

「放你媽的屁！」

「算了，算了，都少說一句。」人們口裡勸，心裡卻巴不得早點打起來好看笑話。

只有丁縣丞心裡明白，所謂「風月案」純屬子虛。至二穩婆檢查之時爲止，尼姑別說沒有懷孕，非處女的也僅個別。但他不願說出，只要頭上烏紗穩，管它是否有沉寃，他饒有興味地冷眼旁觀面前這個鬼打架，差點笑出聲來。

當事者熱昏了頭，旁觀者還在加溫。

「鬧甚麼！」

巴掌猛拍茶几，發出震耳的響聲。室內安靜下來，齊向發怒的曾廩生送去敬畏的目光。

曾廩生是縣裡首富，仁字袍哥舵把子。他吹着拍痛了的指節，斥罵道：「鬧甚麼，吃清明會鬧祠堂也還要分個大小嘛！」他正顏厲色，字斟句酌：「今天，我們到這裡來，是受全縣父老委托，振綱紀、明教化，重任在肩，你們倒先幹起來了，成何章法！」他轉向程仲如，滿臉堆笑，謙恭地說：「艄公多了打爛船，還是請太爺挽個疙瘩。」

程仲如拈鬚微笑：「諸君此番前來，都是爲桑梓造福，程某無比感戴。所陳各端，非無善策，然捨本逐末，均未能中其要害。」

「請太爺明斷。」

「爲害者，胯間物耳，行兇之利器，肇事之根源，與人何干？」

程仲如有力的反詰使衆人莫測高深，無言以對，只困惑地看着他。

程仲如做了個堅決的手勢，振振有辭地說：「不如割而棄諸市，如此，則柳生既無繼續作案之本錢，又爲天下好淫者戒，不亦妙乎？」

縣令高論，匪夷所思，令人哭笑不得。衆鄉紳雖不以爲然，卻不好違拗，只得連連點頭，齊聲說「妙！」

「妙是妙，還有未盡善處。」曾廩生彷彿冒死直諫的忠臣，痛心疾首地說道：「不能亂丟，公狗吃了害母狗，生一串狗兒出來難得打整……」

程仲如笑眯眯地看着他，說：「曾翁有何高見？」

曾廩生深思熟慮後，鄭重地說：

「宜用酒泡了，盛在玻璃瓶內任人參觀……鄙人花園寬深，願意貢獻出來作地盤。租金嘛，碼頭上拿得出，鄙人收得下。」

於是，事情便這樣定了。

下午，程仲如在後花園荷花池旁的軒廳裡設宴款待柳垂金，談起上午衆多鄉紳的種種醜態，二人笑得吐酒噴飯。

酒至半酣，賓主都有些忘乎其形……

忽然從高大的假山上飄下一個人來，此人身高體大，虎背熊腰，白裡透紅的面皮上揚起兩道劍眉，閃爍一對鳳眼，神態威而不猛，頭上玄色包巾，英雄結兒挽得斜歪歪的。下身黑綾綢兜襠袍褲，人字綁腿齊而不亂，不消問姓名，只看他腰裡別的那枝又粗又長的簫，便知是景雲龍到了。

原來他用柳垂金去丁縣丞手裡換下尼姑，托熟船把他們送到華山腳下，交與景雲鳳，讓她們權且在鶴隱寺安身，以後再作區處，尼姑安頓停當，沒有後顧之憂，便來縣衙索取兒子。唱個肥喏：「縣尊，我替金兒道謝了。」

程仲如起身阻攔，叱道：「景雲龍，不要死皮賴臉，潑着臉不要。柳垂金是我師父牛震川的親生兒，有本官在，你休想胡來，看我以『冒認親生，奪人子嗣』的誅語用王法辦你。」

景雲龍切齒道：「程仲如，我現在

不和你理論，只因你惡貫尚未滿盈，金兒，走。」

柳垂金只顧喝酒，正眼也不看父親一眼。

「走。」景雲龍伸手來拉。

程仲如擋在二人中間：「景雲龍，你橫行無忌，難道眞個要殺狗下場，這裡可是縣衙。」

「莫把你這知縣衙門看大了，景大爺性起，金鑾殿上也要走個『龍擺尾』、『萬字格』。好狗莫擋路，讓開！」劈胸一掌，推程仲如一個趔趄。

程仲如滿臉汗水，擲杯於地：「拿下。」

衙役們發聲喊，執刀衝向景雲龍。景雲龍一步跳上假山高處，鄙夷地說：「誰耐煩和你們走趟子。」轉向柳垂金：「柳垂金，你人牽起不走，鬼牽起團團轉。既然這樣，好。」用簫一劃，「你我父子的緣份盡了。」

「慢！」程仲如靈活的腦筋轉了個鬼念頭：「景老師，你這樣說，柳垂金是不是就算出師了？」

在武林，師徒關係比父子關係還要神聖。景雲龍噙住眼淚，緊咬牙關，從齒縫裡道出一個字：「算！」

「好！」程仲如拍了一下巴掌，「按照景門規矩，出師也要比武，怎麼景老師竟忘了？」

「出師比武，其心可誅。」景雲龍轉念一想，趁比武也可將金兒擄走。於是跳下假山，憊疲地一笑：「比就比，今天，你們是矮子過河，安了心，我景雲龍是烏龜吃秤砣，鐵了心，有石斗笠嗎？」

「有。」程仲如道：「來人，將本大爺練功的石斗笠抬來給景老師戴上。」

衙役給景雲龍戴上石斗笠。

「來，賢弟，飲此一盞，以壯軍威。」程仲如把盛滿酒的酒杯遞到柳垂金唇邊。

柳垂金咬着酒杯，一仰脖子，喉結蠕動，酒順着口角滾進衣領裡，然後虎的一聲，把酒杯吹吐到廳外一棵樹上砸得粉碎。他接過衙役遞給他的白蠟杆子，怪叫着向父親景雲龍衝去。

士隔三日，刮目相看。柳垂金的槍法已今非昔比，出手快，槍勁沉，花槍撩起一股狂風，長簫微擺，手臂震動。「好險！」景雲龍在兒子柳垂金兇猛、凌厲的攻勢面前嚇出了一身冷汗。不敢怠慢，只得使出上乘功夫。

柳垂金見一連數招都被景雲龍破了，心一橫，戳、挑、刺、判，亮出了一套景雲龍傳授給他的看家獨門絕活：「無形槍」。

這套槍融匯楊、岳、戚三家之長，變化多端，神妙莫測，初看似無招亂打，細看之下卻招式分明。「無形槍」，無情槍，槍槍無影，着着絕情，必欲置景雲龍於死地而後快。

程仲如和衆跟班、衙役大聲叫好，火上加油。

景雲龍莫名驚詫，這場打鬥，超出比武出師範圍，把最後一點父子、師生情誼丟失殆盡。他解不透兒子爲甚麼這樣厭惡自己，是不是牛震川的話被他偷聽了？自己心底的秘密被他窺破了？哦……孩子，爲父不是這樣的人。

他想說：「垂金，住手，陸麗紅在等着你，隨爲父回家和師妹拜堂成親。」但不知爲甚麼，竟沒有說。也許是槍風緊密，封住了他的嘴，使他有口難開。

那槍好沉！端的凝聚着千斤仇、萬斤恨。剝去了面紗的柳垂金的俊美的臉變得如此醜惡，讓人不敢正視。

一陣悲愴的感情湧上心頭，自己畢生的心血都花在培育他身上，而調教出來的兒子、學生卻饒不過自己。沒有誰來揭穿這個陰謀，沒有誰來救他。淚水模糊了雙眼，視物困難，看來敗局已定，性命難逃。

柳垂金用全身之力向景雲龍臉上戳去。景雲龍噯呀一聲，慌忙來個鳳點頭。柳垂金見槍刺虛了，忙換招，「啪！」沉重的石斗笠飛起丈多高，掉到地上，碎成兩半。

景雲龍無帽一身輕，喜出望外，騰身躍起，長嘯一聲：「忤逆子，不得活！」隨着話音，天神般從天而降，以泰山壓頂之勢，揮簫向柳垂金直劈下來。

「啊呀！」柳垂金忙用「孟德獻劍」式往上架迎，但那裡擎得起千斤重量，抬着花槍的手像破屋的危柱，在風雪中飄搖。

「爹爹饒命……」柳垂金可憐巴巴。

景雲龍欺硬不欺軟，看不得苦戲，簫尖上的力自然就減輕了三分之一力量。

柳垂金覷準空子，反撲過來。景雲龍怒喝一聲，揮簫猛刺。柳垂金頭重腳輕，身如轉蓬。景雲龍急伸長簫，將他扶穩。柳垂金死乞白賴，像個顧頭不顧尾的秧雞，向景雲龍懷中撞去。

「好！」程仲如脫口讚道。

「要得……」衙役們的吶喊助威。

景雲龍連退三步，躲過柳垂金頭鋒，用簫尖抵住他的咽喉，斥道：「小畜牲，休得猖狂！你在玉林犯了色戒，壞了佛門清靜，本想當時就要你清淨山門，將你功力全部廢了；但念你學藝艱難，將你保全。誰想你受小人唆擺，恩將仇報，竟打起師父的翻天印來了！我豈能留着你爲虎作倀，害己害人……」

柳垂金被簫尖吸住，動彈不得，閉目等死。

景雲龍長嘆一聲，手軟無力，簫在空中劃了一個弧形，落到柳垂金右膝上。

柳垂金慘叫着跌倒，痛得在地上直打滾。

「關門養虎，虎大傷人，要想虎不傷人，得把它的爪牙敲掉……垂金，爲父讓你落個殘疾，是咎由自取，今後重新做人，走！」輕舒猿臂，挾起兒子，流着淚地說：「隨爲父回家。」

「你走不脫！」程仲如揮舞着一副六七斤重的鏈子錘，直奔景雲龍而來。

景雲龍放下兒子，倉猝應戰。

程仲如遞個眼色，衙役們七手八脚地把柳垂金搶走了。

程仲如運錘如雨，向景雲龍劈頭蓋臉傾瀉而下。景雲龍揮簫招架，腕底生風，好一場惡鬥！

一招一式，牽引着局外人的眼睛，鬥到白熱化程度時，甚麼招式也看不清了，兩個酣鬥的人籠罩在一片簫光錘影裡，難解難分。

程仲如發起狠來，猛甩鏈錘，一個趕山鞭，向景雲龍頭部橫掃過來，又軟又硬，不易架接。景雲龍會者不忙，迎着那物兒來勢，借力乘勢，輕挽魔簫，筷子絞面條般纏住鏈索。程仲如慌了，盡力拉拽，誰料景雲龍鐵臂掛千斤而不垂，只聽「嗆」的一聲，錘、鏈分家。

程仲如咧嘴怪叫，手一揚，碗大鐵球飛向景雲龍。景雲龍左手接住，右腿弓步上前，長嘯一聲，仙人指路，簫尖直刺對方面門。程仲如躲閃不及，張口咬住，齒、鐵相碰，鏗然有聲。

景雲龍暗喜，太公釣魚，把程仲如撬起，程仲如身子懸空，足尖着地，合了一句諺語：半天雲裡翻扛架，莫得抓拿。衙役們見主子吃虧，又不敢貿然行動，只在一旁乾着急。

丁縣丞率大隊人馬趕到，見是這般情狀，也不敢輕易上前營救，只圍而不攻，囑衆往裡拋錢、拋彩，企圖換縣太爺一命，並敞開一條路，放虎歸山。

景雲龍見程仲如兩眼翻白，口角流丹，命在須臾，頓生憐憫，得饒人處且饒人，嘆口氣拽回洞簫，說：「柳垂金我交給你了。」

「我會秉公執法辦理……」程仲如趴在地上喘息。

「費心。」手一拱，景雲龍上了高牆。

* * *

展覽會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四縣八鄉好事者紛紛前來看稀奇，清冷的曾家花園頓時游人如織，盛況空前。

人們又感嘆，又惋惜，感嘆的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開了眼界，廣了見聞，惋惜的是，罪犯熬刑不過，一命嗚呼，世界上從此少了一個異人。

四川、四川，四天就要穿。果然在第四天上頭，西洋鏡被一個閹牛匠戳穿了，他說那不是人的，是從驢子身上割下來的。

衆人才知上了程仲如的惡當，但也無可奈何，只得不了了之。

就在曾廩生氣得摔瓶子的同時，景家大院卻悲聲大放，爲柳垂金祭靈做道場。

* * *

柳垂金學牛震川的樣，在程仲如的幫助下，用假死隱形秘踪，旨在潛心學藝，報景雲龍一簫之仇。心意是這樣的執着，甚至把尋找義弟陸麗紅的事也擱置一邊了。

他浪跡江湖，尋師訪友，踏遍了四川各地。半年後，輾轉來到成都，在姨母家中落脚。

姨母柳氏住在西玉龍街。姨父姓張，在一個錢莊裡當掌櫃，家境雖不富裕，卻也堪稱小康。張家有一幽靜別院，搭着高高的葡萄架，濃蔭滿庭，他就住在這間小院子的東廂房裡。

姨母一家四口對他都很好，尤其是未過門的表嫂馮巧玲，接待他這位表弟，可說是體貼入微。

馮巧玲的娘家是眉山巨富，陪奩豐厚是姨父姨母珍愛她的重要原因。但她在柳垂金的心目中卻是一位超羣出衆的女子。馮巧玲熟讀梁任公書文，接觸新思想，她不滿包辦婚姻，離家私奔，立志實業救國，以優良成績考入成都鐵道學堂，成爲桑梓第一個進新式學堂的女學生。柳垂金受着强烈的性的吸引，有些把持不住了。

但柳垂金畢竟已是有相當武學修爲的人，能做到見色不迷，他雖生活在溫柔鄉中，卻沒有一天忘記雪恥報仇。

他之所以對景雲龍有如此難解之恨，除了那沉重的一簫外，還有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的潛在的原因，這就是對師弟陸麗紅的刻骨銘心的愛。

他模糊地意識到，景雲龍是橫在他和師弟之間的巨大障礙，師弟是被景雲龍丟了，或者害了。一想到兩年前元宵夜那慘烈的一幕，他就悲憤得難以自持。

其時，成都青羊宮常有人擺擂，柳垂金每場必到，全無敵手，覺得天下豪傑，無出其右。名師難尋，心灰意懶，想憑借武功報仇雪恨的心願日益渺茫。便整日在街上閒逛，無所事事，煩躁不安。

夜晚，他回到姨母溫馨的家中，心情才恢復平靜，有說有笑，連精細的表嫂馮巧玲也沒看出漂亮的、達觀的表弟有甚麼異樣的地方。

由於打擂，他的腿傷又犯了，膝關節疼痛，僵直，把多情的馮巧玲焦愁得甚麼似的，她命未婚夫張繼廬帶表弟到內功師骨傷科專家邵白廐那裡去醫治。

邵白廐聽說這淸俊後生是程仲如的師弟，便另眼相看，因爲程仲如收養了他的兒子邵勃。問及致傷的原由，柳垂金滿腹寃屈地說：「是壞人景雲龍打的。」

「景雲龍是你何人？」

柳垂金囁嚅半晌：「師父。」

「哦，原來是這樣。」邵白廐樂呵呵地，「不打不成才，黃荊棍下出好人，總是你不乖嘛，是我呀，還要打得兇些。」

「哪裡是這回事喲……」柳垂金瞎編了一套謊話，添油加醋地對景雲龍極盡詆毀誣蔑之能事。

邵醫生臉上那幾顆不顯眼的白廐子紅了，許久才又恢復原狀，他憤憤地說：「師徒是一種緣份，」他一面揉搓着柳垂金的傷腿，一面感慨地說：「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查逢，同船過渡都是前世所修，師徒當然更是前生註定了……不要緊，我用氣功給你治療，一個月後便能康復如初。若輔以內力，就好得更快。」

柳垂金是個提頭便知尾的人，聽邵白廐這番話有收己爲徒之意，便順水推舟，趁熱打鐵地：「邵老師，這內功如何練法？」

「三兩句話說不清，這樣，從明天起，我教你『達摩易筋經』。」

果然，在邵白廐的悉心傳授下，柳垂金初步掌握了生發和運用內功的要訣，不僅傷痛一天天痊愈，而且自覺氣血和暢，百穴貫通，身體比以前更矯健了。

年殘歲暮，寒風凜冽。這一天，柳垂金向姨媽要了五錢銀子，買了兩瓶瀘州大麵，切了一斤「環齋老人千里脯」，又去「盤餐市」秤了半斤燻鴨肝，興衝衝跨進東城根街「濟生堂」藥鋪的大門。

天色尚早，醫生還未出堂，診室裡靜悄悄的。

這時，藥店掌櫃從裡面出來，笑臉相迎：「柳少爺，邵醫生在後面院子裡練功，他請你去耍。」

柳垂金拿起禮品，跟在掌櫃身後，穿過曲尺形櫃台後面的門扉，進入狹長的甬道，七彎八拐地來到了僻靜的院落。

院子不大，遍地亂石，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在亂石堆中練功。他神清氣爽，滿面紅光，在這呵氣成霧的天氣，只穿一件單衣，竟沒有冷的感覺，光禿禿的腦門上兀自像才出籠的包子般熱騰騰冒着白氣。

「原來邵醫生是叫我來看他練功。」柳垂金肅然起敬，輕輕把禮品放在木架上，屏聲靜息地看。

邵白廐瞥見柳垂金，含笑點頭。邊比劃邊問：「柳垂金，我這練的是甚麼功？」

「混元功。」柳垂金不假思索地答道。

「會練嗎？」

「不會，可是我師父會。」

「沒教你嗎？」邵白廐收勢向柳垂金走來。

「沒，沒有。原說教的，可是後來，『卯』了。」

「應先教徒弟內功，等內功根底紮實了才教外家拳，景雲龍怎麼搞顛倒了。」

邵白廐不以爲然地撇了撇嘴。

「他有他的看法。」柳垂金有條不紊地說：「他認爲外家拳來得快，不需要專門運氣就立馬出招，適用。他還認爲，世人把『少林拳』僅看作外家功夫是鄙俗之見，達摩是少林的鼻祖，少林的要旨是『內練一口氣，外練筋骨皮』，行拳走腿中，氣自然運貫全身，氣隨拳到……他還說先練拳後練氣可以事半功培……」

柳垂金忙煞住話鋒，後悔自己嘴一滑說得太多了。偷覷邵白廐，他臉色陰沉得怕人，忙改口：「當然，這都失之偏頗。」

「他很有見地。」邵白廐首肯，「不過，他會這個嗎？」說着，他將雙掌猛地平推出去，放在石台上的兩塊磚立刻迎風而倒，那距離是在五尺以外呀！

「掌心雷！」柳垂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說裡才能看到的事情在現實生活中眞的像奇跡般出現了！

「他會這樣嗎？」邵白廐向疊在一起的五匹磚揮掌猛劈：「嘩！」四匹磚應聲而碎，出人意料的是，沒碎的不是第五匹，而是放在上面的第一匹。

「他還會這樣嗎？」邵白廐把手輕放在一張毯子上，半晌，揭開毯子，下面的硬泥上現出一個淸晰的手印。

邵白廐盯着呆若木雞的柳垂金說：「內家與外家不同，內家打人要打進去，在外面不留傷痕，這就是所謂的『請吃糖心蛋』，哈哈……」

「致人死命而不留跡，這對我太有用了，太有用了！」柳垂金欣喜若狂但不露聲色，像個天眞的孩子似的央求道：「邵白廐……」

「嗯……」邵白廐見柳垂金直呼渾名，有些不悅。

「哦，邵醫生，邵老師，把你老人家這幾手教給我吧……我早就想拜你老人家爲師了。」他從木架上取下禮品，雙手獻上，「拜師禮輕微了點，望老師笑納。」說着撣袖撩衣，納頭便拜。

從此以後，柳垂金便向邵白廐學起內家拳來。

一天，師徒練功過後，去口子茶館吃茶，二人探討武術精蘊，暢談武林軼事，扯南山，蓋北海，龍門陣擺得差不多了，濃釅的花茶變成了白開水。

柳垂金用手指蘸着茶水，漫不經心地在桌面上畫着：「老師，你說弟子還要練多久才能趕上景雲龍？」

「早呢，最少，十五年；最多，二十年。」邵白廐叭噠着旱煙，眼瞧着柳垂金移動的手指。

「要那麼久……唉，到那時他怕已不在人世了……」柳垂金自暴自棄地把桌面上的水跡抹掉。

可是，邵白廐已看清楚了，柳垂

金重複寫的是四個字：一簫之仇。

柳垂金無意洩露了天機，邵白麻嚇出了一身冷汗。精於世故的醫生尋思：想不到此子貌若冠玉，心如蛇蝎，他今日念念不忘業師一簫之仇，將來焉知其不會打自己的翻天印？我無意引賊上船，如何是好？不如趁其羽翼未豐，將他廢了，免遺後患……不，不，這樣不妥，有恩須當報，無仇不結怨，只要我對他好……今後多開個心竅，多長隻眼睛，還要留一手，免得教會徒弟，坑死老師。

＊　＊　＊

柳垂金在陸麗紅離開榕城不久，也隨跟步脚回到潁河。

他在城內「寶豐棧」與賴大哥爲首的刀客接上頭後，便把他們引到煙蓑坡山洞裡埋伏起來。然後隻身潛入景家大院，探聽虛實。他關心師弟陸麗紅的命運，想把她誘出景宅，以免受到誤傷，玉石俱焚。

他不露形影，暗中窺探，見他師徒二人親密無間，形影不離，無隙可乘。功夫不負有心人，到底被他鑽到了空子。

他在練功房作樑上君子，偷聽到景、陸的談話，但景雲龍後來的指書卻未看清。水晶耗子何等精明，他見景雲龍沒有立即將信交給陸麗紅，只在地上寫字，便知「信」是放在一個很遠的地方，而陸麗紅必然要去拿。

引師弟逃生的機會來了！柳垂金欣喜之情沒法形容。他躲在後陰溝一堆柴草中，那裡離陸麗紅臥室的窗戶很近。

已交子時，尚無動靜。「難道她今夜不去？」思想鬆懈，就覺體倦神昏。正迷迷糊糊，忽聽啓窗聲。他猛睜夜眼，見一條黑影在前面閃過。

他從柴草中蹦出，追上前去。借着星光，依稀看見那人沿着村前小溪，急匆匆往前趲行。他想叫一聲「紅兒」，又怕驚動景雲龍，忙掩口噤聲。

「此時不追，更待何時？」柳垂金形隨意動，輕輕一躍，縮短了彼此的距離。

到了曠野，陸麗紅加快步伐，幾搖幾晃，又是百步以外。柳垂金那裡肯落人之後，猛一提氣，使出「陸地飛騰」的上乘輕功　緊緊跟定，不即不離。他要看陸麗紅在何處取信，不急於和她打照面，只在她後面跟踪。

陸麗紅行踪詭秘，專挑彎拐多的地方走。

只見她穿過茂密的松林，踏上崎嶇的小路，翻過起伏的丘陵，往雙峯山方向奔去。

雙峯山是他倆生命的搖籃，在那裡，他和她曾度過美好的時光。進入此山，柳垂金不禁欣喜若狂，心境和神態都完全變了。他手舞足蹈，騰躍翻飛，不像是一個人，倒像是牽在陸麗紅手裡的一隻巨大的黑紙鳶。

兩條黑影在沉沉的夜色中追逐，後者清清醒醒，前者渾然不覺。

亂山重疊，幽林深茂，棧路迂迴，露濃苔滑……柳垂金追陸麗紅上了青雲梯，進入李氏宗祠。

他貓伏墻上，看見她移石鼎，取布捲……看見她步入大殿，面對神像叩首默祝。

他從墻上躍到樹上，再躍下，狸奔猱進，一步一步向她靠攏，最後近在咫尺。他聳着鼻翼在空中嗅了一陣。然後像隻發情的雄獅似的猛撲過去，用利爪緊緊將獵物攫住……

柳垂金並無惡意，究其實，不過是愛之太切，想親熱親熱，逗弄逗弄，僅此而已；只是歡喜過份，物極必反，使愛侶受傷虛驚，使自己遭到痛苦，要不是他練就一身鋼筋鐵骨，脚踝早已被踹脫。

他忍着疼痛爬了起來。陸麗紅已經跑遠，看自己成了跛子，再也追不上了。他好不懊惱，深深自責，由於魯莽，要辦的事沒辦成，唉，紅兒又返回景宅，生死不由人，只好聽天由命了。

驀地，蒲團邊有甚麼東西引起了柳垂金的注意，他定睛細瞧，原來是個小布捲。「是紅兒失落的？」他漫不經心地拾起、打開，現出蜀州將軍衙門的公用信封：

景雲龍親啓。

這就是陸麗紅想要得到的，牛震川給景雲龍的那封信了。然而，這是怎樣的一封信啊！

柳垂金目睹怪信，先是嬉皮笑臉，既而凝神靜思：好個牛震川，端的古怪詭奇。程仲如說我是他的親生子，理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他忽然心血來潮：牛震川彌留之際將陸麗紅托付給景雲龍，那麼景雲龍死到臨頭也應將她托付給另一個人才對。

想到這裡，靈機一動，決心來個依樣畫葫蘆，不，不是「依樣」，而是別出心裁，設置一個更加出人意料的結局。

甚麼天賜良緣？甚麼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柳垂金的野性一上來，這一切他都不信了。

陸麗紅是他柳垂金的，這是兩人自出娘胎就確定了，決不能有任何外力可以阻礙，也決不可以改變。

柳垂金性情雖然驟變，但他對陸麗紅的感情卻是至死不渝，甚至可以說，他可爲她死。

陸麗紅拂曉以前回到景家莊，仍由窗戶進入臥室。驚魂甫定，點燃油燈，然後將手探入懷裡，不覺愕然：兩個布捲變成了一個！

「一定是在和那賊子廝打時掉的！」陸麗紅懊惱地想。

她再無精力和勇氣二上雙峯山，且先看看這個再說。她小心翼翼地打開布捲。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對金耳環，耳環下面壓着一長一短兩封信。

短信是娘親陸素秋留下的：「給愛女麗紅，請雲龍於她出閣時贈給。」

長信是景雲龍寫給她的，她的胸腔裡就像揣了個小雞似的亂撲騰起來。她穩定心神，把燈撥亮，仔細閱讀。

麗紅吾徒青鑒：

爲師向你告罪，信及耳環本在余身邊，置諸高山者何？無他，蓋欲引汝就此離開此地，遠走高飛也。這在汝則脫離險境，在余則免去後顧之憂，不亦宜乎。

汝正少艾，有遠大前程，實無必要與余共死……余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區區愚衷，還望鑒諒……知我，罪我，普天下唯汝陸麗紅一人耳。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餘縱橫死，又有何恨……

汝繼父所遺之信，殊怪異，不着一字，白紙一張耳。弄玄虛乎？抑另有深意乎？余魯鈍，不得盡知。但拳拳之心，余也心領神會……汝今小有成，我異日見牛君，當無愧色……

「異日見牛君！」難道繼父還活着？

麗紅在馮夢龍著的「今古奇觀」中讀到過類似的故事，說的是某寒士臨死前，意欲將孤兒托付給一位富而又仁的大善人，因素昧平生，滿懷心事無法形諸筆墨，便用白紙代信。大善人經過一番冥思苦想，解透了托子人的難言之隱和一片苦心，盡心盡力地代人撫孤，終於培養成棟樑之材。

然而，牛震川不是那寒士，自己也非男兒身，這一箋空文體現的難道僅是「拳拳之心」？是否還有別的用意？比如，考驗、試探，因白紙不着一字，正好妙筆生花，或徒或女，或妾或婢，隨意塡寫。但景雲龍並不未利用這「有意的疏忽」，做出非禮之事，足見他既高尚得可敬可愛，又迂腐得可笑可憐，讓人欽敬，又讓人氣惱……陸麗紅用汗巾擦了擦眼淚，繼續往下看：「余死後靈入李氏宗祠，清明踏青祭祖，勿忘在余靈前燒炷香……

淚水障目，下面的看不清楚了，只覺斑斑點點在眼前亂跳，宛如一羣游動的蝌蚪。

師父不是武棒棒，他的信寫得情辭懇切，委婉動人；但她不能按他的意願辦，她有自己的打算和主張。

她藏好書信，帶上耳環，飛步出屋，不顧一切地去叩師父的門。門未門，是虛掩着的。她猶豫片刻，輕聲呼喚：「師父，師父。」沒人應聲，她滿腔狐疑，忍耐不住，推門欺身而入。

屋內闃然無聲。她大膽地摸到師父床上，床是空的，枕席尚溫，看來離開不久。

她悽悽惶惶，尋尋覓覓，好不容易才在後山坡叢林中那棵高大的香樟樹下找到他。

「妳怎麼又回來了？」景雲龍有氣無力地說。

「謹遵台命，我本來是要走的。後來，我拜讀了繼父的遺書，才又改變了主意。」陸麗紅嘶啞的嗓音中有一絲促狹的味道。

「一張白紙，能讀出甚麼名堂來。」

「那不是張普通的紙，是九天玄女娘贈的『無字天書』。」陸麗紅綳起一本正經的小臉，認眞地說：「不燒香禱告，不現字；一燒香禱告，就現字。我受了玄女娘娘點化，就厚起臉皮吃回頭草了。」

「有這等事，快拿來我看。」景雲龍見陸麗紅說得神乎其神，疑信參半。

「娘娘佈完法後，又把天書收回了。」

「紅兒，你別逗我了，快把『天書』拿出來。」

「唉，」陸麗紅悃然長嘆，「何來『天書』！白紙一張罷了，我不小心將它失落。」

「失落了？」景雲龍感到既沉重又輕鬆。

「不就是一張白紙嗎？有甚麼貴重的！」陸麗紅噘着小嘴，滿不在乎地說：「你當然很看重它囉，它是我的一張賣身契。」她頭一翹，挑逗地問道：「景雲龍，你說是不是？」她嘻嘻地張開了嘴，調皮和嫵媚同時露在她的臉上。

景雲龍心裡充滿了惶惑，不知該怎樣回答。

「不過，請放心，」陸麗紅像麻花一樣地扭着湊近師父，「賣身契丟了，我還是你的人，雷都打不脫的。」

景雲龍憂傷地說：「那張紙管不了我們，掉與不掉都不疼心。陸麗紅，你早就出了師，是個脫活活、赤條條的無牽掛的人。當年我送你上成都，就是想再不見面，可……」

「可你又『想』我？」

「那是心裡……」

「吃了燈草，說得輕巧，你攪亂了我的心，卻又想當正人君子。你不看重那張紙我看重，既然是白的我就可以隨意塡寫，那不是賣身契，是婚書。」說到這裡，她從懷裡掏出耳環，忍痛戴上。她的耳朵是沒穿孔的，她近乎殘忍地把它刺穿了，碧血把耳垂染得緋紅。

景雲龍心疼地叫了：「紅兒！」似乎要伸出雙手。陸麗紅不等師父伸出來，率先撲上，緊緊摟着他雄馬般的脖頸，溫柔地說：「耳環是娘親贈給我的結婚禮物，今天我把它戴上了……我已經十九歲了，可以自作主張了。」

他倆緊緊地貼在一起，就像一對合得很好的卦。

「紅兒，別人看見不好。」景雲龍仍聲音發顫地說。

「這裡沒有別人。」

「刀客就在附近。」

「嘻，讓他們來看看也好，一看準得迴避。你說過，他們見不得這些……就這樣，直到我倆白髮蒼蒼，或者化成兩塊撬不開的石頭，那時，刀客大概也已絕跡……」

「紅兒……」他為她天眞無邪的赤子之心所感動，想摟她，親她，仍像長輩對晚輩那樣，但他終於控制住了。在這種情況下，一絲半毫的柔情都會立即轉化成烈焰和洪水，給陸麗紅帶來巨大的災難，從而完全地把她毀掉。

他像一塊堅硬、冰冷的巖石，她則像粘附在巖石上的一塊溶化了的飴糖。他感受到她的溫熱、柔軟和纏綿，她則感受到他的冷、和冷的外殼內奔騰着的熾熱的巖漿。她狂熱地期待巖漿噴湧而出……

晨霧如帳，把森林遮得嚴嚴實實。草叢裡發出困擾人的嘩啦嘩啦的聲響。

陸麗紅有些害怕，把景雲龍摟得更緊：「師父，是甚麼東西在響？」

「是兩個野獸在打架。」

「我倒寧願牠們是在作愛。雲龍，如果千牲萬畜都只作愛而不斷打，那會少多少紛爭，人世間不就有了和平？」

景雲龍不言語，張開鐵臂猛地將她抱起。

陸麗紅又羞又怕，全身酥軟，緊閉雙目。

景雲龍像抱小孩似的將她抱回臥室。

她不知是被拋上床去的，還是放上床上的，只覺得硬板板的床軟得像棉花，隨之產生了騰雲駕霧的感覺，她腦海裡一片空濛。

「紅兒。」聲音在很遠的地方響。

她小心地睜開眼，見師父坐在床邊的矮凳上，慈祥地看着自己。她因受了愚弄而憤憤不平，翻身坐起，閃着幽光的黑寶石般的眼睛哀怨地盯着景雲龍。

景雲龍面帶愧色，嚴肅而又柔和地說：「陸麗紅，你之情天高地厚，我景雲龍今生今世報不了，來生變犬變馬都要報。你的情，今天我只能心領。紅兒，學武的人要善於自持，大敵當前，不要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留着精力對付刀客。」

幾句話入情入理，說得陸麗紅心悅誠服，熾烈的、沸騰的情緒逐漸冷卻。她飽含笑意地眨動着長睫：「師父，不撞我走了？」

景雲龍應聲不迭：「不撞了。」

「不說『對不起』了？」

「不，不說了。」

「安逸嘍，這才是我的好師父！」陸麗紅歡天喜地跳下床，在斗室裡翻了幾個觔斗，然後安靜地跪在師父腳邊，把手放到他膝上，下頰擱在手上，玩味般地瞧着景雲龍，就好像他是一尊佛。半晌，她用半命令半央求的口吻對他說道：「師父，我要聽『醉花蔭』。」

景雲龍搖了搖頭，喟然嘆道：「紅兒，我一直沒敢跟你講，為師把魔簫丟了。」

「啊！」陸麗紅睜大秀眼，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魏錦彥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因忙秋收散去的景門弟子聚攏，還只是一小部份。時間緊迫，他不敢拖延，便和二師弟譚凱率領十二個弟兄，星夜馳援。

不幸，他們在離煙蓑坡十里處的大屋基遭到一伙蒙面強人的阻擊。魏錦彥懂得，在軍事上這叫『圍城打援』，說明景家莊已被刀客包圍，景雲龍、陸麗紅師徒正處於危急之中。

魏錦彥等心急如焚，但越急越擺脫不了蒙面人的糾纏。

＊　＊　＊

鬼節過了五天，仍未見涼爽，連日來驕陽似火，烤得大地直冒煙。

天有不測風雲，傍晚忽然烏天黑地，燕子和蜻蜓貼着地面低飛，緊接着刮起一陣旋頭風，塵沙繚繞，樹葉飄揚如蝶。俄而電閃閃，雷聲隆，暴風雨就要來了！

雷雨前的天氣特別悶熱，和師父一起的陸麗紅怎也睡不着，她希望下一場大雨，洗盡暑氣和煩憂。

雷公電母空施陣威，雨卻一顆也未落下來。床熱得像炕，篾席上找不到涼快的地方。陸麗紅翻來覆去，輾轉反側，不停地挪動身子。不消片刻，整張涼席就被汗濕透了。遠處嘈雜的蛙聲，使她越加心煩。「該不要出事呀！」

她默默祈禱。

師父屋裡傳來他起床的悉率聲，一絲亮光從板壁縫裡滲透進來。

陸麗紅問：「師父，起夜呀！」

「不，」景雲龍說：「田雞叫得熱鬧，我去捉幾隻殺了，師徒喝二兩。」

「不，我甚麼都不想吃，我只要你陪着我，哪裡也別去。」她認為守在家裡最安全，離開大院半步便危險。為了把他拴在自己身旁，幾天來，她想盡了辦法，奈何景雲龍心如鐵石，不為所動，現在又心血來潮，異想天開地要去捉田雞，誰知道是眞是假，他到底安的甚麼心，她故意狀出委縮的樣子，「你那裡也別去，我怕……」

「怕甚麼？」

「刀客……你在明處，他在暗處，犯不着……」

「暗算別人的人心是虛的，我看他們早走了。」

「扯了半天烏雲，不會一滴雨都不下的。」

「下幾滴雨涼快。」

「我跟你一道去，單絲不成綫嘛。」

「不用，你跟我守住這個窩。」

麗紅那裡肯聽，連忙起床。胡亂穿好衣服，提起寶劍開門走進堂屋裡來。

亮光已閃進廚房，陸麗紅趁師父在那裡拾掇甚麼的時侯，正想搶先一步，溜出堂屋大門。

景雲龍在廚房裡笑出聲來。

「紅兒，你躲躲閃閃的想幹甚麼，跟為師兩個捉迷藏嗎，哈哈哈……未必我還要你驚，不要庸人自擾，天垮不下來……說老實話，你又能替我挨得起幾刀啊……別跟我踩左踩右的，睡吧。」

亮油壺的火焰伸進堂屋裡來，灰黃色的光在黑暗中浸潤，首先照亮的是柳垂金的靈牌。

陸麗紅把淚眼從靈牌轉移到景雲龍那漂亮而慈祥的臉上。師父注視着自己，目光炯炯，親切而固執。就好像再也見不着這個穿着蔴布背心，袒胸露肚的慓悍壯士似的，陸麗紅狠狠地跺了跺腳，返回臥室，把床搖得嘰嘎作響，假裝已上床就寢，然後悄然出房，腳跟腳追出堂屋。

黑雲壓頂，星月失輝，雷聲漸稀。青蛙的鳴叫便成了靜夜的唯一主宰，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陸麗紅飛身上牆，猩伏猱進，悄悄繞到景雲龍前面。

院門左邊，一彪人影影綽綽沿牆而站，袖裡藏刀。閃亮的刀光，在暗夜裡發出鬼火樣的藍光。

「哦嘎……」景雲龍打開院門，探身而出。驀見眼前刀光一閃，帶着強勁的寒風，直撲面門。景雲龍閃身讓過，把亮油壺高高擎起。

跳動的光焰在十幾個死屍般的臉上依次掠過，最後停留在一張蚱蜢臉上。

「排得好整齊啊！」景雲龍冷笑一聲，向地上猛啐：「呸，不要臉。」說着揚長而去。

刀客們瞧景雲龍去遠，打個忽哨，緊緊跟上，如影隨形。景雲龍止步，回身又叱了一句：「跟着做甚麼，有着落了嗎？」又忽地把臉仰起，向着黑暗中的高處喊道：「快——回——去！」最後一字拖着淒厲的長長的尾音。

他終於去了，刀客緊跟如故。

陸麗紅心急如火燎，脫口喊出：「抓刺……」客字尚在嘴裡。忽背後一人使出懷中抱月招式。她吸取那夜敎訓，沒等雙臂形成桶箍，急用關公脫袍化解，返身一掌，直擊對方面門。那人翻觔斗滾下高牆。又一條黑影撲將上來學刀便砍。陸麗紅猛揮利劍，「嗆」，刀飛向半空，順勢一腳，把那人踢向高處，又伸手接着，以他作盾，連推帶擋，然後像拋谷捆子般摔出老遠，不知落到甚麼地方去了。又接二連三躍上來幾個，都一一被她打敗。她掂掛着師父，跳下牆頭，奪路便走。剛走幾步，又被無數個刀客困在核心。她奮力舞動三尺青鋒，寒光閃閃，迎擊着像冰淩一樣飛向自己的兵器。她分不清東西南北，辨不出敵人多少，只劈頭蓋腦地亂砍，憤怒、焦躁……殺得性起，連招數也忘記了。

喊叫聲，呻吟聲，斥罵聲，金屬碰擊聲，氣流呼嘯聲，匯成一把無形的巨剪，剪碎了夜，剪碎了夢，剪碎了愛情和幻想，剪碎了山林、田野、魚塘、剪碎了一切……

陸麗紅無心戀戰，殺開一條血路，撤腿向景雲龍去的方向衝去。

「我們殺的是景雲龍，你為甚麼要幫他！」冷峻的話語像一串冰彈，令人全身抖顫，一個鐵塔一樣的身軀擋在路間。

陸麗紅更不答話，揮劍便砍，那人並不躲避，「哽」，包巾擋住利劍。她臂膀酸麻，被一强勁之力彈出五尺開外。她慌忙運氣蓄力，調整姿勢，準備換招，不等那人還手，迎上去，風捲殘荷。那人不慌不忙，抖動象鼻般的長袖，裹住寶劍，用力一拖，陸麗紅應聲倒地。

衆刀客一擁而上，拳脚交加。

未學打，先學挨，受過清兵皮鞭的陸麗紅對此滿不在乎。何況是背朝天，女子的幾個重要部位被隱蔽起來……她運用金鐘罩神功保護自己。可憐後腦勺重重地挨了一下，她眼冒金星，暈過去了。

遠處的吶喊廝鬥聲似乎隔着幾重山，近處刀客的談話聲也像從幾層棉絮當中發出。

「大哥，這些死人怎麼辦？」重濁的聲音。

「那裡有個破馬房，拖到馬房裡，點把火燒了，蘇缺嘴，你來做這事。」冷漠的聲音說。

「這很鬆活，大哥說了就是。」他又說：「這個龜兒怎麼辦？」他用腳踢了踢陸麗紅。

「閻王定他三更死，豈肯留他到五更。」冷漠的聲音裡又加了幾斤冰。

「他還有氣呢！」一隻腥臭的手探了探她的鼻息，重濁的聲音裡透着驚恐。

「他是你爹，你恁個心疼他？」冷漠的聲音裡透露出輕蔑。

「大哥，我們與他一無仇，二無怨……又沒誰出錢要我們殺他。」

「閉上你的臭嘴！」

「大哥，艮……」

陸麗紅暗想：「刀客中也有講艮心？」

地皮震蕩，又跑來幾個人。

「大哥，風緊！」

「『定子』沖海椒，有些棘手！」

「瞟眼，你們的刀是吃素的！」

「看，刀都砍缺了，甚麼好刀哦。」

「缺嘴，這是在崇慶州買的嗎？」

「是呀！哦，想起了，强盜窩子出亂人……」

「怎回事？」

「我從崇慶州買刀回來，歇息在江南門外一家棧房。同室住的是個俊俏的小伙，帶了一個和我一樣的網籃……是他，這龜兒把刀換了……我認得他，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轉，落在我手裡，老子要取他的屁油點天燈！」

「現在提虛勁有屁用！你誤了哥子們的大事。葫豆背時遇稀飯，曹操背時遇蔣幹，你、你媽的個皮！」

「大哥暫息雷霆之怒，想法對付景雲龍要緊，是打退堂鼓，還是咬着牙巴上？」

「退？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吃的都變成屎了，未必還吐得出來。」

「可他拳脚了得，刀砍不進。」

「鋼頭鐵臂豆腐腰，狗熊弱處月牙膘——鐵布衫也有練不到的地方，去跟哥子們抬杆花槍來。走！」雜沓的足音由近而遠。

「師父……」陸麗紅失聲痛哭，用全身之力掙扎爬起，走不不幾步，天旋地轉……倒在一個人的手腕裡。

「陸師弟！」是魏錦彥的聲音。

「大師哥，為甚麼才到？」

「一言難盡。」

「都回來了？」

「陸師弟，我們都回來了。」眾人齊聲回答。

「快，快去救師父……」陸麗紅心裡一急，氣塞咽喉，又昏過去。

像一串火炮快放完，響聲稀疏、微弱、帶着淒涼的尾音，消逝在無邊的黑夜裡。因受驚駭而喑窒的青蛙又開始鳴叫，陰一聲陽一聲，好像在憑弔已為鬼雄的英傑。

景門弟子跌跌撞撞地在稻田裡摸索，呼喚：「師父，師父……」

青蛙和秋蟲因再度受驚而屏聲斂息。拂曉前夜色特別濃郁，周圍漆黑如墨，激戰的疆場陷入死寂，顯得份外可怕。

「師父，師父……」

沒有回音。一代拳師被吞噬了，被這無邊的黑暗吞噬了。

天剛破曉，鄉民們紛紛趕到現場。其實，昨晚上這裡的響動附近的人是聽見了的，只是怕血濺到自己身上，才用被子把頭捂得緊緊的，裝着不曉得。現在他們目睹慘景，不免面有愧色，同流一掬內疚的眼淚。

這是怎樣一幅慘烈的圖畫啊！

村口上那塊稻田被踩塌了，十九具屍體橫七豎八地散在各處。景雲龍半身泡在田邊的水裡，怒目圓睜，直視青天。他脚邊躺着一個血肉模糊像人不像人的東西，手裡緊握着一根斷了的長矛。

陸麗紅趴在師父身上痛哭。她撕心裂肺地嚎叫，鐵石人聞之也斷腸：「是我害了他呀，他原說叫我走，我不走呀……他為了救我才出院子呀……他把刀客引開呀，甘心情願一個人去死呀……天哪，你們怎麼看得苦戲呀？古道俠腸的人還有嗎？天哪，我的師父呀……」直哭得聲嘶力竭，天昏地暗；直哭得人人落淚，個個心酸。

官府裁斷：緝拿餘兇，沒有哪個捕快敢應承這一差事。

「兇手應全部緝拿歸案，不應讓他逍遙法外，繼續作惡。」譚凱憤激地大叫，「官吏無心正法，百姓有口難言。缺了你幾個紅蘿卜不出席，我們自己來，不殺盡這幫刀客，誓不為人！」

魏錦彥專門照看受了重傷，又悲痛過度的陸麗紅，一應事由譚凱提調。留六個師弟協助景雲鳳辦喪事，其餘的分成三組，走州串縣，查訪漏網刀客下落。

天氣炎熱，只做了三天道場，就入殮下葬。景雲龍的墳塋坐落在雙峯山下一個風景秀麗的地方。他的靈位被吹吹打打地送進山頂李氏宗祠。異姓入家祠，這是沒有先例的，但陸麗紅堅持要這樣做。旁人當然不知道，作為曾是義軍戰士的景雲龍死後要把自己的靈位送進義軍指揮部，是他的遺囑，是他和愛徒經營的小天地中的重要一角。

陸麗紅勉强能下床走動了。她不顧人們的勸阻，堅持要為師父守靈，白天在山下，晚上在山上。人們對她摟着景雲龍靈牌睡覺的怪異行為感到大惑不解，覺得無論是作為徒弟還是兒子，都有些出格。

一天，陳麗紅正在師父的墳台上培土栽花，景雲鳳來了。她帶給她一個意外的消息，柳垂金沒死，他回來了。並說，據柳透露，景雲龍留了一封遺書在祠堂石香爐脚下。大伙兒決定，明天上午，到李氏宗祠，當眾開拆。

「師父留有遺書！」陸麗紅好生奇怪。但她隱忍於心，不動聲色，靜觀其變。

* * *

碧空萬里，一望無涯，又是個月圓之夜，在清輝籠罩，浸潤下的雙峯山李氏宗祠宛如瓊樓玉宇，閬苑仙閣，人置身其中，有遺世獨立、重返太清之感。

一個面帶病容的書生，披蔴戴孝，白冠素服，在殿廊間徘徊。她神清氣爽，丰姿綽約，靜立時，雀鳥不驚；漫步時，花影不亂。

她就是陸麗紅。

陸麗紅登上正殿，在李板凳像前下拜，然後進入偏殿，點燃香燭。透過繚來繞去的裊裊青煙，注視着在燭光照耀下，閃閃發光的景雲龍三個金字，柔情婉轉，凝眸愴神。若是以往，她一定要捧起來貼一貼，親一親；但當她得悉柳師兄未死並已回潁河時，她的這些忘情失態的動作就不得不有所收斂。

她站在師父靈前，雙手合十，默默祈禱，求他賜福於他的義子、愛徒，保佑他們白頭偕老，永不分離。

「師父，你留得有信在香爐底下麼？你要跟我們說甚麼呢？」

從殿外飄來若有若無的簫聲。

「師父！」她張開雙臂，奔了出去，想聽從師父的召喚，再一次投進他堅實溫暖的懷抱。

月色溶溶，花影寂寂，這空蕩蕩的大殿，除了她，再沒有別的人了。但分明聽見有人吹簫呀！是幻覺嗎？看來是對師父一往情深，仍在迷戀，難以擺脫，境由心造吧。

簫聲又起，麗紅凜然。她口吐清音，依簫而和。

空山靜，月光寒，清輝擁人寰。
貞童不知何處去，玉女伴師度危艱。
情深意綿綿。

洞簫曲，再難逢，聲斷月明中。
無情風浪平地起，忍見綠葉照殘紅。
心事總成空。

離別苦，最銷魂，一曲謝知音。
杜鵑啼血非為恨，灑向人間化作情。
天涯共此心。

歌聲咽噎，簫音斷續，宛轉悠揚，不絕如縷。陸麗紅抬眼，見屋脊上坐着一人，撫弄簫管，吟風弄月。她笑問道：「和歌誰家樑上君？」

吹簫人停簫不吹，答道：「蓬萊吹簫引鳳人。」邊說邊把洞簫插入腰帶，一步跳下屋擔。

陸麗紅看清楚了那人的容貌，悲喜交集，伸出雙手：「柳師兄！」

柳垂金緊握纖指，激動地：「陸師妹！」

陳麗紅故作見怪地問道：「柳兄，你好沒來由，怎稱小弟師妹？」

柳垂金哈哈大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摸出小金佛，「你把它遺落在哪裡？它讓你露出了馬脚。」

小金佛在柳垂金手裡閃閃生光。

「我說怎麼找不着了，原來在你手裡！」

陸麗紅半嗔半喜地去搶奪。

柳垂金把小金佛叼在嘴裡，捉抓她雙手。她用力掙脫，跑開，嬌喘微微：「你壞……」

柳垂金玩弄着小金佛，輕浮地說：「你要猜着是掉在哪兒的，怎樣掉的，我就還給你。」

陸麗紅瞟了他一眼，閉緊星目，冥思苦想，不提防被柳垂金解開前襟，渾圓的雙肩，豐滿的胸脯，在月下閃着白光。陸麗紅嬌羞萬狀，慌忙用手掩住，驚恐地說：「師兄……」

柳垂金道：「快拿開，我給你佩戴小金佛。」

陸麗紅嘟着嘴，不願意地把手拿開。

項練掛上修長柔嫩的脖頸，小金佛緊貼正中，位置恰到好處。柳垂金百般恩愛地撫摸師妹，覺她膚若凝脂，滑不溜手，不禁情心萌動。陸麗紅緊緊捏住他不安分的手指，啞聲說道：「師兄，你在那裡學到這玩藝的，你怎麼憑它知道我是女性？」

柳垂金不言語，用熱情的擁抱代替回答，把頭深深地埋進乳溝，心裡說：「哦，紅兒，你瞞得我好苦！」他把眼淚擦在她的酥胸上，在小金佛的下面長長地吻了一口，然後抱起她向大殿走去。

景雲龍的擁抱使她昏迷，柳垂金的擁抱使她清醒。他的突然返魂，增加了她的疑懼，她愛他又防他，決心保護自己。

柳垂金把她放到神像前的蒲團上。她告誡地用手指了指神像，意思是說：「爺爺在上，不要亂來。」柳垂金理解地笑着點了點頭，在另一個蒲團上坐下，正經地說：「紅兒，把別後的事兒談上一談……」

眞的，該有多少話要談啊！兩人低聲語切，情話喁喁，說到開懷處，笑聲琅琅；叙到傷感時，涕淚縱橫。但雙方都有隱諱，他覺得她省去了與程仲如的私情，而他自己則省得更多，雙方又都不約而同地迴避一個敏感問題——景雲龍之死。

遇到出現空白和不能自圓其說時，兩人就用甜蜜的接吻和熱烈的擁抱來彌補、連接……就這樣，兩人一會說、一會笑、一會哭、一會鬧、一會親、一會抱，只未及於亂，一直歪纏到淡淡的曙色浸進神殿，方甜甜睡去。

馬蹄驚醒好夢，二人起身，手牽手出了後門，去山澗邊梳妝漱洗，然後返回祠堂。

景雲龍靈前已聚滿了人——魏錦彥、景雲鳳，以及留在家裡的所有師兄，二人上前一一見禮。眾人還禮，然後魏錦彥兩手一攤，發話道：「坐嘛！」

魏錦彥夫婦居中佔了首位，眾兄弟分列兩廂，席地而坐，滿屋衣冠似雪，氣氛庄嚴肅穆。魏錦彥三言兩語說明聚會之意，景雲鳳作補充也是要言不繁。然後由柳、陸二生端鼎取信。柳垂金搶先把小布捲拿在手裡，解開，取出箋紙，呈與大師兄展讀。魏錦彥內心震動，手抖得拿不穩信紙。景雲鳳看了他一眼，把信接過來。陸麗紅坐在景雲鳳旁邊，斜眼一看，不覺愕然。那張從自己懷裡遺落的小布捲裡的空白信箋，竟然填滿了蠅頭小楷！

景雲鳳面孔怨戚，哽咽不能成聲：「誰唸？」

柳垂金拱手齊眉：「請鳳姑節哀，開金口，露銀牙……」

景雲鳳便不推辭，生澀地唸起來。

錦彥、雲鳳、譚凱、垂金、麗紅……諸徒如見。

此次刀客尋釁，自忖不保，揮淚

留言，以道余志……

全場鴉雀無聲，連落葉飄地的聲音都聽得見。

余授徒歷二十載，桃李滿川東，皆俊傑也。蓋比武收徒，量材錄用，芽壯而樹直，信然。然比武收徒，亦未盡善，只重技藝，致使憾事無窮。余死之後，景氏掌門訴諸公論，推有德者居之，不可由比武裁決，使同室操戈。

柳子垂金，性情乖張，如其未死，可善待之，不可因係余義子而嬌慣縱容。但對其已爲之惡事，均不得追究、計較，如反余意而爲，余九泉之下，目難瞑也。

陸麗紅抬眼看柳垂金，二人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目光。柳垂金眨了眨眼，陸麗紅嘴角閃過一絲令人捉摸不定的笑意。

「陸麗紅，李晟之女……」

景雲鳳唸到這裡頓了一下。

「女！」衆師兄感到意外，吃了一驚。所有的視綫齊射向陸麗紅——目光由師兄看師弟的溫暖，躍爲男人看女人的灼熱。她玉面濺朱，粉頸低垂，第一次在師兄們面前露出女兒本色。

景雲鳳咽了一口唾沫，加重語氣，重複唸道：

「陸麗紅，李晟之女。余苦心孤詣爲其掩蓋女流身份，何故？蓋伊爲義軍後代，余欲其爲男身繼承祖業也。

文字非景雲龍親筆，心思、語氣卻何其相似，相似得不容你不信。遺書是假的，但陸麗紅卻動了眞感情。她想到自己的身世，想到師父對自己的恩情，禁不住捂着臉嚶嚶地哭了。

景雲鳳摟着她，安慰道：「乖乖，委屈你了，多年來，姑姑一直把你當男娃使喚……」說到此，也忍不住淚流滿面。

師兄們對鳳姑的話有同感。但男人不像女人那樣愛哭，反倒因和尚廟裡添了個尼姑而暗暗高興，表面鎮定，心中翻騰：一朵鮮花，不知那家有福兒郎享受。

柳垂金正襟危坐，一副憂國憂民的樣子。只有瞎子才看不出，他的正經是裝出來的。

「殺雞殺斷喉，做事做到頭，」魏錦彥顯得不耐煩，「景雲鳳，把信唸完，再說下文。」

景雲鳳抹乾眼淚繼續唸道：

「陰陽顚倒，情理有乖，即日起，着陸麗紅恢復廬山面目。柳、陸二子，才貌相當，情好甚篤，姻緣天定，有情人應成眷屬。余當玉成其事，擇日不如撞日，見信之時，便是彼等成親之日矣。余强不及見，九泉有知，亦含笑也，爲祝……

景雲龍

信到此唸完，鳳姑破涕爲笑。衆師兄先因嫉妒而略有不快，楞了一會兒後又嘩然而喜。柳垂金性急，跳起來就要去拉陸麗紅。陸麗紅慌忙趨避，捧着臉跑進耳房。

向隅者一個個强裝笑臉，擁上去向柳垂金道喜、祝賀。並一致推舉大師兄主婚。鳳姑當仁不讓地願充當紅媒。柳垂金喜不自勝，作揖打拱，一一致謝，在鳳姑面前還行了大禮。

景雲鳳彎腰扶起，嘴都笑圓了：「金兒，謝我做甚麼！」指着景雲龍靈牌，「不是師父玉成，你哪能小登科洞房花燭，還不拜，拜謝……」語未竟，淚流。

「說得是，理當，理當。」柳垂金如夢初醒，整衣斂容，向着景雲龍靈位納頭便拜。

「慢！」一聲斷喝，恰似半空中響起焦雷。

* * *

「慢！」面容一直嚴肅的魏錦彥舉手制止，「我要跟大家潑瓢冷水。」

柳垂金知道他要說甚麼，跳起來：「魏大哥，小弟哪些地方對不起你？」

景雲鳳也道：「錦彥，大家都高高興興的，你來敲甚麼邊鼓！」

「女人家，懂甚麼！」魏錦彥橫了妻子一眼。

「我要當媒人！」景雲鳳在丈夫面前撒起嬌來，「不許你破壞！」

衆師弟也七嘴八舌地責問：

「是呀，大師兄！師父的話都不聽了嗎？」

「大師兄這個人哪，喜歡抬棺材，不喜歡抬花轎。」

「君子成人之美，水抬人萬丈高，人抬人無價寶……」

聲浪漸漸平息，人們被大師兄那冷峻威嚴的眼神鎮住了。柳垂金臉色漸變，忐忑不安。

魏錦彥目眥欲裂，激動地說出一段往事：景雲龍懷疑柳垂金與刀客有勾結，曾憤怒地摔柳的靈牌……結論是：師父不可能把情同女兒的愛徒許配給有殺父之嫌的忤逆兒。

石破天驚，魏錦彥不多的話雖不足以震聾發聵上驚心動魄，一些本來就對這婚事不滿的人幸災樂禍，很快站到大師兄一邊。贊成者的歡樂情緒一下子從沸點降到冰點——李氏宗祠裡籠罩着濃霧陰雲。

假面具快要被揭開的柳垂金感到末日來臨，企圖背水一戰，叫嚷道：「魏錦彥，你在造謠，哼，編得好圓滑……你敢不敢掰開屁眼喊三聲天？不敢，哈哈哈，不敢！」

魏錦彥以冷對熱，話語如釘：「爲人莫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人咬人，無藥醫！媽的個皮……」柳垂金耍起橫來，又故伎重演，把衣服脫得精光。

「該死！」景雲鳳慌忙背過身去。

「柳師兄，當着師父英靈，成何體統！」

陸麗紅從耳房出來，「快把衣服穿

上！」

更了裝的陸麗紅使人另眼相看。粉紅色的湘雲紗衫，深紫色的綉金百折裙，薄施脂粉，亂挽雲髻，淚光瑩瑩，纖腰楚楚。除了耳環，頭上沒有別的珠翠，一塊潔白的孝布從頭頂直拖到後腰，更顯得如秋菊披霜，青梅綻雪，高潔淡雅，舉世無雙。

「信是眞。」她說。

人們呆了，爲她驚人的美麗，爲她勇敢的表白。

景雲鳳激動地拉着她的手，急切地問：「紅兒，你說信是眞的？」

陸麗紅輕輕點了點頭，輕得連耳環也不曾動。柳垂金頓覺眼前一亮，忙跪在陸麗紅石榴裙下，抱住她雙脚，流淚哀懇：「陸師妹，你爲愚兄多說幾句好話。」

陸麗紅凄然笑道：「心中無冷病，哪怕吃西瓜，柳師兄，你慮甚麼呢！」

「陸麗紅！」魏錦彥熱心冷面，似乎只有他一個人不爲美色所動，「師父屍骨未寒，你說話不要昧良心！」

陸麗紅心中酸楚、慌亂，但表面卻異乎尋常的鎮定沉着：「魏師兄，這封信是眞的，因爲在一年前，師父和我說過類似的話，他早就把我許配給柳師兄了……我說的是老實話，決無半點虛言。」

「紅兒……師父……」柳垂金眞的被感動了，失聲痛哭。

「陸麗紅，」魏錦彥痛心疾首地說：「你是義軍之後，讀書明理，應分清善惡是非，不應因兒女私情而廢大義，你要對得起死去的先人。日後扯謊說假話，不是光明磊落的行爲……何況，背死人過河，於你有甚麼好處？」

魏錦彥的責難字字千鈞，陸麗紅既感慚愧，又有苦難言。她何嘗不知，柳垂金大可懷疑，但說他殺父，還缺乏鐵證，要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需要時間。她不忍心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錯斬師兄。她喪失的東西太多了，剛死景雲龍，又死柳垂金，她受不了這樣沉重的打擊。更重要的是，她有很多事情要做：刀客未除，師仇未報，全川大起義迫在眉睫！比起來，柳垂金的事就微不足道了。所以，她決定暫時一帕巾包起來再說。但如何應付眼前千鈞一發的危局，除了說信是眞的外，卻別無良策。

柳垂金見陸麗紅猶豫不決，心中震怒，便使出最後一招，霍地從背上拔下刀來。

魏錦彥等大驚失色。如柳、陸聯手，再加上幾個也難取勝，勢成騎虎，無法挽回，只好硬着頭皮，拔刀在手，佔據有利地形，準備應戰。

情勢緊迫，一觸即發。

孰料柳垂金並不動武，而是雙膝跪下，祝告上蒼：「天地神靈，日月三光，我柳垂金若做了虧心之事，有如此刀。」說罷，雙手用力一捺。「察」，鋼刀絲裂，但還未斷，殷紅掌血順着鋒器流淌，點點滴滴，灑滿殿脚。

陸麗紅又驚又疼，捧着師兄血手悲啼。

柳垂金狂笑：「見紅有喜，見紅有喜呀！哈哈哈哈……」

急促的馬蹄聲驟然而至，在古祠大門外煞住脚。人隨聲到，幾十個兵勇蜂擁而入，兩邊紮陣，形成包圍態勢。緊接着，一個纏大包頭，穿絳色戰衣的官員，凜然出現在人們面前。

魏錦彥急問：「做甚麼的？」

「捉人！」那官員想來個下馬威，氣勢洶洶地戟指陸麗紅，「就是她！李晟餘黨！」滿面油光的臉上射出兩股邪惡的人，「兩年前從我床上逃之夭夭……」

景雲鳳臉上變色：「軍爺，你說甚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盡量把臉偏過去，「她從你床上……」

「不錯，」官員得意洋洋，「姓陸的與下官曾有一夕恩愛。」

一波三迭，事態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人們忽視了「捉人」的危險，把注意力集中到床笫私事上，陸麗紅一下子成了衆「視」之的。

程仲如的出現使事情複雜化，愛、恨、情、仇糾合在一起，黑白混淆，陸麗紅一時有口難辯，顯得狼狽不堪。

「有這些事沒有？」景雲鳳質問她。

「說呀，聾了？啞了？」有人附和鳳姑。

陸麗紅粉臉飛霞，忽又蒼白如紙。在人們的逼視下她躲到柳垂金身後，活涌的目光呆滯了，晶瑩的淚珠在長睫上哆嗦。

柳垂金返身擁抱她：「紅兒，別怕，有我。」

短短的六個字不啻是一副安神藥，她感到溫暖，有了力量，更把他當成患難知己，緊緊摟住：「垂金，我是清白的。」

陸麗紅梨花帶雨，柳垂金心如刀割，用舌頭去舐她臉上的淚，喃喃地：「你是清白的，我願爲你作證，也只有我才能爲你作證……我還要爲你雪恨，報仇……是我害了你，不清白的是我，我要洗刷我的污點，學你一樣善良、高尚、聖潔……」

「師兄，我是你的……」

程仲如見二人當衆親熱，不禁醋意飛揚，浪聲大笑：「柳賢弟，她可是哥哥們打了記號的，論名份你該喊嫂嫂。難道你要拾哥哥的餘唾，在哥嘴裡搶肉吃！」

「嗳……」陸麗紅在柳垂金懷裡昏厥了。

「逼人太甚！欺人太甚！」柳垂金把陸麗紅放在神案上。回過身來，見殿上殿下站滿了人，他想衆多晃動着的人影中尋找程仲如，終於發現了他。

濛濛中有亮光閃耀，那是丟棄在

地上的刀。刀與柄只有一指之連，刀是不能用了。但他仍將傷手伸進香爐裏滿香灰，顫抖地將刀拾起。

程仲如曉得他要動武，忙將身子退後半箭之遙。衆兵勇刀出半鞘。程仲如揮手制止，示意他們少安勿躁。

柳垂金怪叫一聲，將刀向程仲如擲去。

「來得好！」程仲如扭身讓過刀鋒，伸手搶住刀柄。兩股大力糾合一起，把刀從裂縫處拉折。斷器呼嘯着向院角大槐樹飛去，只聽「嗆」的一聲，入木三寸，刀鋒猶自震顫不停。

見此驚險場面，局外人無不瞠目咋舌。

柳垂金一擊未中，豹性大發，跨下台階，猛吼一聲，把三百多斤的鐵香爐高高舉起。

程仲如快步上前，雙手一伸，奪過鐵鼎，放回原處，面不改色，從容笑道：「兄弟之間，有話好說，何必動武。」

柳垂金怨怒郁積，又兼別有用心，更不答話，揮拳便打，一連數招，都被姓程的化解。柳垂金心知遇着勁敵，不敢怠慢，意欲先發制人，毒着狠招，挑對方要害之處攻擊。

程仲如奸笑道：「並非愚兄怕你，實是兄弟情深，客不壓主。會打不在頭二三，來而不往非禮也，愚兄還手了。」說罷，接住對方打來的衝拳，順水推舟，將來勢消溶於無形。接着扭身出掌，霸王趕山，掄擊柳垂金右肋。柳垂金卻不躲閃，反上步欺身而入，一炮三響，肘、掌、拳齊發，欲給對方迎頭痛擊。這是絕招，躲閃架格都不行，只好來個硬碰硬。

程仲如豎起小臂，緊鎖面門，擋住對方凌厲攻勢。兩人同時感到全身震動，遍體酥麻。程仲如不敢大意，趁雙手封住門戶之際，飛起一腿，猛踢柳垂金小腹。柳垂金不慌不忙，單腿提起，金雞獨立封住要害，鋼脚鐵腿碰個正着。

鬥了半個時辰，尚自勝負難分。

不能速勝，柳垂金暗暗叫苦，他有心病，拖久了於他不利。他怕程仲如當衆揭他老底，指出他是雇用刀客之人，則十個陸麗紅也難救他，所以他擲刀摔鼎，連發狠招，想置他於死地，然均未奏效，只好來軟的了。

「程兄，你我弟兄，不是外人，何必煮豆燃萁，相煎太急，今日打個讓手，那事千萬別說出……接招！」

「賢弟好章法，佩服！」程仲如知其心意，「天知地知，彼此彼此，要我休兵，這也不難，將牛兒讓給我……你有多少伎倆，盡管使出來！」

「這……好吧，三日之後，用轎子送到府上……不要賣眼睛，看打！」

「來得好快！兄弟眞捨得，好大方！果然身手不凡……」

這場擊打中的交易，進行得天衣無縫，不着痕跡，瞞過所有人的眼睛。

魏錦彥嘆道：「好俊的功夫！半斤八兩，如果柳垂金勝不過程仲如，景門中就再無能人了。」

景雲鳳也憂心忡忡：「誰也不是他的下飯菜的——紅兒傷病又翻發了。」

回首朝香案看去，大驚，香案是空的，陸麗紅不知那裡去了！

協議既已達成，二人倍感輕鬆，行拳走腿，游刃有餘。全場鴉雀無聲，只聽見靴履擦地，袖袂捲風，響聲雖極細微，卻足以驚心動魄。尤其是臂腿碰撞的「噗，噗，」聲，更加扣人心弦。二人鬥得難解難分。

「住手！」隨着一聲嬌喝，凌空撲下一個蝴蝶般的姑娘。陸麗紅欺身二人之間，使出祖傳迷魂脚，把程仲如踢了一個觔斗。

程仲如惱羞成怒，躺在地下叫喚：「她是欽犯，替我拿下！」

韃子們發聲喊，揮刀直撲陸麗紅。陸麗紅空手入白刃，奪刀在手，奮起神威，勇鬥羣魔。柳垂金也搶過一把刀，廝殺起來。魏錦彥、景雲鳳和其他景氏門人各執諸般兵刃，紛紛投入戰鬥。

柳垂金專找程仲如，想在混戰中一刀將他結果，好清清白白地做人。但程仲如卻像渾水中的泥鰍，狡而又滑。

馬蹄聲由近而遠，程仲如臨陣脫逃。走了活口，夜長夢多，柳垂金好生懊惱。

經過一場鏖戰，祠堂內外陳屍累累，清兵幾乎全軍覆沒。清掃戰場，少了陸麗紅和程仲如。

陸麗紅哪裡去了！

一種不祥的預感像鉛塊一樣充塞胸臆，擠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

祠堂裡靜悄悄的，這不是祭祀時的肅穆，也不是睡眠中的安靜，乃是一種被魔法魔住了似的死寂。

血！有人發現了一灘血，她受傷了？

一串血跡像無盡的虛綫伸出祠外……

仍舊是柳、陸曾經穿過的那道彩巷花門，鳥還在凄涼地叫着；但蝶飛了，花萎了，只剩下瘦條幹枝在秋風中搖曳。

殘英遍地，在舊紅上斑斑點點，重重叠叠地灑滿了新紅——血。

柳垂金差點暈過去。魏錦彥夫婦架扶着他。人們順着落紅狼藉的小路，尋跡覓踪，來到懸巖的邊沿。頭上是伸手可摸的白雲，脚下是令人目眩神迷的深谷。山野風大，衣袂飄飄，饒是武功高强，站在這絕壁之上，也不免膽顫心寒。

「看，那是甚麼？」一個師兄叫了起來。

人們順着他的手指，探頭俯首，向雜樹叢生的谷底看去。一棵樹的椏枝上掛着一綹薄紗，雖相隔有二三十

丈之遙，但萬綠叢中一點紅，異常鮮艷醒目。

人們清楚，這薄紗是從一件剛才還看見的衣衫上撕脫下來的。這衣衫的主人看不見了，只剩下它，在那人跡罕到，目力難及的深谷裡，火焰一樣燃燒，鮮花一樣開放，彩霞一樣飄浮，像一個有生命的精靈，寂寞地顯示它的存在。

二十八個人有二十八種感受，但無一例外地都哭了。相看淚眼，無語凝噎，默默地哀悼，唏噓聲都不敢大了，怕把最後一點殘紅驚逃。

半晌，魏錦彥才倒抽一口涼氣，甕聲甕氣地說：「我們來遲了一步。」

柳垂金再也控制不住，凄厲地呼喚：「陸麗紅！」說着，縱身便跳……

幸好身旁站的有人。魏錦彥夫婦早防着他要這樣，忙及時拽住。幾個人生拉活扯把他拖離懸崖，按在一塊石頭上坐下。師兄們輪番勸慰，好容易勸柳垂金止住了哭。勸的人又哭了。

景雲鳳流淚滿臉地說：「哭頂屁用，救人要緊，生要見人，死要見屍。」於是，由她提調：魏錦彥率衆師弟下崖找人，她自己留在上面看守柳垂金。

點撥停當，開始行動……

景雲鳳怕柳垂金仍想不開，去走殉情的絕路，就緊摟着他。柳垂金從小對鳳姑有好感，在她的懷裡感到踏實和安寧，掙扎幾下，也就不再動彈了。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姑侄默默祈禱，求神佛保佑陸麗紅和所有的人都平安無事。但當他們瞥見身旁崖石上幾行用木炭寫的字跡時，希望渺茫了。

那是陸麗紅留下的兩首詩：

綠麗殘紅土內埋，受辱蒙羞事可哀。
空見淚灑相思茂，幾曾露滴牡丹開。
神女未入襄王夢，明月已尋幽人來。
七尺丹綾色未改，寄語蜂蝶漫疑猜。

洞簫聲斷月明中，欲覓遺響化飛鴻。
才驚脂膏吻利刃，又慕喜燭醉春風。
假作眞時眞亦假，空爲色處色也空。
暮雲深鎖蓬山路，武陵無處訪情蹤。

二人讀罷詩，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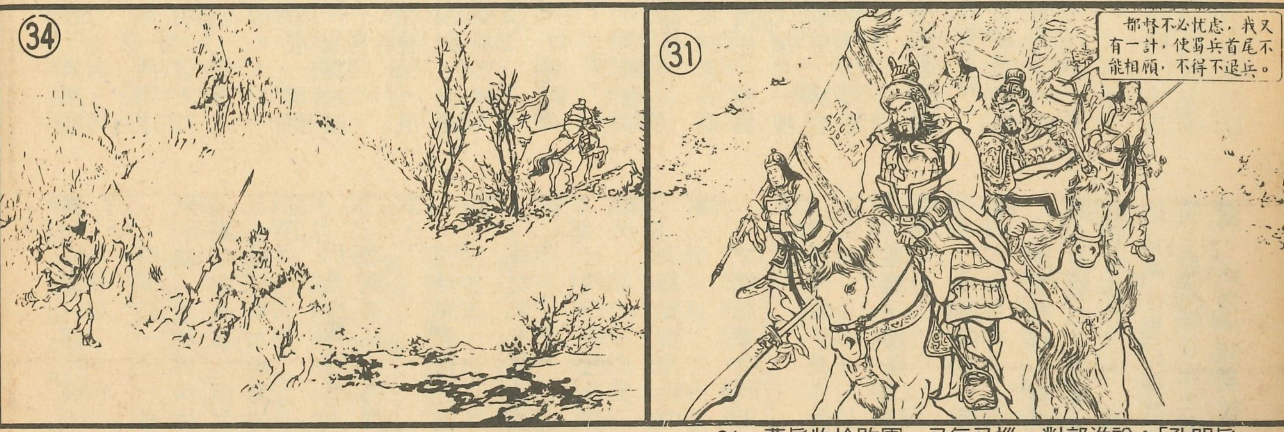
浩浩風起，暝暝日沉，暮靄從四面八方襲來。深溝中的景物模糊了，變成濛濛的一片。雲騰霧湧，柳垂金的心潮、思緒隨着雲霧的翻騰而翻騰。他凝眸谷底，似乎看見了一個美麗、活潑的陸麗紅……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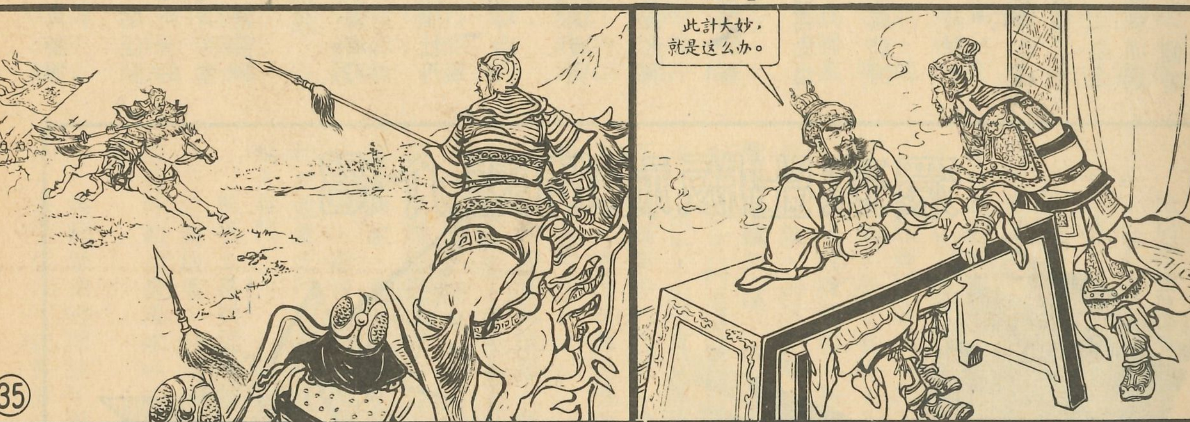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六

擒孟達（二）

徐正・編繪



31　曹眞收拾敗軍，又氣又惱，對郭淮說：「孔明眞是厲害！不想我們的計策，竟被他完全悉破，反而被他殺得大敗。如今敵强我弱，怎樣才可以打退蜀軍呢？」



32　回到營寨，曹眞問是何計，郭淮說：「都督可以派人携帶禮物去連絡西羌，並允許和羌王締結姻親。羌人感激，必定肯起兵攻襲蜀兵的後背，那時我們再集中兵力攻擊前面，這就不難取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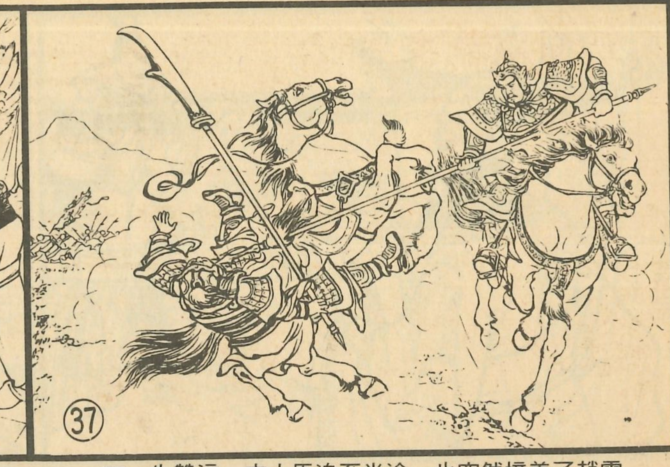
33　曹眞自從打發使者去西羌後，天天焦急地盼望回音。一天，探馬來報：蜀兵已在拔營撤退。」郭淮大喜道：「如何！羌兵到底在蜀軍背後發動了，孔明哪得不退？追呀！」

34　曹眞便將大軍分作兩路，分別由先鋒曹遵、副先鋒朱贊領頭，緊緊追擊。

35　曹遵領着一路人馬走在前面，見蜀兵隊伍混亂，行動慌張，便催人馬趕緊追上去。忽然前面戰鼓大震，殺出一支人馬，領頭的正是蜀軍大將魏延。



36　曹遵猝不及防，慌忙上前迎戰，却被魏延劈頭一刀，斬落馬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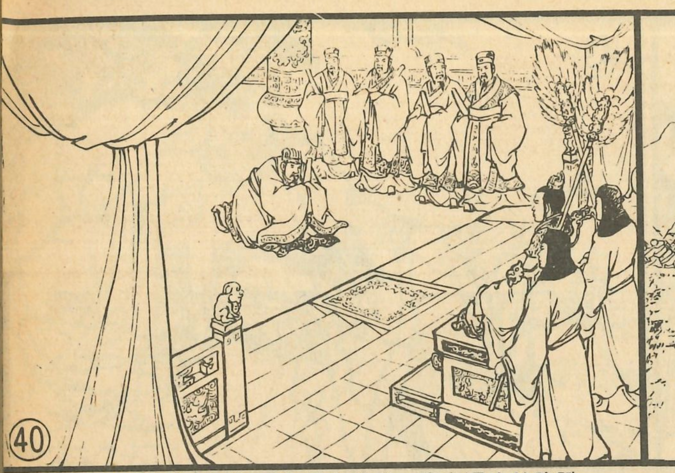
37　朱贊這一支人馬追至半途，也突然撞着了趙雲。趙雲「呼」的一槍，頓時把朱贊刺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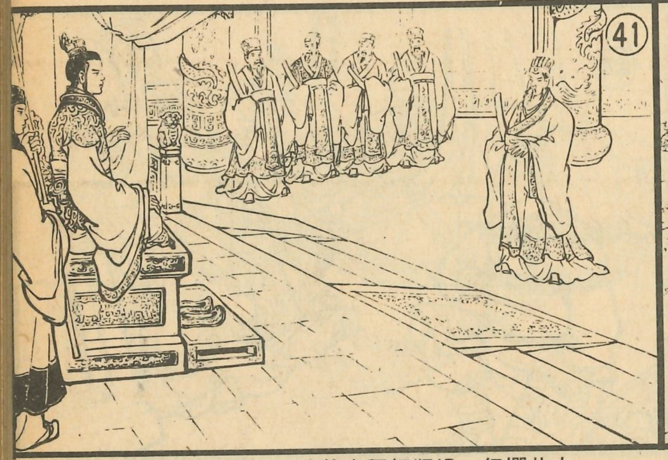
38　曹眞見連喪正副先鋒，正要收兵，背後喊聲又起，鼓角齊鳴。原來孔明已設計殺敗了羌兵，命關興、張苞趕來截殺。魏兵怎能抵敵，直退到渭水，才得重新安營下寨。



39　曹眞急忙差人趕往洛陽求救。魏主得悉，震驚萬分，忙與大臣商議。華歆建議曹睿親征，不然，長安有失，關中格外危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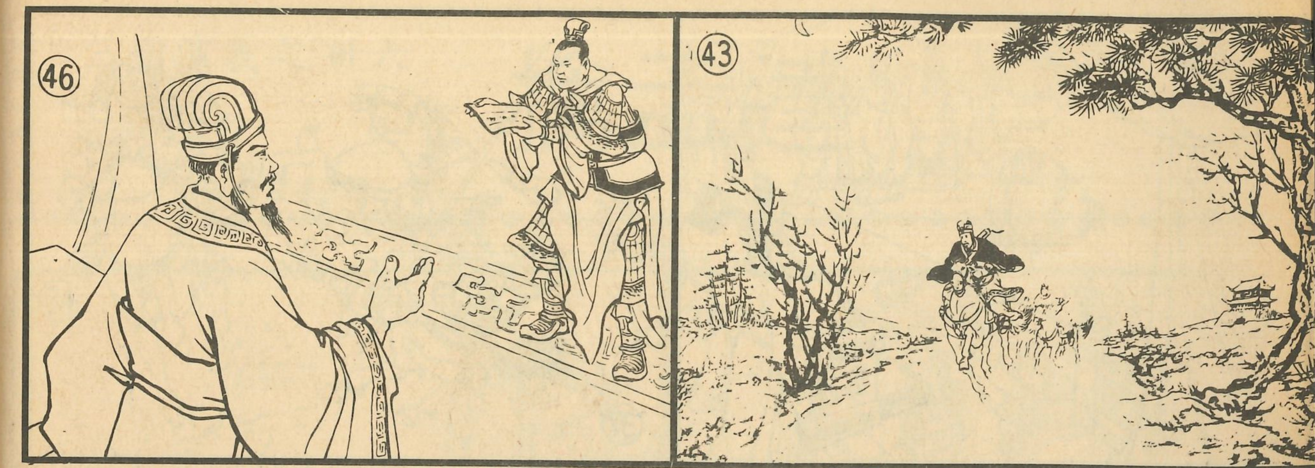


40　太傅鍾繇奏道：「凡爲主將者，應有過人的膽識。曹眞雖然久經戰陣，畢竟不是孔明的對手。臣以全家保擧一人，可退蜀兵，不知聖意如何？」曹睿道：「太傅是當朝元老，有人只管保擧。」



41　鍾繇說：「過去，諸葛亮興師犯境，但懼此人，因此散佈流言，使陛下削了他的兵權，然後才敢長驅大進。如果重新起用他，蜀兵必退。」曹睿問他是誰。

42　鍾繇這才說出驃騎大將軍司馬懿的名字來。曹睿一聽，不禁嘆了口氣：「這件事我原很懊悔。現在仲達(司馬懿的號)在何處呢？」鍾繇告訴他，說是在宛城閒住。



43　曹睿决定御駕親征，前往長安坐鎮；一面連夜派人帶了詔書到宛城，恢復司馬懿的官職，又加封他爲平西都督。命他率領南陽各路人馬，趕來長安會合。

46　李豐却說：「孟達當初降魏原是不得已，最近飽受曹睿猜疑，所以决心率領金城、新城、上庸三地兵馬，直取洛陽，响應丞相北伐。小侄已將孟達的書信帶來，他差來的親兵也等在外邊，請丞相定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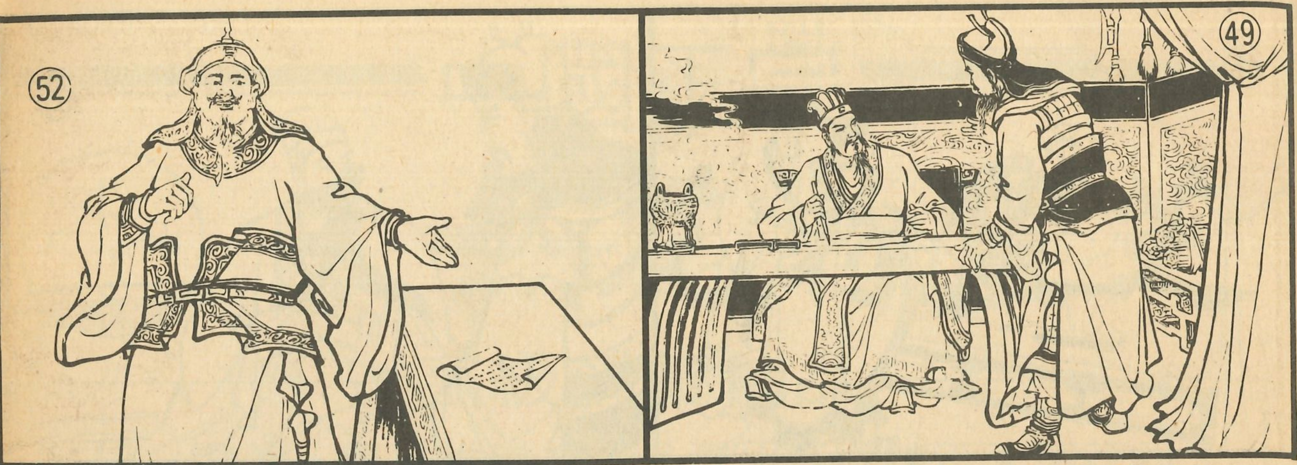
44　再說孔明正在祁山大寨商議軍計，忽然軍士來報：「鎮守永安的李嚴將軍派公子李豐來見丞相。」孔明吃驚，只道是東吳發兵進犯來了，急忙叫李豐進帳。

47　孔明正在詢問孟達的親兵，忽然傳來了曹睿親至長安和司馬懿出任平西都督的消息。孔明一怔，頓時露出驚訝和憂慮的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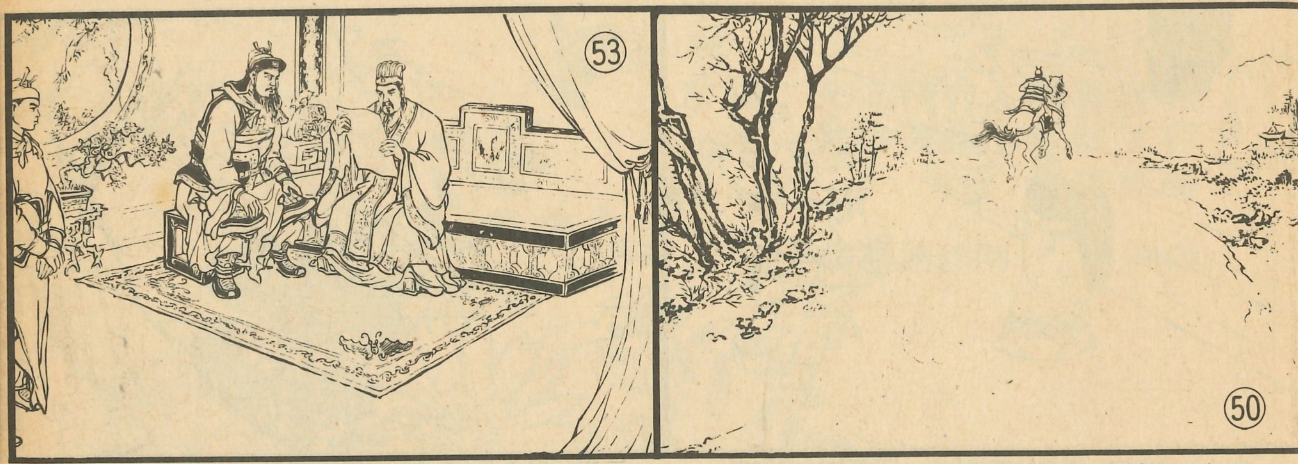
45　李豐一進帳，就對孔明說：「特來報喜。」孔明楞了一下，問他有何喜事。李豐說：「曹魏的新城太守孟達有信給家父，說他願意响應丞相，舉兵直取洛陽。」孔明有些懷疑，因爲孟達原是變了節投降曹魏的，不相信他又會反正。

48　這時，參軍馬謖在旁，大聲說：「曹睿有甚麼了不起，如果他到長安來，正好擒拿他，丞相何故驚訝？」孔明道：「我怎會怕曹睿，顧慮的只是司馬懿一人而已。現在孟達打算在新城起事，碰上司馬懿是必敗無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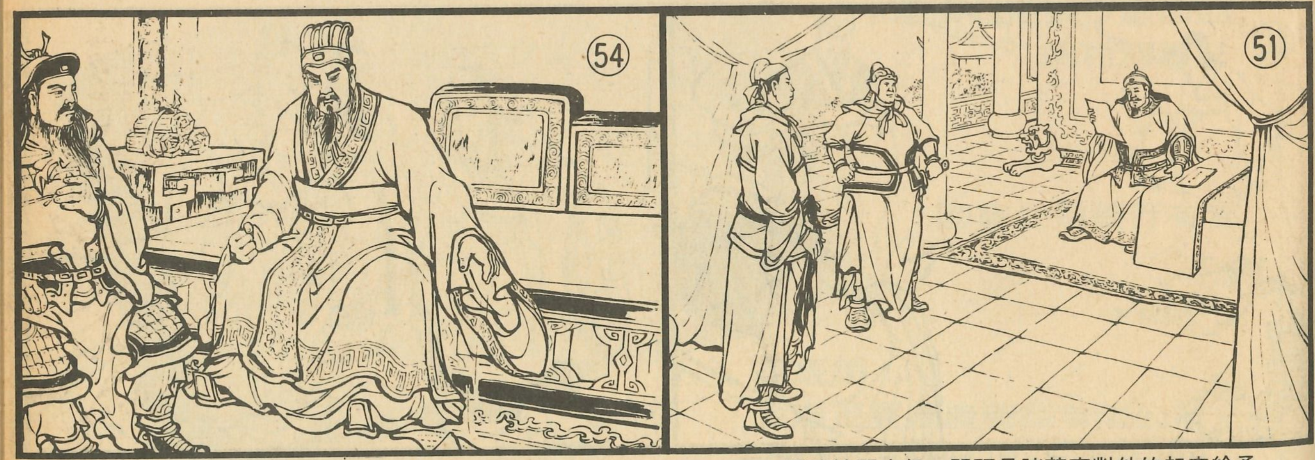
49　馬謖說：「何不寫封信，趕快派人送去，令孟達提防。」孔明點了點頭，立刻寫信，除了勉勵以外，再三叮囑要他切宜謹密，不能輕易托人。

52　孟達看完書信，不覺失笑道：「人說孔明凡事多顧慮，果然不差。宛城距洛陽八百里，距新城一千二百里。司馬懿要來攻我，奏准曹睿就得花一個月，那時我已準備妥貼，還怕他甚麼？」



50　孔明匆匆寫好信，打發孟達的親兵回去。

53　孟達當下寫了回信，要諸葛亮放心。信後寫道：「即使司馬懿前來，達亦不懼。丞相寬懷，但等捷報。」派親兵送給孔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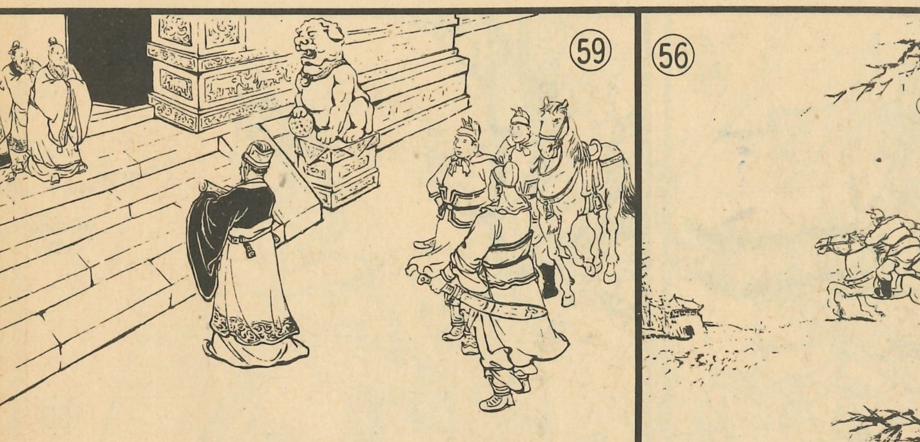
51　孟達接閱來信，開頭見諸葛亮對他的起事給予很多鼓勵，非常高興，看到後面，不禁搖起頭來，因後面寫道：「近聞曹睿復司馬懿之職，要他率領宛洛之兵西犯，如果知道你準備起事，定會移師前來。你要作充份提備，千萬馬虎不得。」

54　孔明看罷，把信拋在地上，頓足嘆了口氣，說：「看來孟達非死在司馬懿手裡不可了！」



58 司馬師、司馬昭在旁問道：「父親爲何嘆息？」司馬懿道：「你們怎懂國家大事！」司馬師道：「父親可是爲了皇上不用而嘆息？」司馬懿默然不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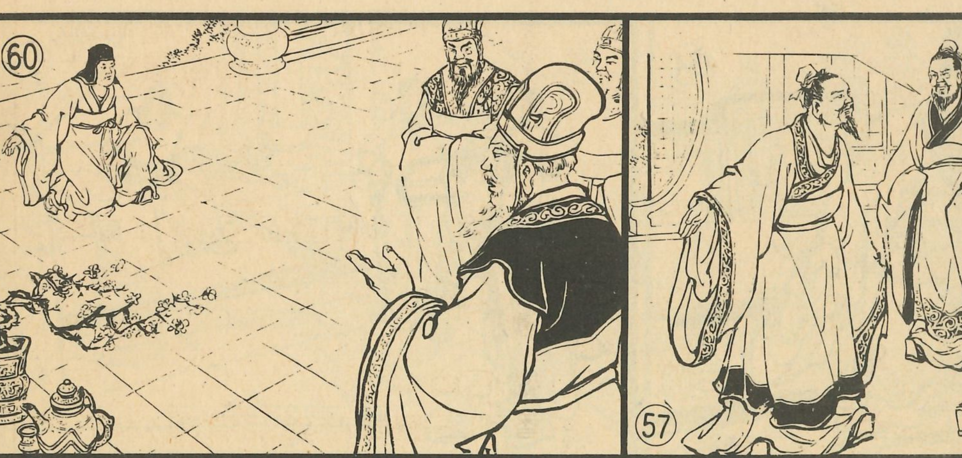
55 馬謖總是將信將疑，孔明道：「兵法上說：『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怎麼會像他所料想的往返要一個月呢？司馬懿行事果斷，他知道孟達起事，未必會先奏准曹睿。如果領兵急行，不消十天就可抵達新城，孟達這樣大意，怎措手得及呢？」



59 話才說完，曹睿的專使到了。司馬懿接過詔書，非常高興，便下令調集宛城各路軍馬，準備出發。



56 孔明愈想愈不放心，便寫了回信，命孟達的親兵趕回。信裡說：「在起事前，千萬要守秘密，不要讓同事的人知道，否則必定失敗。」那人連夜趕回新城向孟達覆命去了。



60 司馬懿調齊各路兵馬，剛要出發，忽然門人來報：「金城太守申儀派家人來求見都督，有機密事稟報。」司馬懿便傳那人進來。(待續)



57 再說，司馬懿和長子司馬師、次子司馬昭閒居宛城，覺得罷官在家，壯志難伸，心中總是悶悶不樂。一天，他聽到曹眞在祁山中了孔明的計，被殺得大敗，不禁連連嘆息。

塞外恩怨錄／麥中青・文
可飛・圖

暗箭傷人

暗箭傷人七年罪　仗義救人英名傳

春回大地，冰封雪皺的烏喇特大草原，現在冰溶雪解，草木皆青，牧人都聚集於此，蒙古包式的帳幕，星羅棋佈，羊羣遍地，牧馬嘶鳴，這一片大草原，成了塞外的另一個世界。因爲它離開官府治下的城市很遠，皇法也管不到這裡來。

正因爲皇法也管不到，聚集在這裡的人良莠不齊，除安份的牧人之外，在星羅棋佈的帳幕裡，有狡獪的賭徒設局騙人，也有高挑酒帘，專賣濃香烈性的美酒，也有輕歌漫舞賣俏的姐兒，也有鬼鬼祟祟躲在帳幕裡幹殺人越貨的馬賊，因此，住在這一片大草原上的人，個個都背弓携箭、肋下佩刀以自衛，但最使他們提心吊膽的，却是那些野處穴居的番人，鼓聲一响，番人便洶湧而來，放火奪馬，呼嘯而去，化整爲零，無影無踪，所以，人們一見番人出現，就得戒備森嚴。

那天，位於大草原附近的五加河上，突然來了一個四十開外的大漢，他駕舟而來，口中哼着前人詩句：「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即今河畔花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他一面吟着詩句，一面打槳，可是，突然間，河畔出了一隊番人，全是青布纏頭，腰弓背箭，氣勢洶洶騎着高頭駿馬，蹄聲得得地向烏喇特大草原馳去。

這中年大漢，久居塞上，熟知番人的習慣，祇看了一眼，又悠然自得的打槳划船。由於順流而下之故，他乘船比番人騎馬還快得多。不一刻，他已泊舟在河邊的柳樹之下，順手翻開艙板，取出一壺箭、一張弓，背在肩膊上，大踏步上岸而去。原來他也是往烏喇特大草原的。

這中年大漢走進密密麻麻的帳幕裡，人們對他並不陌生，賣酒的老闆董二爺，一眼看見了，就高聲叫道：「倪二虎，你甚麼時候出獄的？快進來喝一杯，咱們不見了七年多了。」

倪二虎微微一笑，道：「七年的日子不算長，可不是，現在我又在狠山河谷建立了一個家，麥苗青青，小羊也長大了啦。」說着，一步一步的走進董二爺的酒肆中。

董二爺和倪二虎都是排行第二，祇是老董賣酒起家，做了老闆，人們都稱他爲二爺；倪二虎却是個莊稼漢，長年累月在農田工作，起不了家，所以沒有被人尊稱爲「二爺」，但是，他爲人很有義氣，塞上的人都親熱地跟他打招呼，雖然他在七年前，吃了人命官司，被捉到監牢裡，人們還是很敬重他。

董二爺親自打了一壺酒，端過來兩盤小菜，殷勤招待。

酒過三巡，倪二虎便對董二爺說：「這幾年來，我在牢裡，朋友們常常送酒肉到牢裡來，生活還算過得寫意，只是惦念着雄兒，自從我吃了官司

後，妻亡子散，雄兒小小年紀，流蕩江湖，我沒有盡過做父親的責任，好好教養他。昨天才聽朋友說起，他在烏喇特大草原替人做小廝，所以特地前來，領他回去，可是，隔別了七年，孩子已經十七歲了，恐怕父子相逢，他也認不得爹了。」

他說到這裡，十分感慨，董二爺却嘻嘻一笑，道：「倪二虎，如果我知道你在狠山河谷建立了一個家，早就通知你，讓你們父子重聚了。」董二爺忽然用手一指，道：「雄兒來了，瞧！他長得身體壯大，再過幾年便有你這麼魁梧了。」

倪二虎循他所指望去，果然看見一個身材高大的青少年，模樣和自己一般的濃眉大眼，心中一喜，飛步跑了出去，一把將那青少年抓住，口中却道：「雄兒，雄兒！」

這少年瞪大雙眼，驚異的望着他，接着倒在他懷裡，親熱的叫了聲：「爹！」眼眶一紅，正表示他喜極而流出的眼淚。

董二爺瞧他父子二人悲喜交集的重逢，流露出骨肉親情，於是，哈哈大笑道：「二虎，快和雄兒進來，你們父子相會，該喝杯酒慶祝一番啊！」一疊聲的叫酒保加酒添餚，並且加上一雙筷子。

雄兒感激地道：「董伯伯，不用給我添杯筷了，我還得回大帳去伺候客人，晚上才能前來啊。」接着便對倪二虎道：「爹，這幾年來，我儲存了一口袋銀子，準備給媽營造墳墓。你來了，明天正好和你一起上墳去。」

提起故世的亡妻，倪二虎淚水不由滾下，他也沒有空把它抹去，因爲孩子太孝心了，他雙手把雄兒抱了起來，道：「你媽媽的墳墓，我已經移到狠山河谷了，而且我還建立了一個家，雄兒，你辭掉了這份小廝的職務吧！以後咱們爺兒倆，同回到狠山河谷，從今以後，永不分離。」

雄兒聽聞爸爸在狠山河谷建立了家，興冲冲的說道：「這個好消息，我得告訴姬姑娘。」

倪二虎問他那個姬姑娘？董二爺插口道：「那就是在大帳裡賣唱的漂亮美人兒麗姬，這幾年來，雄兒很得她的照顧。」

倪二虎因爲感激麗姬照顧他的兒子，當下便道：「雄兒，我和你一起去向她道謝，並替你辭去這份工作。」

父子二人正欲離開酒肆，陡然聽聞人聲鼎沸，驚呼駭叫：「番人來了，快準備迎敵，當心他們放火燒帳篷！」

番人來了，這是驚天動地的消息，人們紛紛從帳裡跑了出來，持矛執刀，如臨大敵一般。董二爺也趕忙的從櫃台裡抄出一口單刀，準備迎敵。

就在這當兒，蹄聲得得，一隊人馬闖進來，倪二虎看得眞切，那些頃刻間打從河畔走過來的番人，他知道這一隊番人並不是來劫掠的，也許是來購買鹽巴，正欲招呼各人不要輕啓戰禍。但是，人叢中一個高大漢子，已彎弓射出連珠箭，箭羽嘶風，走在前頭的三個番人，已慘叫連聲，中箭墮馬。

倪二虎想攔阻也來不及，只見這一隊番人豕突狼奔的逃走，其中一個頭上簪着紅纓的，哇哇大叫：「你們這些蠻子，射殺我的族人，决不和你干休！」邊說邊跑，策馬而去。

倪二虎久居塞外，知道番人的習慣，知道這個頭上簪着紅纓的番人，正是身份甚高的族長，他這般恨恨連聲的責罵，樑子是結定了，立即奔過來對這個高大漢子說：「朋友，你這回賣弄『連珠箭』法，不是威風，是給大家惹下了災害。」

這高大漢子瞥了倪二虎一眼，冷冷一笑，道：「我高天鶴從來不怕惹禍的，二虎，要是你也想賣弄本領，咱們不妨比劃三箭。」

倪二虎在塞上是著名的神箭手，箭無虛發，高天鶴向他當衆挑戰，他怎能沉得住氣，立即從肩上卸下鐵胎弓，探手入壺拔出三支狠牙箭，就在酒肆之前，接受挑戰。

好狠心的高天鶴，他一見倪二虎弩箭，搶先一步彎弓架箭，颼的一聲，一箭射出。

要知道比箭與比其他武器不同，搶先發射的佔了壓制敵人的先機，迫使對方處於被動，至少也得先行避了這箭，才能反擊。

可是，倪二虎不愧有「神箭手」之稱，他並不躲避來箭，却在來箭射到半途之際，他急彎弓一箭射出，鏗的一聲，將高天鶴的「豹齒金羽箭」射落地上。

高天鶴吃了虧，氣得面色鐵青，厲聲喝道：「教你試試我的『連珠箭』法滋味！」

落場無父子，動手不認輸。倪二虎嘿嘿一笑，道：「你祇管射來，若給你碰脫一根汗毛，也算你的本事。」

倪二虎不僅說得嘴硬，態度也顯得是硬把子，仗着自已發射神速，箭不扣弦，讓對方繼續先射。

高天鶴自然不客氣，二支「豹齒金羽箭」一齊扣在弦上，連珠射出，正是弓開如滿月，箭去似流星，對準倪二虎胸前射去。

好本領的倪二虎，儘管二支箭快如流星，他却從容不迫地翻身一箭射出，金鐵交鳴，兩支箭給他一支箭射跌落地上。

這麼一來，旁觀者齊聲喝彩，道：「倪二虎好箭法！」

倪二虎不但好箭法，他手中還扣着一支未射的狠牙箭，照理要待他射完這支箭，比劃才算結束。

可是，董二爺已看出高天鶴的連珠箭法，不及倪二虎的百步穿楊的巧妙，生怕比下去，高天鶴會輸掉性命，趕忙出來打圓場，對倪二虎道：「你

這個神箭手的箭法，比七年前的功夫精進得多，高天鶴三箭已射啦，用不着再比下去，是你贏定了。」

董二爺做好做歹的勸解，倪二虎此次來烏喇特大草原，目的是找尋兒子，現在兒子已找到，也就不再跟高天鶴計較，帶着雄兒往大帳去。

途中，雄兒十分高興的對倪二虎道：「爹，這個高天鶴是這裡最出色的弓箭手，他的『連珠箭』法，十發九中，可是你比他更强，他日回到狠山河谷，你得傳我箭法才好。」

倪二虎哈哈一笑，道：「這個是當然的，我不但傳你箭法，還會教你其他武功。」

雄兒本性好武，聽聞父親這麼說，歡喜得跳了起來，不一刻，便和倪二虎走進大帳去。

這個大帳是徐三瘋子經營的賭窟，也是歌女們高歌艷舞的銷金窩。這時番人走了，客人絡繹不絕的回來，麗姬也在舖滿錦綉的舞台上，抱着琵琶引吭高歌。雄兒指着她對倪二虎道：「爹，她就是麗姬姑娘，你看，她是多麼漂亮的啊！」

過了七年牢獄生涯的倪二虎，此刻抬頭一望，登時覺得眼睛一亮，因爲這個麗姬姑娘實在漂亮極了，容光煥發，儀態萬千，恰似朵盛開的鮮花。

倪二虎正在目光灼灼的看着她，雄兒又低聲說道：「爸，她唱的是『我待你回來』，我聽了她好幾次，她每唱這一首歌的最後一段時，必定是淌出眼淚的，據說她自己也爲歌詞而傷心。」

「我待你回來」，是塞外民間的小調，歌詞是描述一個少女給情郎拋棄，她却憑欄遠眺，痴心等候他回來，所以歌詞悽婉欲絕，當然，雄兒是個少年，還沒有試過愛情滋味，那裡懂得男女間悲歡離合的事情。

但是，倪二虎却不然，他嚐試過愛情的滋味，只是心愛的妻子郝淑貞死了，他發誓今生再也不會愛上別的女子罷了。饒是如此，歌詞委實悽婉動人，嚐過愛情滋味的倪二虎，未聽到末段，已先自黯然流淚，這也是由於麗姬演繹這首歌太眞切之故。

倪二虎正在掏手拍揩抹眼淚之際，徐三瘋子走了過來，哈哈大笑道：「男子漢，大丈夫，流淚是丟人現眼的事，朋友，你如果喜歡麗姬，三千兩銀子，便可以討她回去做婆娘，可是別想一夕風流，這小妮子不肯零售愛情的。」

倪二虎不及回答，雄兒已莊容正色的道：「徐老闆，你不要胡說八道，他是我爹，別說他沒有三千兩銀，縱然有五千兩銀，麗姬姑娘也不是下流胚子，給你當貨品買賣的，我告訴你，今天我要隨爹回家去，不替你幹這小廝差事了。」說畢，牽着倪二虎之手，逕奔後帳而去。

後帳是舞台的後廂，給歌女們歇息和更衣的地方。倪二虎被雄兒牽了進來，五顏六色的鮮艷衣裳和芬芳的脂粉氣味，倪二虎猛地覺得這個地方不是去處，翻身便想出去。雄兒牽着他的手道：「爹，你得耐着性子躭擱一會兒，我要等候麗姬姑娘進來，和她告別，讓她知道咱們父子重逢哩！」

不一會，麗姬掀帘進來，她剛才在舞台上已看見雄兒和倪二虎站在一塊兒，已感詫異，現在聽聞雄兒說隨父親返回家中，當眞是驚喜交集。這幾年來，她一直把雄兒當作小弟弟般看待。因爲雄兒流浪江湖，她也是淪落天涯的歌女，如今，雄兒一旦離去，她實在黯然神傷，但是雄兒父子能再重聚，她實在替他高興，她心情矛盾，半晌說不出話來。

倪二虎見她緊握着雄兒的手，顯然她二人之間，友誼十分深摯，像姊弟之情，也似母子般親切，於是搭訕地道：「麗姬姑娘，蒙你照顧雄兒，我父子都很感激，我的家在狠山河谷，要是你能到來，我們是十分歡迎的，現在時候不早了，就此告辭。」

麗姬是個感情豐富的女子，她雖然捨不得雄兒離開，却不能不讓他隨父親回去，她想給他一點東西作紀念，一時間却不知給他甚麼才好，終於脫下一枚紅寶石指環給他，還依依不捨的送他們到帳外。

麗姬對雄兒這般深摯的友誼，倪二虎在歸途中，便絮絮的詢查她的身世，從雄兒口中，知道她自幼沒有父母，狠心的叔嬸，將她賣給徐三瘋子爲婢，後來徐三瘋子看她相貌漂亮，僱請樂工教她吹彈歌唱，迫她當歌女。

倪二虎聽了，感慨地說：「老天爺就是這般瞎眼睛，好人是沒有好報，像她這樣好的女子，應該有一個好的丈夫才是呀！」

雄兒忽然問道：「爹！你瞧這個高天鶴，是不是個好丈夫呢？」

倪二虎隨口答道：「模樣兒還算得俊的，武藝功夫也好。」

雄兒嘿嘿冷笑道：「我說他甚麼也不好，模樣兒比不上你端正，武藝功夫，不要說別的，光是箭法，你就比他强得多了，他除了賭博之外，旁的不懂，祇懂得向麗姬姑娘要錢揮霍，試想，男子漢要使用女人的錢，那還算得是丈夫。」

倪二虎問道：「那麼他是不是她丈夫？」

雄兒道：「是不是我不知道，可是，他們常常斯混在一在，特別是要錢的時候。」

倪二虎聽在耳裡，已知道麗姬和高天鶴雖然不是正定名份的夫妻，却已瞞着徐三瘋子，暗地裡私戀，不禁嘆息一聲道：「眞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雄兒聽不懂這句諺語，詫異問道

：「是甚麼意思？」

倪二虎便告訴他說：「麗姬姑娘人品很純潔，高天鶴這樣不務正業，只顧要女人錢財揮霍，麗姬姑娘嫁給了他，豈不是和鮮花插在牛糞上一般可惜。」

諺語雄兒不懂，這麼解釋，他便恍然明白，立刻嚷道：「爹！我要回烏喇特大草原去。」倪二虎問他爲甚麼。他坦言道：「我要告訴麗姬姑娘，提醒她勿再與這姓高鬼混。」

倪二虎大笑道：「這個用得着你管嗎？不要胡鬧，前面就是狠山河谷了。」

黃昏的夕陽，映照着一所土房子，牆壁像鍍了金一般，走進去，桌椅傢具俱全，佈置得窗明几淨，多年來流浪江湖的雄兒，看了已經高興極了，倪二虎引他走進後廂去，用手一指道：「這兒兩張床舖，小的是準備給你的。」

雄兒這一喜，更喜得手舞足蹈，因爲從此以後，他有一個家了。

倪二虎坐了七年牢獄，至今，一旦與兒子重聚天倫，樂得心花怒放，自然將自己武藝功夫，傾心傳授。

雄兒本來是天性好武，又眼見過自己父親的百步穿楊神箭法，傾慕之極，所以他第一件事就學射箭。父子二人，除了日中勤勞莊稼之外，就去河畔練箭法。

自古道「虎父無犬子」，現在雄兒專心鑽研箭法，藝業進展甚速，不到三個月之久，他兩臂已能開硬弓，練得一手好箭法。

那天，他父子二人正在河邊比賽射魚，突見河裡一團黑黝黝的東西，從上游隨波順流而來，險些兒傾覆在波濤滾滾之中。

倪二虎眼快，看出這一團東西，雖然不是船，却有點似是木筏，而且還隱約看見筏上有人，於是，立即停止射魚，叫雄兒將繫在河邊的小船解纜，父子二人，四條臂膀，一齊打槳，飛也似的划船往上游去。

倪二虎生長在塞外，世居五加河畔，他駕船的本領巧得很，儘管濁浪排空，波濤滾滾，在他操縱之下的小船，却能直線的衝波破浪前行，不一刻，坐在船頭打槳的雄兒也看得分明了，木筏上兩個男女，那女的不是別人，正是麗姬。

只見她抱着木筏上的木樁，身子却被波浪打得一顛一歪，不用說，全身衣衫盡濕。

雄兒看到此，尖聲大叫道：「麗姬姑娘，麗姬姑娘！」跟着就想向木筏跳過去。倪二虎連忙喝住他道：「使不得，水流湍急得很，當心自己的船也翻下河去。」

他父子高呼大叫，木筏上的麗姬也聽到了，抬頭一看，見雄兒站在船頭，而這艘小船却衝波破浪而來，不禁欣然大喜，大叫道：「雄兒救我……」但是，雄兒沒有回答，因爲他此刻已看見高天鶴也在木筏上。

年輕人心地純良，但最講究是非，高天鶴這種專要女人錢揮霍的沒出息傢伙，雄兒見了他就討厭。

倒是倪二虎本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宗旨，揚聲答道：「麗姬姑娘，妳別慌張，我馬上接妳過船來便是。」說着一手打槳，一手拿着一根長索，暗自運用功力。

要知此時小船距離木筏，少說也有三丈開外，而木筏在波濤洶湧之間，高天鶴根本就把持不定，木筏被波浪衝激前顛後覆，險象横生。

在這個時候，小船萬萬不能駛近木筏的，祇能用長索牽着它，因此，倪二虎要覷得很準確，才好將長索扔了過去。

在驚濤駭浪之中，倪二虎費了很大的氣力，終於將木筏拴住，把麗姬接過船來，就在這當兒，發覺高天鶴身上中了兩枚箭，雖然不是致命之傷，却已流血不少。

他們爲甚麼如此狠狽，冒險乘木筏逃走？倪二虎已看出事有蹊蹺，但此時救人要緊，將高天鶴抬進房子去，替他止血裹傷。

依倪二虎主意，招待他幾日，待他箭傷復原之後才送他去。可是高天鶴自己心中雪亮，知道徐三瘋子，一定派人追踪前來，這裡躭擱不得，當下便對倪二虎說道：「我有要緊事，馬上得往府城去，你這條船和弓箭，一股腦兒賣給我吧！」

提起弓箭，倪二虎才發覺他擅射「連珠箭」，而身上竟沒有弓箭携備，祇是肋下佩着一口長劍罷了，心中當然明白，怪不得他給人射傷，原來他沒有弓箭還擊對方，但是，由於這一發覺，倪二虎越發懷疑他，當下便坦然道：「高天鶴，這條船是我往來五加河上的代步工具，弓箭是自衛的武器，這些東西都不能賣給你的，要往府城去，我送你一程便是。」

誰知話剛說完，高天鶴突然一翻身，就在身上拔出長劍來，一劍抵住倪二虎心窩，冷笑一聲道：「我不要你送，祇要買你的東西，如果不答應，馬上把你幹掉。」

這突如其來的威脅，不但出乎倪二虎意料之外，也出乎麗姬意料之外，她喲的一聲說：「天鶴，你瘋了麼？他救了你的性命，怎能恩將仇報，你縱然急着要上府城，也不該這樣兇巴巴的。」

高天鶴冷冷的說道：「不兇也不行，他不肯將東西賣給我，我怎能上府城？」

高天鶴爲甚麼急着要上府城，麗姬是知道的，所以她懇求倪二虎道：「倪英雄，你就將這條船和弓箭讓給他，他實在有要緊事非上府城不可。」

人是感情動物，特別是小孩子感情更純眞。雄兒雖然鄙屑高天鶴不長

進，沒出息的要女人錢來揮霍，更憎恨他恩將仇報的用劍來威脅自己的父親倪二虎。但是，他對麗姬的友誼甚篤，看見麗姬也這般求情，忍不住的對倪二虎說：「爹，就將東西讓給他罷，他離開了這裡更好，省得因他而破壞了我們的家庭寧靜。」

最中聽的就是「破壞家庭中的寧靜。」這一句話，倪二虎嘆了口氣道：「孩子，我們住在這荒野的河谷裡，全靠弓箭兵刃保護自己之安全，而這一條船，更是我們逃命的工具，昨天你已看見番人在山上生火了，這是他們召集族人的訊號，恐怕早晚之間，番人會有暴動，我一直躭心着高天鶴射死番人之事會惹禍。」

高天鶴連聲冷笑道：「倪二虎，你不要危言聳聽嚇小孩子，番人是講究英雄的，我面對面的射殺他，明槍明刀，不會惹禍的，祇有你暗箭傷人之行爲，才會使人仇恨，現在不必多說，究竟你肯不肯將這條船和弓箭賣給我，一言而決。」

說罷手中劍一動，刷的一聲將倪二虎的衣衫劃破了一條縫。雄兒見他凶得厲害，生怕自己父親被傷害，連忙嚷叫道：「爹！給他去吧！他要了我們的船，總得留下木筏呀，若有不測，我們還可以用木筏逃去。」

倪二虎心中雖然不願，但自己暗箭傷人之事，如果給高天鶴當着兒子面前宣揚，顏面攸關。因此憤憤的道：「姓高的，瞧你這樣狗急跳墻的行徑，有船你也逃不得命，拿去吧！」

雄兒怕鬧出人命，倪二虎這一說，他就急急的將掛在壁上的弓箭取了下來，送到船上去，悻然道：「姓高的，你滾吧！不要在這裡撒野。」

高天鶴說：「不！你父子二人還得依我一件事，我這次上府城，沿途會有仇家追殺，帶着麗姬行走不便，她得留在這裡，要你們好好的招待他，要是有……」

雄兒對他十分討厭，不耐煩的說道：「滾吧，不要你嚕囌！麗姬姑娘我們是歡迎的。」

高天鶴不帶麗姬去，這是出乎麗姬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愕了一愕，隨即說道：「天鶴，不管前面如何危險，我也跟你一起走，決不半途離開。」

可是高天鶴沒有回答她，手中仗劍，指住倪二虎道：「你還得送我到河邊去，否則還是不能讓你活下去。」

他這樣迫使倪二虎送他，是恐怕倪二虎會突然反抗，搶回他這條船。倪二虎在他威脅之下，只得送他到河邊去。

高天鶴跳上船後，也不管麗姬願不願留下，匆匆駕船而去，麗姬自然傷心欲絕，倒是雄兒乖巧，上前勸她道：「麗姬姑娘，妳不要哭了，過幾天，我送妳上府城便是。」

丟了一條船和弓箭，倪二虎心中很是不安樂，他在河邊木然呆立，腦

海中回憶着七年前一段往事，因爲高天鶴說他暗箭傷人，就是這樁事情。

他正在呆若木雞地回憶，突然間，蹄聲動地而來，倪二虎抬頭一望，啊！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徐三麻子，隨在後面這一騎人，馬上之人，三角面，頷下長一撮山羊鬍子，雙目烱烱有光，一望便知道不是好相與之人了。

徐三麻子在烏喇特大草原建大帳，經營賭窟和歌舞班子。照理，像他這種人物，等閒是不會離開賭窟的，如今竟然親自飛馬而來。不用猜，一定有很重大的事情。

倪二虎自己滿懷心事，自然也沒空理會別人的閒事了。所以祇是瞥了一眼，便回到屋子裡去。當他跨進門檻時，便看見雄兒和麗姬坐在一起，麗姬低頭啜泣，雄兒正在安慰她。

倪二虎看見這樣的情形，不想進去，翻身便走出戶外，但是，徐三麻子已高聲呼叫道：「倪二虎，你看見高天鶴和麗姬麼？」

倪二虎還未回答，屋裡傳出麗姬駭呼的聲音：「倪英雄，你千萬不要告訴他。」接看雄兒已飛跑出來，望着徐三麻子說道：「我們沒有看見誰。」

孩子撒謊，面上總是露出不自然的神色，徐三麻子一看之下，便知道他所說不是眞的，於是嘿嘿冷笑道：「雄兒，我不是問你，是問你爸爸。」接着便和這個三角面，山羊鬍的漢子走上前來，向倪二虎道：「我給你引見，這位是東坡塔大財主孔大爺。」

倪二虎雖然不認識孔大爺，但孔大爺富甲一方，擁有三所牧場，光是東坡塔這個牧場，就有一萬多匹騾馬，所以說起他之名字，倪二虎不認其人也耳聞其名，當下拱拱手說道：「幸會，幸會。」

孔大爺也不還禮，祇顧詢問道：「倪二虎，你究竟有沒有看見高天鶴？他和麗姬一起乘着木筏，打從水路逃去的。」

孔大爺說出高天鶴和麗姬乘木筏逃去的，而木筏又繫在河中，倪二虎想說謊也不能，用手一指道：「木筏就在這裡，你們找高天鶴幹嗎？」

孔大爺和徐三麻子一路趕來，不曾留意，現在循倪二虎所指之處望去，果然看見木筏，相互遞了一個眼色，徐三麻子便說道：「倪二虎，事情是這樣的，高天鶴在賭桌上騙了孔大爺價值五千兩銀的珠寶，我們發覺時，他已偕同麗姬乘木筏逃去，因此，我們一路的追趕下來……」

徐三麻子還未說完，孔大爺已看見麗姬逃出屋子來。他自然不肯放過，大喝一聲：「妳這賤婢還想逃走，高天鶴在哪裡？」說着飛步上前，一把將麗姬抓住，好似是老鷹抓小鷄似的，活生生的將她提了起來。

徐三麻子看見麗姬被捉住，立即奔上前去，左右開弓，啪啪兩聲，把麗姬打得兩邊腮頰也腫了起來，並厲聲叱喝道：「妳這賤人，竟然膽敢跟人私奔逃走？」說着刷的一聲拔出刀來。

麗姬活生生的給孔大爺提起，倪二虎已瞧不順眼，現在徐三麻子還兇到想拔刀殺人，他哪能按捺得住，一步撲前，伸手扣住徐三麻子右臂的曲池穴，朗聲說道：「徐老三，這裡是我家，姬姑娘來這裡，就是我的客人，不管怎麼樣，我不能容許你毆打我的客人，現在我甚麼也告訴你，高天鶴奪了我的船往府城，剛去了不久，我看你們還是去找高天鶴算帳吧！不要在此行兇。」

孔大爺要緊的是找高天鶴，此刻聽聞他往府城去，便對徐三麻子說道：「老徐，咱們要找高天鶴要緊，這雌兒回頭來收拾她也不遲。」說完之後，不待徐三麻子回答，便飛身上馬，豁喇喇的投奔東面而去。

徐三麻子見孔大爺逕自走了，也就匆匆上馬，對倪二虎道：「二虎，麗姬是我買來的歌女，留在你家裡，你別讓她跑了，當心找你再吃官司。」

所謂再吃官司，就是指倪二虎曾被官府判處坐牢七年，而這次坐牢的原因，就是高天鶴說他暗箭傷人這回事。

徐三麻子去了，倪二虎仍然呆若木鷄地站在門外，這一邊廂的雄兒，已走上前攙扶住麗姬，安慰她說：「姬姑娘，妳不要再哭泣了，改天我就送妳上府城去，讓妳跟他遠走高飛。充其量，官府將我治罪罷了，反正我是孩子，判不得我拐帶罪名。」

這一晚，倪二虎沒精打彩，草草的吃過了晚飯，便回到房裡睡覺，剩下雄兒和麗姬在廳中。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倪二虎在酣睡中，忽地給人搖醒，大叫：「爹，山上鼓聲大鳴，許多番人聚集在狼山上，你快快起來。」

倪二虎睡眼矇矓，已然聽聞鼓聲咚咚，此起彼落，鼓聲不絕。

他久居塞上，知道番人在擂鼓聯絡，號召族人出動斷殺，他這一驚非同小可，說聲：「不好，雄兒，快快去河邊把木筏準備，咱們得趕快離開這裡。」

他這一說，雄兒那敢怠慢，立即招呼麗姬道：「姬姑娘，快隨我來。」

當她們走到河邊時，山上的番人已騎着馬，四下裡衝下來，儘管距離尚遠，但這種聲勢，是十分駭人，姬姑娘登時被嚇得花容失色，腿也軟了。

倪二虎爲了逃命，也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攔腰一抱，將她抱起，這邊雄兒已竭盡全力的把木筏扯了過來，倪二虎抱着麗姬縱身一跳，躍到木筏中去，接着雄兒也噗通一聲跳下水游過來。

時間空間，差不得一刻，當他們一行三衆坐在木筏之時，一隊番人已

從山上衝了下來，火把之下，倪二虎看得分明，爲首的頭上簪着紅纓的番人，正是那天往烏喇特大草原的番人族長，而這個族長，也認得倪二虎，當下吆喝一聲：「先把這個蠻子幹掉再說，那天烏喇特大草原射殺我們族人之時，他也在場，還有，這孩子也是，通通把他們幹掉，然後大夥兒殺奔烏喇特去！」

他這麼一喝，騎在馬上的番人，便紛紛拉弓搭箭向木筏射去。

此時，倪二虎想分辯也不得，祇好喝叫雄兒，協同打槳急急忙忙駕着木筏逃去，可是番人並不肯放過他們，策馬如飛，沿着五加河邊飛走，邊追邊射，儘管倪二虎擅於駕舟，把木筏駛到河中去，離追騎遠些，但番人仍然是啣尾追來，而且因爲鼓聲相應，越追越多，最使雄兒傷心的，就是自己的家，已經一把火燒了起來，濃烟如柱，夾着火舌飛揚，往上直昇，他傷心得連連頓足道：「我們的家毀了，番人可惡，我將來一定殺他報仇。」

倪二虎雖然也傷心這個新建成不久的家被燬，但是，他急於逃命，因爲鼓聲相應，前頭也出現了番人，密痲痲的聚集在岸邊，張弓搭箭，擬矢待發，因此，他急忙對雄兒說：「你當心打槳才好，水流很急，木筏翻了，我們都得溺死在水中。」

他這話一絲不假，波濤滾滾的從上游傾瀉來，把木筏推動得在水面上打旋，他父子二人二條槳也難穩定得住木筏，可眞不得了。

麗姬看得驚心動魄，因爲白天她已經歷過這樣的危險了，此時，再次經歷，怎能不嚇掉三魂，祇好竭力的牢牢抓住木筏子的木椿，藉以避免跌下水去。

一路上，他們三人，不僅在驚濤駭浪中，還要頻頻躲避追趕而來的追騎放箭。雄兒後悔地說：「要是我爹有弓箭就好了，至少也可以射傷番人，不讓他們追近。」

這些話聽在麗姬耳裡，她心中發生很大的激動，因爲她知道高天鶴奪取弓箭的原因，也是她懇求倪二虎把弓箭給予高天鶴的，如今，高天鶴之目的已達到，奪了弓箭和船去。而倪家父子却冒着在亂箭之下逃命，甚至她本人也是如此，她心情越激動，也就越發憎恨高天鶴之卑鄙無耻，腦海中自然而然的回憶着高天鶴常常甜言蜜語向她要錢揮霍之事，到頭來，緊急關頭，把她丟下，獨自上府城，那還有甚麼情義可言，反之，素昧平生的倪二虎，在最危急之時，仍然帶着她逃生，寧願讓兒子游水，抱他躍登木筏，倪二虎這種捨已爲人的俠義行爲，正好顯出高天鶴的卑鄙無耻。

這一筆帳，麗姬越想越多，越多越恨，自然是恨高天鶴了，突然間，突聞倪二虎大聲呼叫道：「前面是漩渦，雄兒，當心木筏被捲到漩渦去。」

但話剛說完，砰然一聲巨响，木筏已給起漩的波濤捲進漩渦的邊緣。雄兒畢竟是個孩子，臂力有限，一路來在驚濤駭浪之中已掙扎到力也竭了，氣也喘了，碰上這個漩渦，再也支持不住，連人帶槳翻下水去。這麼一來，麗姬直嚇得尖聲大叫。

時在黑夜，儘管番人的追騎已距離遠了，亂箭射擊的威脅已減少，但是，雄兒被翻落水中，他的命固然要緊，木筏在漩渦的邊緣，少了一條槳，更難以支持，何況倪二虎忙着把繩子扔下水去施救雄兒。

到了這個生死存亡的大險關頭，麗姬雖是弱質女流，眼見木筏給打漩的波濤捲進漩渦去，而倪二虎也放下了槳，只顧扔繩子救雄兒，她一股勁也不知是從那裡來的，拿起倪二虎放下的槳，狂力的划撥，把滴溜溜地在水面上打漩的木筏定住了，這一「定」，倪二虎的繩圈才能夠扔中雄兒身上來，雄兒一手抓住它，終於將雄兒帶到木筏上，麗姬這才喘過一口氣，定了定神。

三個人全力的掙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木筏划出漩渦之外，不用說，麗姬已氣喘力盡，頹然的倒在木筏之上，氣喘吁吁。

繞過漩渦之後，波浪比較和緩，而番人的追騎也距離得遠了，箭射不到來，倪二虎便安慰的道：「再過兩個時辰，天亮之後，我們便可以脫離險境，也許早到能看見府城的城樓了。」

這幾句話，等於一服興奮劑，疲乏的麗姬和雄兒，都爲之精神一振。誰知天還未亮，河邊却傳來呻吟，倪二虎愕然道：「莫不是這裡有人給番人射傷了，快把木筏駛往岸邊去。」

雄兒說：「自從過了漩渦之後，番人已趕不上咱們了，這裡怎會有番人，我看受傷的也許是高天鶴或徐三痲子等人，可不是，徐三痲子和孔大爺騎馬追趕啦，我們不要理他。」

倪二虎說：「不，如果是高天鶴，我們不救他，那末麗姬姑娘豈不是永沒有機會和他相逢，還是駛靠岸邊去好。」

倪二虎處處爲別人着想的善意，不計前仇之仁慈，正顯得他君子風度，大英雄之本色，麗姬着實欽佩他。

木筏靠近岸時，倪二虎躍上河邊去，雖然此時已是五更時候，天色黑暗得很，倪二虎循聲尋覓，找到一個躺在地上之人身旁，高聲問道：「你是誰？」

這人欣然大喜道：「我是孔大爺，你可是倪二虎麼？」

倪二虎沒空回答，連忙問道：「你是給誰傷害的，徐三痲子在那裡？」

孔大爺答道：「我們是被高天鶴射倒的，徐三痲子死了，我也受了傷。」

倪二虎扶他到木筏來，孔大爺便將經過情形，細說一遍。

原來他和徐三痲子策馬追趕，趕上了高天鶴的船，但水陸相隔，孔大爺無法奈何高天鶴，反而給高天鶴用「連珠箭」射倒他們……

麗姬早知道高天鶴奪取倪二虎之弓箭，不光是爲了逃往府城，而且心懷不軌，如今，聽了孔大爺這一頓話，更証實了他奪了船後，不急急駛往府城，而故意緩慢行程，待徐三痲子等人追來，利用連珠箭法本領，企圖將徐三痲子等人射殺。

麗姬想到此處，口雖不言，心中不僅恨高天鶴卑鄙無耻，更恨他手段陰險毒辣。

次日，午牌時分，倪二虎等一行人到達府城，這是倪二虎舊遊之地，爲了打聽高天鶴下落，倪二虎便帶着麗姬雄兒孔大爺等到金康泰的兵器店來，因爲他和這間店的老闆金康泰是老朋友。

當下寒暄幾句之後，倪二虎便問金康泰道：「我有一個朋友高天鶴，聽說他到府城來，你可知道他在那裡麼？」

提起高天鶴，金康泰哈哈大笑道：「這裡誰也知道他，因爲他豪賭得很啦，他就在對門沈家，可是此時此際，也許正賭得興高彩烈。」

倪二虎聽了，立刻大踏步走往對門去，他跑得快，孔大爺受了傷，固然追不上，麗姬和雄兒也趕不上，但是，很快便聽得沈家人聲鼎沸，旋即看見高天鶴仗劍追逐倪二虎，直追到金康泰店前來。

倪二虎赤手空拳，高天鶴仗着手中握着一口長劍，連遞險招，倪二虎招架不得，險象環生。

麗姬已恨透了高天鶴，厲聲喝道：「高天鶴，你險些害了他父子性命，現在還敢逞强。」

她這麼一說，是激於義憤，高天鶴却以爲倪二虎和他軋上姘頭，更兇得很，手中劍直上直落，劍刃嘶風，虎虎有聲，倪二虎雖好武功，畢竟是赤手空拳，抵擋不得，正想退回金康泰兵器店，脚底下突然踩着一塊石頭，身子踉蹌，緩了一下，高天鶴追得正緊，倪二虎緩了一步，高天鶴腕底一翻，一招「白蛇吐信」向倪二虎胸前刺去。

就在這一刹那，一枝箭已然射到，穿心貫背，把高天鶴射倒在地上，麗姬本能回頭一望，啊！射這一箭的不是別人，正是雄兒，他手中還拿着一把弓。

麗姬已看得很清楚，這一箭，高天鶴已被射死，可是，她不責備雄兒，反而翹起大拇指說道：「射得好！」

雄兒赧然道：「這有甚麼好，將來我也像我爹一樣，被人說我暗箭傷人了。」

他說的「暗箭傷人」認爲是不名譽的事情，因爲高天鶴以前這樣說過倪二虎。誰知就在這當兒，金康泰哈哈一笑道：「誰說你爹暗箭傷人，他放的箭正如你一樣，當時他如果不放箭，我已給赤髮鬼蘇桐殺死了，依武林道義，這是仗義救人，祇是官府法例，不分青紅皂白，糊裡糊塗判他坐牢而已，七年來我常常送酒送肉去探牢，厥爲此故。」

雄兒悶在心坎裡的問題，此時才豁然開朗，知道自己父親並不是個卑鄙的「暗箭傷人」，是像自己剛才這樣爲了救人而放箭的。

於是，心中大喜，奔上前來，倚偎在倪二虎身旁，欣然道：「爹！如果沒有今天的事情，我還不知道你被人誣告的。」

倪二虎微微一笑道：「孩子，暗箭傷人固然不好，明箭傷人也是不好，最好還是不要傷人，可惜我這一手『百步穿楊』的箭法，太過厲害了，倘不，留下高天鶴一命，你不會吃官司坐牢，麗姬姑娘可以跟情人相會。」

却不料麗姬坦然答道：「不，我不稀罕他這樣的情人，他太卑鄙無耻了，以賭騙人，爲了自私而害人，可不是，你倆父子就險些兒給他害了。」說罷當衆把高天鶴之罪行，細說了一遍。

此時孔大爺也扶傷走出來說道：「高天鶴騙了我價值五千兩珠寶，射死徐三痲子，他死了，我還要跟他打死人官司，証實他死有餘辜。」

一行人隨雄兒到衙門自首，這一回知府大人明察秋毫，聆了麗姬和孔大爺之供詞後，再派差役驗明徐三痲子的屍體，証實是給高天鶴射死，當天改判雄兒無罪，並將高天鶴遺下之珠寶，判還給孔大爺。

金康泰在七年前就感激倪二虎救命之恩，而且，倪二虎妻死子散，全因倪二虎吃了人命官司之故，現在知府大人判雄兒無罪，而麗姬又當衆指責高天鶴卑鄙無耻，說明不喜愛這樣的情人，那末當然是喜歡英雄式的情人了。

金康泰招待倪二虎父子和麗姬在店中，爲這一對英雄美人作伐，撮合倪二虎和麗姬之婚事。於是，英雄、美人、兒子大團圓了。而結束了這一個暗箭傷人的故事。

（完）

上文提要：白馬李三和妻子上官虹、女兒李秀文在甘凉道上遇到呂梁三傑，爲了爭奪一張藏寶地圖而動武，老二史仲俊更爲了師妹上官虹嫁了李三，妒恨交迸，將李三殺死，上官虹掩護女兒逃生，誘殺史仲俊，自己亦中劍身亡。李秀文逃至回疆，得留落在回疆的漢族許老人收養，却被兩頭蛇丁同跟踪而至，許老人及時將他殺掉滅口，使呂梁三傑老大霍元龍和老三陳達海斷了跟踪綫索……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麥中蓮・文　可飛・圖

大漠恩仇

幸遇救星　强敵追至

大灰狼這一翻騰，帶得李秀文也摔了幾個觔斗，可是她兀自拉着灰狼的尾巴，始終不放，蘇奴掙扎着站起身來，看見這麼巨大的一頭灰狼死在雪地上，不禁也驚得呆了，過了半晌，才歡然叫道：「我殺死了大灰狼。」

伸手扶起了李秀文，驕傲地道：「阿秀，妳看，我殺了大灰狼。」得意之下，雖是肩頭鮮血長流，一時竟也不覺疼。

李秀文見他的羊皮襖子左襟上染滿了血，忙翻開他的皮襖子，從懷裡拿出手帕，按住他傷口中不住流出的鮮血，問道：「疼不疼？」

蘇奴若是獨自一個兒，早就疼得大哭大喊，但這時心中充滿了英雄氣概，搖搖頭道：「我不怕疼。」

忽聽得身後一人說道：「阿奴，你在幹甚麼？」

兩人一回過頭來，只見一個滿臉虬髯的大漢，騎在馬上。

蘇奴叫道：「爹爹，你看，我殺死了一頭大灰狼。」

那大漢大喜，翻身下馬，只見兒子臉上濺滿了血，眼光又掠過李秀文的臉，問蘇奴道：「你給狼咬了？」

蘇奴道：「我在這兒聽阿秀說故事，忽然這頭狼來咬她……」

突然之間，那大漢臉上罩上了一層陰影，注着李秀文冷冷的道：「妳便是那個眞主降罰的漢人女孩兒麼？」

這時，李秀文已認出他了，那便是踢過她一脚的蘇魯克，她記起了許老人的話：「他的妻子和大兒子，一夜之間都給漢人强盜殺了，因此他恨極了漢人，」她點了點頭，正想說：「我爹爹媽媽也是給那些强盜害的。」話還沒有出口，突然刷的一聲，蘇奴臉上腫起了一條長長的紅痕，是給父親用馬鞭重重的抽了一下。

蘇魯克喝道：「我叫你世世代代，都要憎恨漢人，你忘了我的話，偏去跟漢人的女孩兒玩，還爲漢人的女孩兒拚命流血！」刷的一聲，又抽了兒子一鞭！

蘇奴竟不閃避，只是呆呆的望着李秀文，問道：「她眞是眞主降罰的漢人麼？」

蘇魯克吼叫道：「難道不是嗎？」迴過馬鞭，刷的一下又抽在李秀文臉上。李秀文退了兩步，伸手按住了臉，蘇奴給灰狼咬後受傷本重，跟着又被狠狠的抽了兩鞭，再也支持不住，身子一晃，摔倒在地上。

蘇魯克見他雙目緊閉，暈了過去，也吃了一驚，急忙跳下了馬來，抱起兒子，跟着和身縱起，落在馬背之上，一個繩圈甩出，套住死狼頭頸，雙腿一夾，縱馬而行。

死狼在雪地中一路拖着跟去，雪地裡兩行蹄印之間，留着一行長長的血跡，蘇魯克馳出十餘丈，回過頭來惡毒的望了李秀文一眼，眼光中似乎在說：「下次妳再撞在我的手裡，看我

不好好地打妳一頓。」

李秀文倒不害怕那個眼色，只是心中一片空虛，知道蘇奴從今以後，再不會做她的朋友，再也不會來聽她唱歌，來聽她說故事了。只覺得朔風更加冷得難受，臉上的鞭傷隨着脈搏的跳動，一抽一抽地更加劇烈的疼痛。

她茫茫然的趕了羊羣回家，許老人看到她衣衫上許多鮮血，臉上又腫起一條鞭痕，大吃一驚，忙問她甚麼事，李秀文祇淡淡的說道：「是我不小心摔的。」

許老人當然不信，可是一再相詢，李秀文祇是這麼回答，問得急了，她哇的一聲便哭了起來，竟是一句話也不肯說。

那天晚上，李秀文發着高燒，小臉蛋兒燒得血紅，說了許多胡說，甚麼「大灰狼」「蘇奴，蘇奴，快救我！」甚麼「眞主降罰漢人。」許老人猜到了幾分，心中很是焦急，幸好到黎明時，她的燒退了，沉沉睡去。

這一場病直生了一個多月，到她起床時，寒冬已經過去了，天山上的白雪開始溶化，一道道雪水滙成的小溪，流到草原上來，原野上已茁起了一絲絲的嫩草。

這一天，李秀文一早起來，打開大門，想趕羊羣出去放牧，只見門外放着一張大狼皮，做成墊子模樣，李秀文吃了一驚，看這狼皮的毛色，正是那天在雪地中咬她的那頭大灰狼。

她俯下身來，見狼皮肚腹有個刀孔。她心中怦怦的跳着，知道蘇奴並沒有忘記她，也沒有忘記他自己說過的話，半夜裡偷偷將這狼皮放在她的門前，她將狼皮放在自己房中，不對許老人提說，趕了羊羣，便到慣常與蘇奴相會的地方去等他。

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蘇奴始終沒有來。她認得蘇奴家裡的羊羣，這一天都讓一個十七八多的青年放牧，李秀文想：「難道蘇奴的傷還沒有好？怎地又送狼皮給我？」她很想到他帳篷裡去看看他，可是跟着便想到了蘇魯克的鞭子了。

這天半夜裡，她終於鼓起了勇氣，去到蘇奴帳篷的後面，她不知道爲甚麼要去？是爲了想說一句：「謝謝你的狼皮！」爲了想看看他的傷勢好了沒有，她自己也說不上來？她躲在帳篷後面。蘇奴的牧羊犬識得她，過來在她身上嗅了幾下便走開了，一聲也沒有吠，帳篷中還亮着牛油燭的燈光，蘇魯克粗大的嗓子在大聲咆哮着。

「你的狼皮拿走送給那個姑娘？好小子，小小年紀，也懂得把第一次獵物拿去送給心愛的姑娘。」

他每叱喝一句，李秀文的心便劇烈地跳動一下，她聽得蘇奴在講故事時說過哈薩克人的習俗，每一個青年最寶貴自己第一次獵物，總是拿去送給他心愛的姑娘，以表示情意。這時她聽到蘇魯克這般喝問，小小的臉蛋兒紅了，心中感到了驕傲，他們二人年紀都還小，不知道眞正的情愛是甚麼，但隱隱約約的，她嚐到了初戀的甜蜜和苦澀。

「你定是拿去送給那個眞主降罰的漢人姑娘，那個叫李甚麼的賤種，是不是？好，你不說，看是你厲害，還是爹爹的鞭子厲害？」

只聽得刷刷刷刷，幾下鞭子抽打在肉體上的聲音，像蘇魯克這一類的哈薩克人，素來相信，只有鞭子下才能產生强悍的好漢子，教兒子不能用溫和的法子，他祖父這樣鞭打他父親，他父親這樣鞭打他自己，他自己便也這樣鞭打兒子，父子之愛並不因此而減弱，男兒漢對付男兒漢，對朋友和親人是拳頭和鞭子，對敵人便是短刀和長劍，但對於李秀文，她爹爹媽媽從小連重的話也不對她說，只要臉上少了一些微笑，少了一些愛撫，那便是疼苦的懲罰了。這時每一鞭都如打在她的身上一般疼楚。

她暗忖：「蘇奴的爹爹一定恨極我了，自己親生的兒子都打得這麼兇狠，會不會打死了他呢？」

「好！你不回答，你回不回答？我猜到你定是拿去送給了那個漢人姑娘。」鞭子不住的往下打。

蘇奴起初咬着牙硬忍，到後來終於哭喊了起來，「爹爹，別打啦！別打啦！我疼，我疼！」

蘇魯克道：「那你說，是不是將狼皮送給了那個漢人姑娘？你媽死在漢人强盜手中，你哥哥是漢人强盜殺的，你知不知道？他們叫我們哈薩克第一勇士，可是我的老婆兒子都被漢人强盜殺了，你知不知道？爲甚麼那天我偏偏不在家？爲甚麼總是找不到這羣强盜，好讓我給你媽媽哥哥報仇雪恨？」

蘇魯克這時的鞭子早已不是管教兒子，而是發洩心中的狂怒，他每一鞭下去，都似在鞭打敵人。

「爲甚麼那狗强盜不來跟我們明刀明槍的決一死戰？你說是不說？難道我蘇魯克是哈薩克第一勇士，還打不過幾個漢人的毛賊……」

霍元龍、陳達海他們所殺死的兒子，是他最心愛的長子，被他們侮辱而死的妻子，是自小和他一起長大的愛侶，而他自己，二十多年來人人都稱他是哈薩克族的第一勇士，不論競力、比拳、鬥力、賽馬，他從來沒有輸給別人。

李秀文祇覺蘇奴給父親打得很可憐。蘇魯克帶着哭聲的這般叫喊也可憐，暗忖：「他打得這樣狠，一定永遠不愛蘇奴了，他沒有兒子，蘇奴也沒有爹爹了，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這個眞主降罰的漢人姑娘不好！」

忽然之間，她也可憐起自己來了。

她不能再聽蘇奴這般叫喊，於是

回到了許老人家中，從被底下拿出那張狼皮來，看了很久，很久，她和蘇奴的帳篷相隔兩里多地，但隱隱約約的似乎聽到了蘇奴的哭聲，聽到了蘇魯克的鞭子在劈啪地作響，她雖然很喜歡這張狼皮，但是她不能要。

「如果我要了這張狼皮，蘇奴會給他爹爹活活的打死，只有哈薩克的女孩子，他們伊斯蘭的女孩子才能要了這張狼皮，哈薩克那許多女孩子心中，那一個最美麗！我很喜歡這張狼皮，是蘇奴打死的狼，他爲了救我才不顧自己性命去打死那條狼。蘇奴送了給我，可是……可是他爹爹要打死了他……」

* * *

第二天早晨，蘇魯克帶着滿佈血絲的眼睛從帳篷中走了出來。只聽得車爾庫大聲哼着山歌，嘿啦嘿啦的唱了起來，他側着頭向蘇魯克望着，臉上的神色很奇怪，笑笑的，眼中透着親善的意思。

車爾庫也是哈薩克族中出名的勇士，千里外的人都知道他馴服野馬的本領，他奔跑起來快得了不得，有人說在一里之內，任何駿馬都追他不上。即使在一里路之外會輸給了那匹馬，但也只怕相差一個鼻子。

原野上的牧民們圍着火堆時閒談，許多人都說，如果車爾庫的鼻子不是這樣扁的話，那麼還是他勝了。

蘇魯克和車爾庫二人之間，向來沒有多大好感。

蘇魯克的名聲很大，刀法和拳法都是所向無敵，車爾庫暗中很有點妒忌。他比蘇魯克要年輕六歲。

有一次兩人比試刀法，車爾庫輸了，肩頭上給割破了長長一條血痕。他說：「今天我輸了，但五年之後、十年之後，咱們再走着瞧。」

蘇魯克道：「再過二十年，咱們哥兒倆又比一次，那時我下手可不會像這樣輕了！」

今天車爾庫的笑容中却絲毫沒有敵意。蘇魯克心頭的氣惱也沒有消，狠狠的瞪了他一眼。

車爾庫笑道：「老蘇，你的兒子很有眼光啊。」

蘇魯克道：「你說蘇奴麼？」他伸手按住刀柄，眼中發出兇狠的神色來。心想：「你嘲笑我兒子將狼皮送給了漢人姑娘？」

車爾庫一句話已衝到了口：「倘若不是蘇奴，難道你另外還有兒子？」但這句話却沒說出口，他祇是微笑道：「自然是蘇奴，這孩子相貌不差，人也挺能幹，我很喜歡他。」

做父親的聽到旁人讚他的兒子，自然高興，但他和車爾庫一向口角慣了。說道：「你很想吧，就可惜你生不出一個兒子。」

車爾庫却不生氣，笑道：「我女兒阿曼也不錯。否則你兒子怎麼會看上了她？」

蘇魯克「呸」的一聲，道：「你別臭美啦，誰說我兒子看上了阿曼？」

車爾庫伸手挽住了他脖子，笑道：「你跟我來，我給你瞧一件東西。」

蘇魯克心中奇怪，便跟他並肩去看，車爾庫道：「你兒子前些時候殺死了一條大灰狼，小小孩兒，眞是了不起，將來大了起來，可不跟老子一樣？父是英雄兒好漢。」

蘇魯克不答腔，認爲他是擺下了甚麼「圈套」，要令自己上當，心想：「一切須得小心在意。」

在草原上走了三里多路，到了車爾庫的帳篷前面，蘇魯克遠遠便瞧見一張大狼皮掛在帳篷外邊，他走近了數步，嘿！可不是蘇奴打死的那頭灰狼的皮是甚麼？這是兒子生平打死第一頭野獸，他是認得清清楚楚的。他心下一陣混亂，隨即又是高興，又是迷惘：「我錯怪了阿奴，昨晚這麼結結實實的打了他一頓，原來他把狼皮送了給阿曼，却不是那漢人姑娘，該死的，怎麼他不說呢？孩子面嫩，沒得說的，要是他媽媽在世，她就會勸我了！唉！孩子有甚麼心事了，對媽媽一定肯講的……」

車爾庫粗大的手掌在他肩上一拍，說道：「喝碗酒去。」

車爾庫的帳篷可收拾得很整齊，一張張織着紅花綠草的羊毛毯掛在四周，一個身材苗條的孩子捧了酒漿出來。

車爾庫微笑道：「阿曼，這是蘇奴的爹，妳怕不怕他？這大鬍子可兇得很呢！」

阿曼紅着臉兒顯得更美了，眼光中閃爍着笑意，好像是說：「我不怕。」

蘇魯克呵呵的笑了起來，道：「老車，我聽人家說過的，說你有個女兒，是草原上一朵會走路的花，不錯，一朵會走路的花，這話說得眞妙。」

兩個鬥了十多年的漢子，突然間親密了起來，你敬我一碗酒，我敬你一塊肉，蘇魯克終於喝得酩酊大醉，瞇着眼伏在馬背上，回到家中了。

過了幾天，車爾庫送來了兩張精緻的羊毛毯子，他說：「這是阿曼織的，一張給老的，一張給小的。」

一張毛毯上綉一個大漢，手持長刀，砍翻了一頭豹子，遠處一頭豹扶着尾巴逃走，另一毛毯上織着一個男孩，刺死了一頭大灰狼，那二人一大一小都是威風凜凜，英姿颯爽。

蘇魯克一見大喜，連讚道：「好手藝！好手藝！」

原來回疆之地本來極少豹子，那一年不知從那裡來了兩頭，爲害人畜，蘇魯克當年奮勇追入雪山，砍殺了一頭大豹，另一頭負傷遠逃，這時，見阿曼在毛毯上織了他生平最得意的英勇事蹟，自是大爲高興。

這一次，喝得大醉而伏在馬背回家去的，却是車爾庫了。蘇魯克叫兒

子送他回去，在車爾庫的帳篷外邊，蘇奴見到了自己的狼皮，他正在大惑不解，阿曼紅着臉在向他道謝。

蘇奴喃喃的說了幾句話，全然不知所言，他不敢追問爲甚麼這張狼皮竟會到了阿曼手中？

第二天，他一早便到了那個殺狼的小土丘地方去，盼望見到李秀文問她一問，可是李秀文並沒有來。

他等了兩天，都是一場空，到了第三天，終於鼓起了勇氣去到許老人家中，李秀文出來開門，一見是他，說道：「我從此不要見你。」啪的一聲，便把板門關上。

蘇奴呆了半晌，莫名其妙的回到家裡，心裡感到一陣迷惘：「唉！漢人的姑娘，不知她心裡在想些甚麼？」

他自然不會知道，李秀文是躲在板門之後掩面而哭。此後一直哭了很久很久，她很喜歡再和蘇奴在一起玩，說故事給他聽，可是她知道只要給他父親知道了，他父親又狠狠的揍他一頓鞭子，說不定會給他父親打死的。

* * *

時日一天一天的過去，三個孩子在草原上的風吹、天山脚下的冰雪中長大了，會走路的花，更加婀娜美麗，殺狼的小孩子變成了英俊的青年，那草原上的天鈴鳥呢？也是唱得更加嬌柔動聽了。

只是她唱得很少，只有在夜半無人的時候，獨自在蘇奴殺過灰狼的小土丘上唱一支歌兒。她沒有一天忘記過這個兒時的玩伴，常常望到他和阿曼並騎出遊，有時，也聽到他倆互相對答，唱着情意綿綿的歌兒。

這些歌中的含意，李秀文小時候並不懂得，現在却嫌懂得太多了，如果她仍然不懂，豈不是少了許多傷心？少了許多不眠的長夜？可是不明白的事情，一旦明白之後，永遠不能再回到從前幼小時那樣迷惘的心境了。

是一個春深的晚上，李秀文騎了白馬，獨自到那個殺狼的小土丘上去。白馬給染黃了的毛早已脫盡了，全身又是像天山頂的雪那樣雪白。

她立在那個小山丘上，遠遠望見哈薩克人的帳篷之間燒着一堆火，音樂和歌唱的聲音一陣高，一陣低的傳來。

原來這天是哈薩克人的一個節目，青年男女聚在火堆之旁，跳舞唱歌，極盡歡樂。

李秀文心想：「他和她今天一定很快樂，這麼熱鬧，這麼歡喜。」

她心中的「他」，沒有第二個，自然是蘇奴，那個的「她」自然是那朵會走路的花，阿曼了。

但這一次李秀文却沒有猜對，蘇奴和阿曼這時候並不特別快樂，却是在特別的緊張，在火堆之旁，蘇奴正和一個瘦長的青年摔跤，這是節目中最重要一個項目，摔跤第一的有三件獎品：一匹馬、一頭肥牛、還有一張美麗的毛毯。

蘇奴已連接勝了四個好漢，那個瘦長的青年叫做桑斯兒，他是蘇奴的好朋友，可也要分一個勝敗，何況，他心目中一直愛着那朵會走路的小花，這樣美麗的臉，這樣婀娜的身材，這樣巧妙的手藝，誰不愛呢？桑斯兒明知蘇奴和阿曼從小便很要好，但他是個倔強的高傲青年。草原上誰的馬快，誰的力大，誰便處處佔了上風，他心中早已這樣想：「只要我在公開的角力中打敗了蘇奴，阿曼便會喜歡我的。」他已用心練了三年摔跤和刀法，他的師父，便是阿曼的爹車爾庫。

至於蘇奴的武功，却是父親傳授的。

兩個青年扭結在一起，突然間桑斯兒肩頭上中了重重的一拳，他脚下一個蹌踉，向後便倒，但他在倒後時右足一勾，蘇奴也倒下了。

兩個人一同躍起身來，兩對眼睛互相凝視，身子左右盤旋，找尋對方的破綻，誰也不敢先出手。

蘇魯克在一旁瞧看，手心中全是汗水，只是叫道：「可惜！可惜！」

車爾庫的心情却很難說得明白，他知道女兒的心意，便是桑斯兒打勝了，阿曼喜歡的仍然是蘇奴，說不定只有更加喜歡得更厲害些。可是桑斯兒是自己的徒弟，這一場角力，就像他自己和「哈薩克第一勇士」蘇魯克的比賽。車爾庫的徒弟如果打敗了蘇魯克的兒子，那可多光榮，這件事會傳遍數千里的草原。

當然，蘇奴將會很久很久的鬱鬱不樂，可是這些事不去管它，他還是盼望桑斯兒打勝，雖然蘇奴是個好孩子，他一直很喜歡他。

圍着火堆的人們爲兩個青年吶喊助威，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角鬥。

蘇奴身壯力大，桑斯兒却更加靈活些，到底誰會最後勝利，誰也說不上來。

只見桑斯兒東一閃，西一避，蘇奴數次伸手扭他，都給他躲過了，青年男女們吶喊助威的聲音越來越響。

「蘇奴，快些，快些！」

「桑斯兒，反攻啊！別儘是逃來逃去的。」

「啊喲！蘇奴摔了一跤！」

「不要緊，用力扳倒他！」

聲音遠遠傳了出來，李秀文隱隱聽到了大家叫着：「蘇奴！蘇奴！」她有些奇怪：「爲甚麼大家叫蘇奴？」

於是騎了白馬，向着呼叫的聲音奔去，在一棵大樹的後面，她看蘇奴正和桑斯兒搏鬥，旁觀的人興高采烈地叫嚷着。

突然間，她在火光旁看到了阿曼的臉，臉上閃動着關切和興奮，淚光瑩瑩，一會兒擔憂，一會兒喜歡。

李秀文從來沒有這樣看清楚阿曼

，心想：「原來她是這樣的喜歡蘇奴。」

突然間衆人大叫，蘇奴和桑斯兒一齊倒了下來，隔着人牆，李秀文看不到地下兩個人搏鬥的情形，但聽着衆人的叫聲，可以想到一時是蘇奴翻到上面，一時是又給桑斯兒壓了下去。

李秀文手中也是汗水，因爲看不見地上的兩人，她祇有更加焦急，忽然間，衆人的呼叫聲全部停止。

李秀文清清楚楚聽到相鬥兩人粗重的呼吸聲。只見一個人搖搖晃晃的站了起來。衆人歡聲呼叫：「蘇奴，蘇奴！」

阿曼衝進人圈之中，拉住蘇奴的手。

李秀文覺得又是高興，又是淒涼，她圈轉馬頭，慢慢的走了開去，衆人因看蘇奴，誰也沒有注意到她。

她不再拉韁繩，任由白馬在沙漠中漫步而行，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她突然地發覺，白馬已是走到了草原的邊緣，再過去便是戈壁沙漠了。

她低聲斥道：「你帶我到這裡來幹甚麼？」便在這時，沙漠出現了兩乘騎，接着又是兩乘，月光下隱約可見，馬上乘客都是漢人打扮，手握着長刀。

李秀文吃了一驚：「莫非是漢人强盜？」只一遲疑間，只聽一人叫道：「白馬，白馬！」縱馬衝了過來，口中叫道：「站住，站住！」

李秀文喝道：「快奔」縱馬向來路馳回，但聽得蹄聲急驟，迎面又有幾騎馬截了過來。這時東南北三面都有敵人，她不暇細想，只得催馬向西疾馳。

但向西是沒有盡頭的大戈壁。

她小時候曾聽蘇奴說過，大戈壁中有鬼，走進了大戈壁的，沒有一個能活着出來。不，就是變成了鬼也不能出來。走進了大戈壁，就會不斷的大兜圈子，在沙漠中不住的走着走着，突然之間，在沙漠之中發現了一行足跡，那人當然大喜若狂，以爲找到了返路，跟着足跡而行，但走到後來，他終於發覺，這足跡原來是自己留下的，他走來走去，只是在兜圈子，這樣死在大戈壁中的人，變成了鬼也不得安息，他不能進天上樂園，始終要足不停步的大兜圈子，千年萬年，日日夜夜的兜了下去，永遠不停。

李秀文曾問過許老人，大戈壁是不是眞的這樣可怕，是不是走進去之後，永遠不能出來。許老人聽她這樣問，突然間臉上肌肉痙攣起來，露出了非常可怕的神色，眼睛向着窗外偷望，似乎見到了鬼怪一般。

李秀文從來沒有見過他會嚇得這般模樣，於是不敢再問了，心想這事一定不假，說不定許爺爺還見過那些鬼呢？

她騎着白馬狂奔，眼見前面黃沙莽莽，無窮無盡的都是沙漠，想到了戈壁中永遠在兜圈子的鬼，越來越是害怕，但後面的强盜在飛馳着的追來。

她想起了爸爸媽媽，想起了蘇奴的媽媽和哥哥，知道要是讓那些强盜追上了，那是有死無生，甚至比死還慘些。可是走進大戈壁呢？那是變成了鬼也不得安息，她倒眞想勒住白馬不再逃跑了，回過頭來，哈薩克人的帳篷和綠色的草原早已不見了，兩個强盜落在後面，但還是有五個强盜吆喝着緊緊的追了過來，李秀文聽到粗暴的，充滿喜悅和興奮的叫道：「是那匹白馬，錯不了，捉住她，捉住她！」

隱藏在胸中多年的仇恨突然間迸發了出來，她心想：「爹爹媽媽是他們害死的，我引他們到大戈壁裡，跟他們同歸於盡，我一條性命換他五個性命，反正……反正……便是活在世上，也沒甚麼樂趣。」她眼中含着淚水，心中不再猶疑，催動白馬向着西方疾馳。

＊　＊　＊

這些人正是霍元龍和陳達海鏢局中的下屬，他們追趕白馬李三夫婦來到回疆，雖然將李三夫婦殺了，但那小女孩却從此不知下落，他們想得到了戈壁迷宮的地圖，這張地圖既然在李三夫婦身上遍尋不獲，那麼一定在那小女孩身上。戈壁迷宮藏着數不盡的珍寶，威遠鏢局一干人誰都不死心，在這一帶到處遊蕩，找尋那小女孩，這一躭擱便是十年，他們不事生產，仗着有的是武功，牛羊駝馬，自有草原上的牧民給他們牧養，他們祇需拔出了刀子來，殺人、放火、搶劫、姦淫……

這十年之中，大家永遠不停的在找這小女孩，草原千里，却往那裡去找，只怕這小女孩早死了，骨頭也化了灰，但在草原上做强盜，自由自在，可比在中原走鏢逍遙快活得多了，又何必回中原去？

有時候，大家說到戈壁迷宮中藏珍，說到白馬李三的女兒，這小姑娘就算不死，也長大得認不出了，只有那匹白馬才不會變，這樣高大的全身雪白的白馬甚是稀有，老遠一見就認出來了，但如白馬也死了呢？馬匹的壽命可比人短得多，時候一天一天的過去，誰都不存有希望。

那知道突然之間，見到了這匹白馬，那沒有錯，正是這匹白馬！

＊　＊　＊

那白馬這時候年歲已增，脚力已不如少年之時，但仍比常馬奔跑起來快得多，到黎明時，竟已將五個漢人强盜拋得無影無踪，後面追來的蹄聲也已聽不到，可是李秀文知道沙漠上留下馬蹄足跡，那五個强盜雖然是一時追不上，終於還是會依循足跡追來，因此竟是絲毫不敢停留。

於是又奔跑了十餘里，天已大明

，過了幾個沙丘，突然之間，西北方出現了一個山陵，山上樹木蒼翠，在沙漠中突然看到，眞如見到世外仙山一般。

大沙漠上沙丘起伏，幾個大沙丘將這片山陵遮住了，因此遠處完全看不見。

李秀文心中一震：「莫非這是鬼山？爲甚麼沙漠上有這許多山，却從沒有聽人說過？」轉念一想：「是鬼山最好，正好引這五個惡賊進去。」

白馬脚步迅捷，不多時到了山前，跟着馳入山谷，祇見兩山之間流出一條小溪來。白馬一聲歡嘶，直奔到溪邊。

李秀文翻身下馬，伸手掬了些清水洗去臉上的沙塵，再喝幾口，只覺得溪水微帶甜味，眞是清涼可口。

突然之間，後腦突然被一件硬件頂住了，只聽得一個嘶啞的聲音說道：「你是誰？到這裡幹甚麼？」

李秀文吃了一驚，待要轉身，那聲音道：「我這拐杖頭對正你的後腦，只須要一用勁，你立即便重傷而亡。」

李秀文覺得那硬物微微向前一送，果覺得一陣暈眩，當下不敢動彈，心想：「這人會說話，想來不是鬼怪，他又問我到這裡幹甚麼？那自然是住在此地之人，不是强盜了。」

那聲音又道：「我問你啊？爲甚麼不答？」

李秀文道：「有壞人追我，我逃到這裡來的。」

那人道：「甚麼壞人？」

李秀文道：「是許多强盜。」

那人又問道：「是甚麼强盜？叫甚麼名字的？」

李秀文道：「我不知道，他們從前是保鏢的，到了回疆，便做了强盜。」

那人道：「你叫甚麼名字？父親是誰？師父又是誰？」

李秀文答道：「我叫李秀文，我爹爹是白馬李三，媽媽是金銀小劍三娘子，我沒有師父。」

那人「哦」的一聲道：「嗯！原來是金銀小劍三娘子嫁了白馬李三，你爹爹媽媽呢？」

李秀文道：「都給那些强盜害死了，他們還要殺我。」

那人「嗯」了一聲，道：「站起來！」

李秀文於是便站了起來，那人又道：「轉過身來。」

李秀文於是又慢慢轉過身，那人木杖的鐵尖離開了她的後腦，一縮一伸，又點在她喉嚨。但他杖上不用勁，只是虛虛的點着，李秀文向他一望，心中很是詫異，聽到那嘶啞冷酷的嗓音之時，料想背後這人定是十分兇惡可怖，那知眼前這人却是個老翁，身形瘦弱，形容枯槁，愁眉苦臉，身上穿的是漢人裝束，衣帽却已破爛不堪，但他頭髮捲曲，却又不像漢人。

李秀文道：「老伯伯，你叫甚麼名字？這裡又是甚麼地方？」

那老儒生見李秀文容貌嬌美，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一怔之下，冷冷的道：「我沒有名字，我也不知道這裡是甚麼地方。」便在此時，馬蹄聲隱隱而起。

李秀文驚道：「强盜來了，老伯伯，快快躲起來。」

那老儒生道：「爲甚麼要躲？」

李秀文道：「那些强盜惡兇得很，會害死你的。」

那老儒生冷冷的道：「妳跟我素不相識，何必管我的死活？」

這時馬蹄聲更加近了，李秀文也不理他杖尖點住自己喉頭，一伸手便拉着他手臂，道：「老伯伯，咱們一起騎馬逃吧，再遲便來不及逃了。」

那老儒生將手一甩，要掙脫李秀文的手，那知他這一甩微弱無力，竟是掙之不脫，李秀文奇道：「你有病麼？我扶你上馬。」說着雙手托着他的腰，將他送上了馬鞍。這老儒生瘦骨如柴，雖是男子，體重還不及李秀文這麼重，坐在鞍上搖搖晃晃，似乎隨時都會摔了下來，李秀文跟着上馬，坐在他身後，縱馬向叢山中進去。

兩人這一躭擱，只聽得五匹馬已馳進山谷，五個强盜的呼叱之聲也已隱約可聞，那老儒生突然回過頭來，喝道：「妳跟他們是一起的，是不是，妳們安排了詭計，想騙我上當。」

李秀文見他滿臉病容猛地轉爲猙獰可怖，眼中也射出兇光，不禁大爲害怕，說道：「不是的，不是的，我從來沒見過你，騙你上甚麼當？」

那老儒生厲聲道：「妳要騙我帶妳到戈壁迷宮……」一句沒說完，突然住口。

這「戈壁迷宮」四個字，李秀文幼時隨父母逃來回疆之時，曾聽父母說話中提過幾次，但當時不解，並未在意，現在又事隔十年，這老伯伯忽然說及，她一時想不起甚麼時候似乎曾聽見人說過，茫然道：「戈壁迷宮？那是甚麼啊？」

老儒生見她神色眞誠，不似作僞，聲音緩和了一些，道：「妳當眞不知戈壁迷宮？」

李秀文搖搖頭道：「不知道啊？是了……」

老儒生厲聲道：「是了甚麼？」

李秀文道：「我小時候跟爹爹媽媽，逃來回疆之時，曾聽他們說過『戈壁迷宮』，那是很好玩的地方麼？」

老儒生疾言厲色的問道：「妳爹媽還說過甚麼？可不許瞞我。」

李秀文淒然道：「但願我能夠記得一些爹媽說過的話，便是多一個字，也是好的，就可惜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了。老伯伯，我常常是這樣傻想，祇要爹爹媽媽再能活過來一次，讓我見上一眼，唉！祇要爹媽活着，便是天天不停打我罵我，我也很快活啊！當然，他們是永遠不會打我的。」

突然之間，她耳中似乎出現了蘇魯克狠打蘇奴的鞭子聲，憤怒的斥罵聲。

那老儒生臉色稍轉柔和，「嗯」了一聲，突然又大聲問：「妳嫁了人沒有？」

李秀文紅着臉搖搖頭。老儒生又道：「這幾年來妳跟誰在一起？」

李秀文道：「跟許爺爺。」

老儒生又問李秀文：「許爺爺？他多大年紀了？相貌怎麼樣？」

李秀文對白馬道：「好馬兒，强盜追來啦，快跑，快跑！」心想：「在這緊急當兒，你老是問這些不相干的事幹麼？」但見他滿面疑雲，終於還是說了：「許爺爺總有八十多歲，他滿頭白髮，臉上全是皺紋，待我是很好的。」

老儒生道：「妳在回疆又識得甚麼漢人？許爺爺家中還有甚麼？」

李秀文道：「許爺爺家裡再沒有甚麼了，我連哈薩克人也不識得，別說是漢人啦！」最後這兩句話是憤激之言，她想起了蘇奴和阿曼，心想雖然是識得她們，也等於不識。

白馬背上乘了二人，奔跑不快，後面五個人追得更緊更近了，只聽颼颼幾聲，三支羽箭接連從身邊擦過，那些强人想擒活口，並不想用箭射死她，這幾支箭只是威嚇她，要她停馬，不再前跑。

那老儒生低聲道：「接住我手裡的針，小心別碰着針尖。」

李秀文低頭一看，只見他右手迴伸，兩根手指間挾着一根細針，當下伸手拿住了，却不明其意。

那老儒生道：「這針尖餵有劇毒，那些强盜若是捉住妳，只要輕輕一下刺在他們身上，强盜就死了。」

李秀文吃一驚，適才早見到他手中持針，當時也沒有在意，看來這一番對答，若是他不滿意，他已用毒針刺在自己身上了。她心念一轉：「橫豎我已決心和這五個惡賊同歸於盡，就讓這個伯伯獨自逃生吧！」當即躍下地來，在馬背一拍，叫道：「白馬，白馬，快載了伯伯先逃！」

那老儒生一怔，沒料到她心地如此仁善，竟會叫自己獨自逃走，稍一猶豫，當下催馬便行。

五乘馬馳近身來，團團將李秀文圍在核心。五個强人見到了這般年輕貌美的姑娘，誰也沒想到去追那老頭兒。

五個强盜紛紛跳下馬來，臉上都是邪笑，李秀文心中怦怦亂跳，暗想那老伯伯雖說這毒針能制人死命，但這樣小小一枚針兒，如何擋得住眼前這五個兇橫可怖的大漢，便算眞能刺得死一人，都尚有四個。還是一針刺死了自己吧，也免得遭强人凌辱，只聽一人叫道：「好漂亮的妞兒！」便有兩個人向她撲了過來。

左首一個漢子砰的一拳，將另一個漢子打翻在地，厲聲道：「你跟我爭麼？」跟着便抱着了李秀文的腰，李秀文在慌亂之中，將針在他右臂之上一刺，大叫：「惡强盜，放開我！」那大漢呆呆的瞪着她，突然不動。

摔在地下的漢子伸出雙手，抱住李秀文的小腿，使勁一拖，將她拉倒在地上，李秀文左手撐地，右手向前一伸，一下刺入他的胸膛。那大漢正在哈哈的大笑，突然間笑聲中斷，張大了口，也是身形僵住的，一動也不動了。

李秀文爬起身來，搶着躍上一匹馬的馬背上，縱馬向山中逃去，餘下三個强盜見那二人突然僵住，宛似中邪，都是被李秀文點中了穴道，心想這少女的武功奇高，不敢追趕，他三個人都不會點穴解穴，只有帶着兩個同伴去見首領，豈知一摸二人的身子，竟是漸漸的冰冷，再一探鼻息，已是氣絕身亡。

三人大驚之下，半晌說不出話來，一個姓宋的較有見識，解開二人衣衫一看，見一人手臂上有一塊錢大的黑印，黑印之中，有個小小的針孔，另一個人却是胸口有個黑印，他登時省悟：「這妞兒用針刺人，針上餵有劇毒。」

一個姓金的道：「那就不怕了，咱們遠遠的用暗青子打，不讓她近身便是。」

另一個姓雲的說道：「知道了她的詭計，便不怕再着她的道兒，」話是這麼說，三人終究不敢再追，一面商量，一面提心吊膽的追進山谷。

李秀文兩針奏功，不禁又驚又喜，但也知其餘三人必會發覺，只要有了防備，決不容自己再施毒針。縱馬正逃之間，忽聽得左首有人叫道：「到這兒來！」正是那老伯伯的聲音。

李秀文急忙下馬，聽那聲音從一個山洞傳出，當即奔進，那老儒生站在洞口，說道：「怎麼了？」

李秀文道：「我，我刺中了兩個……兩個强盜，逃了出來。」

那老儒生道：「很好，咱們進去。」

進洞後只見山洞很深，李秀文跟隨在老儒生身後，那山洞越行越是狹窄。

行了數十丈，山洞豁然開朗，竟可以容得一二百人。老儒生道：「咱們守住狹窄的入口之處，那三個强盜便不敢進來，這叫做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李秀文愁道：「可是咱們也走不出去的，這山洞裡面有通道麼？」

那老儒生道：「通道是有的，不過總是通不到山外去。」

李秀文想起了適才之事，仍是心有餘悸，問道：「伯伯，那兩個强盜給我一刺，忽然一動也不動了，難道當眞是死了麼？」

那老儒生傲然道：「在我毒針之下，豈有活口留下的麼？」

李秀文伸手過去，將毒針遞給他，老儒生伸手欲接，突然又縮回了手，道：「放在地下。」

李秀文依言放下，那老儒生又道：「妳退開三步。」

李秀文覺得奇怪，忙退了三步。那老儒生這才俯身拾起毒針，放入一個針筒之中。李秀文這才明白，原來他疑心很重，防備自己突然用毒針害他。

那老儒生道：「我跟你素不相識，爲甚麼剛才妳讓馬給我？要我獨自逃命？」

李秀文道：「我也不知道啊，我見你身上有病，怕强盜會害你。」

那老儒生身子晃了一晃，厲聲道：「妳怎麼知道我身上，身上有……」說到這裡，突然間滿面肌肉抽動，神情痛苦不堪，額頭不住滲出黃豆般大的汗珠來，又過了一會，忽然大叫一聲，在地上滾來滾去，高聲呻吟。

李秀文只嚇得手足無措，但見他身上變成了弓形，手足痙攣，便柔聲道：「是背上痛得厲害麼？」

伸手替他輕輕敲擊他的背心，又在他臂彎膝彎關節處推拿揉拍。老儒生痛楚漸減，點頭表示謝意，過了一炷香時分，這才消失痛苦，站了起來，問道：「妳知道我是誰？」

李秀文道：「不知道。」

老儒生道：「我是漢人，姓華名雲龍，江南人氏，江湖上人稱『一指震天南』的便是。」

李秀文道：「嗯！原來是華伯伯。」

華雲龍道：「妳沒有聽見過我的名頭麼？」言下微感失望，心想自己「一指震天南」華雲龍的名頭當年轟動大江南北，武林中人無人不知，但瞧李秀文的神情，竟是毫無驚異的模樣。

李秀文道：「我爹爹媽媽一定知道你的名字，我到回疆來祇有八歲，甚麼也不懂。」

華雲龍臉色有些好轉，道：「那就是了。妳……」一句話沒說完，忽聽洞外山道中有人說道：「一定是躲在這兒，小心她的毒針。」跟着脚步聲響，三個人一步一步的走進來。

華雲龍忙取出毒針，將針尾插入木杖的杖頭，交了給她，指着進口之處，低聲道：「等人進來後刺他背心，千萬不可性急刺他前胸。」

李秀文心想：「這進口如此狹窄，乘他進來時刺他前胸，不是易中的麼？」

華雲龍見她臉有遲疑之色，說道：「生死亡存，在此一刻，妳敢不聽我的話麼？」說話聲音雖輕，語氣却是十分嚴峻，便在此刻，只見進口處一柄明晃晃的長刀伸了進來，急速揮動，護住了面門前胸，似防敵人偷襲，跟着便有一個黑影，慢慢的爬了進來，却是那姓雲的强盜。

李秀文記着華雲龍的話，縮在一旁，不敢動彈。華雲龍冷冷的道：「妳看我手中是甚麼東西？」伸手虛揚，那姓雲的一閃身，橫刀身前，凝神望着他，防他發射暗器，華雲龍喝道：「刺他。」

李秀文於是手起杖落，杖頭在他的背心後輕輕一刺，毒針已入肌膚，那姓雲的只覺背上微微一痲，似乎被蜜蜂刺了一下，大叫一聲，就此僵斃了。

那姓金的緊隨其後，見他又中毒針而死，只道華雲龍手放毒針，只嚇得魂飛天外，不及轉身逃命，倒退着手脚齊施的爬了出去。

華雲龍嘆道：「倘若我武功不失，區區五個毛賊，何足道哉！」

李秀文心想他外號「一指震天南」自然是武功極强，怎地見了五個小强盜就一點法子也沒有，說道：「華伯伯，你因爲生病，所以武功施展不出，是麼？」

華雲龍道：「不是的，不是的，我，我立過重誓，倘若不到生死關頭，決不輕易施展武功。」

李秀文嗯了一聲，覺得他言不由衷，剛才明明說「武功已失」，又支吾以掩飾，但他既不肯說，也就不便追問。

華雲龍也覺察自己言語中有了破綻，當即岔開話頭，說道：「我叫妳刺他後心，妳明白其中道理麼？他攻進洞來，全神防備的是前面敵人，妳不會甚麼武功，襲擊他正面是不能得手的，我引他凝神提防我，妳在他背心一刺，自是應手而中的。」

李秀文點頭道：「伯伯的計策很好。」

須知華雲龍的江湖閱歷是何等豐富，要擺佈這樣一個小馬賊，自是游刃有餘的了。

華雲龍從懷中取出一塊蜜瓜的瓜乾來。遞給李秀文道：「先吃一些，那兩個毛賊再也不敢進來了，可是咱們也不能出去，待我想個辦法，須得一舉將兩人殺了，要是只殺一人，餘下的那人必定逃走報訊，大隊人馬跟着趕來，可就棘手得很。」

李秀文見他思慮週詳，智謀豐富，反正自己想不出比他更高明的法子，那也不用多傷腦筋了，於是，飽餐了一頓瓜乾，靠在石壁上養神。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李秀文突然聞到了一陣焦臭，跟着便咳嗽起來了。

華雲龍道：「不好，毛賊用火烟來燻，快堵住洞口！」

李秀文捧起地下的沙土石塊，堵塞洞口之處，好在洞口甚小，一堵之下，湧進來之烟霧便大爲減少，而且洞內甚大，烟霧吹進來之後，又從後洞散去。

如此又相持了很久，從後洞映進來的日光越來越亮，似乎是在正午。

（未完·二）

上文提要：鍾二先生等中了披蔴教施放的「金蠶惡蠱」，「落魂鍾」一响，便會受金蠶蠱噬心之痛，羣俠大怒，龐士奇首先發難，震碎「落魂鍾」，追殺披蔴教教主孟壽昌，餘衆則趁毒未發作，分作四路突圍，可惜沿途耳聞金鑼之聲，震得武功較弱的人痛苦不已，難以突圍，靜因師太見狀，遂往鑼聲處奔去，發現鳴鑼者是天蠱女，天蠱女見她奔來，馬上以劍劈去，却被靜因師太格開……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雪蓮情

臨危施援手　難明妖婦心

靜因師太跨前一步，搶她手上金鑼，天蠱女長劍被封，但她心思敏捷，腳尖一點，人已朝後躍出，口中格格一陣嬌笑，說道：「你的來意，姑娘早已知道，那會上你的當？」

靜因師太一下沒奪到金鑼，臉色鐵青，嘿了一聲，劍隨身進，寒光流動，幻出七八道銀光，同時電射激飛。她這招「閃電分光」，乃是「通天劍法」的絕招，似幻似眞，變化神奇，使人無法捉摸！

果然，天蠱女不敢硬接，心頭一怯，慌忙後躍，只覺手上一震，「噹」的一聲大響，一面金鑼已被靜因師太的長劍劈成兩片，不，劍光繚繞，同時朝她身前捲到！

天蠱女驚駭已極，百忙之中，身子驀地一沉，往簷下滾落！

靜因師太劈碎金鑼，那還容她逃出手去，大喝一聲：「妖女納命！」

身發如電，劍先人後，跟縱飛落，手臂一送，朝她後心刺去！

天蠱女武功確也不弱，身子翻落，快到落地之時，突然一個急閃，往走廊石柱後面躲去。靜大師太如影隨形，劍尖離天蠱女身後不到兩尺，對方這一突然閃開，一時收手不及，「篤」的一聲，一柄長劍竟有三分之一刺入石柱之中！

天蠱女心頭暗暗驚凜，但這機會那肯錯過，柳腰一扭，劍尖顫動，一點寒星閃電朝靜因師太身側刺到。

靜因師太一劍刺上石柱，早已料到對方必然趁機攻來，一時無暇拔劍，右手緊握劍柄，手腕用力，身軀筆直躍起，身向上翻，使了一個「蜻蜓倒豎」之勢，左腳朝天蠱女執劍右腕踹去，同時右腳在石柱上一蹬，右手拔出長劍，由下而上，迅疾朝天蠱女胸前點出！

這一手「越女刺猿」，眞如電光火石般奇快無比，天蠱女驚叫一聲，駭得向後直退，但靜因師太却在一劍出手之際，身如飄絮，一下落到天蠱女面前，右腕揮洒，青虹繚繞，劃起重重劍影，飛捲出去！

天蠱女武功雖然不弱，但和靜因師太相比，還是差得老遠，運劍相抗，只不過七、八個照面，身外周圍已被靜因師太的劍勢緊緊圈住，逼到手忙腳亂，處處受制。

這一陣工夫，小山週圍十里花林中，披蔴教徒的「郞」「郞」叉聲，和「嗬」「嗬」鬼叫已不復再聞，傳來的只是一聲接一聲的慘厲悲號，但聲音也已零零落落，荒山深夜，這種悽厲慘叫，聽來份外刺耳！

靜因師太經過這一陣疾奔、搏鬥，血脈流動加速，蠱毒已積極在體內發作，只覺心口一陣煩嘔欲吐，頭腦也逐漸脹重，心知自己已難久持，長劍突然一頓，厲聲笑道：「天蠱妖女，今日是你們披蔴教悉數就殲的末日，妳且聽聽四週情形！」

她這一停手，無非是借着說話之時，暗吸眞氣，强行把蠱毒壓制下去。

天蠱女也鬆了口氣，耳聽四週情勢，果然不對勁，心頭更是驚慌，暗想：自己再不退走，恐怕兇多吉少，眼珠一轉，欲退反進，猛地銀牙一咬，嬌喝道：「姑娘和妳拚了！」

長劍振動，倏忽之間朝靜因師太接連攻出五劍！這五劍也可以說是她情急拚命之舉，劍光出手，眞還綿密凌厲。在她想來，這五劍至少也可把靜因師太逼退一步，自己就好趁機逃下山去。

那知靜因師太乃是崆峒派有數的高手，崆峒以「通天劍法」名震武林，靜因師太隱居九華數十年，很少涉足江湖，劍術一道自有她的獨到之處，只是她生性好靜，平日不以此自炫而已。

天蠱女攻出的劍勢雖然急驟凌厲，但靜因師太却微微一哂，嘿道：「妖女，妳死在眼前，還想怎的？撒手！」

右手一揮，「叮」的一聲，天蠱女的劍勢一下被直蕩開去，劍身直落，有如泰山壓頂，當頭劈下！

天蠱女只覺右臂被震得一陣酸痲，對方蕩開自己長劍，迎面劈來，心頭一驚，再也顧不得手臂酸痲，咬緊牙關，奮力往上迎去！

「叮！」又是一陣金鐵交震，天蠱女柳腰微挫，雙腿一軟，差點往下跪倒，接連後退了兩步，才堪堪把對方劍勢架住，一時嚇得花容失色，手臂不住的顫抖！

靜因師太早已動了殺機，冷笑一聲，手中長劍突然又向下沉落五寸，鋒利長劍離天蠱女頭頂已不足一尺，天蠱女拚命支撑，只覺對方壓力奇重，自己實在無法支持得住。

不過眨眼工夫，她已粉頰通紅，嬌喘連連，一顆顆汗珠像水一般滾滾直流，同時手上長劍也因對方的逐漸下壓，緩緩低落！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天蠱女驟覺對方劍上壓力突然浮動，月光之下，只見靜因師太臉色蒼白，渾身起了一陣痙攣。

這正是蠱毒在她身上發作的現象，天蠱女瞧得大喜過望，正待抽劍反攻……

「妖女！」靜因師太畢竟功力深厚，在蠱毒發作、心頭一陣迷惘之際，突然靈光一現，雙目精芒暴射，劍上眞氣大盛，往下劈落！天蠱女再也抵擋不住，口中只慘叫了半聲，血光噴處，往後便倒；靜因師太也因用力過猛，身子晃了一晃，跟着撲倒地上！

這時，小山四週已是一片死寂，除了山風吹來，花林中飄來濃重的血腥氣味之外，聽不到半點人聲。各大門派赴會的羣俠和披蔴教徒衆，在這十里花林的落魂崖中，可說是同歸於盡……

但在靜因師太撲到天蠱女身上的不多一會，從東首花林中，忽然遮遮掩掩地掠出一條嬌小人影。那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綠衣少女，肩上斜插着一柄短劍，一雙黑漆似的雙瞳不住東張西望，脚下匆忙朝小山頂上奔來。當她一眼瞧到靜因師太一身血迹，伏在地上，不住的喘息，她嬌小身軀微微一怔，心頭不自覺地有些害怕。但她仍然走近前去，把靜因師太從地上扶起來，問道：「老前輩，妳覺得怎樣？」

靜因師太此時蠱毒已發，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是瞪着兩隻眼睛，往她直瞧！

綠衣少女見靜因師太沒有作聲，口中「哦」了一聲，慌忙從懷裏取出一個小小磁瓶，用手指傾了一些粉末，塗到靜因師太鼻孔之上。說也眞靈，靜因師太只覺一股辛辣之氣直刺鼻孔，直下胸腹，身不由主地打了兩個噴嚏，神志立時一淸。

綠衣少女忙道：「老前輩可知方玉琪大哥在那裡？」

要知靜因師太只是蠱毒發作，此時經過了兩個噴嚏，胸腹之間煩悶頓解，頭腦一淸試運眞氣，竟然已通暢無阻，所中蠱毒似已全解，心頭不禁大奇，目光瞧着綠衣少女說道：「方賢侄不在這裏。」

綠衣少女舉頭四顧，急道：「那麼他在那裏？」

靜因師太道：「方賢侄沒有到九宮山來。」

綠衣少女聽說方玉琪沒有來，似乎微感失望，停了一停，才道：「我是師傅叫我來的，因爲大師兄、大師姐另有要事，不克分身，這是『烏風草散』，專解蠱毒，你快救醒他們，要他們快跟我走了，天一亮就來不及啦。」

靜因師太聽得疑信參半，抬頭問道：「尊師是誰？怎會知道貧道等人被困此處，要姑娘前來搭救？」

綠衣少女蘋果臉上綻起兩個梨渦，稚氣十足地眨眨眼睛，咭的笑道：「我師傅就是九陰夫人咯！」

＊　＊　＊

萬里長空，一片蔚藍。

迎面金盆似的斜陽，照得令人睜不開眼睛。

底下白茫茫的浮雲，眞像鋪着厚厚一層棉絮，瞧不到山川形勢，也隔絕了十丈軟紅。

凜烈罡風吹到身上，幾乎耐不住天外奇寒。

方玉琪和蓮兒兩人自從騎上大白、小白，牠們就振翅長鳴，扶搖直上，這時候差不多已經飛了快整整一天了。

兩人心中雖然着慌，但也無可奈何，茫茫雲天，除了自己兩人比翼雙飛，什麼也看不見，就是連說話吧，聲音出口，就被强烈罡風吹散，那能聽到什麼！

兩頭白鵰雖飛得又高又快，朝底

下瞧去，因為平平整整地鋪着一層白雲，不知道自己飛得有多高，是以在心裏產生了一種安全感，好像距離地面不遠，同時也因為金盆似的太陽迎面照射而來，從而可以想到白鵰飛行的方向，向着正西。

兩人漸漸發現遙遠的地方正有一點白影緩緩移近，在陽光反照之下，那點白影幻出瑰麗異彩，五光十色，閃閃發光，好像半空中鑲着一顆鑽石。

白影在逐漸擴大，那是兩頭白鵰已逐漸和它接近了，終於，他們可以清徹看清，那是一座聳入半天的冰峯，白皚皚的擋在前面。

寒風越來越烈，方玉琪、蓮兒坐在鵰背上，也漸漸有點頂受不住，心中只是沉思着，這兩頭白鵰不知要把自己兩人帶到什麼地方去？白鵰飛行速度漸漸緩了下來，在空中略一盤旋，斂翅往雲霧中降落。

方玉琪低頭往下瞧去，只覺雲層極厚，瞬息之間，滿身都被包沒，眼前只是白茫茫的，瞧不見什麼，雲氣落到身上，沾衣欲濕。

轉眼飛落雲層，那是一座白玉似的山谷，奇花異草，紅紫相間，彷如錦繡堆成一般，奇麗清幽，歎為觀止。草地上還有兩大三小五隻梅花鹿，正在悠閑地站立。

兩隻白鵰才一飛下雲層便引吭長鳴，一齊斂翅，徐徐落到草坪中間，蹲在地上，意思好像是要兩人下來。

蓮兒首先跨下鵰背，舒了口氣，打量着四週，奇道：「玉哥哥，這裡是什麼地方啊？」

方玉琪跟着跳落，正待答話，瞥見左側林中飛出兩隻白鶴，在空中盤旋，牠們和白鵰好像是多年老友似的，互相嘶鳴。兩隻白鵰堪堪等兩人跨落地面，一聲長鳴，竟然和那林中飛出的白鶴振翼飛上，冲霄而去。

方玉琪一時不由大急，連忙高聲喊道：「大白……小白……快飛回來。」

但大白、小白和兩隻白鶴早已飛入雲層，去得沒了影子。

蓮兒抬頭望着天空，急道：「玉哥哥，不知大白、小白會不會再飛回來？」

方玉琪搔搔頭皮，只好安慰她道：「牠們和兩隻白鶴好像老朋友似的，我想，只要白鶴飛回來，大白小白也一定會跟着回來的。」

蓮兒掠着鬢髮，愁形於色的道：「大白、小白要是不飛回來，我們怎麼好？這裏不知是什麼地方，離開桐柏山一定很遠很遠了，如何回去呢？」

方玉琪何嘗不在憂急，先前只是安慰她的話，給蓮兒這麼一說，不禁劍眉微皺，沉吟道：「別的也不打緊，只是玄黃教開壇日期只剩下四天時間，鍾老前輩他們早已動身，我們要是趕不上才糟糕呢。蓮妹，我們就在草地上等一會吧，看看大白、小白是不是會回來，眞要不飛回來，我們就得立即趕下山去。」

正說之間，忽聽有人叱道：「什麼人敢擅闖入長春谷來，還不快滾？」

聲音嬌婉，彷彿是一個少女的口音。

方玉琪回頭瞧去，只見左側林中，款款走出一個一身白衣的少女，腰間掛着一支短劍，生得眉淸目秀，看去只有十四、五歲光景。

蓮兒沒等方玉琪開口，說道：「我們方才騎着白鵰遊玩，因這裏好玩，就歇上一歇，等會坐騎回來，自會走的，你兇什麼？」

方玉琪因這座山谷好像全是白玉生成，谷中又是萬花競放，鹿鶴同遊，心中原想定是高人隱居之所，這時眼看這白衣少女一身打扮，竟和瓊宮公主手下的雲兒、霓兒相同，原待問清楚對方來歷再說。那知蓮兒聽到對方出言不遜，氣忿頭上，搶着開口，自己話到口邊，只好嚥了下去。

白衣少女給蓮兒一說，不由桃腮一繃，叱道：「你們眞是不長眼睛，長春谷是什麼地方，豈容凡夫俗子汚了仙境……」

蓮兒不待她說完，坐着的身子一下跳將起來，喝道：「小丫頭，妳給我住嘴！我們不過騎鵰閑飛，偶落此地，暫時歇脚，又沒毀了妳們一草一木，妳居然口出不遜，長春谷又待怎樣，我們偏在此不走，看妳把我們怎樣？」

白衣少女氣得滿臉通紅，怒道：「好啊，你們眞的敢在長春谷撒野，眞是吃了豹子膽啦。」回手一按腰間短劍，一道銀虹嗆然出匣，斜睨着方玉琪、蓮兒兩人喝道：「你們再不走，姑娘可要不客氣了。」

蓮兒一下欺到她身前，冷笑道：「長春谷又怎樣？妳要和我動手，還差得遠呢。」

聲到人到，伸手就朝她短劍奪去，那白衣少女不知蓮兒使的是「飄香身法」會有恁地快速，眼前一花，對方已欺到身邊，心頭一怔，趕忙翻腕削劍。

蓮兒那還容她出手，右手突然加快，一下把她那柄短劍奪了過來，隨手往地上一擲，嬌笑道：「我當妳有多大本領，原來長春谷也不過如此。」

白衣少女被奪去短劍，不由呆得一呆，差點急得要哭，彎腰拾起短劍，退了幾步，羞憤的道：「是好樣的，你就等着瞧。」

說着，急急從身邊取出一面玉磬，「叮」「叮」「叮」的一連叩了幾下。

淸聲才一傳出，忽然從林中飛出三條白影，一齊落到少女身邊，那是三個服飾、年齡和白衣少女相若的少女，她們瞧到方玉琪、蓮兒兩人，方自一怔，其中一個問道：「雪兒，他們是誰？」

先前那個，敢情就叫雪兒，急急說道：「雰兒，他們到長春谷撒野來的，方才我叫他們離去，他們不但不肯，還和我動手，快把他們拿下。」

蓮兒冷笑道：「妳們長春谷講不講理，想倚多為勝？哼，妳們就一起上來試試。」

另一個也嚷道：「對，把她拿下。」

雰兒在四人中，年齡好像較長，她瞧瞧蓮兒，揮手道：「好。」

「嗆」「嗆」「嗆」「嗆」！四個白衣少女同時倏地分開，把方玉琪、蓮兒兩人圍在中間，同時各自從腰間掣出短劍。雰兒嬌聲喝道：「你們擅入長春谷，還不束手就縛，眞要我們動手嗎？」

方玉琪眼看她們四人服飾、兵刃，全和雲兒、霓兒相同，心中更是懷疑她們會不會也是雪山瓊宮中人？心念轉動，急忙叫道：「蓮妹，妳不可造次，她們……」

蓮兒瞧她們佈成陣勢，把自己兩人圍在中間，心中更是有氣，撇撇櫻唇，回頭淺笑道：「玉哥哥，你別擔心，我只是教訓教訓她，不會傷她們性命的。」

說話之間，皓腕一抬，飛起一道青濛濛的劍光，招手道：「你們要動手，還不快上？」

雰兒驀地跨前一步，右手一振，揮動短劍，其餘三個白衣少女也動作如一，各自跨前一步，揮動右手，四柄短劍滙成一片耀眼銀光，朝方玉琪、蓮兒兩人立身之處湧來。

蓮兒只覺她們四人一經聯手，劍光居然極強，正待出手破解，只聽半空中一聲鵰鳴，疾風颯然，兩團白影疾若殞星，往場中瀉落。

四個白衣少女堪堪發動劍勢，銀色劍光才一湧起，告便消失，四人同時向後疾退。只見方玉琪和蓮兒面前，已多了一大一小的兩頭駿猛白鵰。

不！大白在飛落之時，還一下奪過雰兒、雪兒的寶劍，此時擋在兩人身前，全身鋼羽根根直豎，一雙金睛瞪着雰兒兩人，引頸長鳴，好像正在叱罵她們。

小白學着大白發威模樣，聳起翅膀，朝另外兩個白衣少女逼去。

蓮兒瞧到大白、小白果然飛回來，而且還幫着自己把對方的短劍奪下，心頭大是高興，喜道：「大白、小白，你們眞乖。」

雰兒正在發動劍勢，突然被大白奪去寶劍，定睛一瞧，不禁怒叱道：「大白、小白，你們怎麼了，是不是討打？」

大白依然倔強地朝她低鳴了兩聲。

蓮兒拍手道：「這就是我們的坐騎咯，你們這回總該知道厲害了罷？玉哥哥，我們走。」

雰兒又氣又急，憤怒的道：「原來你們劫奪了我們大白、小白，還敢到雪山來逞強。」

方玉琪吃驚道：「什麼？這裏是雪山？」

其中一個白衣少女道：「雪山長春谷，難道還有假的？」

大白、小白却在此時引吭高鳴，另外兩隻白鶴本在空中盤旋，此刻也附和白鵰，長鳴相應。

「大白，你吵什麼？」

一個蒼老的聲音叱喝方起，方玉琪、蓮兒陡覺眼前一花，已多出一個身穿白衣白裙身軀微彎的白髮老嫗。

這眞是一瞬間的事，兩人驀地一怔，這老嫗來得好快。

雰兒、雪兒等四人一眼瞧到白髮老嫗，慌忙一齊躬下身去，口中同時叫着：「姥姥。」她們垂手退下，狀極恭敬。

大白瞧到白髮老嫗，立即走前幾步，伸頸低鳴，一顆頭朝她身邊擦去，小白也跟着上，在老嫗身邊做出十分親暱的模樣。

別看白髮老嫗年事已高，約莫在八十以上，除了一頭銀絲似的白髮和腰背微現佝僂之外，臉色紅潤，猶如孩童，尤其兩隻眼睛在開闔之間，神光湛湛。

此時她瞧到方玉琪、蓮兒兩人，臉上不期流露出一陣驚詫，朝大白問道：「這兩位年輕人，是你帶來的麼？」

大白連連點頭，歡欣地低鳴一聲。

白髮老嫗又道：「雪山長春谷是不准外人進入，你難道不怕責打？」

雰兒插口道：「姥姥，大白、小白還幫着外人，奪去小婢和雪兒的寶劍呢。」

大白意似不服，低吼了兩聲，用嘴拉了拉白髮老嫗的衣角，瞧瞧蓮兒，連聲低鳴。

方玉琪跨前一步，拱手道：「姥姥請了，小可方玉琪和師妹蓮兒今日路過桐柏山，巧遇瓊宮侍者霞兒、雯兒被歹人用奇門遁法困在叢林之中，為小可兄妹所救，一時好玩，騎着大白、小白遨遊天空，不料牠們却振翅直上，一路飛來，小可和妹子不知這裏已是雪山瓊宮，言語誤會，實出無心，還望姥姥原諒。」

他話聲才落，蓮兒柳眉一挑，噘着小嘴，接口道：「玉哥哥，就是雪山瓊宮，也得講理呀，我們事先既不知道這裏就是雪山瓊宮，又沒犯了她們什麼，她們竟出言不遜，雪山瓊宮唬得了江湖上人，可唬不住我們呀。」

大白側着頭等蓮兒說完，又昂首叫了兩聲。

白髮姥姥兩道眼神朝蓮兒身上不住的打量，臉上開始露出驚喜之色，點點頭，向大白笑道：「你是要我領兩位小客人去晉見夫人？」

大白一聲歡呼，冲霄而上，小白

也連忙跟着飛上，和翺翔半空的兩隻白鶴，一起朝雲層中飛去。

蓮兒瞧得大急，頓脚道：「玉哥哥，你看大白、小白又飛走了。」

白髮老嫗笑道：「牠們只在附近，不會飛遠的，兩位小客人既然來了，請隨老身去見夫人吧。」

方玉琪暗想她口中的夫人，敢情就是瓊宮夫人了，自己兩人既被雙鵰帶上雪山，去見見夫人也好，這就拱手道：「小可兄妹誤入寶山，理應拜見夫人。」

白髮老嫗不再多說，轉身在前引路。

原來此處正當山谷入口，兩邊崖壁上盡被不知名的奇花異草所掩，彷如錦繡堆成，此時走到近前，這才看出中間還有一條寬約丈許、紫石平鋪的道路。曲折前行，約莫走了半里光景，便聽飛瀑洪洪，滙如繁響，抬頭一瞧，立覺眼花撩亂，心曠神怡。

峽谷出口是一片十來里方圓的平地，四週俱是插天峻壁，時有輕雲飛過，壁上掛着許多大小瀑布，彷如數十條玉龍當空飛舞而下。

沿四週山脚，是一條十來丈寬的山澗，玉帶縈迴，恰好將那片平地圍在中間，正當中却矗立起一座比四崖較低的白石小山，上面遍種着古木奇樹，因山勢的上下建了許多亭台樓閣，玉檻瑤階，盡是白石爲之，隱現在蒼松翠柏之間。

山下空地上一片繁花，嫣紅姹紫，有如鋪着一片錦繡，再加上花間蝴蝶彩翅翩翩，珍禽翠羽飛翔枝頭，便是蓬萊仙境也不過如此。

方玉琪、蓮兒兩人隨着白髮老嫗走出谷口，洪洪水聲起於脚下，行近澗邊，只見山澗上橫架着一道白玉般橋樑，九曲臨流，俯首下瞰，滾滾澗水奔騰生寒。

方玉琪和蓮兒幾曾見過這般仙境似的所在，不住連聲誇好，走過石橋，在一片花海中，一條白色寬道直通小山。到了山下，迎面先是一座白玉牌坊，上面刻着「長春仙闕」四個朱紅篆字。

經過牌坊，便是一列隨着山勢向上的玉石磴道。拾級而上，約走數十級，一塊凌空飛出的危崖上，蓋有一個八角亭子，魚鱗碧瓦，白石欄杆，行經此處，但覺和風拂面，鳥語花香，滿眼春色，當眞不愧長春之名。

白髮老嫗走到亭邊，回頭笑道：「兩位小客人且請在亭內稍歇，容老身稟報夫人。」

說着，回身自去。方玉琪和蓮兒兩人早已被當前美景瞧得出神，連白髮老嫗何時走的也茫然不覺。

過了一會，只聽身後有人嬌聲說道：「少俠、姑娘，我們夫人有請。」

方玉琪回頭一瞧，只見亭外站着一個白衣使女，正在躬身相候，連忙招呼蓮兒，一邊說道：「有勞姑娘帶路。」

白衣使女應了聲：「小婢有僭。」便引着兩人往山腰另一條石磴上走去，不多一會，石階盡頭，迎面一片平台，靠峯建着一座客廳，金庭玉柱，奇麗莊嚴。

廳前一個大牡丹台，唐花盛開，五色繽紛，燦爛如霞，四週地上鋪着茸茸細草，另有一番清幽絕俗之慨。

白衣使女把兩人領到廳前，停步道：「夫人正在廳上相候，兩位請進。」

方玉琪、蓮兒兩人進入大廳，廳上早已點起燈，柔和的琉璃燈照得通明，只覺擺設古雅，几明窗淨，纖塵不染，大廳上首一把紫檀交椅上，端坐着一位雍容高貴的白衣夫人，身後侍立着兩名白衣使女。

方玉琪瞧得暗暗一怔，這位雪山瓊宮夫人，看去竟和蓮兒長得一模一樣，只是年齡略大，約莫已是四十左右的人。

心中想着，已和蓮兒緩步走近，躬身作揖道：「晚輩方玉琪、蓮兒拜見夫人。」

瓊宮夫人兩道清澈如水的眼神盯着兩人，臉上露出藹然慈笑，右手微微一抬，柔聲道：「雪山長春谷，四週冰山如削，罡風凜烈，飛鳥難渡，一向從無外人，方少俠和這位姑娘還是老身數十年來第一次見到的佳賓，兩位快請坐下好說。」

她話聲未落，身邊使女早已替兩人端來椅子，放到瓊宮夫人下首，另一個使女則端上香茗，放到几上。

蓮兒跟着方玉琪在椅上坐下，她只覺被瓊宮夫人兩道眼神一照，心裏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好像眼前這位瓊宮夫人，自己曾在那裏見過。

但自己從小就跟着師傅老伯伯在東海長大，最近才到江湖上走動，當然以前不會見過瓊宮夫人，這種感覺從心底升起，自然毫沒來由，是以只管低頭不語。

瓊宮夫人凝視着兩人，臉上顯出無比慈祥，含笑問道：「老身方才聽龍姥姥說起，方少俠兩位曾在桐柏山附近仗義援救雪山門下侍者，被大白、小白接引來此，不知方少俠是那一門派的高足？」

方玉琪躬身道：「晚輩天台門下。」

瓊宮夫人目光轉到蓮兒臉上，又道：「這位姑娘秀外慧中，想必也是中原名門高弟了？」

蓮兒抬頭道：「我叫蓮兒，我不是五大門派中人，我師傅老伯伯叫無名老人。」

「東海……無名老人？」

瓊宮夫人沉吟了一下，續道：「姑娘貴姓？不知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蓮兒自從見了瓊宮夫人，心中不自覺地生出一種親切之感，這時張着眼睛，搖搖頭道：「師傅老伯伯從小就

叫我蓮兒，後來我長大了，問過他老人家，玉哥哥姓方，蓮兒是不是也姓方？他老人家笑道：『妳師傅老伯伯連名字也沒有呢，你叫蓮兒不就很好？』直到最近，他老人家才告訴我我可能姓姜。」

「姓姜？」瓊宮夫人慈祥的臉上，忽然露出一絲微笑，但笑得很不自然，笑容後面，似乎有些凄惶之色，沉默了半晌，接問道：「姑娘是從小由尊師扶養長大的了，不知家裏還有什麼人？」

蓮兒點點頭，又搖搖頭，低聲說道：「夫人說得是，從小我就跟着師傅老伯伯，我也問過他老人家，師傅說過，我是他老人家在海上救起來的嬰兒，不知道父母是誰。」

她說到後來，忽然盈盈欲涕，聲音也越說越低。

瓊宮夫人坐着的身子微現震動，雙目之中隱隱起了一層水珠，依然含笑問道：「那麼姑娘『蓮兒』這個名字，是尊師給妳取的了？」

蓮兒笑道：「我想是的，師傅老伯伯時常說，以前他老人家常住在黃山蓮花峯，後來搬到東海蓮花島，又從海上抱來了一個蓮兒，眞是巧得很。」

瓊宮夫人自言自語的道：「又從海上抱來了一個蓮兒？蓮兒這個名字……」

方玉琪坐在一旁，心裏不由暗暗奇怪，瓊宮夫人一直盤問着蓮兒的身世，不僅不厭其煩，而且還在「蓮兒」這兩個字上一再推敲，好像思索着什麼，一時却也想不出其中道理。

瓊宮夫人殷切問道：「兩位在江湖上走動，可曾聽到過小女下山以後的消息？」

方玉琪就把瓊宮公主主持天地教和玄黃教相抗之事，說了一遍。

瓊宮夫人皺眉道：「這孩子眞胡鬧，江湖上的幫會教派，無非都是一些黑道中人藉以擴張自己聲勢，她怎好明目張膽地作起教主來了。」

方玉琪道：「夫人說得不錯，天地教成立之初，原是一班江湖黑道中人的組織，當時如無公主出面主持，也許不到今天，早已爲惡武林，但自從由公主主持以來，不但化暴戾爲祥和，使天地教的人改過向善，成爲主持江湖正義的力量，目前各大門派聯合對付玄黃教，還蒙公主仗義協助，屢次援救。」

說着，又把九陰夫人如何爲害武林，最近勾結了不少數十年不出山的魔頭擔任教中護法，創立玄黃教，擇定端午開壇，並在期前妄圖一舉消滅各大門派，一再向少林尋釁，瓊宮公主如何暗中示警，和幾次協助之事，約略說了個大概。

瓊宮夫人藹然笑道：「話雖不錯，但咱們雪山瓊宮數十年來從不參與江湖是非，這孩子這般做法，固然有她不得已的苦衷，終究也非所宜。」她說到這裏，微微一頓，朝方玉琪、蓮兒兩人看了一眼，又道：「不瞞兩位說，這孩子實是老身新收的義女，唉，老身親生女兒要是還在的話，也有姑娘妳這麼大了。」

方玉琪、蓮兒因她想念親生女兒，自己兩人不好開口，只得唯唯應着。

瓊宮夫人望着蓮兒道：「姑娘今年幾歲了？」

蓮兒道：「我今年十八歲了。」

瓊宮夫人點點頭道：「正是，老身那個小女，今年也正好是十八歲了。唉，這事該有十六個年頭了，那是小女週歲一年的秋天，外子聽人傳說黃山蓮花峯上，隱居着一位前輩高人，武功和咱們雪山一派極相近似，因此動了遊興，那知趕到黃山，才知這位老人家已遷居東海……」

蓮兒張着雙目，驚喜的道：「夫人，妳是說師傅老伯伯？」

瓊宮夫人沒有回答，繼續說道：「咱們遍訪東海，依然沒有找到這位奇人的蹤影，但小女却不幸在東海出了意外……」

方玉琪聽得心頭一動，「啊」了一聲。

瓊宮夫人又道：「小女平日最喜歡和大白玩，這天我們在一處海島的插天孤峯上，發現了一個天池，池中生着一叢碧綠蓮花，外子說那是九天仙品，翠玉金蓮，所結蓮實，大補先天眞氣，修道人服上一顆，足可抵得一、二十年苦修，老身當時就想把它移植到長春谷來，但外子却說此種仙品大半秉山川靈氣而生，不宜移動，不如讓它生在此處的好。」

蓮兒喜道：「夫人，那裡就是蓮花島啊。」

「那知道一陣工夫，帶領小女的一名使女已騎着大白飛遠，過不一會，那大白遍身羽毛零落，狼狽地飛了回來，望着我們低鳴不止，小女和使女却已不見，老身情知不妙，心頭大爲驚駭，還是外子瞧出大白身上有幾處爪傷，想是遇上極其猛惡的大鳥，發生拚鬥，小女和那名使女即使不死，也已跌落海中，大白聽外子一說，果然不住地的點頭哀鳴，當下我們分騎大白和紅兒，小白那時還小，紅兒是外子的坐騎紅頂白鶴，趕到出事地點，只見茫茫大海，那裏還有怪鳥的影子，小女和使女當然更找不到蹤影……」

方玉琪聽到這裏，不由瞧了蓮兒一眼，口中低啊一聲。

蓮兒心中也有點明白，難道自己就是瓊宮夫人十六年前在東海失落的女兒？當下也張大眼睛，回頭朝方玉琪望去，她涉世未深，遇上難事，自然希望玉哥哥替她出個主意。

正當此時，瓊宮夫人兩道目光緊緊盯在蓮兒臉上，强作笑容的道：「老身有一事相問，姑娘兩手掌心，是不

是各有一顆硃砂痣的?」

蓮兒一聽此話，驚得嬌軀顫動，一手緊緊的拉住方玉琪的手，搖了幾搖，驚叫道：「玉哥哥，她……她……」

方玉琪連忙點頭道：「蓮妹，妳左右掌心不是各有一顆硃砂痣嗎?快給夫人瞧瞧。」

蓮兒粉頰紅暈，依言伸出雙手，走到瓊宮夫人面前。

瓊宮夫人瞧到蓮兒掌心兩顆紅痣，再也忍耐不住，眼角流出兩行淚水，把蓮兒攬入懷裏，顫聲說道：「孩子，妳眞是娘在東海失落的孩子！妳……妳可知道那位老前輩怎會給妳取名蓮兒的?」

蓮兒只覺得從心頭升起一陣從未有過的溫暖，張大眼睛，眼角邊也流下淚來，抬頭問道：「妳就是蓮兒的娘?可憐我從小就離開了娘，方才瞧到妳，怪不得好像在那裏見過呢！」

她一邊說着，一邊翻起衣角，取下一方羊脂白玉的佩玉，說道：「哦，師傅老伯伯說過，他叫我蓮兒，就是因爲我身邊佩有這方玉佩，上面刻着兩朵並蒂蓮花，他老人家說我姓姜，也是因爲背面刻有『姜氏家傳』四個字上推測來的。」

瓊宮夫人摟得她更緊，含淚笑道：「孩子，一點沒錯，妳這方玉，就是我們姜氏家傳之物，可憐的孩子，要不是大白生具靈性，把你們帶上雪山長春谷來，我們娘兒要到幾時才會見面呢?」

蓮兒嬌憨地偎在瓊宮夫人懷裏，抬頭問道：「娘，還有我爹呢?」

瓊宮夫人笑道：「妳爹正在修習一種玄門上乘功夫，再有三天時間，就好啓關了。」

蓮兒爲難的道：「娘，那可來不及了，我們還要趕到九宮山上哩。」

瓊宮夫人慈笑道：「九陰夫人如果練成『玄陰經』上武學，已非你們兩人能敵，何況還有南箕北斗和天錦星許奉桂等人助桀爲虐。許奉桂出身崑崙，無意中邂逅我宮中一名被逐侍女，相偕潛隱祁連山，江湖上目爲祁連雙妖，數十年來已沒有聽到過這兩個人的消息，此人不僅功力極高，而且對我雪山武功也可能知道得不少，你義姐一行，也決不是他的對手。至於南箕北斗，武功還在天錦星之上，他們居然也會答應替玄黃敎主持開壇典禮，眞是異數。你們既然來了，今晚且在這裏住上一宿，明日動身，正好趕上各大門派的人，要他們暫緩赴會，好在離玄黃敎開壇還有三天時光，屆時你爹也啓關了，娘和妳爹一同去一趟就是。」

方玉琪從沒聽人說過「祁連二妖」之名，聞言不由暗暗「哦」了一聲，心想：難怪瓢浮子前輩他們不肯多說了，那是因爲天錦星許天君乃是鍾二先生的師叔，大家都礙着鍾二先生的面上。

祁連雙妖中另一個瓊宮逐婢，準是祁連女妖七寶大士了，難怪前幾天七寶大士見了蓮兒，就稱她公主，因爲，蓮兒的樣貌和瓊宮夫人長得一模一樣，她自然一眼便瞧得出來。

蓮兒聽娘答應三天之後和爹同去，心中更是高興。

這時瓊宮上下的人也都聽到大白、小白引來的一位姑娘，竟是十六年前在東海失落的公主，大家紛紛向夫人叩賀，同時也參見了公主。

這一晚，雪山瓊宮洋溢着一片喜氣，瓊宮夫人愛屋及烏，把方玉琪當作了嬌客一般看待。尤其分離了十六年的女兒，堪堪重逢，明天一朝又要下山，這一晚，更不厭其詳的查詢蓮兒所學，也恨不得在這一夜之間，把自己一身武功悉數傳給女兒，這且按下不表。

* * *

且說以鍾二先生爲首的各大門派和天地敎一行，在落魂崖十里花林中，身中「金蠶惡蠱」，蠱毒發作，差幸簡小雲奉她師傅九陰夫人之命，持來專解蠱毒的「烏風草散」救醒靜因師太，分頭替大家抹藥，好在中了蠱毒的人和受傷的不同，只要蠱毒一解，人就霍然而甦。

不到一頓飯光景，分頭突圍的四路人馬的已悉數醒轉，鍾二先生雖然弄不懂自己一行在蠱毒發作之時，九陰夫人居然會命她徒兒趕來解救，還要自己一行跟她前去，難道這中間又有什麼陰謀不成?

鍾二先生滿腹狐疑，但也想不出什麼道理，暗忖：自己一行被困十里花林之中，因找不到出路，才要突圍而出，目前既然有人帶路，不妨就跟去會會九陰夫人也好。

當下就要簡小雲在前帶路，大家跟着她從東首一條路上走去，曲折而行，約莫走了頓飯光景，穿出花林是一條盤旋於山谷間的小徑，一行人誰也沒有作聲，只是跟着簡小雲疾走。

一連越過幾重山嶺，已經翻上一處佔地極廣的山谷後面，往下瞧去，但見一片盆地上，燈光密如繁星，就是四處山頭也燈光隱現，各有守護的人。

鍾二先生知道下面便是玄黃敎總壇，但走在前面的簡小雲在這盤徑走下之時，却不住的東張西望，行行止止，好像極度小心，怕被人發覺的模樣。

這情形看在鍾二先生眼裡，越發引起心中疑竇，九陰妖婦殘殺五大門派掌門，手創玄黃敎，她徒兒如果眞是奉她之命，引着自己一行前來，簡小雲何用如此緊張?如果說簡小雲不是奉九陰妖婦之命，誰敢把自己一行引入他們總壇重地?

簡小雲仍是機警而快速的朝山谷下走去，這是山谷中一片盆地的北首

，靠近山脚，就是一道高大圍牆，裏面花木葱鬱，似乎是一座佔地極廣的花園。

簡小雲繞到左側一扇邊門，從懷中掏出鎖鑰，開啓木門，等一行人魚貫進入，又上了鎖，這才返身引路。

這座花園一片漆黑，看不到一絲燈光，大家只是在幽暗的白石砌道上行進。

鍾二先生發覺這座花園看來雖然不見燈光，但四週樹蔭之中全都伏有暗樁，而且人數還在不少數，心中更是懷疑，忍不住問道：「姑娘尊師既要鍾某等人前來，何以如此詭秘?」

簡小雲回頭道：「是我師傅這樣吩咐的，她老人家說各大門派此行，關係十分重大，我也弄不清楚，好像……好像……我師傅就在前面，快要到啦，你……你……還是問師傅吧。」

說話之間，已穿過幾處樓台亭榭，果然只要略一留意，便可發現到處都有人潛伏。

前面不遠，矗立着一座燈光輝煌的殿形屋宇，四面通道上都站着手執腰刀盾牌的彪形漢子，面情肅穆，赳赳而立。

簡小雲領着大家由北首進入花園，是以須繞過這座屋宇，才能到正面。

這一寬闊的道路上，氣氛大是不同，相距一二十步，就有手執大砍刀的彪形大漢如臨大敵的沿路站崗，戒備森嚴。

鍾二先生心知九陰妖婦定然在這座燈光輝煌的屋宇之中，不然不會有這般氣勢。

一會工夫，便已繞到屋宇前面，果然門前兩邊像雁翅般站着十六個漢子。

簡小雲引着大家剛一走近門前，只見從裏面迎出一對青年男女，男的約有二十四、五，生得玉臉朱唇，劍眉星目，一身天藍勁裝，背負長劍，顯得瀟洒英挺、女的雲鬟斜綰，峨眉淡掃，一身玄衣，肩頭也露出劍柄，生得楚楚動人。

這兩人才一走出，十六個勁裝大漢立即肅然立正，那男的趨前一步，朝鍾二先生躬身抱拳，朗朗說道：「晚輩龍步青、姬如玉，奉家師之命，恭迓各大門派掌敎。」

鍾二先生聽得一怔，原來這一對青年男女就是九陰妖婦手下的總壇主八手書生龍步青和玄裳仙子姬如玉。

自己一行，終究是江湖上各門各派的一代掌門，如今到了他們總壇之內，九陰妖婦居然這般托大，只叫門下弟子在門口迎迓，口中却呵呵大笑道：「原來是龍總壇主賢伉儷，老夫失敬之至。」

龍步青道：「家師正在客室恭候，請諸位老前輩入內相見。」

峨嵋白雲子冷笑道：「尊師好大架子。」

龍步青苦笑了一下，並未作答，便肅客入內。

進入大門，裏面是一條寬敞甬道，左右兩排朱紅抱柱掛着琉璃宮燈，照得連地上也光滑如鏡。

甬道兩側站着兩排手捧雪亮鋼刀的勁裝大漢，一動不動，十分威武。

甬道盡頭又是一道朱紅大門，門前分別侍立着龍、虎、干、戈四大護法弟子，各大門派掌門由龍步青和玄裳仙子陪同，依次跨上石階，步入花廳。

鍾二先生目光一轉，登是大感意外，原來這座宮殿式的花廳上，靜悄悄的坐着兩人。

正中一把紫檀交椅上，閉目瞑坐的是一個皮膚白晰，神色略顯萎頓的中年道姑，敢情就是殘殺武林、爲害江湖的九陰夫人了。

在她右旁的一把交椅上，却坐着一個臉垂白紗，一身白衣的姑娘，正是被天錦星許天君擒來的天地敎敎主瓊宮公主。

這時，中年道姑闔着的雙目緩緩睜開，朝鍾二先生等人點頭爲禮，低沉的道：「諸大掌敎遠蒞，請恕老身不克親迓，步青，你快請諸位掌敎坐了好說。」

鍾二先生瞧她一臉倦容，連說話也有氣無力，心頭大感驚奇，以九陰妖婦一身武功來說，決不可能有這般神氣。

此時伺立四週的十幾個勁裝使女忙着替大家搬上椅子，分賓主落坐。

雲兒、霞兒、雯兒、雲兒四人眼見公主無恙，一齊上前叩見，站到瓊宮公主身後。

天地敎副敎主墨無爲、黑擔追魂索煥堂、軍師孔繼明、總壇主九頭大鵬陸天九，也紛紛上前參見。

龍步青走到靜因師太身前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弟子叩見師叔。」

靜因師太臉色一沉，冷笑道：「龍總壇主幾時有貧尼這麼一個師叔?快快請起，貧尼可當不起。」

龍步青叩頭道：「弟子實有不得已的苦衷，還望師叔垂察。」

靜因師太正待說話，九陰夫人接口道：「道友不可錯怪了青兒，此中曲折，只怕一言難盡。」說到這裡，又吩咐道：「步青，你且起來，此刻速和如玉兩人守護門外，不論何人，未得爲師令諭，不准闖入。」

龍步青應了聲「是」，立即站起身子，和玄裳仙子姬如玉領令退出。

九陰夫人環視了一下，朝身邊的簡小雲低聲問道：「方少俠呢，他沒有來?」

簡小雲蘋果臉上顯出失望之色，搖搖頭道：「靜因老前輩說，他沒有來。」

九陰夫人低低歎息了一聲，道：「這孩子沒來也好。」（未完：卅）

烽火大俠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當年助金强盛　今朝悔恨莫及

上文提要：蕭懷南與林三七發現攔途截船的，有孟石根在內，心知不妙，但因寡不敵衆，林三七更中鏢受傷，幸蕭懷南水性佳，終與林三七逃脫，經此，雙方友情大增，並結義金蘭，可惜行踪不愼，又爲趙春樹等盯上，更聯同「白沙幫」副幫主歐陽亮來尋隙，懷南被劫，三七則爲楊沐陽所救，當獲知懷南身份，即同到白沙幫索人，但懷南已被人擄走北上，故他們只好分道揚鑣，一面追踪，一面通知余顧南……

方菱白了他一眼：「眞是小孩子的話，白沙天知道抓了個燙手山芋，他還會等你去找他？」

林三七一呆，不由由衷地讚道：「嬸嬸天縱聰明，小侄不及萬一。」

方菱嫣然一笑，風韻猶存。「你不必拍我的馬屁！楊沐陽年紀到底比你痴長幾歲，他便知道其中關鍵，因此才會約定在濟南府見面，便是料定我夫婦不會南下！」林三七佩服得無話可說。

兩人閑聊了一陣，忽聞門外傳來孩子的叫聲：「師祖、師父！」林三七剛一回頭，便見一位髮鬚均白，但精神矍鑠的老頭進來，背後跟着余顧南。

林三七知道來的必是名震武林之一代高手齊雲高，連忙長身，呼道：「公公……晚輩林三七……」

齊雲高揮手道：「坐下說話，你怎會認識南兒的？」林三七簡要地把結識蕭懷南經過說了一下。齊雲高讚道：「果然有名門之風，君子理該見危拔刀相助！你認識白沙天多深？對白沙幫了解多少？」

林三七道：「晚輩只知白沙幫自白永勝起，便以私販白鹽起家，由於獲利深，使他們能以財收買黑白兩道，官民兩家勢力越來越大，如今白沙天說一句話，附近幾省的頭面人物，都要給他幾分面子。」

齊雲高道：「齊某只聽過他父親之名，却未見過，依你這樣說，白沙天在知道南兒之身份後，爲何不派人去追回來？」

林三七惶恐地道：「晚輩愚昧，猜想不出。」

「不怪你！」齊雲高頓了一頓方續道：「這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那人面子、氣派比白沙天還大，他不須給白沙天面子；二是他不將咱們看在眼內，不過依老夫之見，乃以前者之可能性較高。」

方菱道：「還有甚麼人值得他得罪咱們，而不敢去向他求個情的？哼，分明是看咱們不起，菱兒找到他，倒要問個清楚。」

「別說孩子氣的話！」齊雲高轉頭問道：「顧南，你打算去何處找他？失去了南兒，可對不起他母親。」

余顧南道：「徒兒一時之間也沒有主張，準備先到濟南府，待見到楊沐陽之後，再作打算。」

齊雲高點點頭：「你明日一早便下山，務必救回南兒，家裡有爲師協助菱兒，你完全不必擔心！」又回頭對方菱道：「菱兒，快去燒幾個菜給師父解饞，還有酒沒有？」

方菱含笑道：「菱兒家裡四時均備有好酒，隨時準備你光臨！」說着起身去灶房準備。

余顧南道：「三七侄，你今夜便在寒舍屈就一下，明早咱們再下山！」林三七自無反對之理。當下三人在廳內閑聊，無非是向林三七問些武林近況。林三七出道雖不久，但尚稍可滿足齊雲高師徒。

晚飯之小菜用料雖然平常，但調味火候及配搭均達上乘，齊雲高放懷大吃，還喝了不少酒。林三七暗道：「這方菱人厲害，又能料內，難怪余大俠吃了許多苦都要娶她，只不知她武功如何。」

飯畢齊雲高便告辭：「爲師回去了，明天把東西搬來！」他又跟幾個孩子玩了一下，然後對着余固北搖搖頭：「眞是可惜，以你這副身子，何能固北？」言畢飄然而去。

方菱安頓了林三七，拉着余顧南的手：「大哥，你進來一下，小妹有事與你商量！」余顧南只道妻子要叮囑自己路上小心，一笑隨她進房。

「大哥，你明天下山，小妹想隨你走一趟。」方菱拍拍床緣，示意丈夫坐下。

余顧南道：「山上還有一老二少，你也下山，敎他們吃甚麼東西？你也知道師父的脾氣，他興緻時，孜孜不倦，心情不好時，那一位孩子都怕他，而且他不會烹調，何況救一個南兒，有爲夫一人已足夠矣！」

方菱白了他一眼。「你這人就是粗心，只知徒弟，不知兒子，眞是枉爲人爹。」

余顧南道：「北兒有你照顧，爲夫還有甚麼不放心的，你又說到那裡去？」

「北兒的病，你可曾盡過心？」

「他自小經脈閉塞，已找過許多大夫，都束手無策，你道爲夫不關心他？那個父母不存望子成龍之心？」

方菱道：「適才師父怎樣說？莫說指望他固北，恐怕……恐怕再不醫治會折其壽！是以小妹想趁此帶他到處訪查名醫，也許有一線希望！須知以前咱們找的只是附近之大夫，說不定，他們不懂醫，別人有此能耐！」

余顧南尚在考慮，方菱又道：「小妹年紀已大，不能再生，你我夫婦只此一子，寄望他能爲你余家傳宗接代，還要繼承武學……」

余顧南道：「爲夫之本領並不一定要兒子繼承，只是他身子如此羸弱，也眞敎爲夫擔心。嗯，待我明天與師父商量過再說吧！」

「你須先立定主意，方能說服師父。來，待小妹敎你說……待我明早再燒幾個他喜歡吃的小菜，等他高興時再提不遲。」

余顧南笑道：「你怎地年紀越大，心眼兒越多！師父是明理的人，用不着如此。」

方菱嗔道：「你再取笑我，小妹便不理你。睡吧，明天還得趕路。」余顧南吹熄了燈，却先到林三七房裡看看，只聞他呼嚕呼嚕地打着鼾，睡得爛熟，其他孩子也都睡着，他自己才回房。

次日，方菱剛做好了早餐，齊雲高便到了，他嗅到香氣，便哈哈笑道：「爲師算準時間，來得恰是時候。」吃飯時，余顧南便將方菱的意思說了，不料齊雲高一聲不吭，悶聲吃飯。

方菱忍不住問道：「師父你不答應？但北兒可也是你老人家的寶貝。」

齊雲高長嘆道：「爲師只道可好好享用你燒的菜，看來是沒有口福了！」

方菱驚喜地道：「師父，你答應了？」

齊雲高再嘆息道：「那位父母不心疼自己之兒子？爲師能反對麼？何況北兒身子的確須盡早醫治。你放心，你倆下山之後，爲師會代你們調敎徒弟，只是懷雁可吃不慣爲師燒的飯。」

「小孩子不能太驕氣！」方菱替齊雲高斟酒，眉開眼笑道：「待咱回山，菱兒一定燒幾頓好菜請你老人家享用。」

齊雲高一仰脖，把酒喝光。「甚麼？才吃幾頓！老夫還以爲你打算終生服伺爲師哩！不過，去歸去，可得早回，若眞找不到大夫，也得託人捎個信來。」方菱沒口答應。飯後，余顧南夫婦收拾了一下，帶着兵器，抱上兒子，携林三七下山。

此時余顧南之武功，已達爐火純青之境，抱着兒子，在山路上行走，舉重若輕，脚程仍比妻子及林三七快得多，很快便到山下。

山下村民認識他夫婦的顯然不少，紛紛打招呼，方菱一一回禮，匆匆上路，未敢躭誤，到了即墨方買到三匹馬，然後放轡向西馳去。

路上余顧南沉默不語，方菱則不斷向林三七問些林雙木及楊沐陽的事，林三七雖然知無不言，却覺得有點沒趣。

入得了城，余顧南問道：「三七侄，楊少俠可曾與你約定地點？」

「沒有，咱們分開找一找。」

方菱道：「咱們先找一家客棧安頓下來，再去找他。」

余顧南及林三七咸覺有理，乃找一個喚金泰的客棧投宿，然後余顧南與林三七出店找尋楊沐陽。兩人一出店，便見到街上有金兵在巡邏，而且人數衆多，人人均刀弓在腰。

余顧南猛吃一驚，失聲道：「某不是眼花看錯吧？怎地有金兵在此？」

林三七嘆息道：「大俠這幾年隱居深山，不問世事，還不知道。新春金兵便已攻下青州了，濰州也一度失守，而均州、處州、登州、襄陽均一度落在金兵之手。不過此時他們尚未站穩脚跟，因爲宋軍雖敗，但有義軍暗中反抗，許多州府均數度易手。」

余顧南一顆心似被人用刀剁碎般，雙手撫胸站立不動，林三七不知何事，吃驚地問道：「余叔叔，你身子不舒服？」武林人士有傷患者，比比皆是，余顧南早年年走踏神州，歷大小戰不下百次，有內傷絕不奇怪。

余顧南揮揮手，走了兩步，方道：「某實不應該隱居深山！」他與阿骨打兄弟結義，亦曾暗中助過他們完顏族，金兵侵宋，百姓受苦，余顧南覺得自己有責任，是以心頭沉甸甸的，幾乎喘不過氣來，林三七不知前因，又怎會理解其心情？

余顧南回首對林三七道：「三七侄，你先返回客棧等我，某認得楊沐陽。」林三七還想再說，余顧南已不耐煩地道：「速去速去！」林三七不敢違他，乖乖返回客棧。

余顧南待他進了客棧，方快步追上金兵，他喝道：「站住！」那些金兵見到一名漢人，居然敢如此無禮，都轉身包圍過來，余顧南才不將這些金兵看在眼內，他在女眞族生活過，學過不少女眞話，乃以女眞話問道：「你們的將軍在何處？」

那些金兵微微一怔，反問：「你是誰？何事找我們將軍？」

余顧南道：「我是大宋子民余顧南，請你們將軍出來相會。」

一個牌長(統十名士兵)怒道：「大宋百姓也想見咱們將軍？你活得不耐煩麼？」他本就想揮刀攻打余顧南，但雙眼一觸及其目光，便被其氣勢所懾，腰刀再也拔不出來。

余顧南冷冷地道：「余某肯見他已給足他面子，你們再不帶路，在下便不客氣了！」背後一個金兵受不了他的氣，持槍往他後背悄悄刺去。

余顧南背後似乎長了眼睛，身子微微一偏，左手一落，五指已緊緊地抓住槍杆，同時左脚向後一蹬，那金兵怪叫一聲，如斷線風箏般向後倒飛。

余顧南一動上手，動作疾如旋風，拳打足踢，「乒乒乓乓」地一口氣把七八個金兵打倒於地。其他金兵見他如此神勇，大驚失色，發一聲喊，撒腿急跑。余顧南冷笑一聲，尾隨金兵而行。

那幾個金兵穿過兩條街，跑進一座大院裡，口中大聲呼叫。余顧南一進大門，便見一名漢人伸手一攔。「臭漢人，這是你來的地方麼？」

余顧南大怒，鐵拳猛然擊出，罵道：「漢奸，你不是漢人麼？」那漢子中了一拳，鼻樑骨折斷，滿臉鮮血，仰天便倒，那裡還說得出話來？

余顧南踏過其身子，往內走去。只見幾個金兵持槍過來，攔在他前面。余顧南道：「叫你們將軍出來，否則某可不客氣了！」他怕他們聽不懂，又用女眞話說了一遍。

一個金兵問道：「你怎會說女眞話？找咱們將軍何事？可否先報上名來？」

余顧南道：「我是余顧南，是你們太祖及太宗的結義兄弟，我有重要的話要跟你們將軍說。」金兵們一聽，那裡肯信？余顧南把阿骨打幾位兄弟之姓名年紀說了一遍，喝道：「再不通報，某便要打進去了！」

那金兵剛轉身，只見裡面走出一位身穿軟甲的大漢來，一臉虬髯，十分威武，道：「某是千夫長完顏長木，你找我何事？」

「西域以你軍職最高？」

完顏長木道：「如今我可以指揮全城官兵。」

「如此甚好，請你立即退兵，返回你們女眞原來之地方，某可令全城百姓相送，則既往不究……」

余顧南尚未說畢，完顏長木已經大笑起來。「我在小時候，曾聽大人說過，你在咱們完顏部的一次摔角比賽中，贏得了冠軍，但那是以前，你可知道我亦曾贏過冠軍，你憑甚麼要我退兵？」

「昔日阿骨打大哥與我結義，誓言共同消滅遼國，今日你竟忘恩負義來攻打我大宋，難道這是應該的？」

「太祖可有發誓不打宋國？」

「他誓言與我大宋永爲友好之邦。」

「此一時，彼一時也。你年紀還不太大，怎地如此迂腐？要我退兵也可以，除非有皇上之聖旨！」

余顧南强抑心中怒火，續問：「你們準備打到那裡？」

「若你們宋國皇帝不投降，不割地相讓，咱們便打至五嶺之南、東海之濱。」

「放肆！」余顧南沉聲道：「余某仍願與女眞族完顏部爲友，再問你一句，到底你們退不退兵？」

完顏長木道：「你既是太祖之結義弟弟，便理該助咱們統一天下，共建殊業。女眞完顏部之好男兒，從來只知前進，而不知後退。」

「我自己也有聖旨，相信可令你退兵！」

完顏長木微微一怔，訝然道：「你又不是皇帝，何來聖旨？」話音未落，余顧南身子已直挺挺地飛了起來，越過金兵們的頭頂，向階上飛去。他事先既不作勢，亦無預兆，金兵們至此方恍然。

完顏長木毫不畏懼，他早想扳倒余顧南，嘿嘿笑道：「咱們比劃比劃，看誰才是眞正的冠軍！」他一句話未說畢，余顧南已衝上石階，完顏長木道：「你小心！」踏前一步，雙臂虛張。

余顧南喝道：「比拳，聖旨來了！」了字尾音未落，他鐵拳已經擊出，這一拳猶如閃電般，完顏長木根本連看也看不到！「蓬」地一聲，余顧南鐵拳擊在其護心鏡上，以今時今日余顧南之功力，那小小之銅鏡如何抵擋得住其神力？銅鏡登時碎裂，鏡片全倒插進其胸膛！

完顏長木剛噴出一口鮮血，余顧南飛起一腿，將他踢進大廳內，厲聲呼道：「金狗，有種的便給我滾出來，無種的，便給我滾回混同江去！」院子裡的金兵見他如此神勇，都

悄悄溜了，余顧南大步走進內堂，見人便打，每拳擊倒一個，每個被他擊倒的金兵，便不能動彈！

余顧南一口氣殺了八九十個人，怒氣方稍息，走出大門，只見外面已集結了二三百個金兵，余顧南瞿然一醒，卻不願後退，抽出寶刀來，向金兵衝過去！

一個金兵持槍刺來，余顧南閃電般閃開，刀光過處，已將他連肩帶臂砍了下來！

他威風凜凜地殺進人叢中，刀掌拳腿齊施，如入無人之境。這些金兵一路南下，宋軍見之無不聞風而逃，幾曾見過這等漢人？心頭又驚又詫。

余顧南雖然神勇，但對方不是二三十個，而是二三百個，當眞有殺不勝殺之感。附近漢人都躲在家裡，偷偷由窗縫中望出去，看得又驚又喜，驚的是血流滿地，殘肢斷骸到處亂飛，喜的是久受金人之氣，今日方有個漢人英雄，爲大家爭一口氣，出一口氣！

余顧南叱喝連連，雙眼佈滿了紅絲，此刻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金兵不退，他便將之殺得乾乾淨淨！

就在此刻，忽然傳來一個清脆的聲音：「大哥，小妹來助你！」余顧南一抬頭，便見妻子持劍自屋頂上跳下。他恐妻子有失，忙向那邊殺去。原來方菱聽林三七回去轉述余顧南的話，便知其心意，又見他久久不回客棧，恐他有失，遂出來找尋，離開客棧不遠，聽見廝殺聲，過來一看，果然找到！

夫妻兩人平時一起練武，心意相通，刀劍合璧之後，威力更大，那些金兵眼看同伴一個個倒下去，饒得他們胆大，此刻亦心寒。

忽然一個金兵用女眞話喊道：「快退，用弓箭對付！」金兵們紛紛後退，余顧南眼快，見遠處之金兵都把弓箭取出來，吃了一驚，須知長箭利遠，自己若近不了對方，只有挨打之份兒！

旁邊之金兵越退越少，余顧南低聲喝道：「菱妹，快上屋！快！」方菱知丈夫之能，首先躍上屋去，余顧南尾隨而上。

此時那些金兵已搭好箭，二三十枝長箭向半空中之余顧南射去！好個余顧南，凌空半轉身子，揮刀把長箭擋開，身子去勢不遏，仍落在屋頂上，喝一聲走，邊揮刀邊護着妻子逃逸！

兩人在屋頂上跳躍，很快便脫離射程，再越過兩棟平房，余顧南便拉着妻子躍下去，往客棧裡跑去，方菱道：「大哥，客棧不能住了！」

余顧南道：「若要我這樣離開歷城，萬萬不能！」

方菱知道丈夫之脾氣，小事他會讓她，但大事他是寸步不讓，是以只好以兒子來勸丈夫。「但北兒身體不好，萬一金兵一上門來，可就有麻煩了。」

余顧南道：「爲夫一定要將金兵趕離歷城！」說着話夫妻倆已到客棧，林三七見到他夫婦方鬆了一口氣。「余叔，你沒事吧？」

方菱一見面便問：「犬子沒事吧？」

「北弟睡着了，小侄寸步不敢離開。」

方菱快步進房，見兒子果然在睡覺，才放下心頭大石。回首問道：「大哥，如今咱們到底怎辦？」

「你帶北兒及三七侄先離開歷城，爲夫看他們有何動靜再說。」

「你不可忘記咱們此行之目的，其實咱們來此是爲了救南兒的……啊，小妹知道了！」

余顧南被她嚇了一跳，忙問：「你知道甚麼？」

「白沙帮肯定勾結金兵，他們將南兒獻給金人，你該知道南兒之身份，金人滅了遼國，必要斬草除根！」

余顧南失聲喊道：「有理！如此爲夫更不能離開歷城了，爲夫一方面到金營裡打聽，一邊等候楊沐陽！」

「你知白沙帮一定將南兒送來歷城？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小妹也相信武林中能勝得你的，只寥寥幾個，但金營人多勢衆，且有長箭强弩，你可不能掉以輕心！」方菱沉吟道：「小妹還是留下來吧，不過換個地點，不要住客棧！」

林三七問道：「嬸嬸有親戚住在歷城？」

方菱微微一笑，道：「城內的百姓，恨死了金兵，我夫婦倆剛才大敗金兵之情形，必有人看見，到那附近借宿，肯定不會被拒絕！」

「有道理！」余顧南道：「咱們如今便去！」

方菱道：「別急，吃了晚飯再去未遲！」

四人吃過晚飯，方悄悄分批出店，方菱的估計很準，第一戶人家一聽，便連聲歡迎，忙闢了兩間靜室，安排他們住下來。

余顧南見戶主梁老頭十分健談，便跟他聊了起來，「老丈，城內還有甚麼金將？」

梁老頭道：「金兵殺了陸員外，佔了他家，對，就是你今日傍晚去的那一戶，另外有人住在周員外家！」

余顧南又問：「周員外家在何處？他家住的是甚麼金兵金將？」

「這個老朽便不清楚了，只知道很多時候，那些韃子都進去請示，裡面也住了不少金兵！」梁老頭道：「周員外住在北城區，他家很易認，大門外有一對石獅子，紅牆綠瓦，圍牆內的大樹都伸到牆外了！」

余顧南再跟他聊了一陣，便長身告辭回房，把情況告知妻子。方菱問道：「大哥，你準備今晚去周員外

家?」

余顧南笑笑。「眞是知夫莫若妻！爲夫想去打聽一下，希望能查到南兒之消息！」

方菱道：「小妹陪你去一趟，北兒有三七侄照顧，我也放心！你不必再勸，我絕不會讓你獨自一個去冒險！」

「你在外面接應，不可進內，萬一有事，也有個呼應！」

方菱白了丈夫一眼。「到那裡再說！」當下兩人換了深色之衣褲，帶了兵刃，方菱還把鏢囊掛上，然後聯袂去北城區。

到那裡，兩人跳上屋頂瞻望，只見左前方一棟大院吊着許多風燈，估計必是周員外家，兩人便由屋頂跳躍向前，到那裡一看，果見大門外矗立着一對巨大之石獅子，紅牆綠瓦，金兵二十人一組，巡邏甚緊。

余顧南悄悄道：「菱妹，你在此接應，待爲夫想辦法潛進去。」

方菱忙道：「大哥，你由旁邊進去，有事便發嘯爲號！」余顧南應了一聲，向左蛇行鼠伏而去。左首圍牆內有大樹伸出牆外，余顧南心頭一動，覺得金兵匿在樹上之機會頗大，自己尚未進去，便會暴露身形。是以又繞至後門那方，待巡邏兵過去後，才急射過去！

他一射三丈，平空越過街道，直接落在後牆內，一落地，見黑暗中有團黑乎乎之事物，便向那裡奔去，卻原來是座假山。

余顧南匿在假山後，先摸清情況再作打算。耳際聽見一個漢子道：「曲曲兒，剛才好似有一頭大鳥由後牆飛了進來，爲何却不見了?」

曲曲兒問道：「是甚麼樣的大鳥?」

「很大很大，比蒼鷹大多了，奇怪怎地沒有了?」

余顧南悄悄由假山後探頭望出去，只見兩名金兵站在後牆旁，手上提着一盞風燈，左顧右望。曲曲兒道：「你打瞌睡眼花看錯了吧?」

那金兵道：「咱們到假山後看看，我自信不是眼花！」余顧南輕吸一口氣，匿在石後。俄頃，那兩個金兵逐漸走近，他待第一個金兵走近，倏地一指戳出！

那金兵無聲無息地死去，但人仍挺立着，後面那人走前，將他踢倒。「曲曲兒……」他只喚了三個字，余顧南又封住了其痳穴，同時左手輕輕扣住其喉管，低聲道：「不可喊叫，老實答我幾個問題，否則取你狗命！」

那金兵在燈光下，隱約認出眼前這個人，便是日間的那位煞星，是以驚恐地道：「你要我答你甚麼問題?」

「第一，歷城如今最高軍職的是甚麼人?是否住在此處?第二如何找到他?第三附近最高軍職的是甚麼人，又住在何處?」

那金兵在余顧南手指漸漸收緊的情況下，驚恐地答道：「副千夫長蕭里畢及兩位百夫長住在此處，就住在中間那棟大屋內……萬夫長在濰州，大軍正向西南移動，本城兵力不多……」

余顧南問道：「向西南移動，準備去何處?」

「小的不知道，眞的……請原諒！」

余顧南隨手封了其暈穴，把風燈吹熄，辨別了一下方向，便向內堂竄去，府內之巡邏隊反而較少，余顧南不太費神，便找到一座大屋，只見一扇窗子亮着燈，余顧南以指蘸蘸涎，把紙窗刺穿一個洞，湊眼望進去。

但見房內坐着三四個男人，正中一個身材魁梧，十分威武，一對濃眉像兩把利刀般掛在臉上，益增幾分殺氣，旁邊各坐一個金人，亦都是虎背熊腰之輩，背向窗子的看樣子則似是漢人。

此刻說話的正是那漢人：「在宋國有許多武功十分超卓的人，他們可以以一擋百，十分厲害，萬萬不能輕視！」

左首那漢子問道：「他們比之咱們的耶律吹笳及完顏長雄如何?難道說比他倆還厲害?」

「比他倆厲害的也有，當然絕大多數武功都不如兩位太傅！」

余顧南心中暗道：「原來耶律吹笳那遼國高手，如今已淪爲金國太傅，傳授太子的武功?」

正中那位冷笑一聲：「你們漢人都把漢人描繪得神乎其技，漢人若眞這般厲害，爲何咱們能夠勢如破竹，節節勝利?你們漢人也有一句話，叫做雙拳難敵四手，就算他能以一擋百，但咱們城內還有數百兵力，何足懼哉?」

右首那位接口道：「不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動搖軍心，實無道理，千夫長，明日請下令全城搜索，不怕他能飛上天去！」

蕭里畢沉聲道：「好，就這樣辦。」

那漢人又道：「但那余顧南是宋國有數高手……且又是太祖及當今皇上之結義弟弟，咱們最好還是生擒，再送呈朝廷決議其生死！」

蕭里畢瞿然一醒，道：「你不說我倒忘記，下令只要生擒，不能格殺！那女的又是甚麼人?」

「他妻子方菱，也是練家子，不過武功大大不如余顧南！」

蕭里畢道：「夜深了，今日便說至此吧，諸位早點休息！」其他三人亦忙請晚安。余顧南知道他們快出來，他不退反進，跳至房門外，恰好房門打開，那漢人當先走出來。

余顧南不假思索，立即一拳向他胸膛擊去！這一拳力蘊千鈞，那漢子猝不及防，來不及招架，被擊個正着！但聞「蓬」地一聲响，震人耳鼓，總算那漢子武功不弱，千鈞一髮之際

，運功護住心頭，方不至於內腑碎裂！饒得如此，亦仰天跌倒，再也爬不起來！

那漢人倒下，裡面那兩名百夫長立即喝道：「誰！」同時向房門口撲去！

余顧南閃了進去，雙拳齊出，他拳出如電，那兩名百夫長各中一記，臉色青白地退下，全身氣力似全已消失。余顧南走前，輕易地將他們掃倒！

蕭里畢霍地將刀抽了出來，余顧南走前一步，蕭里畢爲其氣勢所懾，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一屁股坐在椅上，這刹那，他才發覺自己太過失態，又再站了起來，色厲內荏地道：「南蠻子，快報上名來！」

余顧南笑嘻嘻地道：「南方爺爺姓余，雙名叫顧南！你還是坐着吧，免被嚇倒！別大呼小嚷，否則爺爺可不饒你！」

蕭里畢問道：「你想怎樣?」

「余某今夜來找你，主要是爲了兩件事，第一件，你可知道揚州有個白沙帮……」

蕭里畢未待他說畢，已急不及待地道：「本將不會聽過，你找錯人了！」

余顧南再問：「你自己不知道，可知誰跟白沙帮有來往?」

蕭里畢沉吟一下，搖頭道：「從未有聞之，眞的！」

余顧南又問：「再問你一句，你聽過蕭懷南的名否?他二十不到的年紀，身材與我差不多，最近是否有人將他獻給貴國?」

蕭里畢又想了一下，道：「也未聞過，你可以問第二件事了！」

「第二件事十分簡單，請你立即退兵！」余顧南說此話時，雙眼射出兩股懾人之神光。

蕭里畢臉色發白，爲難地道：「某沒接軍令，不能輕率離城，否則全家有罪！」

余顧南將一對拳頭挪到其眼前，道：「這不是軍令麼，你若不聽命令，爺爺便一拳送你上西天！」他見蕭里畢沉吟不語，又厲聲道：「你不相信麼?」

「某怎會不相信！」蕭里畢此刻態度反而自然起來，侃侃地道：「某違反軍令，全家要被抄斬，違反你的意思，死的只不過我一個人，何樂而不爲?請下手吧！」

余顧南微微一怔，問道：「你眞的不怕死，須知爺爺殺了你，仍可能把你那些蝦兵蟹將全部幹掉！」

「聽說你在完顏部住過，該知道女眞完顏部之軍規！某下令退兵，不止是我一家之性命有慮，還牽涉到下面所有夫長家屬！」蕭里畢吸了一口氣道：「咱們之規矩是上級不聽軍令，下一級軍官不加反對及阻撓，以合謀論！」

余顧南冷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我空手入寶山?咱漢人也有漢人之規矩，我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女眞人與漢人仍然和平相處，那就罷了，否則漢人絕不罷休，告訴你，即使朝廷害怕你們，但老百姓不怕！當年不怕契丹人，今日也不會怕女眞人！」

蕭里畢沿途南下，未遇過較像樣之攔截，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聽了余顧南的話，臉上雖然一副受教之模樣，心中却暗笑不已！

良久，蕭里畢方道：「壯士，此事非同小可，你也得給我時間，跟下面的人商量一下，而且……」

「而且甚麼?直言無妨，不必吞吞吐吐！」

「壯士應該去找咱們之統帥，像咱們這種人，那裏作得了主?」

余顧南冷笑道：「你以爲我不敢?」他手掌一落，也不聞甚麼响聲，那張木桌忽然「嘩啦啦」地碎裂，倒在地上。

這一手，幾乎把蕭里畢嚇壞，一雙大腿不聽使喚地打起哆嗦來。余顧南輕輕奪下他手上之鋼刀，暗中運勁一拗，但聞「啪」地一聲，那柄刀自中斷作兩截，余顧南隨手將刀拋掉，拍拍手，意態輕鬆地把手按在椅子上：「你害怕麼?你們不是一向威風凜凜嗎?」

話音剛落，那張椅子又碎裂，蕭里畢「啪」地一聲，一屁股跌坐地上！

「假設余某把手掌放在你頭頂上，你說你這頂戰盔帽，禁受得起麼?」

蕭里畢吃他多番戲弄及威嚇，適才之勇氣已不知去了何處，忙不迭道：「禁受不起，禁受不起！請你……」

「求余某何事?」

蕭里畢喉頭一陣聳動：「請你寬限三天，好讓某說服手下退兵！」

「告訴你，漢人之中像我這種本領的，有千千萬萬，你們金人想在這塊土地上橫行是夢想！」

余顧南剛說畢，外面已傳來一個粗啞的聲音：「裡面的刺客聽着，咱們已將書房外面，團團圍住，速速投降，否則……」

余顧南哈哈大笑，一把抓起蕭里畢，同時抓起一塊碎木板，向窗子拋去！「喀嗤」一聲，窗櫺破碎，果見外面有許多金兵，有的將弓箭伸進房內。余顧南將蕭里畢的身子橫在自己身前，道：「有種的便射箭吧！」

那些金兵尚未有反應，蕭里畢已高叫起來：「住手，不得射箭！」

「你請他們退開吧，否則余某可不客氣了！」

「快，退開去！」余顧南封了蕭里畢的痳穴，慢慢走出書房，那些金兵見他出來，亦緩緩後退。

余顧南道：「千夫長，你可得送我一程，還得下令他們遠遠避開！哈哈，否則只要我一聲命令，這大院便成火海！」

言下之意是他已帶了許多人進來

，潛伏在各處，蕭里畢此刻已視余顧南如神明，深信不疑，急忙下令：「汝等速速退開，這是軍令！」

金兵果然十分聽令，連忙退開，余顧南遂提着蕭里畢，盡力躍上屋頂！金兵們見他提着一位水牛般大小的漢子，仍能躍上屋頂，均咋舌不已，目送他倆離去！

余顧南一口氣奔至大院圍牆，再往下一躍，方菱在屋頂上看見，忙跳下去，巡邏兵聞聲，忙奔了過去，蕭里畢道：「你們都退開！」

余顧南提着氣，跑了兩條街，蕭里畢苦着臉道：「壯士，您要末將送你到何處？」

「漢人說話向來一是一，二是二，暫時不會殺你的！」余顧南道：「你說要幾天給你說服手下退出歷城？」

蕭里畢想了一想，道：「半個月吧！」

「半個月你屍體早已開始腐爛！」

「那就十天吧！」

余顧南道：「不必多說，給你三天，三天後你們還在歷城內，我便取你狗命！去吧！」言畢解了他痲穴。

蕭里畢走了兩步，忽然回頭問道：「壯士，某是否可問你一件事！」余顧南微微一怔，反問道：「甚麼事？問吧！」

蕭里畢傻乎乎地問道：「漢人之中，當眞有成千上萬，像你這樣的高人？」

余顧南向妻子打了個手勢，方菱會意，雙脚微微用力，嬌軀已飛上屋頂，再輕輕躍下來，點塵不驚。「余某不會騙人，漢人只是不願動干戈，怕死的只是做官的！」蕭里畢這才垂頭喪氣地走回去。

方菱道：「大哥，咱們也回去吧，適才小妹在屋頂順便看了一下，金兵並無追來！」當下兩夫婦悄悄返回梁老頭家，余顧南這才將經過告訴妻子。

方菱問道：「大哥，你說那廝會乖乖退兵麼？」

「一半一半，當眞不退兵，爲夫便殺進去，敎他知道漢人不好欺侮！」

方菱忙道：「行兵佈陣，不比武林中之比鬥，金狗人多，若在暗處埋伏弓箭手，防不勝防，小妹不贊成。」

「爲夫若不去，他們更認定漢人好欺侮了。菱妹，別的事，我都聽你的，這件事，你且聽我一次。」

方菱沉吟半晌，方道：「好吧，那小妹陪你去，多一個人，總多一分力量，你不讓小妹去，我反而擔心。」

「若你也去，那北兒由誰照顧？」

方菱嗔道：「原來你心目中還有北兒，這幾天你幾時關心過北兒的病？只關心你那個寶貝徒弟！」

余顧南知道妻子是個醋罎子，忙道：「北兒在咱們身旁嘛，但南兒是落在人家手中。咳咳，其實我如今最擔心的是國家，女眞人入侵，其勢比契丹人更加凶狠，這眞是前門拒狼，後門迎虎，看來老百姓又要過一段苦日子了。」

方菱道：「你別老擔心別人，多點擔心自己的兒子吧！」

「誰說我不擔心？」余顧南輕輕將妻子扳倒，道：「夜深了，睡吧！」言畢輕輕替妻子寬衣。

兩人躺了一陣，方菱已快將入寐，余顧南忽問道：「菱妹，你說南兒會在何處？」

「誰知道？慢慢打探吧！」方菱模糊地道：「有話明天再說吧！」

「不知楊沐陽如今在何處？」

方菱已不願答他，對於她來說丈夫和兒子已是一切，其他的人和事，都是次要的。余顧南很想跟她商量一下，見狀不好再問。可是他一夜難以入眠，心頭亂糟糟的，沒法安定下來。直至天色朦朦亮，才迷迷糊糊睡着了。方菱醒來，見他尚在夢中，不忍吵醒他，悄悄下床。

一連兩天，余顧南夫婦都暗中在城內走動，一方面找尋楊沐陽，另一方面則打探金兵之虛實。楊沐陽則未見影踪，而金兵亦無退象，不過在城內巡邏的人數，則顯著減少。

晚上吃飯時，林三七方回來，余顧南問道：「三七侄，還找不到楊沐陽麼？」

林三七搖搖頭，「小侄忘記跟他約定地點，不知他會否也在找咱們。」

方菱道：「不大可能，因爲大哥跟金兵幹了一場，城內誰不知道？這兩天老百姓不都在竊竊私議麼？若他已來歷城，斷無找不到咱們之理。」

林三七望着余顧南。「余叔叔，若金兵明日還不退兵，咱們是否再幹一場？若他們不退兵，必然有所防備，只怕屆時寡不敵衆。」

方菱看了他一眼，道：「想不到你年紀輕輕，還想得挺周到的，奈何你余叔叔不聽人勸告。」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道：「對付那種豺狼，咱們必須言出必行，方能令他們有所收斂。有危險，咱們便想辦法應付。」

方菱沒好氣地道：「你自己想吧，我可沒有辦法。你有空還是打探一下，城內有甚麼名醫吧！」余顧南低頭吃飯，不吭一聲，林三七見他夫婦說僵了，連忙在旁打圓場。

方菱只好道：「好啦，若有辦法，小妹必定告訴你。」余顧南一反常態，並不顯得高興，仍是一副悶悶不樂、心事重重之模樣。

晚飯過後，方菱替孩子洗了脚，便與孩子上床，余顧南揮揮手，道：「三七侄，你日間辛苦，也早點休息吧！」

林三七道：「余叔叔，你亦早點休息吧！」余顧南頭也不抬，揮手着他進房，他把油燈吹熄，獨自坐在廳內冥思，童年在女眞完顏部之生活，似圖畫般，一幅幅在腦海中掠過。

在完顏部他得益良多，還巧服「鐵甲陰陽蟒蛇」血，功力大增，在完顏部他發覺人與人之間，是充滿眞摯坦誠的，不似中原江湖之奸詐；在完顏部他看到一羣不願受異族統治、而隨時準備爲民族獻身的男女；在完顏部的日子是充滿歡樂的，生活雖然淸苦，但人人充滿了希望。那一年多的時間，給予余顧南太多美好的回憶。

可是今日女眞人竟然進犯曾與他攜手共同打敗契丹人的宋國，你敎余顧南心情如何能平靜？當年要打契丹，余顧南多少亦爲女眞人盡過力，宋人爲了敎曉他們軍事，還送了孫子兵法，但到頭來，女眞人又利用孫子兵法攻打宋國。

不少人已提醒過余顧南，包括他師父齊雲高，不可盡信女眞人，但余顧南一直堅信女眞人是熱愛和平的，他們抓起武器，只是爲了打敗侵犯他們的契丹人。何況余顧南還和阿骨打兄弟結義。

當年之誓言猶在耳邊，可是兄弟已經反目成仇。對於契丹人，余顧南有的只是仇恨，但對於女眞人之入侵，他覺得他有責任。方菱是沒法了解其心情的。今生今世，他若不爲驅除女眞人而盡力，都不能心安。

忽然頭頂上傳來一個輕微的衣袂聲，余顧南頭也不抬地道：「誰人夜訪，有膽的便下來的，免得余某上去抓人。」

俄頃，只見天井中多了一個黑衣漢子，余顧南長身緩緩走前。「果然有膽，報上名來！」

那漢子道：「你果然是余大俠，在下是楊沐陽，當年在洛陽曾經……」

余顧南連忙搶前，道：「楊兄弟，你怎會找來？」說話間，方菱和林三七亦都聞聲開門而出。余顧南只好道：「先上廳坐下來再談。」

四人分頭坐下，林三七便急不及待地問道：「楊大俠，你可有南弟之消息？」

楊沐陽道：「對不起，楊某到處都打聽不到，你們也查不到麼？」

「正是，」方菱爲了要引使余顧南離開，轉頭對丈夫道：「大哥，白沙幫太不夠意思，咱們打去白沙幫，不怕他不供出一切來，萬一南兒有甚麼閃失，日後你如何向耶律玉交代？」

楊沐陽問道：「余大俠，令徒眞的是契丹人麼？」

「不錯，他是耶律淳的外孫，是遼國的皇親國戚。」

楊沐陽心中納悶，不知余顧南爲何會收一個遼人爲徒，不過却不敢問。余顧南那知妻子之打算，爲難地道：「但如今金人在此屠殺我百姓，爲夫如何走得開？耶律玉若是明理的人，她當會原諒我。」

方菱冷笑道：「耶律玉是不是明理的女子，你比誰都明白，小妹也是爲你好。」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道：「國家事大，個人恩怨事小，不管她明不明理，今日爲夫非得先將歷城之金兵趕掉不可！」

方菱道：「如今金人已全面南下，憑你一個人能趕得了多少金兵！」

「大丈夫有所爲，有所不爲，成功與否是另一回事，總得盡一己之力。」

方菱道：「大哥，你想在仕途發展，希望宋國天子賞你一官半職？」

余顧南拍案道：「菱妹，你眞令我失望。我與你相識二十多年，至今你還不了解我。若我想當官的，蔡京當權時，爲夫便有機會了。我要趕金兵不是爲了我自己，而是爲了老百姓。當然，爲夫與阿骨打兄弟結義，更不能袖手不管。」

楊沐陽豎起拇指道：「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余大俠果然不愧大俠之稱號！」

余顧南慚愧地道：「楊兄弟，若承你看得起的，便請叫我一聲大哥，大俠兩字，我實在愧不敢當，我自己覺得很對不起宋國的老百姓。當年我協助女眞人，送他們『孫子兵法』，如今他們學會了兵法，打敗了契丹人，還來侵犯咱們，殺咱們的百姓，佔咱們的國土。我眞恨不得以我之性命，換取女眞人退兵。」

方菱從未試過被丈夫責駡，適才尚滿腔委屈，如今才恍然大悟，猛地覺得自己在丈夫面前實在太渺小了，也覺得自己須重新認識丈夫。

楊沐陽忙安慰他。「余大哥，你這樣做太傻了。女眞人要的是我之國土，不是你一個人，而且他們揮軍百萬，也非一兩個人可以阻擋得了的。」

余顧南急道：「難道咱們便任由女眞人蹂躪？」

楊沐陽道：「痛恨女眞人的，絕對不止你一人，而是舉國上下一條心，誰都恨不得啖女眞人之肉，寢女眞人之皮，除了少數之漢奸以外，要打敗女眞人，亦須靠千千萬萬老百姓團結起來，不畏死傷，才可以跟他們周旋到底。」

「說得有理，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目前余某便想先將歷城之金兵驅逐，楊兄弟，你肯助我麼？」

楊沐陽哈哈笑道：「小弟今夜正爲此而來。」

余顧南喜問道：「此話怎說？」

「小弟來此赴約，在城南十七里遇到一位好友『銀槍紅刀』錢無我，原來他糾集了二百個勇士，正準備組義軍，暗中跟金兵周旋。只是以二百個烏合之衆，欲驅上千如狠似虎的金兵，未免力有不逮，因此邀我入伙。」

余顧南喜不自禁。「如今義軍在何處？」

「在城內三里處的一座農莊裡匿藏，小弟仍怕力不足與敵匹對，是以入城找大哥，既然大哥有此意思，小弟便不必多費唇舌了。」

余顧南再問：「你們有計劃否？」

「尚未有詳細計劃，是番小弟進城一是刺探敵情，二是找大哥及三七弟！」楊沐陽問道：「小弟入城便聞城內之義士相告，說有一對夫婦刀劍合璧，殺得金兵屍滿街頭，便估計是大哥，因此尋了過來，大哥對金兵情況，必然比小弟了解，可否請……」

余顧南未待他說畢，便將自己夜闖金營情況說了一遍。楊沐陽道：「以小弟之見，大哥不必太計較蕭里畢，他只是跳樑小丑而已，重要的是迫他退兵，才是百姓之福。」

余顧南忍不住讚道：「想不到楊兄弟年紀輕輕，便有此見識，枉愚兄痴長你十餘歲，此事該如何，請你指示！」

楊沐陽連稱不敢當：「小弟明早出城跟錢無我約定時間，明晚金兵若不退兵，便想辦法打開南城門，放義軍來，請大哥夫婦設法再混進周家大院，擒拿蕭里畢，裡外夾攻，成功機會大大增加。」

方菱道：「楊兄弟，門守兵不少，你一個人……」

楊沐陽笑道：「小弟不是自大之徒，只因城內尚有十多個練過武功之義士相助，應該問題不大，屆時咱們還會派人放火，造成混亂，讓金兵摸不清咱們底細。」

余顧南喜道：「這實在太好了。」方菱嘆了一口氣，接道：「如此我就放心了。」

楊沐陽續道：「如果計劃有變，小弟會派一個姓樊，化名無金之義士來通知大哥。」

余顧南道：「一言為定，明晚金兵若不撤退，愚夫婦在二更左右便潛進周家大院，等候佳音，以便下手。」

楊沐陽長身道：「小弟尚須去別處聯絡，就此暫別，明晚再見！」余顧南送他至天井，楊沐陽躍起，凌空抱拳道：「大哥請回。」

余顧南忙道：「路上小心！」他心花怒放，心裡之陰霾一掃而光。

方菱道：「大哥，如今你該睡得着了吧？」

余顧南笑道：「不錯，而且一定睡得很熟。」

第二天，金兵並無撤退跡象，令余顧南暗自咬牙，忖道：「你不退更好，某家今晚便殺個痛快！」他心情既興奮緊張，又為國為民擔憂，其複雜處，實不足為外人所道，整天在廳裡面踱步。

入黑之後，余顧南等人吃過晚飯，方菱仔細叮嚀了林三七一番，夫婦一齊上床運功調息，至二更前，未見有人來通知改變計劃，兩人方換過黑色衣褲，由後門悄悄出去。

今夜街上不見一個金兵之踪影，余顧南有點奇怪，方菱則十分擔心，蓋金兵必有良策相拒，或屯重兵於周家大院裡，是以不斷叮嚀丈夫小心。

余顧南道：「菱妹，你仍先在外面接應，由為夫一人進內。」

方菱道：「不可，你我夫婦共同進退！」未幾至周家大院附近，倆夫婦躍上屋頂，再悄悄走至周家大院對面的平台上，低頭下望，不見一個金兵，情況實在有點詫異，方菱心頭更是難安：「大哥，你看。」

余顧南道：「也許他們已悄悄退兵了。」

方菱冷笑道：「金兵會退兵？蕭里畢說得有理，他若退兵全家須被處死，若不退兵，最多只他一人被你殺死，權衡利害，你說他會否退兵？九成是屯重兵在大院內，準備誘你進去。」

余顧南覺得妻子分析得有理，不禁猶疑起來，忍不住問道：「菱妹，如此你認為為夫該如何？」

方菱亦知要丈夫放棄，斷無可能，乃道：「先忍耐一下，待楊沐陽打開南城門後，視情況再作決定。」

余顧南道：「但楊沐陽和義軍人少勢孤，正期望咱們先制服蕭里畢，咱們反去等他，這個……」

話未說畢，方菱忽然掀下兩塊瓦片，掄臂向周家大院圍牆內拋去，余顧南不禁暗讚一聲：「還是菱妹聰明。」

夜闌人靜，瓦片落地發出一道清脆之碎裂聲，隨即聞圍牆內傳來金兵之叫喊聲：「方菱瞪了丈夫一眼：「如何？金狗防備嚴密，你還能殺進去麼？」

余顧南抓抓頭皮，道：「但咱們總不能在此守株待兔！菱妹，你有甚麼好辦法，快說出來，為夫心頭大亂，早已六神無主。」

方菱抬頭一望，已近三更，乃道：「只要楊沐陽打開南門，大院內的金兵必會出去馳援，咱們再乘亂潛進去，至金狗心臟地帶方動手。」

「好，就此決定！」余顧南悄悄揭下兩塊瓦片藏在身上，以備不時之需，過了一陣，街頭上已傳來三更之梆子聲，他一顆心立即揪緊，擔心楊沐陽未能打開城門。

不料南方天上突然飛起一枚烟花旗火，方菱皺眉道：「這是金兵之求援訊號！」果然大院內隱隱傳來騷亂之聲，而南方又傳來震耳之鞭炮聲。

余顧南喜道：「小楊應該已打開南城門了。」

方菱道：「再稍候一陣！」話剛說畢，周家大院大門打開，自內衝出一隊金兵來，雖然變生肘腋，臨時調兵，但金兵們秩序井然，證明乃善戰之兵，久經訓練，余顧南更是擔憂。

就在此刻，另一端忽然有七八道火箭向周家大院裡射去，更有人亂拋火球！余顧南鬆了一口氣：「原來楊兄弟還另有佈置！菱妹，為夫先去！」他不等方菱阻止，人已如離弦之矢般向對面圍牆射去。

他人在半空，脫手向另一端拋出

兩塊瓦片，當瓦片落地不久，他人已越牆而落，目光一及，一個急竄，先匿在一盆花樹後。

黑暗之中，人影幢幢，金兵實在不少，要慢慢打至內堂，實在費勁，余顧南抽刀在手，不顧一切急掠而去，兩個起落後，人又再度躍起。

這刹那，金兵才發現敵踪，不由呼叫起來，余顧南人已落在屋頂上，沿着屋脊，向內堂急飛，下面金兵之弓箭手，急忙拉弓搭箭。

余顧南忽自屋脊上躍下，下面有金兵，驟見他如飛將軍般自天而降，大吃一驚，撒腿便逃，余顧南追上去，一刀一個。

余顧南抬頭見一扇窗子透出燈光，他心頭一動，撞破窗櫺，一躍而入，只見一個漢子正自被窩中爬出來，余顧南標前，那女眞大漢大驚閃開，余顧南飛起一腿，將他踢飛，順手抄起桌上之油燈，拋到被子上，未幾即見火起，余顧南回頭再殺了那女眞大漢，最後自另一扇窗子射出！

余顧南向中堂奔去，沿途都有金兵，金兵一見到他便大叫，余顧南速度快，眨眼之間已越過他們，同時順手劈翻幾個女眞人，可是他之行動仍落在金兵眼中，換而言之，他去到那裡，都有人知道。

余顧南心中忖道：「某若直奔中堂，即使找到蕭里畢，也身陷重圍，未必能擒得了他！」主意打定，突又竄進一間臥室放火。

他一口氣點燃了四五間臥室內之被子，使得金兵沒奈何須分兵去救火。

這刹那，余顧南又想到一個問題，蕭里畢不會蠢笨到仍留在書房等候自己，說不定他早已在書房內佈下埋伏，專等自己上鈎。

余顧南想了一下，把一個金兵拖至一間房內，先將其殺死，再將其外衣剝下，穿在自己身上，然後悄悄自後窗跳出去。

黑暗中，看得不太眞切，金兵們並無所發現，余顧南準備暗中找尋蕭里畢之下落，俄頃，忽聞遠處又傳來金兵之吆喝聲，他心頭一跳，忖道：「莫非菱妹不聽話，也跑了進來。」

他深知妻子之武功不如自己，可是此刻若再往回頭路殺去，一來一回，將躭擱不少時間，余顧南咬咬牙，決計先將妻子之安危擱在一旁，繼續前進。

金兵們突然失却了余顧南之踪影，到處亂找，而周家大院內數處已起了火頭，有的金兵亂了手脚，大聲呼叫，有的則拿水撲火。

余顧南暗中找尋，忽然夜空中又升起三枚紅色之烟花，這是金兵遇到極端危急之訊號，金兵們都住手抬頭望向夜空。

突聞一些斷喝：「你們都成了呆鳥啦？完顏卜，還不快把你的人召來？立即去支援完顏玄明。」

余顧南轉頭望去，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這人正是蕭里畢，蕭里畢又高聲問道：「南面二次發訊號，你們居然不知發生了甚麼事，都是飯桶，快派人去打探。」

話剛說畢，便見一名金兵驚慌地跑了進來報告，南城門被漢人打通，城外來了二三百個漢子，都持着武器，正往周家大院殺來。

蕭里畢吃了一驚，急問：「除了那二三百個烏合之衆，其他地方有否出現敵踪？」

「有，城內有許多漢人出來狙擊我軍，將軍，那可不是一般之烏合的衆，他們都十分了得……」

「飯桶，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耶律全，帶你的人去支援！」蕭里畢連忙調兵遣將，女眞人數本來不多，要侵略大宋，人力實在不足，因此還收納了許多遼國之叛將。

他調兵遣將之後，轉身走進一棟小院，余顧南看了一下地形，轉身繞路走近小院，四顧無人注意，乃越牆躍了進去，不料一跳落，即聞有人喝問：「口號。」

余顧南緩緩走前，也呼道：「口號。」

那金兵剛一怔，余顧南寶刀過處，已將他劈為兩段，旁邊之金兵這才知道不妙，齊呼道：「有奸細！」余顧南撲上去，見金兵便殺，幾個箭步已衝至門外，抬腿「砰」地一聲，將門踢開。

門一打開，裏面「颼颼」地射出九枝長箭來，余顧南反應夠快，寶刀舞得像風車一般，風雨不透，他邊揮刀，邊走進屋內。

裏面的長箭不斷地射過來，余顧南眼尖，見蕭里畢持刀站在床前，他把長箭撥落，向蕭里畢撲去，蕭里畢大喝一聲，鋼刀急砍，他心裡害怕，恨不得一刀將余顧南殺死，是以一口氣劈了七八刀！

房內還有七八個金兵，見他倆糾纏，恐誤傷蕭里畢，不敢再發箭，便抽刀撲過去，余顧南才不將那些金兵放在眼內，回身先砍倒兩個，他只顧看住蕭里畢，不讓他逃出這小院！

外面的金兵已聞聲趕過來，余顧南發起神威，覷得眞切，飛起一腳，把一名金兵踢開，直撞向蕭里畢，蕭里畢吃了一驚，急切間閃不開，只好伸手將他接住！

說時遲，那時快，余顧南標前一步，再飛起一腿，踢在那金兵身上，却連蕭里畢也撞倒，直退至墻角方穩住身子，雙臂一垂，金兵自他手上滾落地！

余顧南寶刀急劈，把四件兵器全都撞開，再一個虎躍，刀已架在蕭里畢頸上，左手一提，將他拉了起來，轉身推在身前。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戈堡主原來就是一直派殺手入廢園的主謀，他以桂不凡的下落來要脅桂氏母女聽命於他，幫他從湯十郎母子口中套出其目的，必要時更可將月秀的身子交給十郎及向他出刀。正當月秀和十郎幽會時，欲探其口風之際，突然一白影閃現，十郎追出卻失了踪影。第二日，當十郎出城途中，卻出現一絕色白衣女攔路問話，後雙方發生爭執，白衣女手下一灰髮女更與十郎打起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色迷心竅探芳踪　闖入廢園命斷送

老人眞親熱，上前拉住湯十郎的手，笑瞇瞇的道：「小哥呀，你這是進城嗎？」

湯十郎笑道：「老人家，你猜對了，我這是進城去辦些日用東西，糧米肉炭，今年冬天好像特別冷呀！」

老人道：「你的銀子夠花用嗎？」

湯十郎道：「你給了我不少銀子，這個冬天沒問題！」

老人道：「那點銀子算不了甚麼，那也是輸給你的，不是我給你的！」

湯十郎涎臉一笑，道：「那與給是一樣的，我老實對你老人家說，我馭鳥，確實動了點小手脚！」

湯十郎說着還微微的臉一紅，一副不好意思樣子！

老者忽的仰面大笑起來。

湯十郎吃驚的道：「你，不會叫在下退銀子吧？」

老者笑着，拍拍湯十郎肩頭，道：「我老人家最喜誠實少年人，你令我太高興了，哈……」

湯十郎道：「可是，我等於騙了你呀！」

老者道：「我不是對你說過嘛，我有用不完的銀子呀，哈……」

湯十郎靦覥的一笑，道：「天下沒有嫌自己銀子多的人……」

老者拍拍自己衣袋，道：「我就不一樣，我有時候就討厭我多金。」

他看看湯十郎的搭褳，又道：「你很誠實，令我高興，也值得鼓勵，吶，這兩錠銀子給你。」

說着，他自懷中摸出兩錠銀子，至少有四十兩之多。

他往湯十郎的搭褳中塞，湯十郎就是沒閃開。

「老人家，你……這是……」

「你誠實，我獎勵。」

「我已經慚愧了。」

「仍然值得獎勵！」

湯十郎道：「我却難消受呀，我如何回報？」

老人笑道：「我有用不完的銀子，何需你來回報，小哥呀，幫我花銀子吧！」

湯十郎道：「你……眞的多金？」

老人道：「多得不得了！」

湯十郎道：「我遇上財神爺了。」

老人哈哈一笑，道：「我老人家比財神爺還財神爺，哈哈……」

湯十郎怔住了！

就在湯十郎一怔之間，老人甩袖揚長而去，湯十郎這才想問問老者高姓大名，他拔腿去追！

等他追到柳林邊，老者已消失不見了！

「好快的身法，這老人若非高人，他就眞的是個財神爺下凡來了。」

湯十郎自言自語的走回頭，心中想着今天的遭遇，不由得心亂如蔴。

* * *

湯十郎進城辦東西，時近中午，他已經把一切買齊全，這裡包括吃的

用的燒的，另外他還特別買了些姑娘喜用的花紅首飾。

他現在有銀子，買幾件銀首飾太簡單了。

當然，這些首飾是送給桂月秀的！

湯十郎很滿意自己購買的首飾，他相信桂姑娘一定也喜歡這些飾物。

女人都愛美，如果點綴得美而高雅飾物，更能襯托出美人的高尚氣質！

桂月秀就有一種令男人傾心的氣質。

湯十郎似乎已忘了，他還有一位未曾見過面的未婚妻子，他似乎也忘了他懷中的那塊鳳雕玉珮了。

* * *

湯十郎過了橋，心情開始緊張了。

他實在不想再碰見那白衣女子，他也明白，白衣女子必然大有來頭，在此情況之下，他只有躲！

他挑着一應吃用之物，一邊走，一邊左顧右盼的，走得十分辛苦，雖然大雪停了，但今天無陽光，地上仍然厚厚一層積雪。

現在，他快到那間大草屋了。

湯十郎很清楚，大草屋是一家野店，狄家兄弟二人開的店，狄家兄弟也死了。

一大早大草屋沒開門，湯十郎並不驚訝，也許不開店了，如今却又發現茅屋有烟冒出來，這倒令他奇怪！

湯十郎沒有在城中吃東西，盡快的趕回左家廢園，但當他此刻經過草屋門口時候，忽然間，眼前黑影一閃，只見那灰髮女人橫着拐杖攔住他的去路。

「妳幹甚麼？」

「我家小姐請你進去！」

「妳們小姐爲甚麼請我進去？」

「進去便知道了！」

「我應該聽你們的？」

「不聽不行。」

湯十郎忿怒的要放下肩上東西了。

突又聞得野店中傳來十分溫柔的聲音，道：「齊姥姥，咱們是請人家進來的，要客客氣氣的！」

灰髮女人立刻收杖，對湯十郎道：「你請！」

她的表情換得眞快，便老臉上也有了笑意。

湯十郎一看，反而不好意思了，他重重的一哼，挑着東西走進草屋中。

湯十郎放下挑子，發現野店換了人，兩個女子在掌管，可不是他曾見過的石中花與白玉兒二人。

野店中央一張大方桌，那黑姑娘守在白衣女的身子後，她的一對烏溜溜眼睛冲着湯十郎盯得緊，就好像湯十郎有行動，她立刻還擊似的。

湯十郎放下擔子，轉而面對白衣女，道：「姑娘，我們不相識，妳可苦找我麻煩！」

白衣女却指指她對面，道：「坐呀！」

她不等湯十郎開口，又對身後的黑姑娘吩咐：「黑妞兒，叫她們上菜吧。」

「是，小姐！」

黑妞兒雙手一拍，對後邊的兩個女子，道：「剛才點的酒菜，送上桌來吧！」

只見灶邊站的兩個女子，立刻行動起來！

大鍋蓋一掀，熱呼呼的菜正熱着，二人分別端出來，一股子菜香，早已飄入湯十郎的鼻中。

湯十郎怔住了。

白衣女再指對面櫈子，道：「坐呀！」

湯十郎不由的拉開椅子坐下去了。

黑妞兒上前忙斟酒，冷冷的瞧着湯十郎。

灰髮女人一邊站，握着拐杖不出聲！

湯十郎開口了。

「姑娘，我不能在此久坐，我娘等我回去做飯呢！」

白衣女道：「還有那位姑娘也等着，是嗎？」

湯十郎道：「不錯！」

白衣女笑笑，道：「那位姑娘是你甚麼人？」

湯十郎道：「萍水相逢，如此而已！」

白衣女道：「你們很要好嘛！」

湯十郎道：「不關妳的事。」

灰髮女人似欲發火，白衣女却指着桌上菜餚，道：「公子，我們吃吧！」

說着，她伸出一雙粉白細嫩十指尖尖的巧手，拾筷端碗，美眸注視着湯十郎。

湯十郎心中一蕩，便不由自主的取碗拾筷。

他好像着迷似的雙目也瞧着對方！

當白衣女輕啓櫻唇往口中送東西時候，湯十郎也往口中送着。

白衣女往盤中取菜，湯十郎便也跟着挾菜。

半碗飯吃過了，白衣女淡淡的問湯十郎。「那位同妳一起的姑娘，她是你甚麼人？」

湯十郎似已沉醉在一種半幻覺的思維中，但他的定力仍然了得！聞言立刻用力搖晃着頭，便也隨之又清醒過來了！

他發覺自己同對面的白衣少女一同吃飯，他簡直就不敢相信。

於是，立刻又將碗筷放下來。

湯十郎雙手撐桌而起，道：「對不起，姑娘，我得趕着回去了！」

白衣女對湯十郎的這種反應，也

覺一怔，她明白，只此一招，便知湯十郎的武功一流。

她不再去攔阻湯十郎了。

她甚至端坐在椅子上沒動一下！

看起來湯十郎有些失禮的樣子，白衣女那麼溫柔的請他吃飯，他却吃了半碗離桌而去，實在不應該。

灰髮的齊姥姥就要出手去攔，白衣女手一橫，道：「齊姥，由他走吧！」

「小姐，他無禮！」

「不是無禮，他自信心太強了。」

黑妞兒道：「小姐，我去教訓他！」

白衣女道：「不，等我們找到大叔之後，應該可以問明白的，是他指示送信叫咱們來的。」

灰髮的齊姥姥沉聲，道：「大叔這個人，神出鬼沒，我們一時間還眞不容易找到他！」

白衣女道：「會的，我相信很快就會找到大叔，他一定就在順天府城附近，他叫咱們來，他也會來！」

黑妞兒道：「小姐，咱們走吧！」

白衣女道：「好像有人來了，妳們坐下來吃吧！」

齊姥姥聞言，立刻與黑妞兒一齊坐下來了！

這二人對於白衣女十分順從，取來碗筷便大吃起來。

便在這時候，從外面走進三個大漢。

這三人長得很威猛，寬肩膀，大高個兒，兩個人的面皮泛紅色，另一人好像粉白透青色！

三個人只一進入野店，灶台邊的兩個女人迎上來了。

「喲，才來呀。」

這些人好像是相識，兩個紅面漢已粗聲笑起來了。

白面漢子也走過去，但當他回身發現白衣女子的時候，他幾乎驚叫出聲了。

「哇，美呀！」

兩個紅面漢也隨聲轉頭看。

他二人先只看到黑妞兒與齊姥姥，他們當然不在意，如今發現白衣女，二人也直眼了。

其中一人調侃的道：「今天是甚麼天呀！」

另一人道：「莊懷古呀，今天是天上仙子下凡的天呀！」

二人說着，便哈哈笑起來了。

白面漢子沒有笑，他仍然盯着白衣女瞧，口中似還在喃喃自語着！

灶上的兩個女子便在這時把兩個紅面漢子拖坐在另一張桌子邊，其中一人笑道：「別逗了，吃酒吧！」

姓莊的又笑了一聲，對發楞的白面漢子，道：「別瞧瞧，于世爭，再瞧也不當用！」

白面漢子似是沒有聽見，他反而走近白衣女。

他不但走近白衣女，而且雙手抱拳深施一禮，道：「美麗的姑娘，在下姓于名世爭，今年虛度二十八，家住順天府西方不過十多里處，今日有幸見到姑娘，誠三生之幸也。」

說完，他再施一禮。

白衣女掩口吃吃笑了。

黑妞兒却冷冷道：「眞奇怪，咱們想知道的，人家偏不說，不想知道的，自己送上門來說，討厭！」

她話聲甫落，白面漢子雙目一厲，一股子冷芒直往黑妞兒逼過去。

齊姥姥看到了，她一頓鋼杖，叱道：「看甚麼！」

白面漢子于世爭口角一撩，正要開口，白衣女站起身來了。

「齊姥姥，咱們走吧，付賬！」

齊姥姥要付銀子，白面漢子忙上前：「不用，不用，這點酒飯算我的！」

齊姥姥取出一塊銀子，重重放在桌上，道：「你是甚麼東西？」

白衣女已往野店外面走了。

她走得很輕盈，白面漢于世爭被白衣女的儀態吸引住了，對於齊姥姥的怒叱，好像根本未聽到。

于世爭還不由的往門口走，就好像他要送一送白衣女子似的。

黑妞兒走在最後面，當她走出門的時候，回過頭來對着地上吐口沫。

于世爭這才忿怒了。

他突然出手，右掌直拍黑妞前胸，管他女人或男人，揍人是眞的！

不料黑妞兒也非泛泛之輩，她抬左腕，橫推如電，右手併指就往敵人的雙目戳去。

她一招兩式，攻守兼備，也恰到妙處。

于世爭疾忙往後把頭仰，口中「咦」了一聲，等他再進，白衣女三人已在七八丈外了。

莊懷古與另一紅面漢劉大年，二人已在桌邊叫了。

「于世爭，別爭了，過來吃酒吧！」

姓于的心中不在意。

他只在意那白衣女子，因爲白衣女已把他的魂勾去了。

于世爭是由一個女子把他拖回桌上的。

* * *

野店換人了。

野店原來由「穿山甲」狄化中與「野狗」狄化一兄弟二人掌理的，只不過狄家兄弟死了，至今連屍體也不知在甚麼地方。

如今野店換了兩個女人。

別以爲是女人，如果動起刀發起狠，比個大男人還狠上好幾分。

這兩個女的，一個叫做「小春天」馬艷紅，另一個「山茶花」林玉。

野店把男人換女人，當然是有用意的，至少，女人心比較細嘛。

于世爭重重的坐在椅子上，他似失魂落魄的人。

林玉爲他斟上酒，他張口好像喝涼水，「呱嘟」一聲便杯底朝天。

于世爭指着門外，問道：「她們從那兒來的？」

林玉手指東邊，道：「左家廢園方面。」

她此言一出，莊懷古驚道：「鬼……」

劉大年笑道：「便是鬼，我們的于老弟也認了。」

于世爭不開口，他似乎下了個很大的決心。

莊懷古似乎已看出于世爭的心意，他舉杯不飲，却十分愼重的對于世爭道：「兄弟，意亂可以，情不可迷，你知道那白衣女是幹甚麼的！再說……」

他仰頭喝乾杯中酒，又道：「別忘了，咱們是奉命來此協助辦事的，別把事情辦砸，咱們幾個丟腦袋。」

于世爭聞言，嘿嘿冷笑了。

另一紅面大漢劉大年可不管了，他一邊喝酒，還把馬艷紅往懷中抱，身邊的火盆熱烘烘，他的臉便也更紅了。

馬艷紅右臂摟着劉大年的粗脖子，嫩嫩的面皮頂在劉大年的頂門上蹭，這兩人熱呼得直哈哈。

于世爭開口了。

「劉兄，我眞不懂，老爺子有足夠力量，去收拾那母子兩人，却又自造麻煩，弄來那對母女去對付，她們行嗎？爲甚麼？」

劉大年道：「老弟，咱們跟隨老爺子身邊辦事，也快十年了吧，咱們的規矩，只管爲老爺子分憂辦事，絕不開口問爲甚麼，你難道忘了？」

于世爭道：「又要監視她們母女，更要協助她母女對付那母子兩人，眞難呀，怎麼進行？」

劉大年道：「很簡單，相機進行，暗中監視，必要時候咱們出刀。」

于世爭道：「聽說，前前後後，老爺子外圍人馬已經失踪十個人了，娘的，這裡面難道眞的透着古怪？」

劉大年道：「老弟，那要等我們發現以後才知道。」

于世爭道：「劉兄帶頭來，咱們何時行動？」

劉大年看看門外道：「化雪以後，如今雪有半人深，那地方必然行動不便。」

正在調笑的馬艷紅巧笑一聲，道：「別再提任務了，喝酒吧！」

她把酒杯往劉大年的口中送去，劉大年張口就喝。

一邊的莊懷古哈哈笑道：「這雪三天化不完，還好，咱們這兒不寂寞，兩個老相好在此作陪，哈哈……」

五個人圍在桌邊吃喝逗樂子，外面的天色漸漸暗了。

冬天的夜晚來得快，茅屋中有些黑，馬艷紅忙從灶台上取過油燈燃上，却被莊懷古攔腰拉起來。

「小乖乖，別點燈了，咱們摸黑尋樂子吧！」

林玉的長臉往後仰，便也把一頭長髮甩後面，她吃吃笑道：「猴急了？」

莊懷古不聽她嘮叨，抱起來往一邊走。

一邊當然是個小睡房，這兩人一擁進入房間裡去了。

立刻，從房間裡傳來幾聲男子哈哈笑，嗄，這兩人眞的幹上了。

房間裡不只是男女調笑聲，房間裡也傳來吱呀吱呀聲，那張五塊木板拼湊起來的大床，當然會發出怪聲。

這光景早已撩起劉大年與林玉兩人的慾火，林玉掙開劉大年的摟抱，低下身子便把地上放的大火盆端起來了。

林玉把火盆往房間裡端，只因爲化雪天比之下雪還冷幾分。

那劉大年哈哈笑，酒足菜飽睡覺，有個林玉陪他去玩樂了。

劉大年走進去，大床上他是看不見的，只因爲天太冷，一張大被蓋着兩個不老實的人，那棉被還正波浪式的游動不已，刷得劉大年也火大了。

林玉把火盆往床邊一放，加了炭又吹起來，只不過她吹了十幾下，床邊上，劉大年已掀開另一張大棉被。

劉大年一伸手，「噗通」一响，已把林玉拉進被子裡面去了。

四個男女一張床，兩張棉被比賽晃，床也叫，人也鬥，只有一個人在咬牙了。

于世爭在桌邊喝悶酒。

自從他發現白衣女之後，他眞的魂不附體，失魂又落魄的模樣，只因爲白衣女太美了。

于世爭心中想着，如果白衣女能同他共效于飛，他娘的，便只睡上一夜，第二天叫他死也願意。

如果白衣女答應嫁他，白衣女叫他幹甚麼，他就去幹甚麼，包括出刀去殺老爺子。

于世爭一想到老爺子，猛古丁喝了一口酒，他抹抹嘴巴站起來。

于世爭根本不去注意睡房中的聲浪，他緊一緊腰纏的鍊子飛爪，又拍拍背上的蛇尾刀，拉開門便出去了。

于世爭是往左家廢園方向去的。

他在吃酒的時候就琢磨好了……那白衣女既然是往左家廢園方向，那裡附近無人家，白衣女一定住在左家廢園裡面某個地方，只要摸進廢園，暗中查探，必能找到白衣女的踪跡，至於左家廢園中的另外四人，到時候再說了。

于世爭踩雪而行，他往那片竹林中去了。

* * *

于世爭是繞道摸近左家廢園的，當他遙看遠處黑白分明林屋交錯的廢園，便不由得想到五年多以前的那天夜裡，那眞是一場血肉拋飛的惡戰，

沒有火把，也沒有嘶叫，雙方只是咬緊牙關搏命。

那時候于世爭與另外十二大殺手，緊隨着老爺子往左家內廳殺，那場面令人一輩子也難忘懷。

于世爭更難忘記他曾追殺一個人從左邊圍牆躍出牆外的情形。

他記得他的鍊子爪生生撕裂開那人半張面皮。

于世爭有些得意，他伸手摸着一棵冬青樹，那人就是死在這冬青樹下的。

現在，于世爭撩起嘴角，發出一聲嘿嘿冷笑。

他得意於五年多前的那場血殺，便不由得抬頭四下裡仔細打量着。

在這種可以凍死人的寒夜裡，相信住在左家廢園的四個人，應該擁被熟睡了。

他也相信，那白衣女必然也在這廢園某個地方。

于世爭暗中一咬牙，雙臂一張就要往廢園內躍去，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團白色影子，挾着衣袂飄動聲，直往左家廢園後面飛去。

于世爭一見大喜過望，毫不遲疑的拔身便追。

那白影落在一片斜地上不動了。

于世爭一躍而到白影身後，他看清楚了那白影正是他心中想見的美人兒。

「姑娘。」

「你很有心嘛。」

「我爲卿狂。」

「不是狂，是瘋。」

「雖瘋也甘心。」

「瘋比死痛苦多了。」

「我于世爭心甘情願。」

於是，緩緩的，白衣女回轉身來了，她的面上披掛着白色的擋風布巾，看上去宛似一尊活觀音。

白衣女再看看于世爭，低低的聲音很柔和，道：「今夜你找我？」

于世爭道：「冒着寒風，只爲再看姑娘一面。」

白衣女抿嘴却未笑，道：「那表示你喜歡我了？」

于世爭道：「在下說過，我爲卿狂。」

白衣女道：「但你却非多情種，你只不過被我的姿色所迷。」

于世爭道：「得親芳澤，死而無憾。」

白衣女掩口一笑，道：「言重了吧。」

于世爭道：「肺腑之言！」他往白衣女身邊移動着，而且雙目發出異樣的光芒。

如果在夜裡見過野狼，見過野狼的眼睛，那麼，于世爭便是那副樣子。

白衣女未動。

她反而正面對着于世爭。

如果她此刻伸手，于世爭必然會上前擁抱她。

她當然不會伸手，她也未再笑，淡淡的，白衣女道：「你如果眞的喜歡我，可否爲我做一件事情？」

于世爭聞言，精神大了。

他把寬寬的胸脯一挺，道：「姑娘，妳有事，請吩咐，爲姑娘牽馬墜鐙我甘願。」

「爲我去殺一個人。」

「誰？」

「住在此處的有個年輕人，你能殺了他嗎？」

于世爭嘿嘿笑了。「姑娘，就算是妳不要這小子的命，這小子也活不久了，他死定了。」

白衣姑娘道：「我要他今夜就死。」

于世爭道：「那麼，這小子看不到天亮了。」

白衣女道：「那你快去吧，那年輕人好像住在後院某一處。」

于世爭道：「姑娘，妳在此等着，我去取那小子的命，用不了多久的。」

白衣姑娘只把白衣長袖一抖，便又轉過身子往一棵大樹下走了。

那兒雪不深，那兒却閃出兩個人。

兩個人當然是齊姥姥與黑妞兒。

三個人看着遠去的于世爭，她們相視在點頭。

齊姥姥却低聲開口了。「小姐，妳眞叫這人去殺他？」

白衣女道：「如果他打不過這人，他就不是我要找的人，是嗎？」

黑妞兒道：「如果打過這人，也不一定就是小姐妳要找的人吶！」

白衣女道：「我討厭這個人。」

她只說了這麼一句話，便轉身往竹林方向走去。

天色很灰暗，白衣女去甚麼地方了？

＊　＊　＊

于世爭才剛剛走近左家廢園的後院牆，有一條人影如夜貓子似的到了他的面前。

于世爭抬頭仔細看，他笑了。

來人未笑。

來人却拔身往竹林方向撲過去。

于世爭一看，不由冷笑，道：「小子，留下小命吧！」

那人，正是湯十郎。

湯十郎爲甚麼捨了于世爭而往竹林撲去？

湯十郎早就聽到聲了，他剛巧處在下風頭，白衣女對于世爭的話，他聽到了。

他去竹林，是要找白衣女問一問，爲甚麼她要人去取他的命。

不過，于世爭也非弱者，他在湯十郎身後追得緊，湯十郎如果擺脫于世爭追趕，唯一的辦法就是不要于世爭追他。

要解決這問題，湯十郎只有殺了于世爭。

就在快接近竹林的時候，湯十郎猛古丁回轉身來，倒令于世爭一楞。

「你追我莫非要殺我？」

「不錯！」

「是剛才那白衣女的指使？」

「不錯。」

「她是你甚麼人？」

「她是我愛的女人。」

「就因爲她美嗎？」

于世爭嘿嘿一笑，道：「這世上眞正美女不多見，白衣姑娘就美。」

湯十郎道：「所以她命你殺我，你就追殺我？」

于世爭道：「爲美女出刀，武士之榮寵，小子，你的話太多了吧？」

湯十郎道：「你是個不折不扣的可憐虫。」

于世爭道：「爲你自己可憐吧。」

湯十郎暗中咬牙，他也看到對方在抽取一支鍊子爪。

于世爭又是一聲嘿嘿，道：「小子，你接招吧！」

「咻！」

好凌厲的飛爪罩過來，湯十郎倏然貼地平飛，那爪自他的背上半尺處掠過。

于世爭再冷笑，旋動着鍊子爪直往湯十郎撞去。

就在他旋動中，左手已自他的背上拔出一把鋒利的尖刀，那是一把蛇尾刀。

湯十郎單足點地之間，于世爭的兩件兵刃已到了他面前半尺不到，白雪輝映中，湯十郎嘿然拍出雙掌。

「嘩嘩」兩聲，他拍歪擊來的兩件兵刃，倒令于世爭心中一驚，這小子了得。

于世爭這一念頭甫起，正準備痛下絕招，忽見湯十郎在雪地上打起車輪直旋轉。

湯十郎只旋了七次，便把身子猛一彈，他人在空中抖左袖，隨之……

「哎！」

「咚！」

于世爭只撲擊一半，一隻鋒利的「攝魂箭」已從他的咽喉穿到脖根上。

于世爭死得雙目發直，比牛蛋還大的眼珠子，幾乎已懋出眼眶外。

湯十郎落地，他伸手拔出他射出的「攝魂箭」，箭上帶出一溜鮮血來。

他剛把箭再收回袖中，便見一團白影在竹林中閃晃。

湯十郎不加思索的便往林中撲去。

那團白影未走遠，竹林邊她站在一塊石頭上。

是的，白衣女就站在那裡未走去。

當湯十郎奔過去的時候，白衣女還掩口笑了。

湯十郎不笑，他火大了。

「姑娘，你好毒哇！」

白衣女眨動美眸，道：「這是你說的！」

湯十郎指着遠處死去的于世爭，道：「妳以妳的美貌，指使那人殺我，爲甚麼？」

白衣女道：「他却死在你手中了！」

湯十郎道：「那是因爲我還不想死，尤其不想死在一個無名之輩的手中！」

白衣女淺淺一笑，她只一笑，湯十郎便發覺她實在美，如果說傾城傾國也不爲過！

白衣女長袖一抖，那動作也柔美，就好像一道自然的流水，那麼美妙的從眼前流過似的，令人爲之一爽！

白衣女款款移動着身子，細聲妙音的道：「你沒有損失甚麼，我很高與呀！」

湯十郎幾乎氣結，道：「妳……究竟想幹甚麼？」

白衣女道：「你告訴我，那位姑娘甚麼來歷……」

湯十郎道：「我沒有權利把她的來歷告訴別人，而我，其實也弄不清她的來歷……」

白衣女道：「你們那麼親熱的在一起，會不知道她的出身？」

湯十郎道：「我不作强辯，如果妳想知道，妳自己去問她吧！」

他不能對白衣女動手，因爲他是個男子漢，而白衣女又未對他採取敵視，當然他更無法出手，在這種天寒地凍的雪地上，湯十郎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馬上走。

他轉身了！

「你要走？」

「我們無話可說！」

「你就留下我一人走了？」

「我們本來不住在一起！」

白衣女似很黯然的一嘆，唔……」

這聲音十分凄凉，湯十郎聽得一緊眉頭，他不由得回頭看過去！

他眞的又一怔，因爲美人的憂愁還會叫人心生不忍！

白衣女的雙眉在動，嘴唇在動，她甚至一身白衣也在微微的動了！

湯十郎滿腹怒火，就被白衣女的這一表情頓時間化爲烏有！

「妳……幹甚麼？」

白衣女道：「我想同你說話，你却要棄我而走。」

湯十郎苦笑道：「在這種寒夜？姑娘，妳倒很有興緻，我沒有。」

白衣女道：「至少，你應該表示……」

「表示甚麼？」

「表示你不再生我的氣了。」

「如果我說不生妳氣，那是騙妳，我沒有那麼大的度量去原諒一個命人來殺我的人！」

白衣女道：「那人其實殺不了你的。」

湯十郎又要發火了，他重重的道：「那人的武功足列一流殺手。」

白衣女道：「可是他仍然被你殺了

呀！」

湯十郎道：「如果死的是我呢？」

白衣女道：「在你未死前的刹那間，那人便先死了。」

湯十郎道：「妳憑甚麼如此說？」

白衣女道：「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去看看那個死了個漢子，他的左曲池上有東西。」

湯十郎道：「甚麼東西？」

白衣女道：「你看過我抖袖了嗎？」

湯十郎當然看到了。

她抖袖的姿勢很美妙。

白衣女也曾對于世爭抖過袖子，湯十郎當然不知道。

湯十郎不由的道：「妳抖了袖子，很好看。」

白衣女道：「有時候好看的姿勢會取人性命的。」

湯十郎吃一驚，道：「妳眞玄吶。」

白衣女道：「你聽過『絕陰指』這個名字嗎？」

湯十郎吃驚的道：「甚麼『絕陰指』？」

白衣女絲毫不隱瞞的道：「是一種十分柔又陰的神功，可以殺人於無形。」

湯十郎道：「妳在那人身上動了手脚？」

白衣女道：「我在那人的氣海拂了一下，如果他用力聚眞氣，他出刀要比平時慢三分！」

湯十郎有些不相信的道：「這是眞的？」

白衣女道：「撕開衣服，一看便知。」

湯十郎是個不信邪的年輕人，聞言立刻轉身往那死去的于世爭處奔去。

他要証明，他要驗屍，他很難相信白衣女能在擧手投足間殺人於無形。

只不過當他奔到搏殺過的竹林邊時候，立刻，怪事又發生了。

于世爭的屍體不見了！

白衣女眞的暗中先傷了于世爭？

湯十郎立刻在雪中翻找于世爭的屍體。

今夜不下雪，屍體應該很快找到，但湯十郎找了很久，于世爭的屍體不見了。

湯十郎頓時有着後悔的感覺，他應該暗中看守屍體的，可是，他却奔向白衣女，如今屍體不見了，他明白，再也找不到屍體了。

白衣女仍然站在原處，她未走，也未隨湯十郎來找于世爭的屍體。

她宛似一座女神般站在雪地上。

湯十郎又走回去了。

他本打算回去小廂，可是他見白衣女站在那裡，他不忍離開，便又走回去了。

白衣女巧笑的問道：「你看過了？」

湯十郎道：「甚麼也沒有了。」

白衣女美眸一緊，道：「沒有？」

湯十郎道：「在下是說，屍體不見了！」

白衣女忽的拔身而起，行雲流水般的到了竹林邊，她在地上看得很仔細。

湯十郎也在四下望。

白衣女道：「眞可惜，地上被你攪亂了，否則，我可以找到屍體走去那裡。」

湯十郎深深一嘆，道：「姑娘，在下不陪妳了，後會有期。」

他不等白衣女再有表示，拔身便往左家廢園中奔去，他走得很快，等到白衣女伸手，湯十郎已經不見了。

就好像留下一堆愁腸，白衣女喟嘆着：「他是誰？那女的又是誰？大叔叫我找的人是他嗎？」

附近奔來兩條人影，只聽齊姥姥沉着聲音，道：「小姐呀！妳只點個頭，這小子就由我老婆子侍候他，怕他不說出那女子是他甚麼人？」

白衣女道：「姥姥，有些人可以用强，但他不是，咱們不能對他用强。」

黑妞兒道：「小姐，回去吧，快四更天了。」

白衣女道：「要不是爲了找人，我眞的不願離開咱們天山不老擧，江湖吶……多麼令人無奈！」

齊姥姥道：「小姐，不如回去吧！」

黑妞兒道：「我贊成回去。」

白衣女道：「要回，妳二人回去吧，我一個人反倒耳根清淨。」

齊姥姥忙搖手又搖頭，道：「這怎麼可以，我是不會捨了小姐回去的。」

黑妞兒也道：「小姐不回我不回去，小姐呀！妳可別攆我回去。」

白衣女嘆口氣，道：「走吧，改天咱們再來。」

三個人徐徐往遠處走去，一時間，左家廢園附近又陷入一片死寂。

* * *

湯十郎推開門剛進去，湯大娘已低沉着聲音問道：「來人收拾了？」

湯十郎道：「人是收拾了，只不過我又遇見那位神秘的白衣女了。」

湯大娘道：「白衣女也來了？」

湯十郎道：「是的，娘，這白衣女似身懷絕學。」

湯大娘道：「怎見得？」

湯十郎道：「娘，妳會聽過一種陰毒的武功，叫……叫甚麼『絕陰指』的功夫？」

湯大娘全身一震，道：「絕陰指？」

湯十郎道：「是白衣女這麼說的，『絕陰指』可以殺人於無形！」

湯大娘道：「當年曾聽你爹提過，好像屬於天山派的不傳絕學。」

湯十郎立刻又道：「不錯，白衣女也說過，她好像來自天山……」

湯大娘道：「奇怪，天山派的人，怎麼也到此地來淌這渾水？」

湯十郎道：「白衣女追問我，前面桂家母女二人底細，娘，我怎麼會知道？」

湯大娘道：「她爲甚麼要追問桂家母女？」

湯十郎道：「我也不知道！」

湯大娘道：「十郎呀！你以後多加小心了，既然知道來了强敵，你要處處小心了！」

湯十郎道：「娘，我殺了那人再去追白衣女，因爲白衣女指使那人要殺我，但等我明白白衣女的眞正目的以後，再回去找那人的屍體驗正，那……」

「屍體又不見了，是嗎？」湯大娘接了一句。

湯十郎道：「是的，娘，屍體又不見了，眞叫人覺得古怪！」

湯大娘却平淡的道：「其實天下古怪的事情很多，一旦被揭穿，實在很平常，你以後多加注意，早晚你會發現些甚麼的。」

湯十郎不回答，他拉開棉被蓋上身。

「睡吧，明天再去查看，屍體失踪，總會留下足印，雪又那麼深。」

湯大娘說完，在床上轉了一個身。

湯十郎仍然不開口，他在想着那白衣女。

白衣女子是何許人？她怎麼突然在此出現？難道她與左家也有甚麼牽扯不清的瓜葛？

* * *

一大早，左家廢園裡來了一大羣烏鴉，陣陣聒噪聲，早把湯十郎吵醒過來了。

湯十郎剛升起火來做早飯，門外面傳來一聲嬌滴滴的聲音，道：「湯兄。」

湯十郎十分高興，因爲這聲音來自桂月秀。

桂月秀的口叫他湯兄了。

桂月秀原本叫他湯公子，那樣聽起來很陌生，如今改口叫湯兄，雙方的距離又近多了。

湯十郎立刻奔出門，桂月秀已冲他露齒一笑。

「桂姑娘，你早哇。」

桂月秀道：「湯兄，你也早。」

她往門內瞧瞧，又道：「大娘醒了嗎？」

屋裡傳來湯大娘聲音，道：「醒了！醒了！姑娘來屋子裡吧，外面凉。」

桂月秀道：「大娘，一早就來打擾，眞不好意思。」

湯大娘道：「進來說話。」

桂月秀走進小廂中，湯十郎把饅頭蒸上了。

「姑娘，這麼早來，一定有事了？」湯大娘在床上問。

桂月秀道：「我娘又咳了，她非要最好的老山人參不可，前次買的人參，她已經用完了，所以……」

湯十郎笑笑，道：「容易，容易，吃過早飯，我進城去，這一回多買些回來。」

桂月秀淺淺的，也是甜甜的一笑，道：「湯兄，又要花你的銀子了。」

湯十郎道：「我高興，因爲我有銀子，如果我沒銀子，便是想幫也幫不上這忙了。」

湯大娘道：「桂姑娘，妳娘爲甚麼咳了要人參？在藥理上，有些相稱嗎？」

桂月秀雙目一睞，她只淡淡的道：「我也不清楚，只不過每次我娘都是服了老山人參之後，方才痊癒的。」

湯大娘不問了，她只把棉被又往脖子上扯了一下。

湯十郎却笑笑，道：「姑娘，等饅頭蒸好了，菜飯我送過去，然後我進城。」

桂月秀眨動美眸，點頭道：「我先提些熱水回去，天冷，我娘不能用冷水。」

湯十郎用罐子裝了熱水，桂月秀提着便往前走了。

半晌，湯大娘全身不動，却沉聲道：「桂夫人吃人參，她一定在練甚麼武功。」

湯十郎道：「吃人參會練甚麼武功？」

湯大娘道：「人參補氣，練武之人常服，可防走火入魔，桂夫人八成是爲了怕走火入魔，她才要老山人參……」

湯十郎道：「我們幫助她，也沒有甚麼不對呀！娘，妳不覺得桂姑娘對咱們越來越親近了。」

湯大娘道：「咱們仍然摸不透她們底細。」

湯十郎坦然一笑，道：「那早晚她會對咱們說的。」

湯大娘面色一寒，道：「十郎，你如果這麼想，你就危險了！」

湯大娘的語氣很重，湯十郎立即回頭望。

他帶着幾分不解的道：「娘，聽妳說得多嚴重。」

湯大娘道：「其實，咱們如今身在何地，你應該十分清楚，敵人已現，危機已臨，隨時就會搏命，十郎，我們輸不起呀！」

湯十郎道：「娘，我們輸不了，也不會輸。」

湯大娘叱道：「驕兵。」

湯十郎道：「不是驕兵，因爲我們抱必勝之心而來。」

湯大娘道：「不要小覷任何敵人，你處處多加小心，娘不能失去你。」

湯十郎聞言黯然了。

同樣的，他也不能失去他娘，如今身處險地，大小事情都要小心，他娘說得對，他們輸不起呀！（未完．十）

上文提要： 衆豪俠雖然攻破了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服毒自戕，救出了各派掌門人，他們都服了「冬眠散」陷入昏睡，衆人商議派徐子桐、徐蒓客，佟如海去蘇州請薛子陵神醫來診治，經切脈亦查不出症狀，要用「試毒丹」檢查才能施葯，衆人信以爲眞，候至晚上，薛神醫用迷香將衆人迷倒，翌晨丐幫弟子換班時才發覺，薛神醫和昏睡的衆掌門人都不知去向……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林秀宜暗中相助　卧底人及時除去

徐子桐又說道：「這五位高人是被迷失了神志的人，只要受到賊人指使，就會勇往直前，毫無顧忌，而咱們呢，心存顧慮，投鼠忌器，所以一旦遇上了，就非吃虧不可，咱們唯一的可勝之機，就是咱們沒有迷失神志，心思比迷失神志的人，自然要靈活得多，所以咱們唯一的辦法，就是一旦遇上，必須採取主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住他們穴道，同時也最好有少林和丐幫的弟子配合行動，迅快把已經制住的人，妥予保護退下，不可再被賊人搶去，不知諸位的意見如何？」

壽通大師道：「徐掌門人說的辦法，倒是可行。」

荊一鳳道：「我們落在對方手中有五個人，如果只制住了一兩個，其餘的人，有了防備，就不易得手，尤其這五位都是功力極高的人，一旦動上了手，只怕不易制得住，所以我想……」

她目光掠過衆人，抿抿嘴笑道：「這裏都是正派的人，我說出來了，大家未必肯使，但其實却是最好的辦法了……」

徐子桐含笑道：「荊姑娘，妳不妨說出來聽聽？」

荊一鳳道：「既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咱們也可以準備一些迷香，遇上了慧通大師等五位，乾脆撒上一把迷香，把人迷翻了，不就可以搶救過來了麼？如今的江湖，已非平靜之時，應付非常變局，就該用非常手段，和賊人還講甚麼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正派手段不使的這一套……」

荊雲台低喝道：「鳳兒，不用妳長篇大論的說下去了。」

徐子桐道：「令嫒說的，正是處變局之道，兄弟倒是非常贊同，只是眞要實行，只怕仍有礙難。」

壽通大師合十道：「徐掌門人說的是，使用迷香、蒙汗藥，乃江湖下五門的勾當，咱們如果使用迷香，傳出江湖，豈不貽人口實？」

荊一鳳還想再說，荊雲台以目示意，阻止她不許再說。

正在說話之時，廚下已經端上飯菜來，大家匆匆用過了飯，依然圍坐着討論追蹤賊人，和營救失蹤的五人之事。

未牌時光，丐幫另一位長老赤脚財神魯有義趕到了。

他是一個瘦小精幹的人，雙目炯炯，特別靈活，脚下果然赤着雙脚，一雙脚也特別又扁又大，無怪他的外號叫做赤脚財神了。

魯有義跨進大廳，就朝簡叔平拱拱手道：「幫主召喚屬下，不知有甚麼差遣。」

簡叔平含笑點頭道：「魯長老來得很快，兄弟給你引見。」

說着給魯有義引介了在座衆人，大家說了些久仰的話。

簡叔平道：「魯長老，你且坐下來，這裏昨晚發生了一件事，要你偏勞呢！」

魯有義依言坐下，欠身道：「幫主怎麼和屬下客氣起來了，有甚麼差遣，只管吩咐就是了。」

簡叔平就把昨天接來的薛神醫是賊黨所假冒，把「冬眠」的五人，一起刧走，詳細說了一遍。

魯有義道：「幫主是要屬下偵查失蹤的人去向麼？」

簡叔平道：「救人如救火，光是偵查去向，已經來不及了，兄弟是希望魯老一路追蹤下去，咱們也跟着去救人。」

魯有義道：「幫主之意，是要屬下領路了？」

簡叔平道：「兄弟正是此意。」

魯有義道：「幫主準備何時動身？」

簡叔平道：「自然越快越好了。」

魯有義道：「屬下先要看看失蹤的人，本來住在甚麼地方，才能找出他們的去向。」

簡叔平點點頭，站起身道：「魯長老隨兄弟來。」

他領着魯有義走入東廂，指着慧通大師等五人的床鋪，說道：「這就是慧通大師等人的床鋪了。」

魯有義一聲不作，首先走到慧通大師睡的木榻旁，俯下身去，用鼻子嗅着枕頭、被單，然後又匍匐身子，在地上嗅了一陣。

看他嗅得十分仔細，幾乎不放過一絲一毫，有時敢情聞到了不同的氣味，又回頭重嗅，動作敏捷，雙目也不住的隨着轉動，活像一頭獵狗在嗅着野獸氣味一般。

徐子桐看得暗暗忖道：「丐幫勢力遍佈全國，歷數百年而不衰，看來當眞各式各樣的人才都有了。」

魯有義仔細的嗅過慧通大師床鋪之後，又逐一嗅了其他四張床鋪，才直起身來，說道：「我們現在就開始了，那幾位要去救人的，就跟在下身後走好了。」

說完，就由東廂跨出大廳，由左首長廊一路往後行去，每走上幾步，就蹲伏下來，嗅着地上的氣味，這樣一直進入後園，折向東北首，越牆而出。

簡叔平、壽通大師、徐子桐、程明山、阮清音、荊一鳳等人一同隨着他們身後而行。

却說赤脚財神魯有義領着衆人，一路查看脚跡，遇有疑問，還不時的伏下身去，用鼻子嗅着，但有時却根本連看都沒看，就是一路疾行，好像他對追蹤之術，有着十分把握。

衆人之中，只有他一個人有此能耐，除了一路跟着他而行，誰也不好出聲。

不多一會，已經出了徐州，依然一路往北，現在已快到柳泉了。

徐子桐先前眼看魯有義往北追蹤，心頭不禁猛震，因爲九里山就在城北，如果這些失蹤的人，由脚印追蹤，查到九里堡，豈非大是棘手之事，如今已離九里堡甚遠，心頭也總算放寬下來。

壽通大師先前也和徐子桐的心情一樣，心中正在默默打算，萬一失蹤的人在九里堡，而九里堡又矢口否認的話，該當如何？此時眼看快到柳泉，心頭不禁又焦急起來。

老和尚心頭此刻充滿了矛盾，他過了九里堡，倒寧願失蹤的人在九里堡了，因爲在九里堡，若是人在那裏，大家只要設法救人就好。

如今既然不在九里堡，就失去了目標，那麼這五個被迷失神志的人，究竟會到那裏去了呢？

他心急方丈安危，忍不住跟上幾步，和簡叔平走成平肩，低聲道：「簡幫主，這位魯長老這樣追查行蹤，是不是……」

簡叔平朝他微微一笑道：「大師只管放心，魯長老對追蹤之術頗有經驗，決錯不了。」

言來對魯有義充滿了信心。

壽通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如此就好。」

由柳泉趕到利國驛，天色已全黑，此處已是蘇魯交界，丐幫早已替一行人準備了乾糧，分給大家食用，當下就在利國驛大路邊坐下來休息。

魯有義目注遠處，似在思索着甚麼。

徐子桐問道：「魯長老可是發現了甚麼嗎？」

魯有義道：「兄弟確實有些懷疑。」

徐子桐道：「魯長老懷疑甚麼？」

魯有義道：「從雙環鏢局到這裏，少說也有五六十里路程，他們居然一路奔行，毫不休息，這使兄弟想到了一件事……」

徐子桐還沒開口，荊一鳳湊過來道：「魯長老認爲他們巢穴就在附近了，對不？」

魯有義點頭道：「兄弟正是這個意思，他們一路奔行，毫不休息，那只是一個解釋，離他們巢穴已經不遠了。」

阮清音道：「魯長老知不知道這裏有些甚麼江湖人麼？」

魯有義道：「這倒沒有，只是他們如走水路，從這裏的微山湖一路向西，有昭陽、獨山、南陽諸湖，一路通向東平湖入河，北通渤海，那就無法追蹤了。」

荊一鳳道：「他們會走水道麼？」

「那很難說。」魯有義道：「要看他們從那裏去了。」

壽通大師吃了兩個饅頭，眼看大家都已吃過乾糧，不覺手拄禪杖，站起身道：「諸位施主均已用過乾糧，咱們此刻寸陰似金，還是快些走吧！」

魯有義站起身道：「在下帶路。」放開脚步，向前奔去。

程明山邁步緊隨赤脚財神身後，阮清音、荆一鳳，也緊隨而上，接着是徐子桐、壽通大師、簡叔平，魚貫隨行。一行人由利國驛動身，魯有義經過仔細辨認，忽然轉而向東，經台兒莊、洪山，到向城，天色已經大亮。

簡叔平道：「魯長老，你看他們是朝那裏去的？」

魯有義搔搔頭皮，說道：「這個很難說，方才在利國驛時，屬下認爲他們很可能改走水道，進入微山湖，那就很難追蹤，後來證明他們並沒有進入微山湖，照目前的情形看來，他們的去向，却有兩個可能，一是勞山……」

簡叔平心頭忽然一動，勞山，不就是通天觀主郝元的老巢？一面問道：「還有一個可能呢？」

魯有義道：「從這裏一路向東，沿海有不少島嶼，他們的目的地，也可能是在沿海的島嶼上了。」

簡叔平點點頭道：「這麼說，他們的路程並不近了。」

魯有義道：「正是如此。」

簡叔平回頭道：「咱們已經奔行了一個晚上，諸位道兄是否在這裏找個地方歇歇脚再走？」

徐子桐道：「簡幫主說得極是，既然路程尚遠，是以養足精神再走爲宜。」

魯有義道：「從這裏向東，再有半里光景，一座小山脚下，有一個山神廟，可以憩足，在下給大家領路。」

大家趕到山神廟，這是一所無人的小廟，大家就在殿上各自坐下。不多一會，佟如海率同八名少林弟子和二十名丐幫弟子也相繼趕到。

這時太陽已經升高，二十名丐幫弟子就在廟外席地坐下，算是替大家擔任守護，若是有過路的人，看到廟外有許多叫化躺的躺，坐的坐，也就沒人再往廟裏來了。

山神廟雖然破舊，還有一兩間屋宇較爲完整，簡叔平因阮清音、荆一鳳兩人是姑娘家，就要她們到東首一間屋中休息，其餘的人分別住了西廂，大殿上則由八名少林弟子坐息。

大家奔行了一晚，這一坐息下來，等到醒轉，已是午後，未牌時光，早由丐幫弟子採辦乾糧，送給大家食用之後，繼續上路。這樣又行了兩日一夜，由臨沂一路往東北追蹤。

這天傍晚時光，趕到靈山衛，魯有義正在一棵大樹下俯身察看之際，忽然一下撲倒地上，就沒有再動。

荆一鳳看他沒有再動，忍不住叫道：「魯長老，你怎麼了？」

正待伸手去扶。

阮清音急忙叫道：「鳳妹，不可動他。」

兩人這一叫嚷，也驚動了走在後面的人，簡叔平一掠而至，問道：「魯長老怎麼了？」

目光一注，看到魯有義撲倒地上，一動不動，急忙一步跨到他身邊。

阮清音已經取了一根樹枝過來，說道：「簡幫主，這地上可能被賊人撒了毒粉，不可俯下身去。」

隨着話聲，用樹枝輕輕一撥，魯有義一個身子隨着翻了過來，本來撲卧的人，如今成了仰卧。

他身子這一翻動，嘴角間登時緩緩流出黑血來，他果然中了劇毒，看來已經氣絕多時。

簡叔平看得目眥欲裂，目中隱含淚水，怒聲道：「是賊黨下的毒，魯長老，你死得好慘。」

一時不覺聲淚俱下。

程明山道：「不知還有沒有救？」

阮清音道：「這是賊黨偵知咱們一行人追蹤而來，是魯長老領的路，也許他們在暗中窺伺，偵知魯長老遇上歧路，必會俯身去嗅，是以在路上撒下了霸道毒藥 魯長老由鼻孔吸入，立時毒發身死，這比見血封喉的毒藥還要厲害，只怕早已無救了。」

壽通大師合掌當胸，朝魯有義屍體低聲的唸着「往生咒」。

徐子桐道：「賊黨竟然下此毒手，當眞惡毒已極，但咱們中途失去了魯長老，這追蹤之事，就成了蛇無頭不行，該怎麼辦呢？」

簡叔平道：「咱們既已到了這裏，縱然沒有魯長老領路，也自然要追蹤下去的了。」

說到這裏，仰天發出一聲龍吟般長嘯，嘯聲嘹亮，歷久不絕。

徐子桐知道他是以嘯聲通知伏虎丐佟如海儘速趕來。

佟如海率領二十名丐幫弟子和八名少林弟子，在出發之時，稍稍落後，和先行的人，雙方保持了三里光景的距離，這是因爲人數多了，走在路上，容易引人注意之故。

不多一會，佟如海率同少林、丐幫弟子一路飛奔而來，到得近前，朝簡叔平躬身一禮道：「幫主見召，不知有何差遣？」

這時天色業已全黑，魯有義的屍體躺在大樹下面，自然不易發現了。

簡叔平回身一指魯有義，黯然道：「魯長老已經中毒死了，你叫他們把他就地埋了。」

「甚麼？魯長老死了？」

佟如海身子陡然一震，說道：「他中了毒藥暗器？」

簡叔平道：「不是，是賊人在地上撒了劇毒，毒發無救。」

接着吩咐道：「你要他們小心些，不可用手去碰魯長老的屍體。」

佟如海道：「屬下曉得。」

回身過去，就率同丐幫弟子一齊動手，在大樹下挖了一個土坑，把魯有義的屍體埋了，一面用刀在大樹身上刻了「丐幫長老赤脚財神魯有義埋骨

之處」幾個大字。

就在丐幫弟子動手挖掘土坑之際，程明山站在離大樹不遠之處，忽然發現遠處林間，似有人影一閃而沒，不禁微微一怔，身形隨即掠起，口中沉喝一聲：「甚麼人！」

他掠起的身形，有如浮矢掠空，何等快速，一下就撲到林下剛才人影隱沒之處，但見這片松林，相當綿密，望去黑黝黝的已經不見半點影子。

江湖一直流傳着一句話，叫做「逢林莫入」，程明山脚下方自一停。

忽見一個全身黑衣，面蒙黑紗的人緩步從左首樹林間走了出來。

程明山那聲大喝，接着飛身撲起，自然也驚動了許多人，最先是阮清音和荆一鳳，她們兩個最關心的自然是明弟弟和程大哥了，是以跟着雙雙掠起，搶到了程明山的身邊。

接着是徐子桐和壽通大師，也相繼趕到。

這時正好那黑衣人也緩步從樹林間走出，徐子桐喝道：「閣下是甚麼人？」

黑衣人對他叱喝，似是聽而不聞，黑夜之中，一雙閃着星般亮光的眼睛，透過兩個眼孔，朝程明山望來，低沉的道：「程少俠，你過來。」

他話聲故意說得很低沉，使人聽不清他的口音。

阮清音道：「明弟，慢點，他連甚麼人都不肯說，你不可過去。」

徐子桐乃是一派掌門之尊，對方竟然視若不覩，不理不睬，心頭不覺暗暗哼了一聲，右手緩緩舉了起來，但他雖然年輕氣盛，却也不肯輕率出手，一面提聚眞氣，運集了掌力，蓄勢不發，回頭朝程明山問道：「程老弟可識得此人麼？」

程明山道：「在下不識……」

荆一鳳搶着道：「喂，你是甚麼人，當着大家，似乎用不着故作神秘了。」

黑衣人低沉的道：「荆姑娘，我不是故作神秘，實是此事關係重大，不得不爾。」

荆一鳳怔道：「你認識我麼？」

黑衣人口中「唔」了一聲。

程明山回頭低低的道：「你們站在這裏，我過去看看，問明他來歷，再作道理。」

徐子桐右手暗暗蓄勢，說道：「程老弟過去須得小心。」

程明山點頭道：「在下省得。」

緩緩朝前走上了三步，和那黑衣人相距五尺光景，才行站住，拱手道：「兄台有甚麼話，可以說了。」

黑衣人往後退去，口中說道：「程少俠請隨我來。」

程明山道：「兄台究是甚麼人，有何見敎，應該先說說清楚才是。」

黑衣人忽然輕笑一聲道：「難道我會把你騙到樹林子裏，害你不成？」

程明山聽他這句話的口音，好像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他是誰來，抬目望着黑衣人道：「你……」

只聽黑衣人低聲道：「你這人……時間寶貴，你快隨我來，我有話對你說呢！」

這下程明山依稀聽出來了，點點頭道：「好，在下跟你進去。」

黑衣人一指壽通大師、徐子桐、阮清音、荆一鳳四人，說道：「程少俠只能一個人進來，你要他們四位，就在林外等你好了。」

程明山回過身去，朝壽通大師、徐子桐和阮、荆二人拱拱手道：「大師、徐掌門人，這位兄台要在下跟他進去，你們就請在這裏稍候了。」

阮清音道：「明弟弟，你不要上他的當，有話，當着我們不能說麼？」

黑衣人低沉的道：「阮姑娘只管放心，我不是賊人一黨。」

話聲一落，倏然轉身往林中閃了進去。程明山隨着他身後急步走入。

荆一鳳道：「阮姐姐，我們要不要跟着進去看一看呢？」

阮清音道：「我想他既然說不是賊人一黨，可能不是假的了。」

荆一鳳道：「那他爲甚麼鬼鬼祟祟的，不肯以眞面目見人？」

徐子桐道：「程老弟一身功力，已臻上乘，只要小心一些，無人能制，咱們就在林外，想來決可無事，咱們就在這裏等上一會吧！」

＊　＊　＊

程明山隨着黑衣人進入樹林，前面黑衣人依然脚下不停，朝裏行去，不覺說道：「閣下有甚麼話，現在可以說了吧？」

黑衣人回頭輕笑道：「你隨我來就是了。」

這句話，他已經不再裝作，是以聽來清脆了許多。

程明山心中不禁暗暗忖道：「他還是女子？」

那黑衣人雖是回頭說話，但脚下並未稍停，一直到了樹林深處，才行停步，緩緩轉過身來，輕聲道：「程少俠好像很信不過我呢！」

這句話聲音說得甚是嬌柔，而且口音也極熟了。

程明山心頭一喜，不覺跨上一步，一下握住了她的手，說道：「妳是林秀宜林姑娘了。」

他因好久沒見到林秀宜了，心中也時常在懷念着她，是以一聽出黑衣人是林秀宜的聲音，情不自禁捉住了她的手；但等話聲出口，忽然察覺人家究是姑娘家，自己此舉未免太冒失了，不由得臉上一紅，趕忙放開了手，歉然道：「林姑娘，對不起，在下一時因聽出是姑娘的聲音，心裏太高興了，所以……所以情不自禁，像看到老朋友一般，妳請不要介意才好。」

林秀宜睜着一雙發亮的眼睛，看着他，他握住她手的時候，她只身子輕輕顫動了一下，也沒掙脫他的手縮

回去，現在等他說完，才輕聲道：「程少俠說得是，我們本來是老朋友了，程少俠不用致歉，我聽了你的話，心裏很高興，因爲你總算一直沒有……忘記我，就憑你這句話，我……也夠安慰的了。」

她伸手取下了蒙面黑布，緩緩走近，一個嬌軀，緩緩的朝程明山前偎了過來，終於一下撲入他懷裏，口中低低的道：「程少俠、明山、總算我……我總算沒有看錯人，你告訴我好麼，你……心裏到底有沒有我林秀宜這個人呢？」

她仰起臉來說話，一陣吹氣如蘭的幽香，雖然很淡、很輕、很幽，但却中人欲醉。

程明山心頭不覺一蕩，情不自禁的摟住了她的雙肩，說道：「林姑娘，妳是在下第一個認識的女孩子，對妳……我自然不會忘記的了。」

林秀宜伏在他懷裏，低低的道：「明山，我也只認識你一個，也永遠只有你一個人會在我心裏，今晚，我第一次傾訴我心裏的話，但恐怕也是最後一次了，明山，我很感謝你，給了我這半刻溫存，我已經很滿足了……」

程明山低下頭去，輕輕吻着她秀髮，問道：「秀宜，妳說甚麼，這是最後一次？這怎麼會呢？」

林秀宜從他懷中緩緩直起身來，輕輕推開他的手，理理秀髮，嬌婉一笑，說道：「你不用問，日後自會知道，我約你入林來已有一會工夫，我們時光寶貴，別讓林外的人等久了，我要告訴你的，是你們要找的人，在乳山口，但找到了也沒有用，最好先拜靈山，求取解藥。」

程明山道：「妳說得清楚一些，人在乳山口，那是一處地名對不？」

林秀宜點點頭。

程明山道：「那麼先拜靈山，向誰求取解藥呢？」

林秀宜道：「我知道的，也就只有這些了，哦！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差點忘了。」

程明山道：「你快說吧！」

林秀宜嬌聲道：「法不傳六耳，你附耳過來，我才能說呀！」

程明山依言附耳過去，林秀宜在他耳邊低低說了幾句。

程明山聽得臉色微變，說道：「此話當眞？」

林秀宜嗔道：「我還會騙你麼，好啦，這件事，你回去跟大家商量吧，我要走啦！」

說完，迅快戴上了蒙面黑布，轉身要走。

程明山道：「林姑娘，慢點……」

林秀宜早已輕悄的朝向林內奔去。

程明山目送她掠去的後形微微出了會神，就舉步穿林而出。

荆一鳳急着迎了上來，問道：「表哥，那人呢，他要你到樹林中去做甚麼呢？」

程明山心中有事，但又不便多說，只是淡淡一笑道：「沒甚麼，他只是警告我們，不許再追蹤他們，不然……會對慧通大師等五人不利……」

這話，原是他臨時編出來的。

荆一鳳還沒說話，壽通大師已聽得臉色微變，合掌道：「程施主，他還說了甚麼？」

程明山道：「沒有了。」

荆一鳳氣道：「表哥，你爲甚麼不把他拏下呢？」

徐子桐雙眉微蹙，沉吟道：「對方雖是恐嚇之言，但却也不可不顧慮……」

阮清音只看了程明山一眼，沒有作聲。

這時簡叔平和佟如海也一起趕了過來。

簡叔平目光如炬，問道：「這裏發生了甚麼事嗎？」

徐子桐道：「剛才程老弟發現一個黑衣人……」

簡叔平憤怒的道：「可是賊人一黨麼？」

他因魯有義遇害，心頭一股仇怒之火難以平抑，說話之時，雙目幾乎要噴出火來。

徐子桐道：「他約程老弟到林中去……」

佟如海道：「程少俠進去了麼？」

徐子桐道：「程老弟藝高膽大，自然跟他進去了。」

簡叔平道：「賊人又使甚麼狡計了？」

徐子桐道：「他要程老弟警告咱們，如果再跟蹤他們，要對慧通大師等人不利。」

「好個賊人。」簡叔平怒哼道：「這是威脅咱們了！」

揮手一掌，朝他右首一棵樹身劈去。

他這一掌氣憤塡膺，出手何等凌厲，但聽「喀啦」一聲，一棵碗口大的松樹，被他這一記掌風劈得齊中折斷，倒了下來。

程明山看得暗暗讚道：「這位簡幫主掌力果然雄渾得很。」

一面說道：「目前魯長老中毒身故，一時沒有人作嚮導，也無法再追蹤下去，如果茫無頭緒的追下去，難免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依在下之見，今晚不如先找個地方落脚，大家不妨再仔細磋商磋商，以定行止，不知簡幫主意下如何？」

徐子桐點頭道：「程老弟這話也不無道理，目前咱們沒有人領路，盲目追蹤，確也不是辦法。」

壽通大師因對方業已提出警告，更是憂心如焚，聞言也附和道：「不錯，魯長老身故，咱們一行就失去了目標，自宜妥籌對策，再設法救人，方爲上策。」

簡叔平道：「如此也好，佟長老，

咱們就先找個地方落脚吧。」

佟如海道：「前面不遠，就是小珠山了，山下有一座關帝廟，咱們就到那裏歇脚好了。」

一行人加緊脚步，不消多時，便已趕到小珠山。

這座關帝廟規模不小，香火鼎盛，佟如海一馬當先，叩門而入，見了知客僧，就說出借宿之事。

那知客僧一聽來的是丐幫幫主，還有少林寺羅漢堂住持大師，慌忙請大家到大殿右首的客堂中奉茶，一面匆匆進去稟報了方丈。

不大工夫，那知客僧領着方丈親自迎了出來，說了許多難得光臨的話，一面回頭吩咐知客僧要香積厨準備素齋。

壽通大師連連合十道：「師兄不可客氣，咱們一行，都已用過晚餐，打擾寶刹，只要幾間客房權宿一宵，就已感謝不盡了。」

那方丈含笑道：「這是小事，敝寺客房現成，這不算費甚麼事。」

當下就親自陪同大家由長廊折入後進，那是自成院落的兩排十來間現成客房。

簡叔平連聲稱謝，說道：「時間不早，夤夜打擾，在下已是心感不安，方丈大師不用客氣，請休息吧。」

那方丈才和知客僧雙手合十，退了出去。

這十間客房，阮清音和荆一鳳兩人一間，徐子桐、程明山和簡叔平、壽通大師四人一間，佟如海和丐幫弟子住了五間，八名少林弟子住了兩間。

寺中僧侶替大家泡來了一壺茶水，便自退去。

這分配房間之時，是程明山暗中以「傳音入密」和徐子桐說的。

徐子桐心裏暗暗奇怪，程明山對四人同住一間，何以要自己安排和簡叔平、壽通大師在一起呢？他究是一派掌門，突然想到今晚在這裏打尖的主意，也是程明山提出來的，心中不禁一動，忖道：「莫非那黑衣人要他到樹林中去，還說了甚麼話不成？」

這時因夜色已深，大家入房之後，就各自休息。

程明山喝了一碗茶，就以「傳音入密」朝徐子桐道：「徐掌門人，在下有一件事告奉，請到外面去走走。」

一面推說還不想睡，舉步跨出房門。徐子桐心中暗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趁機站起身道：「今晚夜色不錯，這客房外面，還有一片花圃，兄弟也想出去走走。」

跟着程明山走了出來。兩人出了客房月洞門，但見月光如水，迴欄曲折，一片小花圃，特別顯得清幽。

程明山一手扶欄，說道：「這關帝廟四時香火好像極盛。」

徐子桐道：「這裏臨海居民，燒香還願的多，所以客房也必須準備得多了。」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朝程明山問道：「老弟有甚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程明山也以「傳音入密」說道：「方才那個蒙面黑衣人，其實並非賊人一黨，也沒有警告我們，方才說的那些話，只是在下編出來的。」

徐子桐聽得一怔，說道：「老弟這麼說，想來必有緣故？」

程明山說：「是的，他告訴在下，我們要找的人，在乳山口，但找到了他們也沒用，必須先去靈山，求取解藥。」

徐子桐頷首道：「這話不錯，咱們縱然找到了，慧通大師等人依然『冬眠』不醒，救出來了也是枉然！哦，這人是誰，老弟是否知道？」

程明山不好說是林秀宜，說出來了，還得多加一番解釋，只得說道：「在下問過他，他不肯說，只說是友非敵。」

「是友非敵。」徐子桐輕「唔」一聲，又道：「那麼他可曾說到靈山去找誰呢？」

「沒有。」程明山道：「他說他知道的只有這些了，但他却說出了一件極重要的事，所以在下只有找徐掌門人商量了。」

徐子桐問道：「他說的是甚麼重要之事？」

程明山道：「他說咱們之中，有一個內奸。」

徐子桐聽得身軀一震，目光注視着程明山問道：「他說的是誰？」

他們這番話全是以「傳音入密」交談，如果有人暗中窺伺，那只是看到兩人仰首看着月亮，好似悠然出神而已。

程明山仍以「傳音入密」和他低聲說了幾句。

徐子桐聽得臉色微變，說道：「會有這等事？他這話可靠麼？」

程明山道：「這個在下就不知道了，所以在下要約徐掌門人出來商量了。」

徐子桐略爲沈吟，說道：「此事倒是寧可信其有，咱們回去跟簡幫主、壽通大師商量商量再說。」

當下就相偕回房，簡叔平、壽通大師因各有心事，尚未入睡。

徐子桐掩上了門，回到床沿上坐下，就以「傳音入密」朝簡叔平道：「簡幫主，剛才程老弟和兄弟說了一件事……」

他把程明山和他說的話，詳細說了一遍。程明山也在同時以「傳音入密」告訴了壽通大師。

簡叔平聽得兩顆眼珠都凸了出來，身軀發顫，臉色獰厲的道：「這眞是想不到的事，這斷膽敢欺師滅祖，我就去劈了他。」

壽通大師忙道：「幫主歇怒，事無

佐證，咱們也莫要中了敵人反間之計。」

徐子桐道：「這個容易，那黑衣人曾說每晚三更，他和對方都有連繫，咱們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

簡叔平問道：「現在甚麼時候了？」

徐子桐道：「時間不早，現在不過二更方過。」

簡叔平道：「走，咱們寧可早些去伺候，別讓賊子狡計得逞。」

徐子桐道：「咱們四個人最好分散開來，別讓他發覺了。」

於是四人又計議了一陣，就先後悄悄出房而去。

程明山最後一個離開，他走出客房，跨下小天井，就長身掠起，飛登屋簷，只幾個起落，便已從後進圍牆飛越而出，到了廟外，再悄悄循着圍牆，抄到廟前右方隱入林中，找了一塊大石，隱蔽身形，伏了下來。

這時二更已過，山麓間暗影朦朧，萬籟俱寂，自然也沒有人會到山下來，要監視某一個人的行動，這是最好的時候了。

時間漸漸在寧靜中過去。

突然從關帝廟大門中輕快的閃出一個黑影。

程明山精神爲之一振：「林秀宜果然沒有說錯，他及時出現了。」

心念轉動，立即目光一凝，注視那黑影的行動。

那黑影閃出廟門，似是十分愼重，掄目四顧，看了一會，方緩緩轉身，朝山門左首走了幾步，在牆角上俯下身去，好像在察看着甚麼記號，然後又伸出手去，朝牆角上輕輕摸了一把，不用說他是用手掌抹去對方留下的記號了。

程明山心中暗道：「不知牆角上留的甚麼記號，給他抹去了，就沒有證據了。」就在他思忖之際，那黑影忽然長身掠起，去勢如箭，朝山下投去。

程明山等他掠出去十餘丈外，才遠遠尾隨着下去，他相信那黑影的舉動，簡幫主、徐掌門人和壽通大師也一定看到了，也可能同時追蹤下去了。

前面黑影去勢極快，不過片刻工夫，已奔行了三里光景，就忽然停了下來。

那是一條小河的橋頭，右首有一座半人高磚砌的神龕，裏面供奉的不是橋神，就是河伯，再不也許是土地公和土地婆，這座神龕前面，還有一個石香爐。

那黑影四顧無人，立即走到石香爐前面，伸手朝香灰中摸去。

程明山心中一動，暗道：「不知他在爐中掏摸甚麼？哦，他一定是看了牆角上的記號，指示他到香爐裏取甚麼東西來的，也許是給他的命令，要他有甚麼行動，那麼他從香爐裏取出來的東西，自然十分重要了，這回可不能再讓他把證據毀滅了。」

心中想着，就悄悄朝前移去。

那黑影在石香爐中掏摸了一陣，果然給他從香灰堆中摸出一個寸許長的細竹筒來。他用手拍着香灰，然後從竹管上拔出一團棉絮，再用手一倒，倒出一個紙捲，打了開來，因爲天色太黑，他伸手取出千里火筒，打着了，看了一會，正待把紙捲往火上燎去。

突覺微風一颯，從身前飄過，手上的紙條，已經被人劈面搶走。

那黑影心頭猛然一驚，急忙一個轉身，雙掌閃電般連續朝那陣輕風劈擊過去，口中喝道：「是甚麼人？」

程明山使的「天龍馭風身法」，才能憑空從黑影身邊飛掠而過，等對方雙掌出手，他已改換「醉仙步」，一下斜飄出去，含笑道：「原來是佟長老，在下程明山。」

原來這黑影正是丐幫右長老伏虎丐佟如海，他雙目精芒暴射，眼看程明山只有一個人，不覺嘿然道：「是程老弟，你快把手中的紙條給我，此事關係重大。」

程明山含笑道：「這紙上寫的是甚麼呢？」

佟如海道：「老化子是追蹤一個人來的，他在這香爐中掏摸，老化子一現身，他就嚇跑了，老化子覺得事有蹊蹺，也在香爐中試着掏摸，却摸出這個竹管來，還沒看清，却被老弟一把搶了過去。」

他在說話之時，右掌蓄勁，一步步朝程明山走近過來。

程明山笑道：「這就對了，在下就是看到有人在關帝廟外的牆角上找記號，才一路跟着下來的……」

伏虎丐佟如海在他說話之時，突然吐氣開聲，右掌一記「當門拒虎」，橫掌印上程明山胸口。

他外號伏虎丐，這一掌早就動了殺機，掌力開碑裂石，何等沉猛？給他擊中了，那還得了？

程明山早就留上了意，豈會讓他擊中，身形隨着他掌勢，往斜轉了個身，口中咦道：「佟長老這是做甚麼？」

佟如海自然知道程明山武功極高，一掌出手，豈肯再讓他躲閃？「嘿」了一聲，左手又是一掌，橫劈過去，拍向程明山後心。

程明山左脚又斜跨半步，這一記掌勢正好從他身邊劈過，又落了空，目視佟如海，說道：「佟長老怎麼跟在下認眞了？」

佟如海厲笑道：「小狗，今晚老子要你的命。」

又是呼呼兩掌，直擊橫劈，連續攻到。

程明山大笑一聲道：「佟長老大概作賊心虛，在下不想和你動手，你看還有誰來了？」

身形閃動，一下退出去丈許來

遠。

佟如海方自一怔，只見遠處果然出現了一條高大人影，站在那裏，一動沒動，他只要看上一眼，就可認出那是幫主簡叔平了，心頭更覺驚慌，一個掉頭，朝橋上奔去。

那知就在轉身之際，瞥見橋上也多了一個人。

那人手拄鑌鐵禪杖，身穿灰布僧衲，不是少林寺羅漢堂住持壽通大師還有誰來？

「阿彌陀佛。」壽通大師在橋上，單掌當胸，緩緩說道：「佟長老，事已至此，你只要革面洗心，回頭是岸，簡幫主面前，自有老衲替你擔待……」

佟如海沒待他說完，立即轉身朝東首奔掠過去。

東首是一片疏朗朗的柳林，綠楊千條，宛如一片青幛，但他還未奔近，只聽有人朗笑一聲道：「佟長老此路不通，你還是去向簡幫主自首吧！」

緩步走出來的正是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佟如海一呆，他沒想到三條路上，全已被人截住了，心頭一急，不覺橫上了心，口中虎吼一聲，雙脚一頓，縱身朝徐子桐直撲過去，人還未到，手掌已然當胸推出。

這是準備硬闖了。

這一下眞是拚了老命，雙掌乍發，兩股掌力合成了一道奇强奇猛的勁力，有如洶湧波濤，朝徐子桐身前捲撞過去。

徐子桐大笑道：「你想硬闖徐某這一關嗎？」

口中說着，却也並未輕視了對方，雙掌同樣緩緩擧起朝前推了出去。

他年事雖輕，但身爲六合門一派掌門，內功修爲却是相當深厚，這一記「六合歸一」，看去比佟如海似乎慢了一步，但使的却正是六合門內功心法，佟如海掌到人到，他雙掌也及時推出，接個正着。

但聽「啪啪」兩聲，四掌接實，掌風狂猛，吹得兩人身上衣衫刷刷作響。

佟如海撲來的人被震得往後倒飛出去，徐子桐也脚下一浮，連退了四、五步，每一步都留下了寸許深一個脚印。

佟如海倒飛出去的人，急忙用「千斤墜」身法落到地上，猶自站立不穩，往後退了三步。

就在此時，簡叔平一個高大的人影，已如怒馬奔馳般飛掠而至，右手一記「天雷轟頂」，朝佟如海當頭擊落。

一個正在後退，一個從他身後飛奔過來，這一掌自然避無可避。

壽通大師急忙叫道：「簡幫主不可傷他性命。」

但這句話說得已是遲了，簡叔平盛怒下，這一掌當眞快若雷奔，手起掌落，只聽「撲」的一聲，佟如海腦袋碎裂，一個人登時應掌倒了下去。

「阿彌陀佛。」壽通大師急步趕到，說道：「幫主怎不留他活口呢？」

簡叔平滿臉怒容，說道：「丐幫不幸，出此欺師滅祖，吃裏扒外的奸徒，按敝幫幫規，他該是五馬分屍，這樣已是便宜他了。」

徐子桐和佟如海這一掌硬接，雖把佟如海震飛出去，那是佟如海撲來的人身子懸空，吃了大虧，但徐子桐也被震得血氣浮動，閉目緩緩納了口氣，才算把浮動的血氣平靜下去，睜目道：「怎麼，簡幫主把佟長老擊斃了？」

簡叔平憤然道：「這種奸徒，還留他何用？」

徐子桐道：「佟長老既是賊黨，就會知道賊人巢穴所在，也許可以從他口中問出許多對方的機密來，簡幫主這一掌把他擊斃，豈不可惜？」

簡叔平聽得一呆，說道：「不錯，兄弟果然太魯莽了，唉，兄弟是因丐幫一向忠義傳家，出了這麼一個叛幫之人，使兄弟怒難自遏。」

壽通大師合掌道：「簡幫主一向嫉惡如仇，這也難怪了。」

徐子桐目光一抬，問道：「程老弟，那張紙上寫些甚麼呢？」

程明山道：「紙上只有兩個字。」

徐子桐道：「兩個甚麼字？」

程明山道：「谷山。」

簡叔平眼睛一亮，說道：「谷山是一個地名，在即墨之東……」

徐子桐道：「那一定是要佟如海把我們引到谷山去了。」

簡叔平道：「他們要把咱們引去，咱們既然知道，自是非去不可的了。」

徐子桐點頭道：「簡幫主說得極是，他們縱然佈下天羅地網，咱們來了，自然要去會會他們。」

說話之時，俯下身去，在佟如海身上仔細搜索了一會，並未搜索到甚麼，正待站起，忽見佟如海左手似乎握着一件東西，這就伸手撩起他衣袖，發現佟如海掌心握着一管黑黝黝的鐵筒，心頭暗暗叫了聲：「好險。」

那是一支黃蜂針筒，如果不是簡叔平飛奔而來，給了他一掌，他取出這管針筒，自然是準備對付自己的了。黃蜂針筒，一發七十二支，每支針細如牛毛，打中人身，就算沒有餵毒，也中人無救，江湖上一向列爲嚴禁的歹毒暗器之一。

簡叔平目光一注，問道：「徐掌門人看到了甚麼？」

徐子桐已從佟如海手中取下針筒，說道：「是一管黃蜂針筒。」

壽通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黃蜂針筒，武林中一向列爲禁用之物，賊黨使用如此歹毒暗器，當眞喪心病狂已極，徐掌門人把它毀了吧！」

只聽一個嬌脆聲音叫道：「徐掌門人，毀了可惜，還是給我吧！」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唐煌見兩截屍體確非費小潔，心中又昇起無限希望，急往死城探查小潔下落。在死城孤墳見費母以吹箭術眨眼擊退三十餘衆之鹽屍，技功神奇。費母見過唐煌，感到愛女終身有此可託之人亦心滿意足。同時道出自己與唐一飛曾是青梅竹馬一對，爲成全潘蓉蓉而忍痛割愛，願爲愛作犧牲，並告知小潔安然無恙，叫唐煌應去繁華之地，主動去發掘所見，於是唐煌別費母逕奔洛陽而去……



夢中劍手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怪味黑色丸子　少俠疑是邪物

「赤脚大仙」道：「非但沒有過節，他還是我的恩人，不過那老小子很絕，他救了我之後，別的不要，只要老夫的寶弓！」

唐煌搖搖頭道：「君子不奪人所好，況且這是前輩稱手的兵刃，怎能隨便送人！」

「赤脚大仙」道：「這還是小事一段，老夫雖然不願，還是答應他了，因爲兵刃固然重要，但他救我一命，一張弓又算得甚麼！那知這老小子臨走時發下狂言，除了寶弓之外，還要老夫另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老 夫暫時不能告許你！」

唐煌微笑道：「前輩不給他就算了！又何必生氣？」

「赤脚大仙」冷笑道：「當時老夫坦白告訴他，寶弓可以送他，只是那件東西不能給他，那知這老小子聲言勢在必得，他自己來取！」

唐煌冷笑道：「這人簡直不通情理，前輩準備如何對付他？」

「赤脚大仙」頽然一嘆，道：「說來慚愧，老夫藏在這龍馬之下石窖中，就是爲了躲他！」

「躲他？」唐煌簡直不敢相信，連自己也差點輸在「赤脚大仙」手中，「赤脚大仙」却好像很怕那個人，可見那人非同小可。

唐煌沉聲道：「那桃花塢主是甚麼樣子？多大年紀？」

「赤脚大仙」肅然地道：「身軀高瘦，五十左右，乍看似很魯直，他說『日正當中』張子萍是他的師侄！」

「天哪！」唐煌眞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照「赤脚大仙」所說的形態，此人可能是傻小子霍保，怎會是張子萍的師叔呢？況且以張子萍的年紀，也不可能有這樣年輕的師叔呀！

唐煌苦笑一下道：「前輩就因爲他是張子萍的師叔，就躲了起來？」

「哼！」「赤脚大仙」不由微怒，宏聲道：「老夫豈是貪生怕死之人！只因老夫這件東西太重要，絕不能失落，可不是怕他！」

這話乍聽之下覺得有理，但仔細一想，又非常矛盾，既然不怕他，即使身上的東西再珍貴，也不必躲藏起來，既然要躲起來，那就是懼怕。

唐煌道：「既然如此，前輩是否想繼續躲藏下去？據晚輩所知，有很多人在找前輩，家母就是其中一人，因爲前輩一天不現身，家父就背一天黑鍋，到現在爲止，仍有許多人懷疑家父昔年搶劫秘笈，因爲此事，使晚輩和家母受到千百人唾棄……」

唐煌說到這裏，又想起那一天五大門派當面侮辱的情景，濃重的煞氣浮現眉梢。

「赤脚大仙」以爲唐煌諷刺他，不禁鬚髮皆張，他的一臉虬鬚本就十分猙獰，這一發怒，活像一個大刺蝟。

就在此時，一條高大的身影飄落

院中，尚未站穩就向「赤脚大仙」腰部抓去。

「赤脚大仙」暴喝一聲「好小子！」巨弓一掄，「嗡嗡」之聲大作，幻起漫天弓影，摟頭罩下。

那知來人也不易與，人高臂長，細長的身子快得像立杆見影，爪爪不離「赤脚大仙」的腰部，似乎要搶他那件重要之物。

唐煌深深地吃驚了，原來這桃花塢主正是傻小子霍保，看上去五十左右，鬚髮皆白，但使唐煌驚奇的不是他的年齡陡增，而是他的武功又精進不少。

兩人轉眼功夫過了七八招，「赤脚大仙」一弓在手，竟未佔到上風，氣得哇哇大叫。

而霍保却邊抓邊喊道：「老小子，我知道那東西的妙用，你不拿過來，我就死纏個沒完！」

「赤脚大仙」身份極高，今天竟被一個名不見經傳之人逼得團團轉，而且是以兵刃對付空手之人，不由氣結，厲聲道：「老小子，別以爲老夫收拾不了你，只因爲你對老夫有恩，不忍下手！」

霍保突然收手，道：「好吧！那東西我不要了，把弓給我吧！」

「赤脚大仙」不由一怔，宏聲道：「這才像話，一個人不能貪得無厭。」

說著，又面色一黯，把寶弓遞了過去，道：「此弓跟隨老夫數十年，無日或離，但願你能好好保管。」

那知霍保接過寶弓，往身上一背，伸手又抓過去，又是腰間那個位置。

這一下「赤脚大仙」手中沒有兵刃，而且倉促出手，竟被迫退了三步，有點手忙脚亂，氣得暴吼連連。

唐煌不由大大的一噱，此人若眞是霍保，證明他不但不傻，而且非常聰明，原來他把對方的兵刃騙過來之後才動手，這樣可就輕鬆多了。

按理唐煌應該協助「赤脚大仙」對付霍保才對，然而，「赤脚大仙」的行徑有點離奇，以他的身份和俠名，竟忘了九位老友，躲在陰暗角落苟且偷安。

霍保的招式雖然精奇，却瞞不了唐煌，除了柳青青的武學外，又滲雜其他怪招，但主要是內力雄厚，每拍出一掌，站在兩丈外的唐煌，也感到暗勁如山倒。

當然，「赤脚大仙」也是以內力見長，兩人由未時一直打到酉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

幸好並沒有人來此打擾，兩人全力施爲，好像站在一旁的唐煌根本就不存在。

五個時辰下來，兩人衣衫盡濕，汗水淋漓，向四下激射，有時還濺到唐煌身上來。

唐煌本有調解之心，可是一想到「赤脚大仙」身上的貴重東西，不由引起好奇之心，非看看不可。

兩人跟跟蹌蹌像醉漢似的，都已力竭，却都沒有罷手之意，霍保總是抓向「赤脚大仙」的腰際，「赤脚大仙」盡一切可能，不讓他抓上。

更使唐煌疑心的是，他們的身上都有一股奇異的味道，說香不香，說腥不腥，說不出是甚麼味道。

那種味道是唐煌從未聞過的，假如兩人只有一人身上有這種怪味，唐煌還不會疑心，那可能是太髒之故。

但兩人身上都有這種怪味，而且非常濃烈。

唐煌犯了疑心，更加仔細觀察，突然心中一動，發現兩人臉上都有一抹青黑之色。

這種現象絕非內力消耗過鉅所應有的，因爲一般高手過招，體力耗損過多，只會由紅而白，由白而發黃，那是接近虛脫的現象。

然而，怪事並不僅此，他們都眼皮沉重，呵欠連連，兩道清涕在鼻孔中伸縮不已！

「怪事！」唐煌想不出他們爲何有此現象！假若他們因睡眠不足而打哈欠，那也說得過去，然而爲何要流鼻涕呢？

漸漸地，他們不但打哈欠，流鼻涕，而且連淚水也淌了下來。

無論如何，這是一種反常的現象，他們兩人都有一種怪毛病，又從未見過，而且也未聽說過。

他們連睜眼也感十分吃力了。淚水和鼻涕混在一起，流到下巴，拉成很長的絲，每拍出一掌，也都失去力道和準頭。

看樣子，不須三五十招，都要躺下了！

「蓬！」兩人胡打亂掄，終於接實了一掌，像兩塊朽木似地倒在地上。

唐煌吃驚地瞪著他們，並不想去動他們一下！因爲他相信兩人都沒有受傷，只是犯了毛病！

而霍保的情形比較嚴重些，伏在地上，張口打哈欠，一個接連一個，好像沒有辦法不打似的。

「赤脚大仙」雖然好些，似也無法再動手，他睜開沉重的眼皮，失神地看看唐煌和霍保，然後伸手入懷摸了一陣。

唐煌十分注意他的動作，不知他要摸甚麼，却暗暗戒備著，恐怕他摸出暗器，暗算霍保。

然而，他摸了半天，却掏出一塊豆大的黑色小塊，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恰巧霍保看到他的舉動，低吼一聲兩手按地，彈了起來，撲到「赤脚大仙」身邊，似乎盡了最大努力，向「赤脚大仙」腰上抓去。

「刷！」赤脚大仙的衣衫立即被抓破，「嘩啦」一聲，掉出一個長形布袋。

這布袋的怪味更濃烈，使唐煌有

作嘔的感覺。

那布袋中好像有一個長約尺餘的東西，聽那落地的聲音，可能是以竹子所製，另外還有一塊三寸見方的東西，像一塊石頭。

霍保剛才這一抓，是盡了最後努力，還未去搶那布袋，又伏在地上連打哈欠。

然而，就這一會兒工夫，「赤脚大仙」就有了精神，哈欠和淚水也少了，伸手抓過布袋，躍了起來。

唐煌心中一動，知道他剛才吞下的那豆粒大小的黑色物體，有振作精神和恢復體力的功效。

就在這工夫，「赤脚大仙」把布袋收起，却又自懷中取出一個黑色豆粒，擲在霍保面前，道：「老小子！看在咱們同好面上，老夫不忍看你受罪，喏！把這點吞下去……」

霍保像餓狗搶屎一樣，向地上一抓，連泥土抓起，和那黑色豆粒一起吞下。

這種情景，就像即將餓斃之人，突然覓到果腹食物時一樣。他閉上眼睛，成大字形躺在地上，似乎天塌下來，也不在乎了。

此刻，「赤脚大仙」取弓在手，對唐煌投以歉然的神色，縱身掠上大殿，沒於夜色之中。

唐煌茫然地搖搖頭，武林中不可解的謎太多。由一連串的謎而形成一個更大的謎，置身武林，除了須具備相當的身手自保之外，尚要具備猜謎的頭腦。

眼前這個謎就不可解，他們是甚麼毛病？爲甚麼涕淚交流？

「赤脚大仙」曾說「看在咱們同好面上，老夫不忍看你受罪。」那是甚麼同好？

那布袋中裝的是甚麼東西？所謂同好，是不是指那布袋裝的東西？

霍保摔摔頭坐了起來，哈欠和淚水也逐漸減少了，看了唐煌一眼，臉上有慚愧之色。

這表情除了慚愧之外，沒有一點傻態，和過去截然不同。

霍保站了起來，搓著手道：「唐小弟，我……我……很慚愧！爲了某種原因，我……欺騙了……家師和你，也欺騙了……任何一個白道中人！」

唐煌面色一肅，心想：「就憑他這幾句話和說話的神態，他非但不傻，而且非常通情達理。」

唐煌搖搖頭道：「小弟不懂霍兄的話！霍兄因爲去了一趟不夜城，就變得渾渾噩噩，你並沒有欺騙令師和小弟！」

「不！」霍保痛苦的道：「唐小弟，我痛苦死了！我，我確實欺騙你們，而騙你們的理由，却僅是爲了自私，因此，我近來萬分痛苦，却又無法自拔！」

「騙我們？」唐煌茫然地走上去，拍著他的肩胛，道：「霍大哥！」

他身上那濃烈的怪味，使唐煌五臟翻騰，直欲作嘔，不由皺皺眉頭，道：「霍大哥，你身上是甚麼味道？」

霍保不安的扭著十指，神態激動，道：「這個……也就是小弟慚愧的原因……唐小弟，請原諒我，我現在有口難言，暫時不能告訴你！」

唐煌認爲連霍保這個謎也無法解開，不禁暗自感慨，沉聲道：「霍大哥，你說曾騙了我們，你何時騙了我們？」

霍保淒然地道：「自我出了不夜城，就開始騙你們，因爲我的記憶並未失去，只是爲了某種原因，不得不如此！」

「沒有失去記憶？」唐煌楞了一下，道：「你見了少女就嚷著是你老婆，而且說老母雞是你的老婆，那都是佯裝的？」

「是的！」霍保不安地道：「其實我只是爲了自私，掩人耳目！」

唐煌有點不信，沉聲道：「難道令師柳前輩也被你騙過？」

霍保目蘊淚光，面部扭曲，道：「是的，這正是使我痛心的原因！由於愚兄過去爲人魯直，從不說謊，所以騙一次人，最易使人上當！」

唐煌暗暗點頭，心想，這確有道理，以他當時的傻態，任何人也會上當。唐煌沉聲道：「霍大哥，你爲何要欺騙令師？有甚麼原因？」

「這個……」霍保焦灼的甩甩頭，道：「請原諒我！唐小弟，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唐煌冷笑道：「不說就算了！你該知道我們是如何的關心你。」

「我知道！」霍保終於淌下淚水，道：「因此，我更加痛苦！我恨那魔鬼！我恨那萬物的主宰，我恨世上的一切……」

唐煌抓著他的肩胛，用力一搖，沉聲說道：「告訴我！你剛才抓破『赤脚大仙』的衣衫，掉落一個布袋，那是甚麼東西？你爲甚麼急急搶那東西？」

霍保掙開唐煌，大力搖著頭道：「我……我不能說！這件東西對我太重要，對『赤脚大仙』也重要，也許對很多人都重要，所以我們不顧一切搶那東西！」

唐煌望著他，不停地搖頭，表示無法理解。

霍保額上又冒出汗珠，好像身子很虛弱，比過去瘦了許多。

唐煌面色一寒，厲聲道：「霍大哥，我只問你一句話，你一定要回答我！」

霍保不安地道：「如果能回答你，我一定……」

唐煌沉聲道：「你說，那東西是好是壞？有益武林抑是有害武林？」

霍保長嘆一聲，道：「說他是壞東西，却有無上妙用，而且對人類有益，若是好東西，却有很多人受它之害，越陷越深！終將不可自拔！」

「哼！」唐煌越弄越糊塗，厲聲道：「你能不能說得明確點？」

「不能！」霍保斷然地道：「如果我說出來，要害死千百武林中人，當然我自己先蒙其害！」

唐煌氣得揚起巴掌摑去，那知霍保閉目等打，根本不閃不避。

唐煌頹然一嘆，收手道：「你有沒有遺棄蕭鳳至？」

「沒有！」霍保閉著眼睛道：「根本就談不上遺棄，因爲她非你不嫁，只是被你冷落之後故意做做樣子給你看，希望你能回心轉意，誰知道……」

唐煌黯然地道：「婚姻大事豈同兒戲，必須雙方誠心相悅才行！怎能一廂情願！」

唐煌長長地嘆了口氣，覺得心灰意冷，他以爲自己的行爲算得上「行俠仗義」，然而，如今看來，却得到相反的效果。

諸如幾位少女的自絕，雖是她們自己厭世輕生，但歸根究底，他仍然難辭其咎！

唐煌沉聲道：「她爲甚麼要自絕？難道就是爲了婚姻之事？」

「這個我也不知道！」霍保續道：「她那時投奔桃花塢，說明來意，要我合作來氣你，最初我本不想答應，可是門玉華等少女却代我答應了！」

「門玉華呢？」唐煌對她們的印象已經好轉，忙道：「她們也是權充你的夫人？」

「是的！表面如此，背後她們根本不理我，她們只是利用我！」

霍保肅然地續道：「她們和我都是被『托夢神魔』所制，不過她們早已叛離了，不然的話，她們也會像我一樣，甘願聽他驅使毫無怨言！」

唐煌心裏明白，她們是「夜來香」費玉潔派到不夜城中的內線，根本不會上當！

「唐小弟，我能說的都說過了！一旦遇上家師，還請代爲請罪，我……我要走了。」

他又打了個哈欠，滿臉倦容，唐煌厲聲道：「你要去那裏？」

「不一定！」霍保似乎不願意說出地點，抱拳一揖，打個哈欠，掠上大殿走了。

夜深沉，這空蕩蕩的院落中，仍然有股淡淡的奇怪味道。無限的落寞和惆悵，像浪潮一樣，侵襲著唐煌。

若非爲了父仇，他眞有出世之念。

他知道龍馬下面穴窖中不會留下甚麼，抱著巨大的龍馬，放回原處。

這件怪事不停地困擾著他，因而他想起費玉潔要他來繁華之處，她是不是預知「赤脚大仙」藏在這龍馬座下？

夜風在參天古槐上絮語，洒落一地淡淡的籟影，更顯得四週的寂靜。

他放棄跟踪霍保的念頭，心想，由他去吧！我現在有太多的事要辦，不能管任何一件事！

他穿過前殿，突然目光落在廟門的門檻上，那裏有一個老人，面向廟外，坐在門檻上抽旱烟。

遠遠地，可以聞到烟鍋中「滋啦滋啦」之聲，他坐在門檻中央，擋住去路。

唐煌並未在意，以爲是探幽訪勝之客，坐在那裏休息。

唐煌走到那老人身後，朗聲道：「老人家請讓一讓！」

那老人冷漠地道：「這大門寬有七八尺，老夫坐在這裏，兩旁仍有五六尺空隙，不要說一個人，就是一頭狗熊也能通過。」

這老人大馬金刀地坐著，非但沒有回頭，連動也沒動一下。

唐煌心想，我不過是尊敬你，既然如此，我倒是多此一舉了。

他走到老人左邊，邁步向門檻上跨去，那知老人煙管交到左手，點向唐煌的小腿。

唐煌早已戒備，出手逾電，扣向老人的脈門。

雙方的動作都很快，老人若不撤回烟管，他的脈門也必被扣住，那知老人無動於衷，仍然點去。

唐煌冷笑一聲，心想，我先扣住你的脈門，看看你能不能點中。

脈門是被他扣住了，然而，老人的烟鍋仍然點中了他的小腿。

按理說兩人都該躺下才對，但兩人都是絕世高手，他們發現對方不理自己的要害，一心攻敵時，都將脈穴移了部位。

他們的心意不謀而合，同時分開，唐煌趁機躍下石階，沉聲道：「老鬼，你這是幹甚麼？」

老人乾笑一聲，道：「據說你在邙山山谷中，一夜之間盡殲五百高手，被認爲武林有史以來之壯擧，隨後又獨鬥不夜城及死城，無往不利，老夫有點技癢，想來領教兩手！」

唐煌抱拳道：「前輩不必相信武林傳言，那幾次都是僥倖，事實上晚輩也筋疲力盡，差點……」

老人金魚眼一翻，冷峻地道：「小子，老夫沒有閒工夫和你扯淡，你再嚕嗦，我把你的蛋黃揑出來！」

唐煌先是一怔，覺得這老鬼翻臉很快，口氣之大，好像有十成把握似的，不由哂然一笑，道：「老鬼！要想討教兩手，先報上名來！」他負手踱了兩步，道：「你大概也有耳聞，二三流貨色，我懶得動手！」

「好小子！」金魚眼老人自石階上凌空飛了下來，身懸半空，戳出二十餘烟管。

唐煌閃身出掌，厲聲道：「老鬼，如果你活膩了，就把棺材準備好，我打發你上路！」

「蓬」地一聲，兩人接了一掌，各退了一步。

老人金魚眼中射出狠毒之色，像

一條吃了鈎的大魚力掙不脫時，既驚又恐。大烟管一晃，帶起一片罡風，削、劈、點、掃，專走偏鋒，竟將唐煌迫退五步。

唐煌冷笑道：「果然有一套，不過我要警告你，姓唐的一旦動起眞火……」

老人獰笑一聲，又是一輪急攻，將唐煌迫退兩步，嘿嘿笑道：「小子，老夫專程找你，可以說是你一生無上光榮，坦白告訴你，除了那一招奇學之外，其餘的招式是丟人現眼！」

唐煌不由一震，沉聲道：「報個字號讓我聽聽，配不配見識那一招！」

老人金魚眼一翻，不屑地道：「老夫的名號是報喜的鳥！」

唐煌微微一震，心想，費玉潔果然說對了，一個人混上虛名，自有高手找上門來，想不到這老鬼竟是「喜上眉梢」之一。

「喜上眉梢」乃是三邪，就看這老人的金魚眼和那陰沉的面容，就證明傳聞不虛。

唐煌冷笑道：「明明是烏鴉，却美其名爲喜鵲，看起來和『日正當中』張子萍差不多！」

老人冷笑道：「小子，三邪中沒有一個好人，老夫自然也不例外，不是好人就不會做好事，要想活命，就必須施出那一招來……」

人隨聲至，像千百支煙管同時壓到，這次勁道更加猛烈，唐煌心想，我偏不用那一招，「嗆」地一聲，長劍已撤在手中，「虎尾春冰」、「含沙射影」兩招迭出，迎了上去。

「噹噹噹」！那千百支烟管稍緩一下，又像雨點似的罩下。

唐煌悶聲不響，竟將最後一招「一鳴驚人」施出。

這是九大奇人絕學的精華，共研爲十一招，這正是最後一招。

此招一出，長劍上湧出重重罡浪在烟管中穿梭，兩個人影閃動，像流瀉飛掠的紡綞。

「叮叮叮」！唐煌力接三下，仍感對方這一招威力至大，不得不再退半步。

「小子，你再不施出那一招，嘿嘿……」老鬼獰笑連連，以烟鍋指着唐煌的心窩，道：「你如能死在老夫手中，也算你祖墳有風水！」

唐煌輕蔑地一笑，像一隻巨鷹，俯瞰着一隻狡兎，他對五霸圖上那一招很有信心，正如老鬼有信心贏得唐煌一樣。

唐煌身形一弓，長劍劍尖微翹，和那梅花鹿的姿式一樣，作狀欲牴，衝上三步，右腿和右臂向後一伸，左手劍訣藏於胸前。

老鬼大聲道：「小子！住手！」

唐煌撤回劍招，冷笑道：「老鬼，你認輸了？」

「哼！」老鬼沉聲道：「老夫何等身份，怎能認輸！老夫只想問你一句話，這一招是不是從『五霸圖』上學來的？」

唐煌哂然道：「不錯！這一招專門對付『喜上眉梢』三邪，不信你繼續試試看！」

突然一聲冷哂，一條長長的黑影像鬼魅似的飄落場中，陰聲道：「老夫試試看！」

來人竟是「托夢神魔」，也就是「日正當中」張子萍，頭上仍然蒙着黑紗。

唐煌厲聲道：「張子萍，你也想試試看？」

張子萍冷哂一聲，道：「老夫可不像這老鬼，隨便和後生小輩動手！」

唐煌冷笑道：「別吹！你剛才不是說要試試看嗎？」

張子萍冷漠地道：「老夫要試，也不必親自向你動手，只要這老鬼一動手就測驗出來了！」

「這……」唐煌一想，這辦法也行，他自己也知道，即使剛才將那一招全部施出，充其量也僅能略佔上風，如果張子萍能勝了這老鬼，自己最多能和他們打成平手，他若是眞正爲了顧及身份，這辦法也很好。

這些老魔，表面上講身份，骨子裡却不是那麼一回事。

事實上，張子萍的確不好惹。

他不和唐煌動手，當然也是聽說過小唐的名氣。

勝了他不怎麼光采，不要說輸，就是平手都會很丟人的。

老鬼「嘿嘿」冷笑不已。

他當然也不會服氣，這些人物都甚自負，不會承認別人比他們高，連平手都不願承認。

張子萍睨着老鬼，道：「你怎麼樣？」

老鬼道：「老夫不用你！」

「少逞口舌之利，你不夠看！」

「老鬼，你不過是倚仗一點虛名而已。」

「你不是倚仗虛名，難道有眞憑實學？」

「不信就放馬過來，玩兩手。」

「不急，我要問問這小子！」

小唐坐山觀虎鬥，樂得看看他們的底子。

「小子，你近來挺咋唬的！」

「那是你的看法！」

「小子，你那些老鬼師父如何了？」

「還好。」

「你以爲我們二人如何？」

小唐道：「半斤八兩，差不多。」

「你少說風涼話，他豈是我的敵手？」

「手底下見那是最好了。」

「當然要手底下見。」

「小子，你願不願先接我一掌？」

「十掌也成，但目前我不想攪局。」

「你先試試！」一掌拍出，狂飆乍起。

小唐連卸帶閃，總算接下了，但退了兩步，道：「的確有點道行！」

「只有一點？」

「一點就不錯了，遇上高手，你連這一點也沾不上邊哩！」

「小子，你再接我一掌！」

「算了，待會你要和老鬼動手，我不便消耗你的體力。」

「好小子，你眞會撇清！也好，你就給我們作個見証人。」

小唐道：「保証是個公平的見証人。」

張子萍道：「老鬼，你要怎麼打？」

老鬼道：「主隨客便。」

「你反客爲主哩！」

「你自管劃出道來！」

張子萍道：「先在拳掌上見個高下如何？」

「很好。」

張子萍暗暗提氣，看來却像很輕鬆的樣子，接着一翻掌推了出去。

推出的掌力沒有任何强勁的風力，但老鬼却知道厲害，急忙一閃。

張子萍似乎知道他會閃，甚至知道他往那邊閃。

第二掌正好就推向他閃的方位。

老鬼再一閃，第三掌又是在他的方位上。

老鬼有點手忙脚亂，再次一閃，閃是閃過了，却跟蹌退了四大步，他厲聲道：「這他娘的，簡直是左道旁門！」

張子萍冷哂一聲，根本不理他，轉頭對唐煌道：「小子，你也認爲這三掌是旁門左道？」

唐煌沉聲道：「不！這是眞憑實學，但我仍有點懷疑！」

「你懷疑甚麼？」張子萍沉聲道：「你認爲那一招絕學能贏過老夫？」

唐煌搖搖頭道：「能勝能敗另當別論，但我以爲有點不對勁。」

他早就嗅到張子萍有一股奇怪味道，像霍保及「赤脚大仙」身上的怪味一樣，他雖不知道怪味道與功力有何關係，却知道這怪味是很大的秘密。

唐煌沉聲道：「你身上有股怪味，那就是我懷疑你的主要原因！」

老鬼公冶森可不相信這一套，他以爲唐煌無話找話說，趁機悄然離去。

張子萍微微一震，冷笑道：「假如味道也能影響一個人的功力，恐怕沒有人願意花數十年歲月，去練武功了！」

唐煌肅然搖頭道：「我總以爲有點邪門，老賊，家父何時可以自由？」

張子萍陰聲道：「何時你能勝了我，就是還他自由之時。」

唐煌精神一振，大聲道：「老賊，我現在就要試試看，現在這裏沒有公證人，恐怕口說無憑。」

張子萍冷哂一聲，道：「老夫這等身份，若失信於你，豈能統御武林？」

「甚麼？」唐煌厲聲道：「你想統御武林？」

「你現在才知道？」張子萍陰惻惻地道：「不久的將來，黑白兩道都將伏首貼耳聽令於我！」

「我不信！」唐煌冷冷地道：「若讓你統御武林，那眞是天道滅絕！」

張子萍哂然道：「甚麼叫天道？天道就是事實！古往今來，朝代嬗替，沒有一個失敗的正義之師，也沒有一個成功的盜賊王朝，事實就是事實，現實也是殘酷，這就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道理，歷代王朝之興起，莫不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不要說了，這種謬論我不願聽，我現在要和你見個高下，以決定家父的自由。」

「好吧！」張子萍道：「你在這裏等我一會，我有點事須去料理一下，盞茶工夫可以辦完。」

唐煌冷笑道：「你老賊不會溜掉吧？」

張子萍哼了聲進入廟中，唐煌的心情有點緊張，這一戰關係爹爹的自由和命運，甚至，與武林命脈有直接利害關係。

假如敗了，爹爹固然仍將被困，也足以證明當今高手，任何人也制不了他，整個武林必被奴役。

他嘆了口氣，又想起母親、小潔和偉大的費玉潔，一旦敗了，無顏再見這些人。

大約過了盞茶工夫，未見張子萍回來，唐煌冷笑一聲，進入廟中，但前後殿找了一遍，不見踪跡，心想，這老賊果然溜了。

出了後門大約五十丈左右，有個小鐘樓，樓上竟閃爍着微弱的燈光。

「難道那鐘樓上有人？」他掠進小樓，聞到「嘶嘶」的怪聲，好像有人在吹氣，也好像在吸氣，隱隱嗅到一股怪味。

「又是這種怪味！」唐煌被引起好奇心，長身一掠，站在小樓上門外，只聞「卜」地一聲，那微弱的燈光，一閃而滅。

唐煌不敢大意，知道這小樓上必有蹊蹺，暗提眞氣，正要震開小門，只聞後殿大門外有人陰聲道：「好小子，你想溜？」

唐煌回頭一看，竟是「日正當中」張子萍，現在他站在小門外，一縷淡烟，自門縫及窗縫中洩出來，正是那奇異而濃烈的怪味。

這怪味使唐煌感到困擾，他隱隱感覺這怪味是一個很大的危機，現在已經知道的，包括霍保、「赤脚大仙」和「日正當中」張子萍三人。

而這小樓上竟也有濃烈的怪味！

唐煌非弄個明白不可，震開小門，進入鐘樓之中。

這鐘樓佔地很少，僅有一丈見方，中央掛着一口巨鐘，其他一無所有。

只有那令人作嘔的怪味，說香不香，說腥不腥，一絲絲、一縷縷的在樓中氤氳縹緲着。

「怪事！」唐煌深深地迷惑了。

他四下打量，不放棄任何一個角落，最後，目光停在那個微啓的後窗上。

顯然剛才樓中有人，而且由這小窗溜走，因爲剛才還有燈光，最低限度，應該有個燈台才對，但除了巨鐘外，却一無所有。

唐煌微微冷笑，覺得自己的反應很遲鈍，沒有疑問，剛才樓中之人必是張子萍，由後窗掠出，再進入後殿。

但不知那燈光和怪香味有沒有直接關係？假如能證明這一點，張子萍必是剛才這樓中之人，因爲在此之前，唐煌已嗅到他身上有那股怪味。

他掠下鐘樓，站在張子萍面前約一丈之地，儘一切可能，用嗅覺去搜索他身上的怪味。

「不錯！」這怪味確實來自他的身上，因爲唐煌故意站在下風頭，好像那種味道不僅發自他的衣衫上，而且來自他的口鼻及毛孔中。

突然，唐煌暗叫一聲「怪」？他發現張子萍背後也揹着一個黑色長形布袋，裏面放着一個長約尺餘的東西，和一個圓圓的及方方的東西。

唐煌確定這袋中的東西，必和「赤脚大仙」那個袋中一樣，而霍保就是拚命搶這東西。

現在唐煌又想到可疑之處，固然霍保是「笛仙」柳青青之徒，也可能另有奇遇，功力大增，但他竟能與「赤脚大仙」打成平手，實在使人懷疑。

唐煌有一種不祥之感，覺得這怪味是邪惡的東西，霍保和「赤脚大仙」自暴自棄，都與這怪味有直接關係。

「老賊！你身上揹的是甚麼東西？」

「這……」張子萍似乎沒想到他會問這件事，微微一頓，冷笑道：「上次在死城中吃了費玉潔一次暗虧，不得不善謀對策，老夫自製了一個吹箭筒，以便對付她。」

唐煌輕蔑地道：「根本是一派胡言！以你老賊的身份，似乎不至於仿製別人的暗器！假如眞的是吹箭筒，你揹在身上，豈不等於沒有一樣，萬一遇上費前輩，臨時取下怎來得及？」

唐煌冷笑一聲續道：「況且，費前輩的吹箭筒我見過，僅有七八寸長，老賊，你到底在玩甚麼花樣？」

張子萍嘿嘿獰笑道：「老夫沒有取信於你的必要，小子亮劍！」

唐煌撤出長劍，厲聲道：「老賊，我絕不相信那是吹箭筒，你敢拿出來看看嗎？」

「小子！」張子萍冷峻地道：「你當然可以懷疑別人，不過老夫絕不取出此箭，以免別人誤會老夫要以暗器對付你。」

說畢，自懷中取出一個扁圓的盒子，盒子邊沿上有一個把子，像一個劍柄一樣。

他抓住把柄一拉，「刷」地一聲，銀蛇亂竄，原來一條似劍非劍、似尺非尺的怪兵刃。

這怪兵刃身長約三尺餘，僅一指多寬，其薄如紙，尖端是圓形的。

因這怪兵刃太薄太軟，若無深厚內力，不要說用以應敵，恐怕一出盒就要傷到自己，因爲它能伸縮自捲。

張子萍輕輕一抖，那兵刃發出龍吟之聲，挺得筆直，像三尺多長的薄紙條挺直一樣。

「小子，你知道這是甚麼兵刃嗎？」

唐煌沉聲道：「不知道！」

張子萍輕哂一聲，道：「這兵刃名叫『玉帶尺』，來自緬甸，名雖叫尺，實際上仍然是劍，只因可以圍在腰上，伸縮自如，而且沒有劍尖，故以尺爲名，但那圓頭却鋒銳無比！」

他輕輕一顫，「刷」地一聲，長約三尺餘的尺身，竟捲了起來，變成一個扁圓的銀餅，續道：「世上皆知緬鐵聞名於世，事實上是冶鋼技術高明，能使一般頑鐵彎而不折；自古以來，中原冶金名家不過三五人，歐冶子爲其中著名者，然而，這種人才在緬甸却算不了甚麼，只是老夫這柄名劍又另當別論！」

唐煌冷笑道：「眞正高手，以一段樹枝草梗，照樣可以却敵，借利器以壯聲勢，未必……」

「錯了！」張子萍沉聲道：「這『玉帶尺』是老夫打賭贏來的！」

唐煌哂然道：「你與何人打賭？」

張子萍負手踱了兩步，道：「自然是緬甸高手，其名不詳，昔年老夫在雲南大理縣郊外遇上他，那時有七個中原人物，聯手攻他一人，想要搶他的『玉帶尺』，但結果被他殺死三個，另外四人身上也被割得稀爛，負創而逃！」

唐煌冷笑道：「結果被你搶到手，是不是？」

「不！」張子萍陰聲道：「這緬甸人身手不錯，而且也很狂傲，本來老夫無意要此利器，只是被他的狂傲之態激怒，當時那四個負傷之人逃走後，他仰天狂笑說，假如中原高手都是這等不濟，回去派我兩個徒兒來，就能橫掃中原武林。」

唐煌冷哼一聲，道：「好狂的口氣！」

張子萍得意的一笑，道：「小子，你也受不了吧？那時老夫的年紀和你差不多，乍聞此言，自然氣忿塡膺，立即自五十丈高的懸崖上栽了下來！」

「栽了下來？」

「不錯！」張子萍沉聲道：「此人藐視中原武林，老夫自然要給他點顏色看看，以輕功中的『倒插弱柳』之式，頭下脚上栽下絕崖，離地三寸時，改

爲『揚眉吐氣』之式，仰頭挺胸，掠出三丈，站在那人面前。」

唐煌發覺自己被張子萍的氣勢所動，不禁哼了一聲。

張子萍續道：「此人乍看這手輕功，當然吃了一驚，輕視之念頓消，老夫表明來意，要他留下『玉帶尺』，你猜他說甚麼？」

唐煌冷笑道：「你少賣關子！」

張子萍冷峻地道：「他又發出狂言，他說假如我能接住他的『玉帶尺』，不必再動手，就以『玉帶尺』見贈，從此不再踏入中原！」

唐煌沉聲道：「結果你接住了？」

「唉！」張子萍微微一嘆，道：「接是接住了，一隻右手差點廢了。那知道『玉帶尺』厲害非凡！他鬆手擲出，像千百條銀蛇在空中翻騰，但老夫誇下海口，又不能不接，結果硬着頭皮接住了，左手少了一指！」

「左手？」唐煌聳聳肩，冷笑道：「眞是欺人之談，照你剛才撤劍的習慣動作，是用右手而非左手，接尺時自然也是用右手，因爲任何高手，在緊要關頭時，都會使用熟練的招式，絕不會以左手冒險。」

「哼！」張子萍輕蔑地笑道：「你和老夫談這些，無異是班門弄斧。他一擲出『玉帶尺』，老夫就知道要糟，因爲那尺身太薄，在空中蜿蜒亂竄，根本看不見那是尺身，那是尺柄，但那一團尺芒已到面前，以老夫的身份，自然不能閃身躲避，讓尺落地，只得用左手一彈尺身，誠心犧牲一指，那『玉帶尺』削去一指後，勢道略減，老夫才看出尺柄，伸出右手抓去……」

唐煌輕哂一聲，道：「你不是右手差點廢了？」

「可不是！」張子萍伸出兩手，只見他的右手背，有個十字疤痕，長約三四寸。左手小指果然齊掌削去。

唐煌不禁暗暗吃驚，心想，不知老賊年輕時的身手比我如何？但他又冷笑道：「老賊，你以爲故意說得驚險些，就能收到先聲奪人的效果嗎？」

張子萍陰惻惻地道：「小子，要和老夫動手，是你提出來的，坦白地說，老夫和你動手，難免被人耻笑，你若取消前言，老夫絕不勉强你！」

「笑話！」唐煌切齒道：「不要說一個張子萍，就是『喜上眉梢』三邪聯手，我唐煌也不在乎。」

「那好！」張子萍冷笑着續道：「那緬甸高手也算一號人物，他承認事先沒有說明，假如我受了傷，則不算接下，因此，老夫雖然變成兩隻血手，他仍然貫徹前言，放棄『玉帶尺』，回頭就走，却大聲說十年後，再回到中原取回此尺！」

唐煌沉聲道：「那人以後找你沒有？」

「沒有！」張子萍道：「事隔數十年，始終未見那個緬甸高手，可能已經死了，再不然就是仍無把握贏過老夫！」

唐煌厲聲道：「老賊，你準備好，我要出手了！」

張子萍不屑地道：「唐一飛年逾知命，也僅有你這個兒子，小子！我勸你少賣狂爲妙！」

唐煌自知普通招式絕難不倒他，況且對他手中的「玉帶尺」也十分忌憚，長嘯一聲，施出那招「一鳴驚人」。

這是九大奇人的武學再加精研的最後一招，非同小可！劍影重重，有如槍林劍樹，又好像重重光浪，洶湧澎湃，四面八方罩壓而下。

然而，張子萍能在武林中興風作浪，自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冷笑聲中，那頎長的黑色身影，三飄兩閃，斜滑三步！像一條黑色大泥鰍一樣，唐煌的一招「一鳴驚人」立告落空。

唐煌雖是一個膽大心細的年輕人，也不免暗暗心驚，對方不還手而能避過此招，果然比公冶森又高出一籌。

現在唐煌不再考慮其他的招式了，因爲除了那「五霸圖」上的一招稍有把握之外，其餘的招式，恐怕連保命也有問題。

「張子萍！」唐煌冷峻地道：「我唐煌恨不得食汝之肉，寢汝之皮，但我要殺你，也必須在天下武林同道面前，堂堂正正，宣佈你的罪狀。今夜先給你一個反省的機會。」

「嘿嘿嘿！」張子萍陰聲道：「快動手吧！待會吃驚的是你而不是老夫！」

唐煌冷笑道：「老賊！你就是施展邪術，我也不怕！」

「既然你仍懷疑老夫的眞憑實學，老夫就讓你見識見識！」他一指廟門外兩個石獅，道：「這兩個石獅，每個都有千餘斤重，我們兩人各持一個石獅，動手過招，小子，這樣你也以爲是邪術嗎？」

唐煌當然相信這魔頭有眞憑實學，剛才說他有邪術，不過是拿話扣住他，現在一聽這種打法，也不由駭然。

因爲他那招奇學，有三個式子是在空中施出的，如果挾着一個大石獅，這一招必定大打折扣。

張子萍嘿嘿冷笑道：「小子你敢不敢？如果不敢，老夫也不勉强咱們就這樣動手！」

唐煌冷哂一聲，向兩個大石獅望去。心想，挾着一個大石獅即使能躍起身形，也非常吃力。

這時張子萍已經走到左邊大石獅旁，身形一挫，單臂挾了起來。

唐煌自然也不能示弱，挾起右邊一個，走到場中。

這種過手的方法十分奇特，雙方的招式固然要奇妙，更須具備驚人的臂力。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長白人魔從崖下上來，三小和老烟槍跟踪追擊，來到一座廟裡，發現死了很多人，都是被白骨追魂爪所傷致死，接着又來了趙無敵和歐陽春等人，說死者是他們手下，誤會三小將他們的人殺死，經過解釋澄清，但因有前嫌，他們想用武力解決，仍不敵而去。三小和日月宮分別繼續追查人魔、巴爾克等行踪，三小得一無和尚及青龍寺的老僧協助，冒充刀客，去探聽青龍寺的動靜……

新派武俠長篇

七殺刀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聯絡各路英豪 準備內應人手

唐威止步道：「何事？」

一無和尚道：「劫殺馬驥要去接應的那兩批人。」

虎妞道：「如能連姓馬的也一塊兒幹掉，那是最好不過。」

小流浪道：「可千萬要當心長白人魔郝立德，這個老傢伙可不好惹，能躲則躲，能避則避。」

阿恨道：「也不必太忌憚他，外面還有幾路人馬可相互呼應，倘若有致勝的把握，何妨就地格殺。」

唐子剛道：「外面都有那些人？」

恨天生道：「以日月宮的聲勢最大，實力最强。」

虎妞道：「阿恨的師父，新出爐的武林王，冷面魔君賀通天也在這附近不遠。」

小流浪道：「歐陽春、趙無敵、藍虎臣、金三娘亦在雲龍山中，另外還有一個黑肚腸……」

阿恨一聽到黑肚腸的名字就有氣，截口道：「別提這個魔鬼，本教主與他只有仇和恨，不可能再有携手合作的事發生！」

唐威亦道：「此言不差，黑肚腸害了我兒雪蓮一生，此仇不報，誓不為人，唐家絕不與他善罷甘休。」

一無和尚道：「唐堡主，馬掌門已去遠，如果失去此人的踪影，就無法劫截那兩批人馬，請即刻動身吧。」

神指唐威猛一震，如夢初醒的道：「說的也是，說的也是。」

多一刻也不敢再停留，兜頭一揖而別，去勢如風。

* * *

順利的到達青龍寺。

不小，殿堂屋宇，鱗次櫛比，至少在百間以上。

却不見半個和尚，亦未聞暮鼓晨鐘。

香煙沒了，梵唱已絕。

觸目皆是刀客與形形式式的武林人物。

戒備異常森嚴，可謂飛鳥不渡，蚊蚋不入。

小流浪左顧右盼道：「奶奶的，如果不是碰上那兩個倒霉的刀客，眞還不容易混進來呢。」

阿恨審度一下廟裡的形勢道：「雖然已經混進來了，只怕以後還會遭遇重重困難。」

虎妞的一雙大眼睛滴溜溜的轉來轉去，問了悟和尚：「巴爾克住在甚麼地方？」

了悟沉思一下，道：「確切的所在，貧僧也不清楚，判斷可能在大雄寶殿一側的禪院內。」

小流浪道：「管他是不是，前去一查便知。」

阿恨道：「渾球，我們眼前還不能輕舉妄動，必須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來，在未掌握全盤情況之前，不宜莽撞行事。」

小流浪堆下一張苦瓜臉來，傻呼呼的道：「問題是，偌大的青龍寺，咱們該往何處去？」

了悟道：「兩位是採辦之人，自然是往廚房去。」

* * *

廚房在西南角上。

很偏，也很清靜。

燒飯的人都是青龍寺的和尚，有的在蒸饅頭，有的在熬稀飯。

了悟等人一進門，放下挑子，也跟着忙碌起來。

不是切菜洗菜，便是剁魚剁肉，或者掌灶炒菜。

一無和尚算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既是青龍寺僧的身份，只好入境隨俗，夾雜在羣僧之中幹活兒。

忽見房門之外進來一位刀客，三十來歲，身材高大，戴着一頂紅帽子，長着一臉橫肉，狠行虎步，甚是威猛兇悍。

了悟小聲道：「恨教主請注意，這是兩位的頂頭上司，叫趙玉樹，貪婪、蠻橫……」

一語未畢，趙玉樹已緩步行來，刀片似的眸光在阿恨、小流浪的臉上刮了好幾下，疑雲滿面的道：「怎麼是你們這兩個小子，老宋和小江呢？」

阿恨隨機應變道：「出任務去了。」

趙玉樹眼皮一翻，道：「跟誰去出任務？」

「馬掌門馬爺。」

「又是誰派你倆接替的？」

「也是馬爺馬掌門。」

「我叫趙玉樹，你叫甚麼？」

「就叫小弟小王好了。」

「這一位呢？」

小流浪趨前道：「朋友們都喜歡叫我阿浪。」

趙玉樹的右手拇指與中指磨來擦去的，做出一個要銀子的手勢，歪着腦袋，邪着眼珠道：「老宋和小江，有沒有把規矩告訴你們？」

小流浪道：「甚麼規矩？」

趙玉樹直接了當的道：「將每一次買辦撈得的油水，分一半給咱家。」

這下阿恨有點作難了，不是他捨不得給，而是不懂行情，不曉得該給多少。

給少怕他不悅，給多了又怕他犯疑，幾經斟酌後，掏出一塊銀子來雙手奉上，滿臉堆笑的道：「說了，說了，區區之數，請趙兄笑納。」

趙玉樹接在手中，拋一拋，掂一掂，怒眉雙挑的道：「幾兩？」

阿恨小心謹慎的道：「十兩。」

趙玉樹好大的火氣，砰！的一聲往地上一摔，瞪着眼珠子吼道：「媽的，你是不是在打發要飯的？」

小流浪心裡不快，表面上却不得不低聲下氣的道：「趙爺快請息怒，買魚買肉，打油沽酒，都要花銀子，事實上我們揩的油全部只有這麼多。」

趙玉樹怒冲冲的道：「笨，笨，只怪你們太笨！」

阿恨忍氣吞聲的道：「請趙爺指點迷津。」

趙玉樹道：「其實，有很多東西根本不需花一文錢。」

「用搶的？」

「沒收更好聽。」

「引起民怨怎麼辦？」

「飯桶，你身上有刀，怕甚麼？」

「巴總怪罪下來可如何是好？」

「白痴，你不會殺人滅口。」

小流浪連聲稱謝道：「是，是，還是趙爺高明，下次一定照辦，保証至少會奉上五十兩。」

話畢，將地上的銀子拾起來，交在趙玉樹的手中。

這次，趙玉樹沒有拒絕，獅子大開口的道：「哼，人不得橫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五十太少，下次你們給趙大爺準備一百兩。」

阿恨無法拒絕，只好一口答允，大吹法螺道：「沒問題，我小王別的長處沒有，就會弄銀子。」

趙玉樹賊眼一掃，被他發現了虎妞的芳踪，奇道：「你們怎麼弄一個母的來青龍寺？」

「這……這……」

小流浪傻眼了，這了半天，無詞以對。

還是阿恨機警，臨時編了一個謊話道：「想做生意。」

「做生意？做甚麼生意？」

「青龍寺陽氣太盛，缺少陰氣，調劑調劑嘛。」

「小王，你的意思是送她來給大家玩？」

小流浪的反應好快，已弄懂了阿恨的用意所在，嬉皮笑臉的道：「傻瓜才會送給別人玩，是賣，做生意。」

趙玉樹一言不發，快步上前，一把將正在洗菜的虎妞提起來，細一端詳後，眼睛陡地一亮，道：「赫！這個小妞蠻標緻的嘛。」

阿恨賊笑一下，道：「想做生意自然要選好貨色。」

小流浪幫腔道：「趙爺說的，人不得橫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一旦開張營業，白花花的銀子必然會滾滾而來。」

趙玉樹沉着臉道：「趙大爺想知道，我們如何分帳？」

阿恨不假思索的道：「老規矩，對拆，五五分帳。」

趙玉樹笑了，笑得很色，眸子不停的在虎妞的身上打轉兒，道：「嗯，這還差不多，兩位算是聰明的人。」

恨天生想了想，道：「既是合夥人，也希望趙爺能提供一些協助。」

趙玉樹的態度善多了，爽快的道：「可以，你說吧。」

「為了生意上的需要，廚房裡的雜務是否可以減免。」

「沒問題，趙某找人來代理就是。」

「能否找一個適當的處所?」

「附近就有一個地窖十分隱蔽，只是有點礙手礙脚。」

「怎會礙手礙脚?」

「因爲青龍寺的和尚全部關在那裡。」

小流浪道:「這不要緊，和尚不近女色，不會影響咱們做生意的。」

趙玉樹色瞇瞇的瞄着虎妞，一隻手也老實不客氣的摟住她的楊柳細腰，道:「是否適當，等你倆看完之後再說，眼前的小妞秀色可餐，趙某現在就想銷魂一番。」

阿恨斷然道:「現在不行。」

趙玉樹一怔道:「爲甚麼?」

「沒有地方。」

「可以弄到禪房去。」

「禪房不夠隱蔽，萬一被巴總撞到怎麼辦?」

「哦，趙某倒沒有想到這一層。」

小流浪道:「別猴急嘛，我阿浪負責把第一的權利保留給趙爺。」

趙玉樹已被虎妞的美色迷昏了頭，道:「這話可當眞?」

阿恨立道:「君子一言。」

小流浪道:「快馬一鞭。」

恨天生接着又道:「若有半句謊言，我倆不得好死，但盼趙爺能在暗中廣爲宣傳，以廣招徠，也好狠狠的撈一票。」

趙玉樹道:「這不成問題，既是合夥人，自當略盡棉薄，隨隨便便招呼一聲就會應接不暇，準會叫這個小妞下不了床。」

小流浪不乾不淨的道:「婊子那怕嫖客多，下不了床好啊，趙爺快請去打點吧，我們也要到地窖裡去看一看。」

趙玉樹頷首稱善，在虎妞的臉頰上撫摸一下，道:「好吧，趙某這就去辦，美人兒，咱們晚上床上見。」

虎妞含情脈脈而又羞答答的道:「歡迎，歡迎，晚上床上見。」

夠風騷，也夠狐媚，比賽西施昔日的作風毫不遜色，趙玉樹一走，馬上得到阿恨、小流浪的一致好評。

阿恨說道:「好，很像是一隻狐狸精。」

小流浪道:「妙，已經把姓趙的迷死了。」

虎妞却大爲不快，大發嬌嗔道:「死阿恨，臭小流浪，你們是不是鬼迷心竅，想將翠華樓的那一齣醜劇又在此重演一遍?」

恨天生陪笑道:「本教主並不想演，但事到如今似乎又非演不可。」

虎妞杏眼圓睜的道:「我先聲明，不幹!」

小流浪雙肩一聳，道:「青龍寺全部都是公的，只有妳一個母的，妳不幹誰來幹!」

虎妞單刀直入的道:「你幹!」

「我是公的，不行呀。」

「可以喬裝易容，你又不是沒幹過。」

「妳虎妞的字號已經打出去，趙玉樹這一關就過不去。」

「哦，這樣說來事情就痲煩了。」

阿恨道:「不痲煩，這一次咱們改弦易轍，不再陪酒喝茶磕瓜子，跟他們玩眞的。」

虎妞道:「怎麼玩?」

阿恨道:「一個字:殺!」

小流浪道:「甚至於還可以加演一場招兵買馬的遊戲。」

虎妞愕然道:「甚麼?在强盜窩裡招兵買馬?」

阿恨道:「攻擊是最好的防禦，刨倒了他們的牆根，郝立德、巴爾克師徒就更易對付。」

一無和尚插言道:「和尚舉雙手贊成，對方聲勢浩大，必須從小處着手，先在青龍寺建立起一個據點來，然後再作打算。」

虎妞不再堅持己見，柔聲道:「這裡不比龍虎門，不知該如何招兵買馬?」

恨天生指着自己的大腦道:「小王正在想，先到地窖裡去瞧一瞧青龍寺的和尚，再從長計議。」

* * *

地窖在厨房的右後方。

不遠，約莫十丈之遙。

在了悟的引領下，以送飯爲由，阿恨、虎妞、小流浪、一無和尚結伴而來。

甫進入地窖的門，立被兩名守衛攔下來，同聲道:「幹甚麼?」

了悟展示一下拿在手中的飯菜道:「送飯。」

守衛甲很仔細的檢查一番，對阿恨、小流浪道:「兩位可是有公幹?」

阿恨正經八百的道:「是啊，沒事誰會來這種鬼地方。」

守衛乙追根究底道:「不知爲了何事?」

小流浪道:「想來挑幾個煮飯的和尚。」

守衛甲道:「不是早已選好的嗎?」

阿恨粗聲大氣的道:「媽的，別提了，有好幾個傢伙又懶又笨，跟猪一樣，被趙爺打死了，需要補充。」

守衛乙發現了虎妞，彷若蒼蠅遇見臭肉，野狗碰上骨頭似的驚呼道:「嘩!那來的俏妞?」

小流浪道:「從青樓妓院僱來的。」

「幹甚麼?」

「賣呀。」

「賣?」

「賣!」

「賣給我們好不好?」

眞像是三年沒見女人，那副猴急的樣子眞叫人嘔心，阿恨報以一聲冷笑，道:「可以，晚上再賣，現在請把鑰匙交出來。」

看在俏妞的份上，痛痛快快的將鑰匙交出來，阿恨道一聲:「謝了!」擦身而過，乍然攻其無備，噗!噗!連攻數指，點了兩人的痲、啞二穴。

妙，指法絕妙，迅捷無倫，兩名守衛面部的表情仍保持原來的樣兒，已如泥人木偶般僵立在原地不動了。

小流浪道:「乾脆將他們斃掉算啦，何必留在此地當門神。」

虎妞啐道:「你懂個屁，留在這兒當門神才好，可以遮人耳目。」

阿恨道:「再說，本教主也不想濫殺無辜，或許這兩個傢伙正是咱們招兵買馬的對象。」

一無和尚道:「倘若不肯棄暗投明，歸順七殺教，到時再殺也不遲。」

小流浪沒再言語，五人放步而入。

* * *

轉過玄關，便是地窖。

現在已經改爲地牢，加裝了一道鐵柵門。

立見有二三十名年齡不等的僧人被關在裡面，一個個皆愁眉不展，正井然有序的盤坐在地，雙掌合什，默唸經文。

放下飯菜，小流浪拍着巴掌嚷嚷道:「開飯啦。」

奇怪，對吃飯都興趣全無，衆僧仍默坐如故。

但當了悟將阿恨、虎妞、小流浪、一無和尚的身份、來意說明之後，却馬上態度大變，一躍而起，彷彿是在沙漠裡找到綠洲，黑夜裡亮起了一盞明燈。

有人高聲誦佛:「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有人低語輕呼:「本寺終於可以脫離苦海了。」

有人在圍着了悟，詢長問短。

有的在默默禱告，唸唸有詞。

大多數的僧人則將注意力集中在阿恨、虎妞、小流浪、一無和尚的身上。

七殺教教主恨天生橫掃全場一眼，道:「請問那一位是青龍寺的掌門人?」

了悟慨然一歎，道:「掌門師兄早在魔徒進佔本寺時慘遭殺害。」

阿恨道:「那麼，那一位輩份最高?」

了悟指着一位六旬老僧道:「是師兄了智。」

老僧了智上前一步，打了一個問訊，向大家問好。

小流浪忽道:「你們青龍寺所以會大難臨頭，本使者認爲毛病可能就是出在這個了字上。」

了智一怔神道:「小英雄的高見是……」

小流浪大發謬論道:「了智，智了，智慧智謀智略都沒了，還有甚麼指望?」

了智和尚神色一緊，連說:「承教，承教。」

阿恨道:「不過，算你們走運，遇上七殺教，又有了指望。」

了智道:「貴教當眞願意助本寺一臂力，將這一羣牛鬼蛇神逐出青龍寺?」

恨天生道:「原則上沒問題，但能不能成功，就要看青龍寺是否肯竭誠合作。」

了智道:「適才了悟師弟業已說過，恨教主所提的條件，本寺願全部接受，只要小王爺一聲令下，雖赴湯蹈火，青龍寺亦萬死不辭。」

小流浪道:「也就是說青龍寺願意擁護阿恨爲總指揮，服從七殺教的一切命令?」

老僧了智肅穆鄭重的道:「不錯。」

「叫你們往東，絕不往西?」

「是!」

「叫你們前進，絕不後退?」

「當然!」

「願意接受七殺教的任何命令?」

「願意!」

「說話算數?」

「說話算數!」

「絕不反悔?」

「絕不反悔!」

阿恨聞言滿意的笑笑，馬上就擺出總指揮的架勢來，道:「本教主現在就下達第一道命令，請青龍寺的和尚每人在胸前畫一條龍，並且再設法弄一頂帽子，弄一套魔徒的衣服來。」

小流浪立將自己的衣服敞開，拍着胸脯道:「就像本使者這個樣兒，不明就裡的人一定會誤以爲是魔崽子他們一夥的。」

虎妞道:「這樣才容易混入魔徒之中，接他們的崗哨，甚至進行暗殺。」

了智望着阿恨道:「恨教主的將令自當恪遵，只是敝寺並無畫龍的人才，這可如何是好?」

恨天生道:「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

了悟指一下一無和尚道:「這位一無大師筆下造詣極深，恨教主胸前之物就是禪師的傑作。」

虎妞道:「和尚的本事可不止單單這一門，武功的造詣尤其深不可測，可惜至今仍兩袖清風，一無所有，連半間落脚的破廟都沒混上。」

小流浪乍然靈光一閃，想出一個好主意來，道:「和尚譽滿武林，望重江湖，貴寺又羣龍無首，百廢待舉，本使者有一個小小的建議，供大家參考。」

話至此處，故意停住，靜待青龍寺僧衆的反應。

青龍寺僧衆的反應很激烈，有的在交頭接耳，有的竊竊私語，了智、了悟二僧密商數語後，異口同聲的道:「貧僧等願擁立一無大師爲本寺住持。」

這事來得太突然，一無木然而立，一言未發，連他自己也弄不懂是

喜？是憂？

阿恨道：「擁立掌門人，新的住持繼位，在青龍寺可有一定的儀式？」

了智道：「有，有啊。」

「有那些儀式？」

「加袍、賜杖、授印、誦經、擊鼓、鳴鐘。」

「此刻情形特殊，臨危受命，這些恐怕做不到。」

「是無法照儀式進行。」

「但禮不可廢。」

「請恨教主示下。」

「起碼應該倒地三拜，以示忠誠。」

了智聞言恍然大悟，連說：「應該的，應該的。」

立即率領衆僧跪倒在地，齊聲高呼：「掌門人在上，請受弟子三拜。」

規規矩矩的磕了三個響頭，方始在一無和尚的攙扶下相繼起身。

虎妞嬌笑道：「和尚恭喜了，流浪一輩子，總算覓得一枝之棲。」

小流浪的話更絕：「這是入贅，該怎麼謝謝我這個大媒人？」

一無和尚的回答出乎意外的冷：「不謝！」

小流浪呆了一呆，道：「和尚好像不爽？」

「是有點不痛快。」

「不費吹灰之力，便當上了掌門人，有何不痛快？」

「只怕從此被青龍寺綁住，再也無法逍遙自在了。」

阿恨道：「飄泊半生，是該停下來歇一歇脚的時候了。」

虎妞道：「死後做鬼，也不用再愁沒人燒紙唸佛。」

一無和尚笑笑，沒再表示意見，取出畫具，兀自在了智胸前畫起來。

了悟道：「畫龍的事算是解決了，魔徒的衣帽又如何取得？」

小流浪道：「笨啊，你們不會去偷。」

虎妞道：「用騙的，搶的，都可以。」

恨天生下令道：「一旦準備停當，先將地牢外面的守衛換下來，然後再想辦法接替他們的崗哨，一步一步向他們的心臟地帶前進。」

＊　＊　＊

退出地牢，尚未到達厨房，突聞趙玉樹的聲音喝道：「站住！」

阿恨吃了一驚，以爲是行藏敗露，忙暗運功力，嚴陣以待，對迎面而來的趙玉樹道：「趙爺有何見教？」

趙玉樹停在三小面前，一雙賊眼死盯着虎妞不放，道：「小王，阿浪，兩位的主意不錯，戲未上演，已經引起轟動。」

小流浪道：「怎麼說？」

趙玉樹神彩飛揚的道：「奶奶的，弟兄們都是色中餓鬼，三天不玩女人就渾身不對勁，趙某一開口便搶着預約，根本不問是新筍還是老樹。」

阿恨道：「預約的人多不多？」

「好多好多。」

「可曾收預約金？」

「每人一兩。」

「這筆錢全歸趙爺所有，就算是宣傳費好了。」

趙玉樹聞言大喜道：「小王，你好慷慨啊。」

恨天生詭笑道：「朋友嘛，來日方長，只要趙爺看得起我小王，小王絕對不會對不起趙爺的。」

趙玉樹見錢眼開，又有美人作釣餌，早已樂昏了頭，稱呼也改了，滿臉堆笑的道：「王兄說那裡話來，咱們已經是一條船上的人了，理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王兄如有需兄弟之處，儘管吩咐，一定照辦。」

阿恨朝地牢那邊望一眼，道：「這個地方誰掌管？」

趙玉樹道：「也是由趙某負責。」

阿恨道：「可否改由小弟掌管？」

趙玉樹頷首表示同意，道：「王兄看過了？」

「看過了。」

「適不適合？」

「隱蔽、僻靜，最適合幹那種事。」

「是否已作成決定？」

「決定了！」

趙玉樹牽住了虎妞的纖纖玉手，一面摩挲一面說：「場所既已選定，就提前開張營業吧，這麼美的俏妞兒眞恨不得一口吞下肚裡去。」

虎妞拋去一個狐媚眼，嬌笑道：「幹嘛這麼急嗎？」

小流浪心說：「急着去死！」

阿恨道：「提前是可以，但準備的工作尚未完成。」

趙玉樹道：「還缺少甚麼？」

恨天生道：「幾片屏風一張床。」

小流浪道：「總不能打地舖呀。」

虎妞撒嬌道：「公開展覽多難爲情。」

趙玉樹道：「這事不難，交給趙某來辦好了。」

阿恨道：「床舖屏風一到，就開張營業。」

小流浪心說：「也就是你姓趙的翹辮子的時候。」

恨天生略一沉吟，繼又說道：「可千萬別讓巴總撞見。」

趙玉樹正容道：「不會的，京裡來了貴人，巴總正忙着，分身乏術。」

小流浪一楞，道：「可是老國師的大駕到了？」

趙玉樹搖頭道：「反正是大人物，但到底是誰則不清楚。」

阿恨道：「不清楚就快去打聽一下，這事對咱們關係重大，如果大隊人馬開走，生意就做不成了。」

英雄所見略同，趙玉樹也緊張起來，當下二話不說，掉頭就走。

＊　＊　＊

阿恨、虎妞、小流浪則回到厨房去。

孰料，厨房裡也有情況，那個小沙彌迎上來小聲道：「恨教主，有客。」

這種地方怎會有客人，阿恨不由一怔，道：「誰呀？」

「是我。」

一名嬌客從門後閃身而出。

正是日月宮的少宮主朱明媚。

阿恨喜極而呼道：「哎呀，是老婆，小王正在想妳呢。」

上去拉住她的小手親一下，表現得相當熱情。

「還有我！」

史大忠從屋樑之上應聲一瀉而下。

却未得到應有的禮遇，非但沒人熱烈歡迎，反而遭到小流浪的白眼，冷言冷語的道：「赫！情敵也來了，不知道背上有沒有揹一罈子醋來？」

朱明媚頗有大將之風，妙目疾轉，審度一下四週的環境，示意大家來到一個僻靜的角落裡，一本正經的道：「今何時，此何地，別開玩笑，辦正事要緊。」

阿恨臉色一整，道：「兩位好大的本事，怎會尋來此地？」

朱明媚道：「途中巧遇唐堡主，知七殺教已潛入青龍寺。」

「我外公有沒有提到馬驥的事？」

「說了。」

「可曾將那兩批魔徒截殺？」

「目前還沒有，馬驥的行踪則已完全掌握，日月宮與唐家堡已佈下天羅地網，正張網以待。」

虎妞道：「既然如此，兩位何不留在外面，一展身手？」

史大忠道：「是老宮主不放心，怕七殺教身在虎穴，有所閃失，特命小弟與少宮主前來助陣。」

小流浪欣然道：「老宮主料事如神，我們這裡正感人手不足。」

朱明媚盈盈一笑，道：「可有甚麼地方需要本少宮主効勞？」

小流浪賊笑一下，道：「有啊，妳是行家，非少宮主莫辦。」

「何事？」

「老本行。」

「別賣關子，把話說清楚。」

「打情罵俏，招蜂引蝶，生張熟李，送舊迎新。」

明媚少宮主柳眉一豎，道：「甚麼？又要……」

阿恨道：「這一次不來虛套，玩眞的。」

小流浪道：「那些王八羔子一進門就解決掉，根本不給他們動手動脚的機會。」

恨天生又道：「妳是本教主的老婆，讓別人動手動脚成何體統？」

朱明媚半信半疑的道：「眞的？」

小流浪道：「不假，虎妞已答應與少宮主同台演出。」

明媚少宮主拉住虎妞的手，友善而又親切的道：「是這樣嗎？」

虎妞頷首苦笑道：「衰啊，誰叫咱們是女兒身，阿恨偏偏又愛用美人計。」

阿恨笑容滿面的道：「應該感到榮幸才對，若是天生的醜八怪，就派不上用場了，丟在馬路邊上也沒人睬。」

小流浪道：「另外還準備加演一場招兵買馬，步步緊迫，將巴爾克、郝立德孤立起來，然後再取他們的項上人頭。」

朱明媚道：「招兵買馬的事如何進行？」

阿恨道：「詳情細節，稍後自有交代，總而言之，言而總之，本教主的絕妙好計，一定萬無一失，大家又有得忙有得樂了。」

史大忠道：「不知小弟扮演何種角色？」

恨天生想一想，道：「委屈史兄，就當連絡員好了。」

史大忠訝異道：「當連絡員？」

阿恨道：「連絡員的工作非同小可，是無名英雄，也是地下總指揮，請將此地的情況，外面的動態，隨時隨地的知會有關方面，俾使大家都能掌握狀況，行動一致，達到克敵致果的目的，並盼下次來時，能帶一樣東西來。」

史大忠追問道：「甚麼東西？」

恨天生道：「毒藥。」

「恨教主打算用毒？」

「無毒不丈夫。」

「能否說幾樣藥名出來？」

「蛇、蠍、蜂、蜮、蜈蚣、砒霜等都可以。」

「記住了。」

「老煙槍是用毒的專家，倘若遇見家師，就請他老人家幫你辦好了。」

「知道了。」

「知道就請下山吧，事不宜遲，一切皆應火速進行。」

「好的，史某請就此辭。」

手一拱，轉身就走。

小流浪道：「小心啊，這兒的戒備很嚴，都不是省油的燈。」

史大忠的動作好快，小流浪言猶未盡時，他已穿窗而出，朱明媚道：「不礙事，此處甚偏，外面又遍是叢樹亂石，以史大忠的機智身手，足可來去自由。」

阿恨微微一哂，道：「老婆，聽妳的口氣，對史大忠似乎頗爲欣賞？」

朱明媚面不改色的道：「我說的是實話。」

「小王倒寧願聽妳說句假話，不然我會吃醋啊。」

「恨教主，我說過，明媚並非正牌小公主。」

「找不到朱明珠，本教主就娶妳朱明媚。」

「假如找到呢？」

「我兩個都要。」

＊　＊　＊

銀子，女人，都是趙玉樹喜歡的。

因此，辦起事來也特別賣力。午飯後不久，便將床鋪、屛風弄來了。

而且，還招攬了五六十名預約的嫖客。

於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稍事準備後，便提前開始營業。

艷窟設在地牢內，經過改裝後的虎妞、朱明媚就站在門外。

天生的美人胚子，即使不施脂粉，不拋媚眼，同樣花容月貌，冠蓋羣芳，目睹的衆刀客，武林人物莫不爲之怦然心動。

趙玉樹已到，慾火燒得他滿面通紅，迫不及待的道：「王兄，現在可以進去辦事了吧？」

話完就往前衝，被阿恨伸手攔下，道：「趙爺且慢，有些事咱們還得商量一下。」

趙玉樹急聲道：「王兄，你就可憐可憐小弟吧，這個節骨眼上，還要商量甚麼？」

「商量人肉的肉價。」

「自然要貴一些，價高多賺嘛。」

「小弟主張低廉，薄利多銷呀。」

「這樣小妞受得了嗎？」

「受不了可以休息一下。」

小流浪道：「反正趙爺是第一號，毫無影響。」

趙玉樹不違多想，立道：「好了，好了，隨你們的便，只要放我進去就感激不盡了。」

阿恨擺出一個很優美的姿勢來，作着手勢道：「各位，讓我來給大家介紹一下，左手邊的這一位是賽西施，右手邊的這一位是賽昭君，可以隨你們挑，隨你們選，喜歡那個就玩那個。」

趙玉樹對虎妞情有獨鍾，道：「我要賽昭君。」

馬上有好幾個人接口說道：「老子要賽西施。」

小流浪上前數步，朗聲道：「大家注意，我們哥倆爲了解決朋友們的生理問題，採取薄利多銷政策，每人只要再付二兩銀子就可以了，但請按照預約的先後依次排好，不許插隊，也不可以說謊，如果被查到，要沒收預約金，取銷資格。」

大家還眞聽話，立即井然有序的排開來。

排在最前面的一位武林人物，交了二兩銀子，獲得優先權。

一名刀客喳呼道：「只有這兩個妞兒？」

阿恨道：「裡面還多得很，環肥燕瘦，應有盡有。」

另一位武林人物道：「那就多放幾個進去嘛，免得大家乾着急。」

小流浪道：「鋪位有限，多則不便，妞兒們也要休息，不能接着幹呀。」

話完，立與阿恨緊跟在虎妞、朱明媚、趙玉樹以及那位武林人物的身後，進入地牢。

* * *

一入地牢的門，在玄關內，馬上發生情況，一無、了智和另外兩名了字輩的高僧，就躲在暗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當場將二人生擒活捉。

兩人挾持一個，推進玄關，別說還手，連放屁的機會都沒有。

趙玉樹本待高聲呼救，阿恨亮出了七殺刀，在他面前一晃，咬牙切齒的道：「姓趙的，我警告你，只要喊半聲，就要你人頭落地。」

那一位武林人物却大聲吼道：「救……」

僅僅喊出這一個字來。

不！只有半聲，便歸寂止，阿恨手起刀落，立告人頭落地。

嚇得趙玉樹屁滾尿流，半聲也不敢吭。

這時候才看清楚牢裡的情況，用屛風隔出一個小房間來，房內有床，床是站着，一無、了智以最快的速度將趙玉樹綁在床上。

阿恨對一無和尚道：「麻煩前輩，派幾個人到前面去，繼續做生意，同時將那兩個守衛押進來。」

一無頷首稱善，將七八名胸前已畫好了一條龍，且已盜得衣帽的和尚指派出去。

兩名守衛很快就被押進來，綑在柱子上。

阿恨厲色喝問道：「擺在你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

虎妞道：「想活，就投降。」

明媚道：「想死，就反抗。」

守衛甲惶恐不已的道：「你們是甚麼人？」

小流浪傲然道：「七殺教的阿恨、虎妞、小流浪，日月宮的明媚少宮主，還有鼎鼎大名的一無大師，聽說過吧？」

趙玉樹垂頭喪氣的道：「你們原來都是冒牌貨。」

虎妞恨他一再輕薄，啪！啪！左右開弓，給了他兩巴掌，咬着銀牙叱道：「魔崽子，你知道得太晚了。」

阿恨沒理會趙玉樹，問兩名守衛：「本教主正在等兩位的回話。」

守衛乙沉聲道：「頭可斷，血可流，絕不投降。」

守衛甲毅然道：「寧做斷頭英雄，也不會屈膝偷生。」

虎妞冷聲道：「讚，是英雄。」

明媚嬌叱道：「棒，是好漢。」

阿恨先沒吭氣，命人抬來一個直徑尺半的大盆子。

盆內黑忽忽的裝着半盆血水，上面漂浮着不少死去的蠍子、黃蜂、蜈蚣，有一條毒蛇仍然活着，在裡面游來游去，煞是嚇人。

還有不少血紅色的肉丸子放置在內。

（未完・廿二）